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

# 认知语言学概论

李福印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为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大学外语学生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拓宽知识面、增强思辨力、孕育创新精神的各种教材和阅读材料甚为必要。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必将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为培养名副其实的优秀外语人才做出长远贡献。

——胡壮麟

**主编 胡壮麟 彭宣维**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

**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封宗信

**语言与认知概论**/齐振海、张辉

**语言与语言学概论**/彭宣维

**语用学：现象与分析**/冉永平

**第二语言研究方法概论**/田贵森

**文体学概论**/刘世生、朱瑞青

**生成语言学概论**/戴曼纯

**英语词典学概论**/文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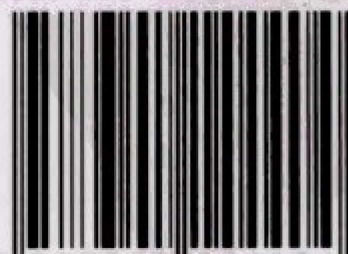
**认知语言学概论**/李福印

**语义学概论**/李福印

**音系学概论**/史宝辉

**语用和认知概论**/孙亚

**应用语言学概论**/武尊民


ISBN 978-7-301-14440-4
9 787301 144404 >
定价：48.00元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

# 认知语言学概论

李福印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言学概论/李福印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
ISBN 978-7-301-14440-4

Ⅰ.认… Ⅱ.李… Ⅲ.认知科学:语言学 Ⅳ.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1003 号

书　　　名:认知语言学概论
著作责任者:李福印　编著
责 任 编 辑:黄瑞明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4440-4/H·2115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子 邮 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8 印张　52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 总　序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最早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彭宣维教授、王星教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冰编审共同策划的。三位先知先觉者的基本思想我较清楚。首先，他们认为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但社会的迅速发展又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面、思辨能力、创造性等的培养，已成为目前研究生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解决研究生教育的培养问题，要抓好源头，即有必要将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从研究生入门逐渐下移到本科阶段，以解决外语专业学生与同时入学的其他系科同学相比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潜力上有所不及的问题。我非常赞同彭宣维教授、王星教授和张冰编审的远见卓识，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在三位策划者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大胆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就流传一种怪论，说英语不是专业，是个工具，于是要求外语系科学生都要另选一门专业或方向。我听到这种公然反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设置目录的论调总感到不是滋味，并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争辩。现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的出版就是向世人表明，外语专业的学生，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要学的东西很多，把外语学习仅仅看作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实为井底蛙见。

在“外语不是专业是工具”的口号下，在大学外语系科里，一度泛起增设“外交、外事、金融、贸易、法律、秘书、教育

技术、新闻、科技”等方向的热潮，以至于让我们那些系主任们、院长们手忙脚乱，穷于对付。其实，我们的年轻人毕业后想干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不必我们的系主任们、院长们多操心，指腹为婚；何况毕业后就业市场千变万化，我们在本科期间要设置多少方向才算具有市场意识呢？我认为，对于我们的外语系科的本科生来说，应首先让他们接受通识教育，才能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得心应手。再者，从新世纪的全球化、国际化趋势来看，我们培养的人才还应是具有能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不是人云亦云、照葫芦画瓢者。就外语系科来说，让学生只会围着外语“工具”操作，不会动脑，终究不是办法。

我的上述观点绝非空穴来风，也非杞人忧天。最近，教育部外语教育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的专家们去国内四所大学对英语专业进行试评。报告中有一段话引人深思，现摘录如下：“然而，试评结果表明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中的学科建设却不甚乐观。个别院校对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内涵不很清楚；制定的学科规划既与该校的层次定位不相符，也不符合外语学科的基本规律；课程设置与全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培养的学生基本功不扎实；教学管理比较混乱，质量意识不强。”①

再来看看大学英语教育，教育部高教司领导和大学英语教育专家已达成共识，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明确“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则提出：“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以确保不

① 戴炜栋、张雪梅：《谈英语专业教学评估和学科建设》，《中国外语》2005年第2期，总第4期，第4～7页。

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遗憾的是，现在国内有些出版社过多地关注主干课教材的出版，对全面贯彻《教学要求》的其他教材所花力度不够。

所有这些说明，为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大学外语学生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拓宽知识面、增强思辨力、孕育创新精神的各种教材和阅读材料甚为必要。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必将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为培养名副其实的优秀外语人才做出长远贡献。

本丛书是开放式的，除欢迎读者对已出版的种类提出宝贵意见外，也欢迎对选题提出建议。我们也期待老师们参与选题和写作。让我们为探索、改进和提高中国外语教育，为培养更多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并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共同合作、共同努力。

胡壮麟

北大清华蓝旗营小区

2005年9月10日

# 前　言

本书全面论述了以 Lakoff, Langacker 以及 Talmy 为主的一批美国语言学家开创的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思想及其最新进展。本书核心读者群为英语语言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及教师，同时也可满足相关人员全面了解认知语言学的需要。本书是进一步研究认知语言学以及深入学习英文原著的一个桥梁。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共 28 章。

**第一部分：认知语言学基础**

本部分包括 5 章：以阐释认知语言学及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为开篇（第 1 章）；从分支领域等学科的角度总括认知语言学的整体内容（第 2 章）；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三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宣读的论文，得出热点议题（第 3 章）；介绍贯穿于整个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普遍性原则：象似性原则（第 4 章）；认知语言学产生于对生成语言学的反叛，第 5 章分析认知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在哲学假设上的分歧。

**第二部分：认知语义学**

本部分包括 14 章（第 6—19 章）：第 6 章是对认知语义学的定义；随后第 7 章介绍对范畴研究有巨大贡献的色彩研究，本章始自对色彩有原创贡献的 Brent Berlin 和 Paul Kay 的研究；第 8、9 章是范畴研究的两个重要理论：原型理论和基本层次范畴；第 10 章是对认知语言学有奠基作用的框架语义学；第 11、12 章介绍认知语言学的两个亮点：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转喻理论；随后在第 13 章介绍在批判和吸收概念隐喻理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基于心理空间的概念整合理论及应用；第 14 章是对第 11、12、13 章的一个综合对比；第 15 章是关于认知语言学体验基础的一个热点话题：意象图式理论；认知语言学强调认知模式，第 16 章的“理想化认知模式”是对认知模式的一个总结和概

括；第17章讨论的一词多义现象是认知语义学的核心议题，是认知语言学中很多理论的交汇点；第18章讨论以Talmy为代表的空间关系的理论，该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部分以体验性假说结篇（第19章），把该章放到认知语义学部分，是因为我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首先表现为意义的体验性。

**第三部分：认知语法**

本部分包括9章（第20—28章）。设置该部分选题的主要蓝本是2006年Ronald Langacker在北航的系列讲座。第20章是认知语法的概念分析基础，也是Langacker赖以建立自己的认知语法理论的概念语义学基础；第21、22章讨论结构式以及结构式如何整合成更大的构式；第23章讨论构式语法；第24章论述焦点和背景理论，该理论是认知语言学在句子层面解释语法现象的重要理论；第25章介绍认知参照点；第26章从认知参照点的角度解释主语、话题和所有格；认知语言学强调概念化，第27、28章聚焦概念化的特性：动态性、主观性及主观化。

全书框架由笔者设计，各章作者如下：

李福印（第1、6、11、15、20、22章）、张炜炜（第8、10、12、19章）、李桃（第21、26、27、28章）、吴珊（第17、24章）、丁研（第2章）、张旭（第4章）、于婧（第9章）、李玉荣（第16章）、杨碧莹（第18章）、高秀平（第23章）。

合作章节：

第3章（丁研、张炜炜、李福印）、第5章（丁研、骆涵）、第7章（徐赦明、赵韵）、第13章（丁研、于婧、李福印）、第14章（田聪、李福印）、第25章（李伟、张炜炜）。

以上作者大都是笔者的学生。他们目前或者从事语言教学及研究工作，或者攻读博士学位。笔者祝愿他们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做出更大的成绩。以下是他们目前工作或学习的单位：

丁　研：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高秀平：北京语言大学

李桃、吴珊、于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　伟：内蒙古农业大学

李玉荣：中国公安大学

骆　涵：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USA

田　聪：首都师范大学

杨碧莹：北京外国语大学

徐敏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张炜炜：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Belgium

张　旭：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UK

赵　韵：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USA

笔者参与并指导了全书写作并负责定稿，从 2006 年 8 月暑期开始根据各位作者的兴趣点确定各章作者，到 2008 年最终成书，历时两年多。在此期间，我们多次讨论各章涉及的学术、写作及修改问题。完成初稿后，笔者多次阅读全文进行修改校正。出版社样稿出来后，笔者再三审校全书。尽管如此，相信书中仍不免存在遗漏、不足，甚至错误。凡此种种，由笔者一人负责。关于本书版权，大家一致同意，各自对所负责的章节享有著作版权，笔者对全书享有著作版权。

笔者感谢所有参与人员，尤其是李素英、宋长来、袁文娟、张炜炜、祖利军对初稿分别做过一次系统校对。陈末、胡亚男、王播、熊丽勤、杨洁、尹书颖、袁文娟、郑玲艳、周玉洁参与了第一、二、三校。笔者最后一次对全书内容进行修改和校对正值 2008 年 7、8、9 三个月北京炎热、漫长但令人兴奋的奥运假期。太太李素英女士伴我一起走过这一历程，她每周多次往返于国家图书馆和我们自宅之间，借阅核对有关资料，从自宅到国图单程需要二小时，我对她说什么感激的话语也难以充分表达我内心真正的感激之情。

最后，笔者感谢责任编辑黄瑞明女士，她的辛勤劳动、严谨的作风和专业的视角才使本书以目前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李福印

2008 年 11 月于北京

电子邮件地址：thomasli@buaa. edu. cn；

thomaslifuyin@hotmail. com

# 目　录

第一部分:认知语言学基础
**第一章　如何阐释认知语言学** / 3
1.1　引言 / 3
1.2　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三个十年 / 3
1.3　认知语言学的两个首要共识 / 7
1.4　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哲学假设 / 8
1.5　认知语言学的四位创始人 / 10
1.6　结语 / 13
**第二章　认知语言学的分支领域** / 15
2.1　引言 / 15
2.2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五大领域 / 16
2.3　其他学科的影响 / 25
2.4　结语 / 28
**第三章　认知语言学的热点议题** / 30
3.1　引言 / 30
3.2　方法论 / 32
3.3　认知语言学的热点议题 / 33
3.4　认知语言学的热点研究方法 / 36
3.5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目的语言 / 38
3.6　结语 / 40

第四章　认知语言学中的理据性与象似性原则 / 41
4.1　引言 / 41
4.2　认知语言学中的理据性与象似性 / 42
4.3　理据性的概念及其表现 / 43
4.4　象似性的概念及其研究现状 / 44
4.5　象似性的表现形式 / 47
4.6　理据性与象似性理论存在的问题 / 52
4.7　结语 / 53
第五章　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 / 54
5.1　引言 / 54
5.2　生成语言学简介 / 55
5.3　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的批判 / 63
5.4　认知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关系 / 68
5.5　结语 / 70



第二部分　认知语义学
第六章　如何阐释认知语义学 / 75
6.1　引言 / 75
6.2　意义的本质 / 76
6.3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一：概念结构的体验性 / 77
6.4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二：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 / 78
6.5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三：语义表征的百科观 / 79
6.6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四：语义构建等同于概念化 / 80
6.7　结语 / 80
第七章　色彩范畴 / 82
7.1　引言 / 82
7.2　色彩研究的历史 / 82
7.3　色彩的神经生理基础 / 84
7.4　色彩的范畴化进程 / 86
7.5　Berlin 和 Kay 的色彩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 88

7.6　结语 / 90
第八章　原型理论 / 92
8.1　引言 / 92
8.2　范畴理论发展简史 / 92
8.3　原型理论的核心内容 / 97
8.4　原型理论的应用 / 103
8.5　原型理论存在的问题 / 109
8.6　结语 / 109
第九章　基本层次范畴 / 110
9.1　引言 / 110
9.2　基本层次范畴的特点 / 110
9.3　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 / 113
9.4　上位范畴 / 115
9.5　下位范畴 / 116
9.6　结语 / 117
第十章　框架与框架语义学 / 119
10.1　引言 / 119
10.2　框架的本质:原型和视角 / 120
10.3　框架对语义现象的解释 / 121
10.4　框架语义学与传统语义分析方法 / 124
10.5　框架语义学的应用 / 126
10.6　框架网络工程和知网 / 129
10.7　结语 / 130
第十一章　概念隐喻理论 / 131
11.1　引言 / 131
11.2　概念隐喻理论的主要内容 / 131
11.3　概念隐喻理论的主要问题 / 133
11.4　概念隐喻理论的最新发展 / 140
11.5　隐喻研究的信息资源 / 142
11.6　结语 / 143

第十二章　概念转喻理论 / 144
12.1　引言 / 144
12.2　概念转喻的认知本质 / 144
12.3　概念转喻与概念隐喻的区别与联系 / 150
12.4　概念转喻的分类 / 153
12.5　作为原型范畴的概念转喻 / 160
12.6　概念转喻的生成机制 / 165
12.7　结语 / 167
第十三章　心理空间与概念合成理论 / 168
13.1　引言 / 168
13.2　心理空间理论 / 168
13.3　心理空间与语篇分析 / 171
13.4　概念合成理论 / 174
13.5　结语 / 180
第十四章　概念隐喻与概念合成理论 / 181
14.1　引言 / 181
14.2　两种理论中的术语 / 181
14.3　认知操作的异同 / 183
14.4　概念合成理论的优势 / 184
14.5　两种理论的互补性 / 185
14.6　合成理论的广泛解释性 / 185
14.7　结语 / 186
第十五章　意象图式理论 / 188
15.1　引言 / 188
15.2　什么是意象图式 / 188
15.3　常见的意象图式和主要特点 / 191
15.4　意象图式理论的发展轨迹 / 195
15.5　结语 / 200
第十六章　理想化认知模式 / 202
16.1　引言 / 202
16.2　理想化认知模式的概念 / 202

16.3 理想化认知模式的构建原则 / 203
16.4 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基本特点 / 204
16.5 理想化认知模式中的原型效应 / 205
16.6 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应用 / 211
16.7 结语 / 212
第十七章 一词多义现象 / 213
17.1 引言 / 213
17.2 认知框架中的一词多义现象 / 214
17.3 范畴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解释 / 214
17.4 框架语义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解释 / 220
17.5 概念合成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解释 / 221
17.6 认知语言学对一词多义的扩展性研究 / 224
17.7 结语 / 226
第十八章 空间关系 / 227
18.1 引言 / 227
18.2 空间关系与认知 / 227
18.3 Talmy 对空间场景成分的划分 / 229
18.4 空间图式 / 235
18.5 视角 / 242
18.6 注意力 / 243
18.7 对 Talmy 理论的挑战 / 244
18.8 结语 / 246
第十九章 体验性假说 / 247
19.1 引言 / 247
19.2 客观主义和体验性假说 / 247
19.3 体验性假说的实证研究 / 252
19.4 体验性假说的意义和不足 / 254
19.5 结语 / 257

## 第三部分　认知语法

第二十章　认知语法的概念分析基础 / 261
20.1　引言 / 261
20.2　概念语义学 / 261
20.3　语义内容 / 264
20.4　识解能力 / 268
20.5　结语 / 271
第二十一章　语法的象征性和结构式 / 272
21.1　引言 / 272
21.2　语法的本质:象征性 / 273
21.3　结构式的定义和类型 / 276
21.4　结构式的相互关系 / 280
21.5　结语 / 283
第二十二章　概念重叠和语法化 / 284
22.1　引言 / 284
22.2　语言作为多层级的象征结构 / 284
22.3　概念重叠构成单词或词组 / 287
22.4　概念重叠构成句子 / 290
22.5　概念重叠的限制 / 291
22.6　结语 / 292
第二十三章　构式语法理论 / 293
23.1　引言 / 293
23.2　构式语法理论的渊源 / 293
23.3　构式语法理论模型 / 298
23.4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理论 / 299
23.5　构式语法研究的新视角 / 303
23.6　结语 / 304

第二十四章　语言中的焦点和背景 / 305
24.1　引言 / 305
24.2　焦点/背景理论的渊源 / 306
24.3　焦点/背景理论 / 308
24.4　焦点/背景和单句的主语/宾语 / 312
24.5　焦点/背景和复句的主句/从句 / 315
24.6　结语 / 317
第二十五章　认知参照点 / 321
25.1　引言 / 321
25.2　认知参照点的定义 / 321
25.3　认知参照点的凸显性和动态性 / 324
25.4　认知参照点的解释力 / 326
25.5　结语 / 334
第二十六章　话题、主语和所有格 / 336
26.1　引言 / 336
26.2　话题与主语概念的理论基础 / 337
26.3　主语、话题和所有格的共性:认知参照点 / 339
26.4　话题、主语和所有格的区别 / 342
26.5　结语 / 345
第二十七章　概念化的动态性 / 346
27.1　引言 / 346
27.2　什么是概念化和概念化的动态性 / 347
27.3　动态性的认知过程 / 348
27.4　动态性的语言表现 / 350
27.5　自然路径 / 353
27.6　动态性的理论意义 / 356
27.7　结语 / 357
第二十八章　主观性和主观化 / 359
28.1　引言 / 359
28.2　视角 / 360
28.3　观察排列 / 361

28.4 主观性 / 363
28.5 主观化与虚化 / 366
28.6 主观化与语法化 / 370
28.7 结语 / 372
参考文献 / 374
英汉术语对照 / 419

# 第一部分：认知语言学基础

# 第一部分：[illegible]

# 第一章

# 如何阐释认知语言学

## 1.1 引　言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普遍原则和人的认知规律之间关系的语言学流派。为了全面、准确地描述认知语言学，本章提供了以下视角：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三个十年(1.2)；认知语言学的两个首要共识(1.3)；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哲学假设(1.4)；认知语言学的四位创始人(1.5)；最后，本章在结语(1.6)提出了认知语言学定义的汉语表述形式，与同行商榷。

## 1.2 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三个十年

认知语言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孕育，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成熟，其学派地位得以确立，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笔者采纳 Geeraerts (2007)的意见，将以上三个阶段大致分为三个十年，每个十年都有其标志。

**第一个十年认知语言学的萌芽阶段**

我们先看1975年前后到1985前后这第一个十年。197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举办了语言学夏令营活动，该夏令营包括如下一系列讲演：Paul Kay 关于色彩词的演讲；Eleanor Rosch 关于范畴理论的演讲；Leonard Talmy 关于英语中空间关系的演讲；以及 Charles Fillmore 关于框架语义学的演讲(高远、李福印 2007a：25—42)。这些都为认知语言学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被公认为是

认知语言学的萌芽。更为重要的是 Langacker 在 1976 年开始他的认知语法的研究(Geeraerts 2007:289),其研究结果成为后来为认知语法打下坚实基础的两卷本巨著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Langacker 1987, 1991)。Lakoff 等人的论文"Linguistic gestalt" (Lakoff et al. 1977) 和 Talmy 的论文"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Talmy 1975)也都在此期间问世。也许当时 Langacker, Lakoff & Talmy 都不会想到,他们会成为日后公认的四位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中的三位。在这十年期间,Lakoff & Johnson 的合著 *Metaphors We Live By* (Lakoff & Johnson 2003[1980]) 对推动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认知语言学领域风靡至今的隐喻研究大多都源于这部著作。因此,这十年是认知语言学打基础的萌芽和孕育时期。

**第二个十年:认知语言学的确立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认知语言学作为语言研究的一种研究范式和独立学派的地位得以确立,大致时间段为 1986—1995 年。主要标志为认知语言学领域基石性著作的出版。这些著作包括:Lakoff (1987a), Langacker (1987, 1991), Johnson (1987), Fauconnier (1985), Taylor (1989), 以及稍后出版的 Goldberg (1995)等。1989 年德国学者 René Dirven 邀请 Lakoff, Langacker 等学者到德国的杜伊斯堡(Duisburg)参加 Symposium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日后这次会议被认定为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ICLC1)。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建立了国际认知语言学学会(ICLA),并确定要出版刊物。次年 *Cognitive Linguistics* 得以正式创刊,正如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 Langacker 所言:

> A symposium organized by René Dirven and held in Duisburg in the spring of 1989 marked the birth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a broadly grounded, self-conscious intellectual movement. (Langacker 2002[1991]:xv)
>
> 1989 年春季由 René Dirven 组织的在杜伊斯堡召开的研讨会,标志着认知语言学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具有清醒的自我认识的学术运动而诞生。

以上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认知语言学学派的国际地位正式确立。在这十年期间，作为认知语言学两大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都得到长足发展。在认知语义学领域，与下列重要概念相关的理论得到全面阐释：原型范畴、意象图式、概念隐喻（Lakoff 1993）、概念整合、一词多义现象、象似性、心理空间等等。Langacker 的语法理论更是为认知语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 Dirven 所言，20 年来，Lakoff 的理论境遇不佳，Chomsky 不时要对自己的理论修修补补，而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理论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请看 Dirven 的评论：

> Second, there is the highly conspicuous fac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ngacker's Cognitive Grammar and Lakoff's Cognitive Semantics. Langacker has never had to make major changes or revisions to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 this respect his scientific quest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that of Chomsky with its many redefinitions of Generative Grammar. Furthermore, Langacker's Cognitive Grammar proposals for the theory and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have elicited almost no negative responses from other researchers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neither from those outside it. In comparison with this relative stability, it is striking that Lakoff's proposals have met with far mo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ritiques concerning a number of his basic insights, tenets, and tools, with the result that certain changes of orientation and alliances have followed. (Dirven 2005:50—51)
>
> 其次，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理论与 Lakoff 的认知语义学理论之间存在一个十分显著的区别。Langacker 从来不需要对他的理论框架作重大改变或修正。在这一点上，他对科学性的探求与 Chomsky 有很大不同。Chomsky 对生成语法有过多次重新定义。再进一步讲，Langacker 提出的描述语言的认知语法理论，几乎没有遭受到来自认知语言学领域内研究者的质疑，也没有遭受来自认知语言学领域以外的发难。和这一理论的相对稳定性相比，Lakoff 的理论却遇到来自语言学领域内外相当多的批评；这

些批评涉及一系列的基本见解、原则及方法。其结果则是对理论视角的修正，以及与其他理论的结合。

但是无论如何，在这第二个十年期间，认知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的地位在国际上最终得以确认。因此，这十年在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没有上文提到的这些基石性著作的问世，没有这些标志性事件，也就没有今日的认知语言学。

**第三个十年：认知语言学的成熟发展时期**

最后一个十年段，大致时间在1996年到2006年。在此期间最重要的原创性著作是Talmy的两卷本巨著*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Talmy 2000 Vol I & II）的问世。尽管书中内容都曾以论文形式发表过，但是成书之际Talmy还是对其内容做了全面完善。这两卷本巨著的出版使认知语义学得以系统化。

该十年最重要的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研究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包括世界各地认知语言学研究会的纷纷建立。最早的是西班牙（1998），随后英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等都相继建立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在中国大陆，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首的6所国内知名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2004年开始举办"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Chin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并邀请认知语言学创始人和国际知名学者来北京做系列演讲（高远、李福印 2007a，2007b，2007c）。截止到2008年12月，共邀请了Lakoff，Langacker，Talmy，Taylor，Fauconnier，Sinha等学者来京讲学。这些学者就自己多年的研究领域做了深度的系列演讲。

这十年间出版的著作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大部分综述性质较强，适合于充当教科书。这是认知语言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Ungerer & Schmid（1996），Dirven & Verspoor（1998），Taylor（2002a），Croft & Cruse（2004），Evans & Green（2006），Geeraerts（2006a），Kristiansen et al.（2006），等等。与此同时，认知语言学迅速向相邻学科扩展。例如，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诗学、应用认知语言学、认知意识形态研究、认知语篇研究等等。以上领域都有一批重要

文献问世，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 1.3 认知语言学的两个首要共识

目前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话题已经相当广泛，虽然很难用统一的单一理论框架加以概括，但是认知语言学之所以成为认知语言学是因为它有统一的哲学基础。Lakoff 在认知语言学创立初期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的两个首要共识得到学者普遍认同。该论述刊登在《认知语言学》创刊号上。鉴于该论述的核心重要性，笔者引述如下飨读者：

> Primary commitments
>
> For me,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defined by two primary commitments, what I will call the 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 and the Cognitive Commitment. The 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 is a commitment to characteriz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all aspects of human language. I see this as the commitment to undertake linguistics as a scientific endeavor. The cognitive commitment is a commitment to make one's account of human language accord with what is generally known about the mind and the brain,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s well as our own. (Lakoff 1990:40)
>
> 首要共识
>
> 我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由两个首要共识来界定，称为概括性共识和认知共识。概括性共识是描述能够解释人类语言方方面面的普遍原则的共识。我视其为把语言学作为科学研究事业的共识。认知共识是使语言的描述与我们对大脑和心智的普遍认识相一致的共识，是与其他学科以及我们自己学科对大脑和心智的认识相一致的共识。

更具体来讲，Lakoff 认为概括性共识是一种现象学的描述，在语言学分支领域我们需要的概括种类大致如下：

(1) 句法领域：关于语素分布、范畴以及结构式的概括等方面。

(2) 语义学领域：关于推理、一词多义现象、语义场、各种语义关系、概念结构、知识结构的概括、语言和我们感知、经验和理解相适应

问题的概括。

(3) 语用学领域：关于言语行为、语篇、会话隐含、指示功能(deixis)以及语言在语境中的使用的概括。

(4) 形态领域：音系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亦有一些概括。

认知共识要求认知语言学家必须对来自一些相关学科的实证研究结果做出回应。例如，来自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人类学关于范畴的最新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存在基本层次范畴和原型效应。因此，认知共识要求我们放弃古典范畴理论。原因在于，古典范畴理论虽然也是我们对语言范畴的一种"概括"，但是这种"概括"不能得到来自认知科学相关学科的实证研究的支持，没有心理真实性，因此我们应该放弃这种"概括"。相比之下，范畴的原型理论是得到认知学科实证支持的理论，因此是我们对范畴的正确的和科学的概括。正是概括性共识和认知共识要求我们接受原型理论，放弃古典范畴理论。

换句话说，承认并接受这两种共识作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最高指导思想，那就要求认知语言学家寻找符合认知规律的、具有心理真实性且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普遍规律。Lakoff (1990:40)认为，这两种共识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最高原则，是首位的；哲学共识(或称为哲学假设)则是第二位的。有了以上理解，我们很容易把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问题融会贯通起来。例如，Lakoff 从语言表达层面发现了许多双域之间的系统映射现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进而提出隐喻是思维现象，隐喻是一种认知机制，并力图从神经机制角度出发来寻找认知理据。Lakoff 之所以对这一语言现象穷追不舍，层层深入，并试图找到与神经科学的联系，是因为这正是认知共识的要求。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隐喻研究自 1980 年以来的一些理论变化趋势。此外，对于 metonymy 的大量研究也表明大多数学者走的是一条寻找认知理据的道路。因此，我们也就有了转喻思维、转喻模型等概念。

## 1.4 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哲学假设

如果说上文谈到的两种共识是认知语言学的"宪法"，那么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基本哲学假设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法规"。这三个基

本哲学假设是关于语言是什么、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语法是什么等一些具体问题的。

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基本哲学假设：

(1) 语言不是人类大脑中独立的认知机制(Language is not an autonomous cognitive faculty)。

(2) 语法是概念化(Grammar is conceptualization)。

(3) 语言知识来自语言的使用(Knowledge of language emerges from language use)。

以上假设也是认知语言学的共识，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这些表述都可以在认知语言学的许多核心著作中见到。例如，Croft & Cruse (2004:1), Taylor (2002a:8), Langacker (2002:1), Dirven (2005:1)等。下面我们摘引关于语言和认知关系的一些重要论述。

> In contrast to most previous linguistic paradigms, which saw meaning either as less relevant or else as an autonomous linguistic module, CL approaches language as an integrated part of human cognition which operates in interaction with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same principles as other cognitive faculties. CL is therefore defined as a linguistic theory which analyzes language in its relation to other cognitive domains and faculties such as bodily and mental experiences, image-schemas, perception, attention, memory, viewing frames, categorization, abstract thought, emotion, reasoning, inferencing, etc.... They are all one in cognition. (Dirven 2005:17—18)
>
> 以前的大多数语言研究范式把意义或是看作不太相关，或是认为是独立自治的语言模块。与此相比，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作人类认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认知机制与其他认知机制建立在相同的认知原则之上，并与其他认知机制互动。因此，认知语言学可以被界定为分析语言与其他认知域以及和其他认知机制之间关系的一种语言理论。其他认知域和认知机制包括身体及心智的经验、意象图式、感知、注意力、记忆、视觉框架、范畴化、抽象思维、情感、理性思维和推理等。它们在认知上是一体的。

认知语言学是一批学者对以 Chomsky 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的不

满而进行的一场反叛运动。因此，以上假设是和Chomsky的假设针锋相对的。根据假设(1)，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结论，那就是，既然语言不是一个独立自治的认知机制，那么对语言知识的表征和其他概念结构的表征在本质上应该是相同的。语言的认知机制和语言领域之外的其他认知机制也就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坚持假设(1)，我们也就必须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尤其是要研究认知机制。根据假设(2)，语法是概念化的结果，因此语法也就不是一个先天存在的可以无限生成句子的自治系统。根据笔者的理解，该假设也包含了"意义是概念化"的含义，因为语法是建立在意义之上的。假设(3)含义也很广，语言知识的获得来自语言实践，因此语言规则的掌握不是先天的；科学的语言研究应该是以语料为基础自下而上的研究；也就有了语法研究中的instance与schema；也就有了构式语法。因为本书的概述性质，以上问题在此不再详谈。

认知语言学经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30余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有了很多令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例如，隐喻、转喻、意象图式等都已经被证实是思维和认知的主要机制。这些研究成果既是在以上哲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同时又是对以上哲学观的有力支持。



## 1.5 认知语言学的四位创始人

第10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ICLC10)于2007年7月15—20日在波兰前首都克拉科夫召开。在会期间，国际认知语言学学会确认了四位认知语言学创始人(founding father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并举行了相应的庆祝活动。由于笔者一直组织"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与这些创始人有较为深入的接触，了解他们本人及其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特整理在表1.1中，希望对关注认知语言学发展动态者有所帮助。

表 1.1 四位认知语言学创始人基本情况

| 姓名 | 出生年及国籍 | 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及大学 | 任教的大学 | 理论贡献领域 |
| --- | --- | --- | --- | --- |
| Ronald Langacker | 1942 年美国 | 1966 年伊利诺斯大学 |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 认知语法 |
| Leonard Talmy | 1942 年美国 | 1972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 认知语义学 |
| George Lakoff | 1942 年美国 | 1966 年印第安纳大学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认知语义学（概念隐喻） |
| René Dirven | 1932 年比利时 | 1971 年比利时鲁汶大学 | 1972 到 1985 年特里尔大学；1985 年至今，德国杜伊斯堡大学 | 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

列出这四位创始人的基本情况，对我们全面了解认知语言学是有帮助的。目前认知语言学的文献浩如烟海，我们可以首先关注这些创始人的奠基之作。此外，表 1.1 中的信息对掌握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有意义的。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种种巧合，Langacker，Talmy，Lakoff 三人都是 1942 年出生。Langacker 和 Lakoff 都是 1966 年在 24 岁的时候获得博士学位。三人都是在 1975 年开始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发表文章，当年都是 33 岁。

Langacker 在认知语法领域打下的基础是非常坚实的，自其著作问世至今没有遇到实质性的挑战。Langacker 早在 1976 年就开始了创建认知语法的工作，1987 年首部著作问世，不愧为十年磨一剑。Langacker 的研究兴趣非常专一，自获得博士学位四十余年来一直在认知语法领域。笔者邀请过 Langacker 作为"第二届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的主讲人。从邀请到其讲稿成书出版（高远、李福印 2007b），历时两年多。Langacker 是一个做事效率高、严谨认真的学者。对于笔者的疑问，他耐心解答，邮件能在很短时间内收到回复。他备课认真，每一讲都有二三十页的讲义。让人确确实实感到大师的

风范，这里仅举一两例。他目前的成就和他待人处事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在责任心和认真程度方面，Talmy 和 Langacker 是相同的。Talmy 在"第四届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期间做了"认知语义学十讲"的系列讲座。在这一领域，他著述颇丰，到我们这个英语是外语的国家做十场自己研究领域的讲座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始终坚持讲座内容必须做到最新的原则。他在研究方向上的专一性和 Langacker 是一样的。自 1975 年他开始研究 figure and ground 并发表论文"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至 30 年后的今天，figure and ground 仍然是他的研究领域。当然，此时他在这一领域的思想更趋成熟。另外，Talmy 1975 年的论文和他的奠基之作(Talmy 2000 Vol I & II)都属于同一个领域，即认知语义学。

Lakoff 则非常不同，他的著作涉及的领域比较多。例如，最初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Lakoff & Johnson 1980) 只是属于认知语言学一个较小的领域。后来的 Lakoff (1987a)是关于范畴的认知理论。Lakoff (1996)扩展到政治领域。Lakoff & Johnson (1999)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Lakoff & Turner (1989)属于认知诗学。Lakoff 的研究甚至还扩展到了数学领域 (Lakoff & Núñez 2002)。笔者和 Lakoff 也有过如同 Langacker 一样的长时间直面接触。笔者发现，Lakoff 对人与 Langacker 及 Talmy 一样，和善耐心，但行事治学也不失其独特风格。

Lakoff 没有参加 2005 年和 2007 年分别在韩国和波兰举办的第九届和第十届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作为创始人不参加 ICLC，让人无法理解。因此，有人认为他有淡出认知语言学界的迹象。笔者认为，以上说法并不准确，Lakoff 一直没有离开学术研究，他目前进行认知语言学在政治领域应用方面的研究，并有新著 Lakoff (2008)。但是，无论如何，2004 年他在北京的系列讲座，即"第一届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的主题演讲，都将是留给中国学界的一份厚礼(高远、李福印 2007a)。

René Dirven 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是 LAUD 创始人之一(LAUD 的全称是 Linguistic Agency of the University of Duisburg)。LAUD 于 1989 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最后被认定为第一届国际认知语

言学会议(关于 LAUD 可以查看网页 http://www.uni-landau.de/anglistik/LAUD/laud.htm)。Dirven 对于认知语言学的确立、应用、宣传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Dirven 的著述颇丰,例如,Dirven & Verspoor (2004),再到 Dirven et al. (2003) 等。在四位创始人中,他是唯一一位英语不是母语的学者。René Dirven 作为创始人之一是得到普遍认可的,Dirven 对认知语言学所做出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 1.6 结 语

本章我们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了认知语言学。我们在上文中已经两次提到学者对认知语言学的定义。我们分别称为定义 1 和定义 2。

定义 1:"我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由两个共识来定义,称为概括性共识和认知共识。"(Lakoff 1990:40)

定义 2:"因此,认知语言学可以被定义为分析语言和其他认知域以及和其他认知机制之间关系的一种语言理论。"(Dirven 2005:17—18)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试图定义认知语言学。不同的是,有的着眼点在"学科"或者"派别"上,有的在"方法"上。

定义 3:"A school of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science which emerged from early 1980s onwards..."(Evans 2007:22)(认知语言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出现的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个流派。)

定义 4:"I use the ter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a descriptive label for a rather broad movement within modern linguistics. It includes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methodologies, and emphases, which are, however, unified by a number of common assumptions."(Taylor 2002a:3—4)(我使用"认知语言学"这一描述性的术语来表示当代语言学领域的一场广泛的运动。它包括一系列不同的研究取向、方法和侧重点。然而,他们通过一些共同的假设相互连接在一起。)

国内学者也有用汉语来定义认知语言学，即为定义5。

定义5："本书将狭义认知语言学定义为'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做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王寅 2007：封底）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具有以下要素：两个重要共识，即概括性共识和认知共识；概括性共识要求认知语言学家寻找语言中的具有广泛概括性的普遍原则；认知共识要求语言中的普遍原则必须得到来自认知相关学科的解释。认知语言学是 Langacker，Lakoff，Talmy 等学者创立的当代语言学的一个流派，也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认知语言学是生成语言学的反叛，在哲学观上二者针锋相对。

笔者认为，认知语言学既然作为一个学科、一个流派，我们就有必要给出一个定义。但是，我们既不能用长篇大论罗列它的要素来定义它，更不能通过罗列它的具体的研究内容来定义它。而且，这个学术定义也不能太"学术"了，以免普通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提出一个用汉语表述的简短的定义与学者们商榷。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普遍原则和人的认知规律之间关系的语言学流派。**以上定义的个别文字表述可以更换，但是不能脱离以上表述的中心意义。Cognitive Linguistics 或者"认知语言学"，这个名词性短语的中心词就是 Linguistics 或者"语言学"。因此，"认知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宽而言之，它属于语言学领域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弄得神乎其神，非要定义为"跨领域"的学问。另外，它是否是"新兴的"这种带有强烈主观判断的时间参数也没有必要写到定义里去。目前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话题很广泛，是否都是"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也是非常值得学界商榷的。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可以广泛讨论。另外，认知语言学的英文名称有大小写之分，Cognitive Linguistics 与 cognitive linguistics，在汉语中分别被译成"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和"广义的认知语言学"。

# 第二章

# 认知语言学的分支领域

## 2.1 引 言

认知语言学家对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划分有所不同。例如，Evans et al. (2007) 将认知语言学划分为两大研究领域：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Fauconnier 在 2007 年 4 月 5 日发给笔者的邮件中谈到，认知语言学主要由四大领域构成：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隐喻研究以及心理空间及概念整合理论。Dirven (2005)将认知语言学划分为五大领域，并总结了每个领域的主要内容和哲学基础，详见表 2.1。

表 2.1 认知语言学的五大主要研究领域

| 五大领域 | 18 个分支(Field 1—Field 18) | 代表人物 |
| --- | --- | --- |
| 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 | Talmy 的认知语义学(F1) | Talmy |
| | 认知语法(F2) | Langacker |
| | 构式语法(F3) | Goldberg |
| 基于现象学的研究 | 原型理论(F4) | Rosch |
| | 词汇网络理论(F5) | Lakoff |
| | 概念隐喻(F6) | Lakoff, Johnson |
| | 体验现实主义(F7) | Lakoff, Johnson |
| | 概念转喻(F8) | Barcelona, Panther |

续表

| | | |
|---|---|---|
| 认知语篇研究 | 心理空间与概念合成理论(F9) | Fauconnier |
| | 认知诗学(F10) | Lakoff, Turner |
| | 衔接的认知语篇研究(F11) | Noordman |
| 认知社会语言学 | 认知词汇变化研究(F12) | Geeraerts |
| | 认知意识形态研究(F13) | Dirven, Lakoff |
| | 文化认知模型研究(F14) | Morgan |
| 认知心理语言学 | 意象图式的心理真实性(F15) | Colston, Gibbs |
| | 隐喻性语言理解(F16) | Gibbs, Glucksberg |
| |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模型(F17) | Tomasello |
| | 词汇网络的发展(F18) | Rice |



在以上三种分类意见中，以 Dirven 的分类最为系统全面。因此，本章主要按照表 2.1 的分类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进行剖析。我们首先介绍五大领域的内容(2.2)；之后探讨促进五大领域发展的因素(2.3)；最后总结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基本特点以及重要启示(2.4)。

## 2.2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五大领域

根据表 2.1，认知语言学五大领域又可细分为 18 个小类，我们称为分支(或者称为具体的研究范围)，为了便于阅读，我们用 F 代替。其中前 9 个分支在本书中都辟有专章介绍，表 2.2 给出了这九类在本书中的相关章节，这些是认知语言学过去几十年的热门话题。后 9 类是新兴领域，下面我们从第 10 类，即，F10“认知诗学”开始分别作简要介绍。

**表 2.2 研究内容索引**

| 研究内容 | 参考章节 | 研究内容 | 参考章节 |
|---|---|---|---|
| F1：Talmy 的认知语义学 | 6，18 | F6：概念隐喻 | 11，14 |
| F2：认知语法 | 20—28 | F7：体验现实主义 | 19 |
| F3：构式语法 | 23 | F8：概念转喻 | 12 |
| F4：原型理论 | 8，9 | F9：心理空间与概念合成理论 | 13，14 |
| F5：词汇网络理论 | 10，16，17 | | |

（1）认知诗学（F10）

认知诗学是认知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接口，主要运用认知语言学提出的理论来研究文学作品。认知诗学的奠基人是 Lakoff & Turner (1989)，他们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了大量的诗歌实例，论证诗性思维的认知机制。

> Poetic thought uses the mechanisms of everyday thought, but it extends them, elaborates them, and combines them in ways that go beyond the ordinary. (Lakoff & Turner 1989: 67)
>
> 诗性思维利用日常思维的机制，但它对日常思维进行扩展，加以精细化，并将其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结合起来。

例如，在 Robert Frost 的 *The Road Not Taken* 一诗中有如下诗句：

>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首先，这句诗包含概念隐喻 LIFE IS A JOURNEY，不同的路径代表不同的生命历程，人们可以从中做出选择，这便是 two roads diverged 的引申含义。此外，要理解诗中的 in a wood，需要借助另外两个隐喻，分别是 SEEING IS KNOWING 和 FUTURE IS AHEAD。在树林里，我们看不到前方的路会通向何方，因而我们无法知道未来的状况。因此，诗人利用上述 3 个隐喻，创造了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这一意象，以此表达了面临未知选择的迷茫。

继 Lakoff & Turner (1989)之后，一大批研究者开始考察文学作品中的概念隐喻，如 Finch (1995)，Gavins & Steen (2003)等。此外，研究者们还开始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于其他文学研究。例如，Freeman (2002)以 Langacker 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 Emily Dickinson 的诗歌中形式与概念内容的关系，即诗歌的物理形式在意义构建中的作用。Semino (Semino 2002; Semino & Culpepper 2002)提出了"心智风格(mind style)"的概念，并展示了如何应用意象图式理论、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来发掘人物的不同心智风格所体现的语言特点。

(2) 衔接的认知语篇研究(F11)

该类研究主要考察认知因素对语篇衔接的影响，代表人物有 Noordman，Sanders 等，此处我们仅举一例简要说明。Noordman & de Blijzer (2000)进行过如下研究。研究中，给受试两句话：

例(1)

a. John worked hard. He passed the exam.
(约翰很用功。他通过了考试。)

b. John passed the exam, (because) he worked hard.
(约翰通过了考试，(因为)他很用功。)

实验表明，受试处理例(1)b 句的时间要比处理例(1)a 句的时间长，因为例(1)a 句在语言结构上与先有原因后有结果的逻辑关系具有顺序象似性，而例(1)b 句则恰好相反。进一步研究表明，除顺序象似性之外，其他认知因素也会影响受试对语篇的处理速度，如因果关系的强弱等，见例(2)。

例(2)

a. John worked hard. He passed the exam.
(约翰很用功。他通过了考试。)

b. John touched the stinging-nettles with naked hand. He hurt his hand.
(约翰赤手触碰了带刺荨麻。他把手弄伤了。)

例(2)中,b 句中的因果关系要强于 a 句,因此所需处理时间更短一些。总之,衔接的认知语篇研究将语篇的衔接与表征看成心智处理活动,充分注重人类认知机制的作用。

(3) 认知词汇变化研究(F12)

认知词汇变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是 Dirk Geeraerts。下面我们以 Geeraerts et al. (1994)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认知词汇变化研究的方法与内容。他们的研究在原型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了服装词汇的四种词汇变化形式,分别为语义变化(semasiological variation)、专名变化(onomasiological variation)、形式变化(formal variation)和语境变化(contextual variation)。语义变化是指同一词汇指代不同对象的情况,如 pants 既可以表示穿在外面的长裤(相当于 trousers),记为 pants(1);也可以指男士的内裤(相当于 underwear),记为 pants(2)。专名变化是指以具有不同概念内容的词汇来表示同一对象的情况。例如,我们可以用 jeans 或 trousers 来指同一条牛仔长裤,尽管两个词所代表的范畴,也就是概念内容不尽相同。形式变化也是指同一对象用不同词汇表示的情况。例如,用 jeans/ trousers/ pants(1)来表示同一条牛仔长裤。这些词汇的概念内容可以不同,例如,jeans 与 trousers;也可以相同,如 trousers 与 pants(1)。换句话说,形式变化包含专名变化。语境变化是指以上三种变化与语境因素如语体、地理和社会特征等相关联的情况,如,trousers 与 pants(1)所体现的形式变化就与语言的正式程度相关。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他们组建了一个服装词汇的语料库。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他们选用了 12 本杂志作为语料来源,这些杂志既能提供对服装的文字介绍,又能提供图片示例,可以从长度、剪裁方式、质地等方面较为准确地描述出服装对象。例如,通过数据分析可发现,所谓的夹克(jack),其长度一般在腰部或腰部以下,宽松,不收腰,拉锁或纽扣可以系紧至颈部,大多由纤维材料或皮料制成。此外,杂志的语言还能反映读者群、地域、文化等差别。之后,他们利用语料库分析的方法对四种词汇变化种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证实了服装范畴是一个原型范畴,即该范畴无法以一组充分必要条件定义,范畴界限模糊,范畴各成员地位不平等,各成员特征具有交叉重叠性。总之,该研究兼

备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特色，是典型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

(4) 认知意识形态研究(F13)

对认知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早期代表作为 *Moral Politics* (Lakoff 1996)。Lakoff 在该书中分析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施政纲领，并得出结论：两党的世界观、道德观以及对国家的理解都建立在家庭隐喻的基础之上，但共和党的基础是"严父"模型，而民主党的基础是"慈爱双亲"模型。不同的概念隐喻决定了两党截然不同的治国之道。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对认知意识形态的研究也更加丰富多样，这一点可以从 Dirven et al. (2001,2003)汇编的论文集中得到体现。此处我们以 Grundy & Jiang (2001)的研究为例。他们的研究主要考察了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公共告示话语中的体现。他们首先指出香港人的典型意识形态特征为"不是我的责任"(no-blame-attaches-to-me ideology，简称为 NBat)，具体表现为各部门办事员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每件事情都要明确责任等等。这种 NBat 特征在公共告示，特别是在通知对公众造成不便的事件的告示中得到明显反映。请看例句(3)。

例(3)

a. Last bus had departed.
(末班车早已发出了。)

b. Last bus has departed.
(末班车已经发出了。)

例(3)a 是香港新界某汽车站告示牌上的文字，使用了过去完成时。但是此类信息理应以现在完成时来表达，即例(3)b 的形式。那么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例(3)a 和 b 都涉及三个时间，分别是汽车离开的时间、信息发布者撰写通告的时间和乘客阅读的时间。例(3)b 在描述事件时采用的是阅读者的视角，表示以阅读时间为参照，汽车已离开。此通知中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表明汽车离开的时间与通知发布的时间是不同的。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事件发生的时间与事件通知的时间通常没有显著的分隔，阅读者会产生语用上的假设——两个时

间大致相同。因此告示发布者在某种程度上与通知中的事件有关。而例(3)a 在描述事件时则采用了告示发布者的视角，通知中使用的过去完成时意在使后来的阅读者明白，在最后一班汽车离开一段时间后，告示发布者撰写了该通知。因此，告示发布者与汽车的离开没有任何关联。从而，告示发布者通过细微的时态标识成功地达到了“置身事外”的目的。Grundy & Jiang (2001)认为，将心理空间理论略作调整后，可以很好地阐释上述现象。他们将每个心理空间都赋予了“未来”、“现在”、“过去”等时间标签，更为精准地表现了各个心理空间之间的时间关系，同时更为深入地解释了以上用法的异常之处。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介绍，但从上例中我们仍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理论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研究的有力工具。

(5) 文化认知模型研究(F14)

文化认知模型(cultural cognitive model，简称 CCM)这一术语由 Morgan(1997)提出，指的是“frames that presuppose encyclopedic knowledge of the cultural structure and context of a given nation or cultural community, both historic and present(由文化结构和语境构成的属于某国家或文化社区的百科知识框架)”(Dirven et al. 2001: 3)。简言之，CCM 就是储存及表征文化知识的认知模型。例如，美国的宪法、古印度的宇宙观等等都可以构成一个 CCM。CCM 可以由与之相关的语言唤起。Morgan (2001)详细分析了在克林顿总统弹劾案的辩论中，双方如何运用语言唤起相关的 CCM，使辩论有利于自己。请看例(4)。

例(4)

a. ...“there really are I think two Americas, and there is a real America out there. And I think our military witnesses understand that,... And it is that America that I have great faith in, because it's that America that understands what perjury is.” This “real America”, said Barr, “understands that there ought to be a very high standard for our public officials. ...” (Morgan 2001:93)

b. “Whenever I hear the word ‘real Americans’, [*sic*] that sounds to me like a code word for racism—a code word for

bigotry—a code word—" Barr interrupted："That's the silliest thing I have ever heard—" But Dershowtiz continued："We may have a disagreement about the merits of these issues，but I would no more impugn your Americanism than you should impugn mine，sir."（Morgan 2001:93）

例(4)中的两段话分别是共和党人 Barr 和民主党人 Dershowtiz 的辩论词。Barr 首先用 real America 唤起了传统美国及美国人的 CCM。在该 CCM 内，绝对的诚实、自律、公正、尊重宪法等都是备受推崇的传统价值观。依照这个 CCM，在法庭上撒谎便是伪证罪，触犯了宪法。因此，作为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的总统本应严格自律，绝不应该以伪证妨碍司法公正。该 CCM 的引入使克林顿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于是，Dershowtiz 对传统美国及美国人这个 CCM 本身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该 CCM 带有种族主义、顽固等色彩。在整个弹劾案过程中，诸如此类利用或针对 CCM 的辩论从未间断，以至于 Morgan (2001：102)总结道：与其说这些辩论是关于对克林顿的指控，还不如说是对于美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 CCM 的争辩。




关于文化认知模型的更多内容，读者还可参考 Frank & Susperregi (2001)以及 Frank (2003)对巴斯克宇宙观的研究。此外，很多文化认知模型都涉及一系列的隐喻，关于这点读者可参考 Kövecses (1999)的研究。

(6) 意象图式的心理真实性(F15)

根据 Johnson 的定义：

> An image schema is a recurring dynamic pattern of our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and motor programs that gives coherence and structure to our experience.（Johnson 1987:xiv）
>
> 意象图式是在我们感知和肌肉运动活动中反复出现的动态结构，意象图式组织我们的经验使之连贯。

意象图式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认知活动如意义构建以及推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心理学家 Gibbs & Colston (1995) 对意象图式的心理真实性进行了研究。意象图式理论提出较晚，直接研究其心理真实性的实验较少，因此他们另辟蹊径，在较早的心理语

言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寻求支持意象图式的证据。这些研究虽然并不是专门针对意象图式理论的，但是 Gibbs & Colston 的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研究可以用来验证意象图式的心理真实性以及意象图式在语言或非语言信息处理中的作用。

(7) 隐喻性语言理解(F16)

在认知语言学论证隐喻是认知机制之前，对于隐喻性语言理解，Grice (1975)和 Searle (1979)的观点最具影响力。由他们的理论衍生出的标准语用模型(Standard Pragmatic Model)认为，理解隐喻性语言需要以下三个步骤：(1) 得出隐喻性语言的字面含义；(2) 确定字面含义是否符合语境；(3) 如果字面含义不符合语境，则利用会话合作或言语行为的各种原则得出隐喻性语言的隐藏含义(Gibbs 1994a: 83)。总之，隐喻性语言的理解过程要比非隐喻性语言复杂。但是，很多心理学家如 Cacciari & Glucksberg (1994)，Gibbs (1994b，2001)以及 Glucksberg (1998)的实验结果不支持上述模型。Gibbs (1994a: 80—119)对众多关于隐喻性语言理解的心理学实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终结论为：隐喻性语言的理解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认知过程。本书仅举一例实验进行说明。Ortony et al. (1978: 467) 曾让受试阅读例(5)中的两组句子。

例(5)

a. Approaching the enemy infantry, the men worried about touching off landmines. They were anxious that their presence would be detected prematurely. Their fears were compounded by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might be isolated from their reinforcements. The outlook was grim. ***Regardless of the danger, the troops marched on.***

b. The children continue to annoy their baby-sitter. She told the little boys she would not tolerate any more bad behavior. Climbing all over the furniture was not allowed. She threatened to spank them if they continued to stomp, run, and scream around the room. The children knew that her spankings hurt. ***Regardless of the danger, the troops marched on.*** (Ortony et al. 1978: 467)

例(5)中黑体部分为该实验研究对比的重点。很显然，在例(5)a中，该句是一般性表达；而在(5)b中，该句是隐喻性表达。按照标准语用模型，受试理解后者的时间应该比理解前者的时间长，因为理解后者需要三个步骤，而前者只需要一个步骤。但是实验结果表明，受试处理两者的时间并无差异。

除了证明隐喻性语言的理解机制并不比非隐喻性表达复杂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着手考察决定隐喻性语言理解难易的因素。例如，Kintsch & Bowles (2002)的实验表明隐喻理解的难易程度与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语义距离有关；Hubbell & O'Boyle (1995)的实验表明语境以及显著程度都是隐喻理解中的决定性因素。与意象图式的心理真实性一样，对于隐喻性语言理解机制的研究也极大地促进了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8)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模型(F17)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模型的理论基础是认知语言学的三大假设之一，即"语言知识来源于语言使用(Knowledge of language emerges from language use)"(Croft & Cruse 2004:1)。Tomasello (2000)利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5个基本事实来支持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模型，这5个事实分别如下：

① 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最基本的心理语言学单位是"话语"(utterance)；

② 儿童在早期语言习得过程中仿造的不是成年人的单个词汇，而是整个话语结构，尽管他们只能使用整体结构中的片段；

③ 儿童的早期话语都是图式或结构的具体体现，即他们无法运用抽象的图式或结构；

④ 儿童通过概括他们观察到的类型变化——即，相同话语结构中某一位置上的语符变化——来形成抽象的图式和结构；

⑤ 儿童通过修改和调整他们已知的话语来创造新的话语以满足交际需要。

Dirven (2005:49)认为Tomasello的研究有望促进认知功能语言学及儿童的语言习得研究的结合及发展。

（9）词汇网络的发展（F18）

词汇网络理论的产生直接受到原型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本身也是 Dirven 所划分的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领域之一（见表 2.1）。该领域内的经典研究为 Lakoff（1987a）对 over 词义的分析。Lakoff 认为，over 的各个词义可以组成一个同根网络（radical network），由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词义以家族相似的模式向不同方向扩展，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在词义扩展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关于词汇网络发展的研究却并不支持 Lakoff 的推论。Rice（2003）利用 CHILDES[①] 语料库对英语介词 in，on，at，to，for，from，with，by，off 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儿童对这些词的词汇网络掌握过程并不像预测的那样由最具体的词义开始，然后再逐步习得扩展出来的抽象词义。相反，她的研究结果表明每个儿童似乎对每个词汇网络都有他自己的起始点，该起始点可能并不是概念上最基础的词义。而且，儿童对网络中其他词义的习得是零零散散的，没有呈现出在隐喻、转喻、图式化等引导下的规律性和阶段性。这一研究表明传统的认知语义学模型有待修正，同时也佐证了语料库等实证方法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 2.3 其他学科的影响

影响认知语言学五大研究领域的学科因素可以分为语言学领域内和语言学领域外。语言学领域外的学科包括：认知心理学、哲学；语言学领域内的学科包括：语用学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详见表 2.3。

① CHILDES 是 Child Language Data Exchange System 的缩写，该语料库包括两名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历时语言习得数据。

**表 2.3 认知语言学各研究领域的影响因素**

| 影响因素 | 研究领域 | |
|---|---|---|
| 语言学领域外 | 认知心理学 | 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 |
| | 哲学 | 基于现象学的研究 |
| 语言学领域内 | 语用学及语篇分析 | 认知语篇研究 |
| | 社会语言学 |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 |
| | 心理语言学 | 认知心理语言学研究 |

(1) 认知心理学

在认知心理学各分支中，对于认知语言学影响最大的是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是对德文 Gestalt 的音译，表示统一的、具有意义的整体。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在我国又被称为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于 1912 年兴起于德国，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有 Max Wertheimer，Wolfgang Köhler & Kurt Koffka 等。该学派最早的研究领域为视觉感知，后来扩展到理解、记忆、学习等各个方面。这一学派最显著的特点是注重整体概念，主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例如，正方形由四条线段组成，但是正方形的意义或性质绝不等于四条线段的意义或性质相加，因为正方形本身具有整体意义。此外，该学派还提出了一系列感知方面的组织原则，统称为格式塔原则。例如，著名的“焦点—背景”原则(Figure-ground Principle)，即，人类在观察及理解某一事件时，总是倾向于选择事件的某一方面作为焦点，其他方面作为背景。例如，当我们看见黑板上的粉笔字时，会将粉笔字当作焦点，黑板当作背景；当我们观察汽车开进车库时，会将汽车当作焦点，车库当作背景。认知语言学理论中，Talmy 的认知语义学体系(例如“焦点—背景”概念)、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和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都借鉴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要点及基本原则。连接语言学理论与格式塔心理学感知理论的桥梁是原则相似性。这一点可以从 Dirven 以下的论述中得到佐证。

> In structuring his thoughts by means of grammar, a speaker makes use of principles similar to those of gestalt

perception. Wanting to describe a conceived situation, (s) he makes choices as to the scope of elements from a situation and to the perspective adopted on the situation. The speaker assembles the things and relations selected into higher relationships and ultimately into sentences and texts. Such composite structures may become conventionalized as grammatical 'gestalts', also known as patterns or constructions, as also pointed out by Lakoff (1977) in his paper "Linguistic Gestalts". (Dirven 2005: 18—19)

在说话人以语法为手段组织思维的过程中,他使用的原则与格式塔心理学中感知的原则是相似的。为描述某一场景,说话人必须从该情境中选择特定的元素和角度,然后将选中的事物和关系组织成更高层次上的关系,并最终形成句子及篇章。这些合成的结构可以规约为语法"格式塔",也叫句型或者构式。这一点 Lakoff (1977)在他的论文《语言学格式塔》中也曾经指出过。

简言之,Talmy,Langacker,Goldberg 等认知语言学家充分利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和原则来研究语言现象,创立语法模型,从而发展了各自的理论体系。

(2) 哲学

现象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为认知语言学提供了理论化、系统化的方法论及发展前提。现象学由德国哲学家 Edmund Husserl 于 20 世纪初开创。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象学已与当年的 Husserl 现象学相去甚远,它不但包括 Husserl 及其早期追随者的哲学理论,还包括后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哲学理论以及 20 世纪西方各学科中所运用的现象学原则和方法体系。现象学理论数量众多,内容庞杂,但共同点为"以现象为对象,研究人的意识,研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冯建军 1998:74)。现象学对于认知语言学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根据冯建军(1998)所述,现象学对心理学方法论的第一次变革使格式塔心理学取代了构建主义,第二次变革则使人本主义取代了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对于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影响已在上文中进行了论述,而人本主义的指导思想更是催生了认知语言学最重要的几大理论,即表 2.1 中的原型理论、词汇网络理论、概念隐

喻、体验现实主义以及概念转喻。其中原型理论以考察人类实际范畴化活动的心理学实验为实证基础；概念隐喻与转喻理论一直强调隐喻和转喻都是基于人类身体的体验；词义网络理论以原型理论、概念隐喻和转喻为依托；体验现实主义更是直接明确了人类的体验在认知及语言系统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现象学对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语用学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

这四个学科都属于语言学领域内的分支，它们对认知语言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研究范围及方法论。首先，认知语言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些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使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工具对这些研究领域进行考察。事实上，表 2.1 中的前九类研究，除了词义网络理论外，都可以看成是认知语言学所提供的理论工具，而后九类研究以及词义网络理论都是应用这些理论工具进行研究的结果。第二，这四个学科所惯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开始越来越多地为认知语言学研究者所使用或借鉴，例如，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语料库方法与心理语言学中经常使用的实验方法。综上所述，这四个学科拓宽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反过来，认知语言学也为这四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理论工具。



## 2.4 结 语

本章我们介绍了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基于现象学的研究、认知语篇研究、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和认知心理语言学研究等认知语言学五大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代表性的研究、代表人物等。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五个门类并没有涵盖认知语言学的所有研究工作。Dirven (2005:18)指出，由于篇幅以及显著程度的关系，他在分类中没有考虑认知语言学在音位学、词汇学、跨文化语义学、类型学、历史语义学、语法化以及应用认知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目前这些研究的数量较少，留有很大的研究空白，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领域可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本章我们也介绍了促进认知语言学各研究领域发展的影响因素，分别为认知心理学、哲学、语用学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学科间的互动推动了新生研究领域的产生。因此，认知语言学的活力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正是来源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及互动。

# 第三章

# 认知语言学的热点议题

## 3.1 引　言

第二章以理论基础的学科所属为主要视角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为读者描绘了认知语言学的总体框架。本章将通过对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论文题目的分析，向读者进一步展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议题，以使读者更好地把握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各论题的研究权重及未来发展趋势。

两年一度的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到 2007 年 7 月为止已举办过 10 届。李福印（2004）曾对第八届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西班牙 Logrono 2003）的论文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当时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在此基础上，本章进行了扩展，将第九届（韩国，首尔 2005）和第十届（波兰 Krakow 2007）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的论文纳入其中，意在以更为准确的统计数字透析出最近几年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议题。特别是我们希望通过分析三次会议的热点议题变化观察认知语言学发展的某些趋势。表 3.1 列出了三次会议论文的基本统计数据。

表 3.1　三届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论文统计

| 论文类别 | 篇数及发言人 | | |
|---|---|---|---|
| | ICLC 8 | ICIC9 | ICIC10 |
| Plenary lectures 大会报告 | 5 人<br>Enrique Bernárdez;<br>Dirk Geeraerts;<br>George Lakoff;<br>Ronald W. Langacker;<br>Leonard Talmy | 3 人<br>Seana Coulson;<br>Ronald W. Langacker;<br>Leonard Talmy | 6 人<br>Dirk Geeraerts;<br>Laura Janda;<br>Ronald W. Langacker;<br>Francisco J. Ruiz De Mendoza;<br>Chris Sinha;<br>Leonard Talmy |
| Keynote lectures 主题报告 | 8 人<br>Antonio Barcelona;<br>Raymond W Gibbs;<br>Brigitte Nerlich;<br>Jan Nuyts;<br>Klaus-Uwe Panther;<br>Gerard Steen;<br>Eve Sweetser;<br>Mark Turner | 8 人<br>Melissa Bowerman;<br>Gills Fauconnier;<br>Suzanne Kemmer;<br>George Lakoff;<br>Keedong Lee;<br>Gunther Radden;<br>Eve Sweetser;<br>John Taylor | 0<br>本次大会没有安排这一类型的报告，相对增加了大会报告数量 |
| General sessions 分组发言 | 324 篇 | 213 篇 | 286 篇 |
| Poster sessions 张贴式发表 | 23 篇 | 21 篇 | 36 篇 |
| Theme sessions 专题会议 | 200 篇 | 101 篇 | 205 篇 |

李福印(2004)分析了第八届会议的大会报告、主题报告、分组发言共计337篇论文。考虑到第九届和第十届会议的论文相对较少，为了更准确起见，在分析时我们将张贴式(poster)论文也统计在内。因此，对于第九届会议，我们分析会议报告(包括大会报告及主题报告)、分组发言、张贴式发表共计245篇论文。对于第十届会议，我们分析大会报告、分组发言、张贴式发表共计328篇论文。下面介绍分析方法。

## 3.2 方法论

本章中我们沿袭李福印(2004:2)的分析方法，遵循以下六个步骤及原则，最终将每个论文题目分解成若干个有学术意义的中心词，并一一归类，具体如下：

(1) 删掉功能词：即删去题目中的介词、冠词、连词等。例如，分析Lee Won-Kyung的论文"An Analysis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Perception Verbs in Korean"时，我们删去an, on, the, and, of, in，留下Analysis, Argument Structure, Meaning, Perception Verbs, Korean，做进一步分析处理。

(2) 删掉普通词：即删去题目中虽然不是功能词，但也并非本文中所称的"学术中心词"的普通词汇。例如，分析Picken, Jonathan D的论文"The Processing of Literary Metaphors by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Does Conceptual Metaphor Help?"时，我们删去功能词the, of, by后，将继续删除does, help，剩余部分留待进一步处理。

(3) 保留词的拼写形式：将题目分解成学术中心词时，我们原封不动地保留该词的拼写形式，同时也保留了该学术中心词的所有词法句法特征。

(4) 不得重复：在中心词的确定及归类中，同一个学术中心词如果在题目中出现两次或以上，只按一次统计。例如，在Jhee,

In-Young 的论文"Pronouns: Mind in the Body or Body in the Mind?"中,经过以上(1)—(3)步的处理,我们得到学术中心词 Pronouns, Mind, Body, Body, Mind,但是在统计中,body 与 mind 只计算一次。

(5) 保留词组:即对一些名词性词组不再做进一步分解。例如,在 Achard, Michel 的论文"The Semantic Basis of the Unac-cusative/Unergative Distinction in French"中,词组 Semantic Basis 将作为一个整体处理。

(6) 学术中心词归类:归类时我们遵循学科类别(或主题类别)显著的原则。例如,在上例中,词组 Semantic Basis 属于语义范畴,则把该中心词归于 SEMANTICS 类别,Basis 不再做进一步归类。

按照以上步骤(1)至(5),我们将会议的论文题目分解,并标注原文作者,以方便读者查询。例如,Image Schema (Cienki, Allan; Velasco, Olge Isabel Dez; Oim, Haldur; Hung & Li; Kimmel, Michael; Peña Cervel, Sandra, et al.) 表明主题词 IMAGE SCHEMA 出现在 Allan 等作者的论文题目中。之后我们依据(6)对所有主题词进行分类统计,得到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语言三个层面上的认知语言学热点议题,我们将在随后的三节中分别论述。

## 3.3 认知语言学的热点议题

表 3.2 展示了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会议的热点研究领域。在确定每次会议的热点研究领域时,我们以 2%(包括在内)作为保留的下限。如果某次会议论文主题词中没有某项,我们以"—"表示,见表 3.2。

表 3.2 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论文——热点研究领域

| 研究领域 | ICLC8 | | ICLC9 | | ICLC10 | | 总计 | |
|---|---|---|---|---|---|---|---|---|
|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 SYNTAX and GRAMMAR 句法及语法 | 153 | 45.40% | 125 | 51.00% | 81 | 24.8% | 359 | 39.45% |
| SEMANTICS 语义学 | 96 | 28.50% | 36 | 14.70% | 26 | 8.00% | 158 | 17.36% |
| METAPHOR 隐喻 | 43 | 12.80% | 36 | 14.70% | 48 | 14.70% | 127 | 13.96% |
| DISCOURSE 语篇 | 60 | 17.80% | 26 | 10.60% | 30 | 9.20% | 116 | 12.75% |
| CONCEPTS and CONCEPTUAL-IZATION 概念与概念化 | 29 | 8.60% | 14 | 5.70% | 15 | 4.60% | 58 | 6.37% |
| MIND 心智 | 16 | 4.70% | 21 | 8.67% | 13 | 4.00% | 50 | 5.49% |
| CATEGORY and PROTOTYPE 范畴及原型 | 15 | 4.50% | 18 | 7.30% | 11 | 3.40% | 44 | 4.84% |
| SPACE and TIME 空间及时间 | 28 | 8.30% | 8 | 3.30% | 7 | 2.10% | 43 | 4.73% |
| L2 and LEARNING 二语及习得 | 17 | 5.00% | 13 | 5.30% | 10 | 3.10% | 40 | 4.40% |
| CULTURE and SOCIETY 文化及社会 | 21 | 6.20% | 5 | 2.00% | 9 | 2.80% | 35 | 3.85% |

续表

| | | | | | | | | |
|---|---|---|---|---|---|---|---|---|
| IMAGE SCHEMA 意象图式 | 18 | 5.30% | 7 | 2.90% | 7 | 2.10% | 32 | 3.52% |
| EMBODIMENT 体验性 | 9 | 2.70% | 8 | 3.30% | 13 | 4.00% | 30 | 3.30% |
| SUBJECTIVITY 主体性 | 16 | 4.70% | — | — | 9 | 2.80% | 25 | 2.75% |
| COGNITION 认知 | — | — | 5 | 2.00% | 17 | 5.20% | 22 | 2.42% |
| MORPHOLOGY 词法 | — | — | 14 | 5.70% | — | — | 14 | 1.54% |
| METONYMY 转喻 | — | — | 7 | 2.90% | 7 | 2.10% | 14 | 1.54% |
| PRAGMATICS 语用学 | — | — | 12 | 4.90% | — | — | 12 | 1.32% |
| ICONITY 象似性 | 11 | 3.30% | — | — | — | — | 11 | 1.21% |
| MARKER 标记 | — | — | 10 | 4.10% | — | — | 10 | 1.10% |
| MOTION 运动 | — | — | — | — | 9 | 2.80% | 9 | 0.99% |
| TYPOLOGY 类型学 | — | — | — | — | 9 | 2.80% | 9 | 0.99% |
| POLYSEMY 多义现象 | — | — | — | — | 8 | 2.40% | 8 | 0.88% |
| GESTURE 手势 | — | — | — | — | 7 | 2.10% | 7 | 0.77% |
| IDIOM 习语 | — | — | 6 | 2.40% | — | — | 6 | 0.66% |
| MOTIVATION 动因 | — | — | 6 | 2.40% | — | — | 6 | 0.66% |
| NARRATION 叙事 | — | — | 5 | 2.00% | — | — | 5 | 0.55% |

对于表3.2，有三点需要补充说明。第一，表格中的研究领域存在很多交叉，例如，对意象图式和习语的研究都可能着重于意义的构建，

因此两者都可从属于语义学。但为使读者能够了解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具体热点问题，我们仍将其分开处理。第二，在分类中，心理空间归属于心智中，因此整合也归属在此类。第三，三次会议中都存在其他一些研究领域，其所占比例不足2%，不能算作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议题，但是仍获得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例如，第八届会议中的语用学、文学、题元、转喻、心理语言学、翻译、词法、叙事、类型学；第九届会议中的广告、运动、事件、主体性、情感、语音学与音位学、类型学；第十届会议中的情感、修辞、文学、理据、语用学、标记性、词法、语音学与音位学。

通过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原有热点研究领域基本保持稳定。具体表现为三次会议的热点研究领域都包括了隐喻、概念、概念化、范畴、原型、空间、时间、意象图式等传统热点。表3.2中的前12项为三次会议共有的热点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可谓是热点中的热点。

(2) 新的热点不断涌现，热点研究领域有扩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三次会议热点研究领域都包含语篇分析、二语习得、社会语言学、体验性等方面内容，这是认知语言学向语言学各分支以及语言学之外的学科扩展的结果。此外，第八届会议有14个热点，而第九届和第十届会议分别有20个和19个热点。与第八届会议相比，第九届会议增加了词法、语用、标记、转喻、习语、理据、认知、叙事等8个热点议题；第十届会议又进一步增加了运动、类型学、多义性、手势语等4个热点议题。这些充分说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

以上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研究领域及变化趋势，下面我们将介绍认知语言学的热点研究方法以及热点目的语言。

## 3.4 认知语言学的热点研究方法

根据 Talmy (2007:xi)所言，认知语言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内省加理论分析。但有学者认为这一研究方法存在很大的不足。例如，在内省的方法中，语料并不是从现实生活的话语中提取，而是由研究者自己造出，研究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势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研究

结果。因此，很多认知科学家对该方法表示质疑(Gibbs 2007：3－5)，并且越来越多的认知语言学家开始倡导更具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如试验等(Gonzalez-Marquez et al. 2007)。

在对论文题目进行分析时，我们高兴地看到确有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内省之外的研究方法，并明确地显示在题目中。表 3.3 显示了三届会议热点研究方法。鉴于体现研究方法的主题词整体所占比例较小，在确定热点研究方法时，我们以 1%上下作为取舍的标准。

**表 3.3 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论文——热点研究方法**

| 研究方法 | ICLC8 | | ICLC9 | | ICLC10 | | 总计 | |
|---|---|---|---|---|---|---|---|---|
|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 Corpus study 语料库研究 | 6 | 1.80% | 10 | 4.10% | 9 | 2.80% | 25 | 2.75% |
| Comparative and contrastive 对比研究 | 7 | 2.10% | 9 | 3.70% | 7 | 2.10% | 23 | 2.53% |
| Cross-linguistic 跨语言 | 5 | 1.50% | 5 | 2.00% | 3 | 0.90% | 13 | 1.43% |
| Experimental 实验 | 6 | 1.80% | 4 | 1.60% | — | — | 10 | 1.10% |
| Case study 个案研究 | 3 | 0.90% | 4 | 1.60% | 3 | 0.90% | 10 | 1.10% |
| Diachronic analysis 历时分析 | — | — | — | — | 7 | 2.10% | 7 | 0.77% |
| Empirical 实证 | — | — | 3 | 1.20% | 3 | 0.90% | 6 | 0.66% |
| Usage-based 基于语言使用 | — | — | — | — | 3 | 0.90% | 3 | 0.33% |

对于表 3.3 也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第一，像研究领域存在交叉一样，研究方法之间也会存在交叉。例如，对比研究可以建立在语料

库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内省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很有可能使用的就是语料库及试验的研究方法。第二，不是所有研究者都会将研究方法明确地显示在题目中。因此，以上数据只能粗略描绘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概况，不是绝对准确的反映。确切地说，我们认为表 3.3 中的数据是该类的下限，真实数据要大于这些数据。

从表 3.3 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为结论(3)和(4)：

(3) 除内省和理论分析之外，目前认知语言学最热门的研究方法为语料库和对比研究。具体表现为三届会议中语料库和对比研究始终稳居第一、二位。使用内省和理论分析的论文往往在题目中没有明确显示。

(4) 实证性研究方法依然偏少，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加强。例如，使用最多的语料库方法在三届会议论文中所占比例仅为 1.8%、4.1%和 2.8%。即使假设只有五分之一的研究者会将研究方法显示在题目中，所得结果仍然差强人意。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内省的不足，开始使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内省的方法就一无是处，语料库、试验等方法就是黄金准则。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长处与不足(Talmy 2007)，为此在研究中我们应做到具体分析，采长补短，结合使用。

至此，我们已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中的热点议题，下面我们将关注最后一个层面——研究的目的语言。

## 3.5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目的语言

在确定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目的语言时，鉴于体现研究语言的主题词整体所占比例也较小，我们同样以约等于 1% 作为下限。表 3.4显示了三次会议论文中的热点研究语言。

**表 3.4 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论文——热点研究语言**

| 研究的语言 | ICLC8 | | ICLC9 | | ICLC10 | | 总计 | |
|---|---|---|---|---|---|---|---|---|
|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主题词数 | 所占比例 |
| English 英语 | 48 | 14.20% | 31 | 12.70% | 34 | 10.40% | 113 | 12.42% |
| Japanese 日语 | 8 | 2.40% | 30 | 12.20% | 16 | 4.90% | 54 | 5.93% |
| Chinese 汉语 | — | — | 18 | 7.30% | 23 | 7.00% | 41 | 4.51% |
| Korean 韩语 | 6 | 1.80% | 18 | 7.30% | 6 | 1.80% | 30 | 3.30% |
| Spanish 西班牙语 | 20 | 5.90% | 4 | 1.60% | 5 | 1.50% | 29 | 3.19% |
| German 德语 | 6 | 1.80% | 5 | 2.00% | 6 | 1.80% | 17 | 1.87% |
| Russian 俄语 | 7 | 2.10% | — | — | 7 | 2.10% | 14 | 1.54% |
| Polish 波兰语 | — | — | — | — | 9 | 2.80% | 9 | 0.99% |
| Portuguese 葡萄牙语 | 3 | 0.90% | — | — | 4 | 1.20% | 7 | 0.77% |
| Swedish 瑞典语 | — | — | 3 | 1.20% | 3 | 0.90% | 6 | 0.66% |
| French 法语 | 4 | 1.20% | — | — | — | — | 4 | 0.44% |
| Dutch 荷兰语 | — | — | — | — | 4 | 1.20% | 4 | 0.44% |
| Croatian 克罗地亚语 | — | — | — | — | 4 | 1.20% | 4 | 0.44% |
| Italian 意大利语 | 3 | 0.90% | — | — | — | — | 3 | 0.33% |
| Finnish 芬兰语 | — | — | 3 | 1.20% | — | — | 3 | 0.33% |

从表 3.4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域因素的影响，即会议在哪个国家召开，来自哪个国家及其邻近区域的与会者数量就会增加，导致关于该国家及其邻近区域语言的论文数量增加。三次会议分别在西班牙、韩国、波兰举行，因此对西班牙语、韩语和波兰语的研究在相应的会议中都有显著的增加。抛开地域因素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为结论(5)和(6)：

(5) 针对英语的研究占绝对多数，其他语言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具体表现为三届会议中以英语为考察对象的论文数量都稳居第一位，且与考察其他语言的论文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另外，考虑到大部分以英语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标题中并不出现 English 一词，因此，关于英语的数据还只是一个最小值。

(6) 国内论文数量在缓慢提升，但水平上与国际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中国认知语言学界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为以汉语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有显著增加。第八届会议上，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只有1篇。第九届会议上，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激增至18篇。到第十届会议上，数目又增加到23篇。这些数字标志着我国认知语言学界在立足于本土和与世界交流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但是，国内研究与国际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国内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为绝大多数研究缺乏原创性，理论建树少。

## 3.6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三届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论文的分析，我们得出了最近几年国际认知语言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语言三个层面上的热点议题和趋势。这些数据说明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在进入本世纪以来，呈现如下现状：

(1) 研究热点基本保持稳定。隐喻、概念、概念化、范畴、原型、空间、时间、意象图式等传统热点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经久不衰。

(2) 新的热点不断涌现，研究领域有继续扩展的趋势。认知语言学开始向语篇分析、二语习得、文化和社会、体验哲学等其他学科扩展，转喻研究的热点也是层出不穷。

(3) 除内省和理论分析之外，目前认知语言学最热门的研究方法为语料库和对比研究。

(4) 实证性研究方法依然偏少，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5) 针对英语为目的语言的研究占绝对多数，其他语言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6) 国内与会论文数量上略有提高，但与国际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绝大多数缺乏原创性，理论建树小。

第四章

# 认知语言学中的理据性与象似性原则

## 4.1 引 言

Newman 指出："承认语言结构和人类认知(及更为概括的人类经验)之间的各种重要联系是认知语言学运动的一个标志。"(The acknowledgement of important links between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human cognition (and, more generally, human experience) is a hallmark of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movement.)(Newman 2004: 194) 换言之，语言的理据性和象似性致力于分析解码语言结构形式和人类认知之间的重要联系。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不是绝对任意的，语言具有理据性和象似性的重要特性。这代表了认知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歧，也表达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根本理念。

简而言之，理据性指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非任意的、可论证的联系，象似性(又称"临摹性"、"具象性")是指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具有的相似关系。本章将简要介绍认知语言学的语言理据观(4.2)、理据性的概念和表现(4.3)、象似性概念的含义及其研究现状(4.4)，详细例释象似性在语言中的各种表现(4.5)，并提出语言理据性象似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4.6)。最后，总结了理据性象似性概念的重要意义(4.7)。

## 4.2 认知语言学中的理据性与象似性

语言理据性和象似性概念是对传统的语言任意观的反叛;任意观和理据观曾在历史上长期对立。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的形式和形式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长久以来,“语言任意性”原则被语言学界奉为公理(Nöth 2000:17; Simone 1994b:vii)。1916 年索绪尔的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普通语言学教程》)将语言“任意性”列为语言符号性质的第一基本原则(Saussure 1916/1983);其后乔姆斯基提出语言自治论,认为语言是独立于人类其他认知系统之外的天赋的自治的认知能力(Chomsky 1957),更将绝对任意观推到了极致。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非任意性的语言观才重新引起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开始把语言非任意性,即理据性,确立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理据性的典型范例象似性现象也在语言各个层面被研究发掘,语言理据性和象似性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认知语言学而言,认为“语言要么是‘可预测的’,要么是‘任意的’”这种传统语言观不够全面,语言中还存在一个第三选择,即“有理据的”(Lakoff 1987a: 107),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除了任意的关系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理据关系。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 Lakoff 就曾评论道:“... there is more motivation in a language than arbitrariness.”(语言中理据性要多于任意性。)(Lakoff & Johnson 1999:465)

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理据性的作用,但并不排斥任意性。认知语言学认为,任意性和理据性描述了语言符号的不同方面,语言既有任意性又有理据性;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划分是一个程度问题(Haiman 1985b:10),语言是在任意性和理据性两个极端之间变化的一个连续体,两者“同等重要、辩证统一”(朱永生 2002:6)。可以说,语言理据性和象似性概念的提出,摆脱了传统的语言任意观的片面性,重塑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语言观。

## 4.3 理据性的概念及其表现

语言学界目前尚没有对理据性概念的统一定义，以下我们简要地回顾学者们对于“理据性”的几种定义。

“理据性”常被直接定义为“非任意性”。如：

(1) ... the term "motivation"... signifies the non-arbit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Hiraga 1994: 8).

……术语“理据性”……指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非任意性的关系。

Lakoff(1987a)将其定义为“可解释性”：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is *motivated* just in case there is an independently existing link, L, such that A-L-B "fit together". L *makes sen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Lakoff 1987a:448)

只有当A和B之间独立存在某种联系L时，A-L-B“相互匹配”，L解释A和B之间的关系，那么，A与B之间就是有理据的。

Croft (2003)的阐释则强调了经验结构的作用：

(3) ...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flects in some way th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s therefore motivated or expla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two match. (Croft 2003:102)

……语言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经验结构……因此，二者相匹配时，经验结构为语言结构提供理据，即经验结构解释语言结构。

另外，Haiman(1985b:71)，Radden & Panther (2004a:4) 和 Taylor (2004:49)还从其他角度对理据性作了定义，在此不作赘述。

这些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理据性的本质特征：理据性指的是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一种非任意的、可以论证的、意义激发形式且形式反映意义的关系。

一批学者还对语言理据性进行了专题研究。Cuyckens et al.(2003)及 Radden & Panther (2004b)从语言各个层面发掘了理据性的表现;在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论著 Lakoff 的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1987) 中,理据性概念也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理据性近年在汉语中也得到了广泛发掘,如王艾录的一系列研究(1995, 2001, 2002)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证明,语言理据性在语言中无处不在。

理据性表现在语言各个方面。

其一,在词形层面,复合词表现了突出的理据性。例如,英语中 screw-driver 一词是有理据的,其成分 screw 和 driver 就分别反映了使用螺丝刀时"螺丝"被"驱动"的经验结构(详见 Radden 2004a:5－8);汉语大部分词语是复合词,具有较高的理据性(王寅 2000:5;卢卫中 2002:5),如"看到"是动作与结果的结合,"林立"中"林"表达了"立"的动作情态,形式和意义之间都是有理据的。

其二,在语义层面,概念转喻是理据性的一个表现,如习语(Lakoff 1987:346)中,英语航海习语 All hands on deck 用 hands 指代全体船员,汉语用"一把手"指人,都是在语言形式(部分,"手")和语言意义(整体,"船员"/"人")之间建立了转喻关系,是有理据的。

其三,在语法层面,句子结构也常常是有理据的,各种形式的象似性就是其集中表现。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讲述。

## 4.4 象似性的概念及其研究现状

象似性(iconicity)这一术语源自符号学中的象似符(icon)概念,最早由符号学奠基人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提出。他将符号分为与所指的意义在形式上相似的象似符(icon)(如,图画、雕塑等)、与所指意义在因果关系等方面相联系的引得符(index)(如,代表疾病的病症、代表火的烟等)和约定俗成的象征符(symbol)(如交通红绿灯)三类(Peirce, Weiss & Hartshorne 1932)。这个系统为语言理据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杜文礼 1996:60),其中的象似符理念被广泛应用于语言系统,成为语言理据性的典型表现。

"象似性"的概念在语言学中有不同阐释。Radwanska-Williams (1994:26),Nöth (2000:18),及沈家煊(1993:2)、严辰松(1997:2)、张敏(1998:139)等学者都将其简单定义为"非任意性",把它直接等同于"理据性"。我们在此采取狭义的概念,认为象似性是理据性的一种表现。其相关定义有:

(A)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ymbol and its referent (for example, between a form and a meaning) is "iconic", if there is some structural or form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m. (Lee 2001: 77)
如果一个符号及其所指(比如,形式和意义)之间有结构上的或形式上的对应,那么这种关系就是"象似的"。

(B) An icon resembles the thing that it represents. In the simplest case, the form of the sign imitates its meaning—the sign 'looks like', or 'sounds like', the thing it is intended to represent. (Taylor 2002a: 46)
象似符及其所代表的事物相似。最简单的情况,就是一个符号的形式模仿它的意义——符号"看起来像",或"听起来像"它意欲代表的事物。

(C) (象似性是指)映照在语言符号系统单位、关系之间以及语言功能过程中的被人感知的与相应所指对象或关系的自然相似性特征。(张喆 2003: 81)

简单地说,象似性是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更为具体的理据关系,即两者在关系或结构上"相似"。象似性不等于更为广义的"非任意性",它是理据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如果语言在形式上反映了表达的意义,就表现为理据性;如果语言形式通过模拟意义来反映后者,从而造成两者"相似",那就表现为象似性。象似性现象一定是有理据的;但有理据的不一定就是象似的。比如,语言中的概念转喻现象都是有理据的,如,用 hands 指船员,但语言形式 hands 和所表达的"人"的意义就并不相像。

语言象似性的最典型实例是象声词和象形文字,如,例(1)a 是对声音的直接描摹,象形汉字 b 是对所表达实体之外形的直接摹状。象

似性的表现还有其他类型，我们将在下文(4.5)作详细论述。

例(1)

a. tick-tock　　叽哩咣啷

b. 日　　月　　水　　火

对象似性的系统研究始于 1985 年 Haiman 所著的 *Natural Syntax* 及其主编的 *Iconicity in Syntax*，最早从语法角度挖掘了语言中的象似现象。此后，象似性成为理据性研究的焦点，继 Haiman 之后，召开了一系列象似性国际研讨会，并出版了一批专著，详见表 4.1。

**表 4.1　象似性国际研讨会及其出版物**

| 会议主题 | 时间 | 地点 | 出版物 | 主编 |
|---|---|---|---|---|
| Iconicity in Syntax 句法中的象似性 | 1983 | 美国 斯坦福 | *Natural Syntax* | John Haiman |
| Iconicity in Language 语言中的象似性 | 1992 | 意大利 罗马 | *Iconicity in Language* | Raffaele Simone |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语言和文学中的象似性 | 1997 | 瑞士 苏黎世 | *Form Miming Meaning* | Max Nanny and Olga Fischer |
| | 1999 | 荷兰 阿姆斯特丹 | *The Motivated Sign* | Max Nanny and Olga Fischer |
| | 2001 | 德国 耶拿 | *From Sign to Signing* | Wolfgang Müller and Olga Fischer |
| | 2003 | 比利时 鲁汶 | *Outside-in, Inside-out* | Constantino Maeder, Olga Fischer, and William J. Herlofsky |

正如历届会议主题所反映出来的变化，象似性概念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它的普遍性和应用的广泛性也越来越明显。象似性现象不仅存

在于语法层面(Haiman 1985a; 1985b;Landsberg 1995),而且渗透在语言的各个方面,如语音、语法、构词,甚至手势语(Simone 1994a);它不仅是个纯语言学的论题,还体现在语言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尤其表现在文学领域(象似性在文学中的应用除上述研讨会著作外,还有 Anderson 1998,Hiraga 2005 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象似性概念与汉语彰显出"更强的亲和性"(周红 2002:52),在汉语研究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相关论文表明,象似性广泛存在于汉语的语音、汉字、词汇、句法及篇章等各个层面。

本章仅在语言学领域内对语言各层面的象似性现象作分析,语言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在此不作赘述。

## 4.5 象似性的表现形式

象似性在语言中有各种表现形式。

象似符可以细分为影像符(image)、图示符(diagram)和隐喻符(metaphor)三类(Peirce et al. 1932)。影像符"看起来"或"听起来"像意义,是对意义的简单模仿。语言影像象似有声音的和视觉的两种。前者在英、汉语中都有体现,如象声词例(1)a;后者表现为象形文字,在汉语中尤为明显,如例(1)b。影像象似最为直观,但主要表现在语音、语言形态层面,应用有限。

隐喻符所表达的隐喻概念从 1980 年 Lakoff 和 Johnson 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以来,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中心概念,但隐喻研究通常独立于象似性研究之外,因为本书有专章探讨隐喻,我们不在此赘述。

三类象似符中,图示符的解释力最强,表现最为广泛。我们下面将对图示象似作详细分析。

图示符是指形式与意义关系或结构相似。在语言形态层面,视觉书写符号可以呈现出图示象似关系,如,很多汉字就是对意义之结构关系的临摹。例(2)中,会意字"人"和"口" 的位置关系表达了被困的含义,树和树下的人模仿了休息的状态,"木"的不同数量则表现了一

种聚合的多少关系；例(3)指事字中的图示关系更为明显，刀上的一点象地图一样直接标明了所指的意义。

例(2)

会意字：囚、休、林、森

例(3)

指事字：刃

图示符最典型地体现在语法层面，这也是目前象似性研究中最为集中的热点。

图示符的语法研究首先由 Haiman 提出，他的 *Natural Syntax* 的主题就是“语言就像图示符”(languages are like diagrams)(Haiman 1985b: 9)。其后 Givón 进一步完善了 Haiman 的系统，并提出了象似性的三条规则(Givón 1994)，这成为公认的图示符的基本类型。我们按照习惯，将其称为“某某象似性”，但这三种类型都是象似性之图示象似的次类，称之为“某某图示象似性”更为恰当：




其一，数量象似性(quantity iconicity)：意义越多，越不易预计；越重要，形式就越多 (Givón 1994:49)。关于数量象似中的预计度和重要性两种情况，情形复杂，我们在此不详述，相关文章有刘钦荣(2003)、鲁川(2005)等。

形式的复杂往往表示意义的复杂，如，例(4)中，b 明显比 a 意义复杂。

例(4)

a. 他很懂事。
b. 他很懂事，也很聪明。

英语名词复数的规范形式是在单数形式上添加语素，如例(5)，形式的增多表示意义的添加，这就是数量象似性的一个表现；事实上，研究表明，世界上只有复数形式比单数形式长的语言，没有单数比复数长的语言(Jakobson 1990:414)，这说明数量象似性在语言中普遍存在。还有，英语形容词的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在音素上逐步递增，表示程度加强(Jakobson 1990:414)，如例(6)，也体现了数量象似性。

例(5)

apple—apples　　cup—cups

例(6)

big—bigger—the biggest　　high—higher—the highest

汉语中也不乏数量象似性的范例。例如，名词或量词重叠，用语言形式叠加表示“每一”，其意义随之加强，如例(7)a；形容词的重叠也常表示性状的加强，如，b中各词的重叠都表达了程度的加深(张敏1997:42)。

例(7)

a. 人—人人　　个—个个

b. 干净—干干净净　高兴—高高兴兴　漂亮—漂漂亮亮

其二，距离象似性(proximity/distance iconicity)：功能上、概念上和认知上距离近的，形式上的距离也近(Givón 1994:51)。

不同的使役结构反映了不同的概念距离，如，例(8)b中John和Bill死亡之间的语言距离较a中要远得多，其概念距离也更远(Haiman 1985b:108—111)。英语定语从句中，限定性定语从句和被修饰名词之间的概念距离比非限定性从句紧密，如，例(9)a和b的差别。这些语言形式上的距离都模拟了概念距离的远近。

例(8)

a. John killed Bill.
(约翰杀了比尔。)

b. John caused Bill to die.
(约翰导致比尔死亡。)

例(9)

a. This is the guy I mentioned last time.
(这就是我上次提到的那个人。)

b. This is the guy, whom I mentioned last time.
(这就是那个人，我上次提到过他。)

还有研究表明，英、汉语中多项定语的语序规律基本相同，定语和中心语的远近关系都反映了概念距离，如，例(10)(张瑜 2000:57)中，"石头"是"房子"的质料，是中心语的概念内涵，离中心语最近，而属性形容词"老"、表情状的描绘形容词"漂亮"、数量短语"十座"，它们越来越倾向于概念的外延，所以离中心语越来越远。这是距离象似性的典型表现。

例(10)

| | | | | |
|---|---|---|---|---|
| ten | fine | old | stone | houses |
| (十座 | 漂亮的 | 老 | 石头 | 房子) |

汉语领属结构中"的"字的隐现也体现了语言的距离象似关系(张敏 1998:232—262)，如，例(11)a 中"我"和"妹妹"、"老乡"的概念距离相对紧密，可以直接连接；而人与"手"、"汽车"间概念距离较大，需要在定语中心语之间加"的"，所以不可以说 b。

例(11)

a. 我妹妹　/　我老乡

b. *你手　/　*我汽车

另外，汉语补语的不同形式也暗含了原因与结果的不同概念距离(郭继懋、王红旗 2001)，如，例(12)a 是粘合补语，表示规约性结果，原因"抬"与结果"累"的概念距离较近，语言形式之间的距离也近；而 b 是组合补语，表示偶发性结果，原因与结果的概念距离和语言形式都远。

例(12)

a. 我抬累了。

b. 抬得我接下来这一个星期都直不起腰来。

其三，顺序象似性(sequence/linearity/order iconicity)：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叙述的顺序对应所描述的事件的顺序(Haiman 1980:516)。

恺撒的名言例(13)是广为引用的顺序象似性范例，其分句的先后关系反映了恺撒"先到来，后看见，再征服"的所体验事件的发生顺

序，语言结构与意义结构两相对应；例(14)中两句话也用不同的语序描摹了顺序相反的事件。

例(13)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了。)

例(14)

a. They married and had a child.

(他们结婚了，(随后就)有了一个孩子。)

b. They had a child and married.

(他们有了一个孩子，(随后就)结婚了。)

顺序象似在汉语中尤为重要，戴浩一(1988; Tai 1985)的研究表明，时间顺序原则在汉语中普遍存在，如，连动结构的表达顺序反映动作顺序，如例(15)；很多动词短语遵守时间先后顺序的动作—结果模式，如例(16)；副词相对于动词的位置也隐含不同的概念顺序，如，例(17)a"高兴"置于动词前，是始于"玩"动作之前或伴随此动作的心理状态，而b中"高兴"位于动词后，是"玩"造成的结果(Tai 1985:57)。

例(15)

a. 张三到图书馆拿书。

b. 张三拿书到图书馆。

例(16)

盖好　　找到　　打死

例(17)

a. 他很高兴地玩。

b. 他玩得很高兴。

除了这三种图示象似，中外语言学家还各自对图示象似进行了增补，如，标记象似性(markedness iconicity)(王寅 1999:68; Hiraga 1994)、范畴象似性(categorical iconicity)(Hiraga 1994:12)、重叠象似

性(周红 2005:52；张敏 1997)、话题象似性(王寅 1998)、对称/不对称象似性(symmetry iconicity，asymmetrical iconicity)(Hiraga 1994)、语义场象似性、上下义关系象似性、反义词象似性(马静、张福元 2000)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因缺乏统一规范的系统划分，这些增补的象似性研究角度各不相同，分类过于琐碎且多有交叠重复。

关于象似性的例子还有很多。以上例子表明，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象似性，象似现象在语言中比比皆是。正如 Nöth 所言："在一定程度上，象似符号在语言和话语交流中无所不在。"(Iconic signs are, to a certain degree, omnipresent in language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Nöth 2000: 18)




## 4.6 理据性与象似性理论存在的问题

随着理据性尤其是象似性研究成为认知语言学的热点，象似性概念在语言学研究中显示了强大解释力。但在应用中，我们还应注意一些问题。

首先，象似性概念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虽然揭示了一些曾被忽视的语言深层的认知机制，但绝不是万能的，其作用不能过分夸大。原因有二：其一，"相似"是相对的概念，完全的相似只能是所指本身，因而象似符只能是部分相像的符号，象似离不开规约性(Peirce et al. 1932:第 279 节；Jakobson 1990:411)，因此，象似性只能作为影响语言规范和制约语言任意性的一个因素，而不能用来代替语言规范(Taylor 2002a: 47)；其二，影响语言结构的因素除了象似性，还有其他因素，如经济原则(Haiman 1983; DuBios 1985)等，象似性仅仅为语言构成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而不能完全决定语言形式，不能充当语言的构建规则(张敏 1998:147)。

其次，目前的研究凸显出一个问题，理据性研究亟待系统化、规范化。象似性与理据性的概念有待澄清，以明确研究范围的外延；同时，因为缺乏规范的分类系统，象似性中最活跃的图示符概念，日渐体系臃肿，概念模糊，目前国内关于象似性和图示符的各种研究，鱼龙混

杂，概念混乱，甚至相互矛盾。正如周红所说，对象似性概念，“一味强拉硬扯，势必减弱认知解释力，造成很大的片面性。”（周红 2005：50）

## 4.7 结　语

理据性和象似性研究的蓬勃发展表明，绝对的语言任意性观念已不再是公理，语言的理据性正被人们重新发掘；各种研究表明，理据性和象似性现象渗透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体现为多种表现形式。理据性与象似性的概念为揭示大量纷繁芜杂的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有力的工具，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象似性概念被称为认知语言学突破传统语言学思想的五大创造性思想之一（five innovative lines of thought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a revolutionary break with traditional thought）（Dirven 2003：xviii），语言理据性和象似性的研究，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精神，为我们重塑了一个更全面的语言观。

# 第五章

# 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

## 5.1 引 言




1957年Noam Chomsky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出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这一理论对语言学、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产生了震撼。很多语言学家，即使是Chomsky的反对者如Searle (1974)等，也都纷纷使用“乔姆斯基革命”一词。“《句法结构》的革命性在于它将语法视为一种语言理论，这种理论在创立和进化中接受与自然科学中的任何其他理论一样的限制。”(Newmeyer 1996：25)也就是说，Chomsky及其追随者力图将语言学打造成一门自然科学。为此，他们采纳理性主义哲学观，大量使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努力寻求能够解释语言的规则和原理，强调人类内在的语言机制可以使用这些有限的规则和原理生成无限多的句子，从而对人类的语言能力在认知的角度上加以阐释。

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内，转换生成语法一直支配着句法学乃至整个语言学研究，甚至掀起了研究语言学的热潮。Newmeyer (1980：52—54)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研究生数量的调查显示，对于转换生成语法的热爱使得学习语言学的研究生数量在其他学科研究生数量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仍保持剧增趋势。

生成语言学派虽然极大地推动了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认知语言学就是在吸收和质疑生成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要了解认知语言学必须要先了解生成语言学。为此，本章将首先介绍生成语言学的发展过程和主要理论(5.2)，

之后关注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的批判(5.3),然后讨论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关系(5.4)。最后,本章结论认为,虽然二者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存在可调和之处。更有甚者,Talmy 认为他的认知语义学与 Chomsky 的生成语言学是互补的(此观点来自笔者与 Talmy 的个人交流)。

## 5.2 生成语言学简介

我们首先介绍生成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主要理论,其次归纳生成语言学派的基本假设。

生成语言学思想的最早萌芽见于 Chomsky (1949)的本科论文《现代希伯来语的形态音位》(Morphophonemics of Modern Hebrew)(Newmeyer 1996: 11),正式兴起于 Chomsky (1957)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刘润清、封宗信(2003)和石定栩(2002)将 1957 年后的 Chomsky 理论分成如下五个发展阶段,见表 5.1。

表 5.1 Chomsky 理论的五个阶段

| 阶段 | 时间 | 名称 | 代表作 |
| --- | --- | --- | --- |
| 第一阶段 | 1957—1965 | 第一语言模式<br>The First Linguistic Model | *Syntactic Structures*<br>(Chomsky 1957) |
| 第二阶段 | 1965—1971 | 标准理论<br>Standard Theory |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br>(Chomsky 1965) |
| 第三阶段 | 1971—1979 | 扩展的标准理论<br>Extended Standard Theory | *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br>(Chomsky 1977) |
| 第四阶段 | 20 世纪<br>80 年代 | 管辖与约束<br>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br>(Chomsky 1981) |

续表

| | | | |
|---|---|---|---|
| 第五阶段 | 20 世纪<br>90 年代— | 最简方案<br>Minimalist Program | *A Minimalist Program of Linguistic Theory*<br>(Chomsky 1993) |

下面我们结合表 5.1 对每个阶段进行简单介绍。

**第一阶段:"第一语言模式"时期**

该时期的主要理论是生成和转换规则。此时 Chomsky(1957:16)对语法的定义如下:

> The grammar of L will thus be a device that generates all of the grammatical sequences of L and none of the ungrammatical ones.
>
> 因此,语法是一种工具,它能够生成并只能生成语言中所有合乎语法的序列。




生成和转换规则就是生成语言序列(通常指句子)的过程中所依赖的准则,下面我们用具体例子来进行说明。

例(1)a 中展示的就是短语结构规则(Phrase Structure Rules),即生成规则。其中 S (sentence)代表句子,N(noun)代表名词,V(verb)代表动词,VP(verb phrase)代表动词短语,NP (noun phrase)代表名词短语,Det (determiner)代表冠词,单向箭头表示"由……组成"。例(1)b 展示了生成的过程,即每行替换一个语符,直到所有的语符都成为具体的单词。通过该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例(1)b 中的句子。该过程也可以用例(1)d 中的树形图来描述。每种语言中可能包含几十甚至上百条的短语结构规则,借助这些规则可以生成无限多的句子。

例(1)

a. S →N+VP

VP→V+NP

NP→DET+N

N→Harry, dog, book, etc.

V→hit, went, wrote, etc.

DET→the, a, etc.

b. S→N+VP

N+V+NP

N+V+DET+N

Harry+V+DET+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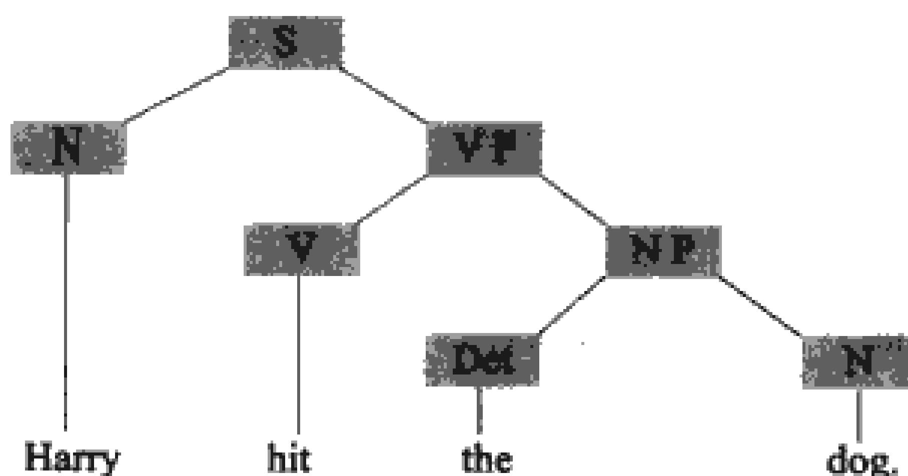
Harry+hit+DET+N

Harry+hit+the+N

Harry+hit+the+dog

c. Harry hit the dog.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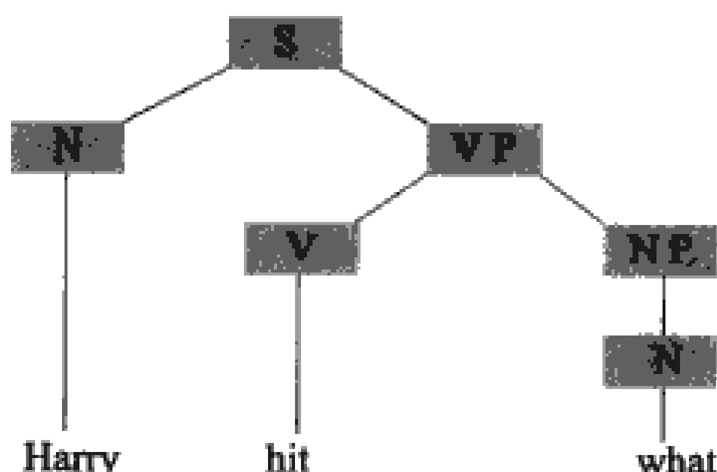



除了短语结构规则外，Chomsky 还提出了转换规则(Transformational Rules)以更好地解释某些句子的生成过程。例如，例(2)a 中的句子虽然可以靠添加短语结构规则来实现，但是无法突出 what 是 hit 的直接宾语这一句法特征。因此，在转换生成框架中，例(2) a 的句子由两个步骤生成。首先是由短语结构规则生成例(2) b 中的结构，然后再由转换规则生成例(2) c 中的结构。常见的转换规则包括删除、替换、插入、移动。从例(2) b 到例(2) c 经历的就是移动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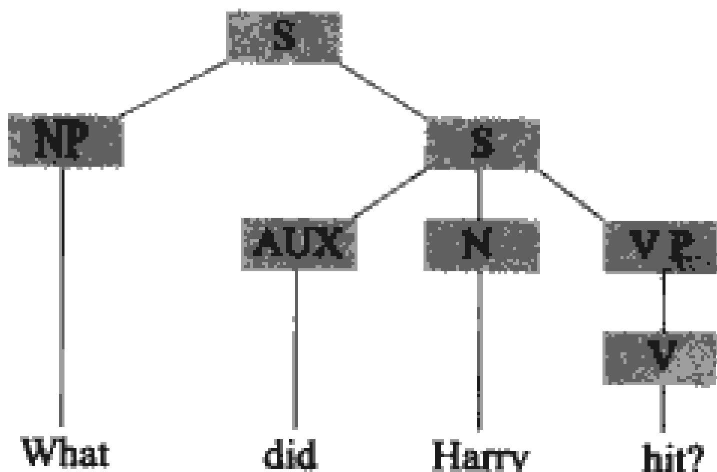
例(2)

a. What did Harry hit?

b.




c.








此外，Chomsky (1957：17)还提出“语法是自治的，独立于意义(grammar is autonomous and independent of meaning)”。例如，例(1)中规则的使用不应受到单词词义的限制，我们完全可以生成 Harry wrote the dog，该句子也许让人费解，但是完全合乎语法。

**第二阶段："标准理论"时期**

这一时期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弥补第一阶段的不足——即生成和转换规则没有限制。例如，依据例(1)中的规则，我们可以得到 The dog was gone by Harry 等不合语法的句子。因此，Chomsky (1965)提出次范畴化(subcategorization)来限制能与每个成分一同出现的其他成分的句法特征，如例(3)：

例(3)

a. Put：V；[____ NP PP]

b. Belief：N；[____(PP)，____(S)]

例(3)a 规则表示，在 put 所在的动词短语内，put 后面必须加名词短语和介词短语；例(3) b 表示 belief 后面可以加介词短语或从句。

Chomsky 将像例(3)这种从所在框架的句法特征角度对语符进行的分析称为选择性规则。选择性规则"定义了一个句子中两个位置之间的选择性关系(defines a sel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ositions in a sentence)"(Chomsky 1965：96)，以此来确保生成合乎语法的句子。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将语音和语义纳入生成语法中，并提出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和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的概念。根据 Chomsky (1965:16)所述，生成语法包括三个主要部分：句法、语音和语义。其中语音部分决定语音形式、连接结构和语音符号；语义部分决定意义、连接结构和语义表征。深层结构决定语义解释，表层结构决定语音解释，深层结构通过转化规则形成表层结构。例如，例(2)中的 b 展示的是深层结构，而 c 展示的则是表层结构。

**第三阶段："扩展的标准理论"时期**

这一时期的理论延承第二阶段的指导思想，对每个成分的句法特征进行分析，并以此来限制转换规则，因此也被称为词汇化(lexicalism)时期(Newmeyer 1996：42)。1971 年出版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Deep Structure, 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开始，1977 年出版的《关于形式和解释的论文集》(*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则对这一时期的理论又作了一些修正。与之前的理论相比，1971 年的主要变化在于强调表层结构对语义解释也起一定的作用，而在 1977 年的理论中，语义解释则被全部放到了表层。

此阶段 Chomsky (1977:63)正式提出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UG)的概念：

> The general theory of grammar — call it 'universal grammar' — is a system of principles that determines: (1) what counts as a grammar and (2) how grammars function to generate structural descriptions of sentences.
>
> 语法的普遍理论——称之为普遍语法——是一个原则系统，这些原则决定：(1)什么可以算做语法；(2)语法如何生成对句子的结构性描述。

Chomsky (1977: 164)进一步说明了普遍语法的本质:

We may take UG to be a theory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a common human attribute, genetically determined, one component of the human mind.

我们可以将普遍语法看成是关于语言官能(或译成"机制")的理论,语言官能是人类的普遍特性,由基因所决定,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

此外,Chomsky (1977: 207)还提出了建立普遍语法理论的方法:

We should be concerned to abstract from successful grammars and successful theories those more general properties that account for their success, and to develop UG as a theory of these abstract properties.

我们必须从成功的语法规则和理论中抽象出更为概括的特征,用来解释这些语法规则和理论为什么成功,继而将普遍语法发展成为这些抽象特征的理论。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生成语言学家们开始寻找储存在语言官能中的普遍语法规则,直接推动了后两个阶段的到来。

**第四阶段:"管辖与约束"时期**

顾名思义,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为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or GB Theory,简称"管约论")。管约论是第一个以原则和参数框架为基础的理论。根据普遍语法理论,语言官能中储存了数量有限的原则(principles)和参数(parameters)。原则为所有语言共有,例如,所有句子都有主语,尽管有时候主语并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参数体现语言差异,例如,主谓宾之间的顺序,语言之间存在差异是因为参数值不同。

另外,这一时期 Chomsky 废除了此前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提法,分别改用 D 结构(D-structure)和 S 结构(S-structure)。D 结构和 S 结构都是抽象的结构,S 结构由 D 结构经过转化生成。同时,他(Chomsky 1981:4)还添加了音系式(phonetic form, PF)和逻辑式(logical form, LF)的概念,并进一步指出了如何发展普遍语法理

论——即普遍语法要提供从S结构到语音式以及从S结构到逻辑式的映射(或投射)规则。该时期的生成过程可以被归纳成图5.1,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四者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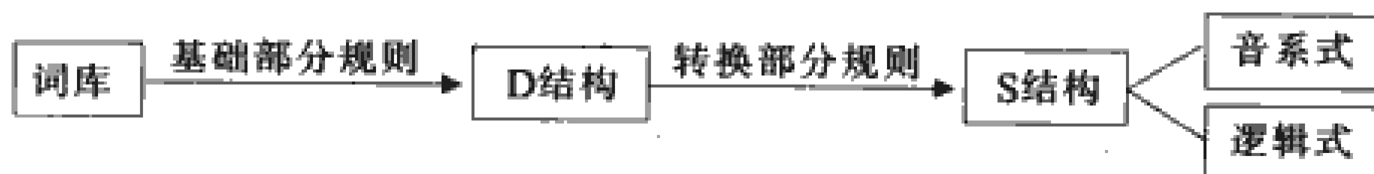



**图5.1 "管辖与约束"时期的语言生成过程(程工 1994:1)**

**第五阶段:"最简方案"时期**

最简方案提出的目的在于全面修正之前理论的缺陷,如参数太多,有些原则无法纳入普遍语法等(程工 1994,1998)。该方案的核心假设为最简假设(Minimalist thesis)。Chomsky (1993/1995: 171)提出:

>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re the optimal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face conditions, where the 'optimality' is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y conditions of UG.
>
> 语言表达是接口条件的最优实现,"优选性"由普遍语法的经济原则决定。

这里的接口指的是普遍语法与实际语言发生联系的层面——音系式和逻辑式,经济原则可以理解为"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即人类在认知过程中力求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Smith 1999: 86),具体到语言上就是以最少的步骤生成满足语言需要的表达,这也是"最优"的含义。

除了最简假设外,Chomsky (2000:112-113)还提出了如下假设:

> FL provides no machinery beyond what is needed to satisfy minimal requirements of legibility and that it functions in as simple a way as possible.
>
> 语言官能只提供为满足语言清晰识别之最小需求的机制,且尽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运作。

因为语言官能要以最简单的方式运作,所以最简方案只保留了接

口平面上的音系式和逻辑式，D结构和S结构被取消，相应地早期理论的转换规则也被取消，语言生成过程被简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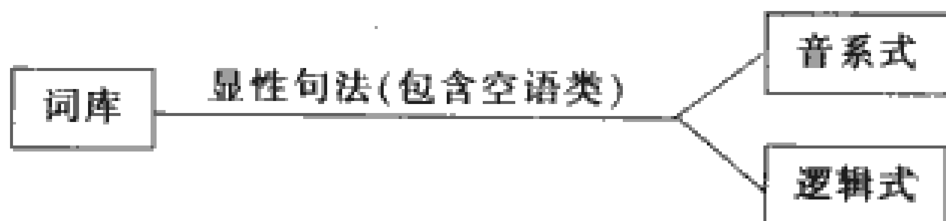



图5.2 “最简方案”时期的语言生成过程（程工1994:2）

根据最简方案，语言官能中的运算系统即可以直接从词库中选择如例(3)等标明了词项特征的词汇，然后根据句法规则生成音系式和逻辑式来对语言使用系统发出指令。

以上是Chomsky理论发展的五个阶段。需要强调的是，虽然Chomsky是生成语言学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但是生成语言学是个复杂体系，所以Chomsky的理论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成语言学理论，例如20世纪6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生成语义学派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都和Chomsky意见相左。想全面了解生成语言学的读者可阅读Newmeyer (1996)。

纵观以上五个阶段可以发现，虽然Chomsky的理论一直在变，但是有一些核心假设是自提出之日起就保持恒定的，也是生成语言学家一致认同的，我们将其总结如下：

(1) 语法是自治系统。

(2) 语法是生成语言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原则和规则，内嵌在语言官能中。

(3) 语言官能是人类特有的认知机制，由基因决定，是人脑中独立的一部分。

以上三点在前文引述的Chomsky原文中都有明确提及，可算作是Chomsky理论的基础。但是，从本书第一章中我们知道，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哲学假设和上面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下面我们将逐一审视以上三个假设，详细探讨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的批判。

## 5.3 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的批判

首先，我们先来探讨对于假设(1)"语法是自治系统"的批判。

假设(1)是上节总结的3个假设中最为基础的一个，也是Chomsky理论的出发点。从逻辑上说，如果假设(1)不成立，即如果语法不是自治系统，那么它就要与语法系统外的因素相关，也就无法被写成不考虑符号意义的数学运算式，无法内嵌在独立的语言官能中，假设(2)和假设(3)也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无论是生成语言学家还是认知语言学家都承认假设(1)是两个学派之间最根本的分歧。例如，Langacker (1991:533)认为，生成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之间最为严重的哲学分歧就是语法的自治性，因为语法自治使得语法不可能成为象征关系。而语法的象征性是Langacker认知语法理论的核心。Lakoff (1991: 53—55)认为语法自治是生成语言学"压倒一切的哲学共识(overriding philosophical commitment)"(Lakoff 1991: 54)，甚至Chomsky要提出语法的天赋性和语言官能(机制)等都是要维持这一假设的结果，因为人类"无处学来这一套形式的、数学的系统(there is no way that such a formal mathematical system can be learned)"(Lakoff 1991: 55)。生成语言学家Newmeyer (1999:6)也认为语法自治是"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主要争论焦点(the major point of contention between cognitive and generative linguistics)"。Lakoff (1991)和Newmeyer (1991a, 1991b, 1999)曾就该假设进行过辩论，其中Lakoff以具体语料反驳了语法的自治性，下文简单介绍。

根据语法自治假设，语法规则不应受到语法系统外的因素(如语义因素等)的影响。Chomsky (1957: 93)曾论述说构建语法时考虑语义因素就如同考虑说话人头发的颜色。对此，Lakoff (1991)以大量语言证据证明纯粹的句法规则并不存在。例如，生成语法中有一条并列结构限制(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内容是如果要从并列结构中移出成分，则该成分必须移至所有并列结构外，请看例(4)：

例(4)

a. What did John eat and Bill drink?
b. * What did John eat pizza and Bill drink?
c. * What did John eat and Bill drink beer?

例(4) a 中的 what 移位后不与任何成分并列，即已经移出所有并列结构，符合并列结构限制，因此是合乎语法的。(4) b 和(4) c 中的 what 分别与 pizza 和 beer 并列，移位过程不符合并列结构限制，因此不合语法。再看例(5)：

例(5)

a. How much can you drink and still stay sober?
b. How much can you drink while still staying sober?

例(5) a 中，how much 并未移出所有并列结构却仍然合乎语法。为了在保留并列结构限制的前提下解释上述现象，Goldsmith (1985) 提出(5) a 中的语义关系相当于(5) b 中的主句和状语从句关系。因此我们先需要一个再分析(reanalysis)的过程来使句子的句法特征与语义特征相协调。也就是说，(5) a 不是真正的并列结构。然而，请看例(6)中的一系列句子：

例(6)

a. Sam is not the sort of guy you can just sit there and listen to.
b. Sam is not the sort of guy you can just sit there, listen to, and stay calm.
c. Sam is not the sort of guy you can sit there, listen to, and not want to punch in the nose.
d. This is the kind of brandy that you can sip after dinner, watch TV for a while, sip some more of, work a bit, finish off, go to bed, and still feel fine in the morning.
e. I went to the toy store, bought, came home, wrapped up, and put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 one of the nicest little laser death-ray kits I've ever seen.

我们显然无法再将以上句子改成状语从句。Lakoff (1991：59—60)通过对以上例子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没有纯粹的句法上的并列结

构限制，只要不再坚持语法自治，所有问题都能在语义层面上得到合理解释。诸如此类的语言证据还有很多，如 Lakoff (1987a)关于 there 结构的研究。认知语言学认为这些实例足以说明语法并非自治的系统，语义在塑造语法规则中起到重要作用。用 Langacker (2006：29)的话来回应 Chomsky 的观点就是"分析语法单位时不考虑语义值就如同编纂词典时省略词条意义一样不得要领(it is ultimately as pointless to analyze grammatical units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ir semantic value as to write a dictionary which omits the meanings of its lexical items)"。此外，Langacker 还做出如下论断：

> From the symbolic nature of language follows the centrality of meaning to virtually all linguistic concerns. Meaning is what language is all about; the analyst who ignores it to concentrate solely on matters of form severely impoverishes the natural and necessary subject matter of the discipline and ultimately distorts the character of the phenomena described. (Langacker 1987:12)
>
> 语言的象征性就决定了意义在语言学中的中心地位。意义是语言的一切，语言分析者如果忽视意义的重要性而仅仅关注形式问题，就极大地背离了这门学科的自然及必要的主题，并且将最终扭曲所描述的现象的性质。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反对生成语言学的语法自治观点，认为语义不但在语法构建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整个语言学研究中也处于中心地位。

下面我们介绍认知语言学对假设(2)的批判。

假设(2)与 Croft & Cruse (2004：1)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第二和第三基本假设——"语法是概念化(Grammar is conceptualization)"和"语言知识来自语言的使用(Knowledge of language emerges from language use)"是完全对立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两者对于语法本质的理解完全不同。生成语言学认为语法是高度抽象的原则和规则，其作用在于生成语言；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法是象征性的，用来构建概念内容的结构，提供规约性的概念内容的象征关系(they are claimed instead to be inherently symbolic,

providing for the structuring and conventional symbolization of conceptual content. ) (Langacker 2006：29)。简单说来，认知语言学认为我们利用语法来组织我们的概念内容，赋予其特定的结构。

第二，两者对于语言知识来源的理解完全不同。生成语言学认为语法内嵌在语言官能中，是天生的；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语言使用，即，“语义学、句法学、词法学、音位学中的范畴和结构都是在我们对具体情境下具体语言使用的认知过程中逐步建立的。”(That is, categories and structures in semantics, syntax, morphology and phonology are built up from our cognition of specific utterances on specific occasions of use. ) (Croft & Cruse 2004：3—4)

第三，对语言知识来源理解不同还导致了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在方法论上的对立。生成语言学是先假定了概括抽象的规则来支配语言的运用。因此，实际语言中无法用这些规则解释的现象(如习语、隐喻等)是反常的，并不属于语言的核心部分，不应在研究范围内。Lakoff (1991：54)认为生成语言学的这种思想改变了“实证语言学(empirical linguistics)”的含义——只要你接受生成语言学的基本假设，就无法得出任何能够推翻这些假设的结论，因为假设本身就将能够推翻它的东西限制在外了。而认知语言学采用的是从下而上的归纳法，从对实际语言的研究中得出概括性的结论。例如，构式语法体系由对句法特征变化的细致分析得出每个结构的特点。这样的方法可以保证概括性的结论符合具体的语言运用，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以随时被证伪，合乎实证语言学的科学精神。

最后我们来看看假设(3)，假设(3)带来的必然推论是语言是独立的认知机制，这与认知语言学的第一假设——“语言不是独立的认知机制(Language is not an autonomous cognitive faculty)”(Croft & Cruse 2004：1)又是完全相对的。人脑中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语言机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多个学科的证据，因此，本文不加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Chomsky 和 Piaget 的辩论(Piatelli-Palmarini 1980)。这里我们重点探讨一下由于基本假设不同而给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带来的影响。

在 Chomsky (1977：164)看来，“语言学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心理学

的一部分，关注的是某一'心智器官'的本质、功能和起源。"(Linguistics, then, may be regarded as that part of human psychology that is concerned with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origin of a particular 'mental organ'.)也就是说，在假定了独立语言官能存在的前提下，生成语言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关于语言官能的理论——即普遍语法。如前文所述，为构建普遍语法理论，生成语言学采用的方法是从已经抽象的语法规则中提取更为抽象的特征，并认定这些特征是自治的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对此，Geeraerts 评价说：

> Chomsky's methodology is, in fact, in the awkward position of declaring linguistics a cognitive science, but refusing to deal directly with the findings of the other sciences of the mind. Roughly stated, Chomskyan linguistics claims to reveal something about the mind, but imperviously prefers a strictly autonomist methodology over the open dialogue with psychology that would seem to be implied by such a claim. (Geeraerts 2006a: 145)
>
> 事实上，Chomsky 的方法论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因为他一方面宣称语言学是认知科学，另一方面却拒绝面对其他心智科学学科的发现。简单地说，Chomsky 的语言学主张研究人类心智，但是却选择了严格自治的方法论，不愿接受与心理学之间的对话，而后者本该是他的主张中暗含的。

相比之下，语言非自治假设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带来了如下两个启示(Croft & Cruse 2004: 3)：一是"许多认知语言学研究致力于解释应用到语言中的概念结构和认知能力，力图展示用这些一般的概念结构和认知能力可以充分地解释语言(Much cognitive linguistic research has been devoted to elucidating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as they are seen to apply to language, in the effort to demonstrate that language can be adequately modeled using just these general conceptual structures and cognitive abilities)"，例如，关于框架、认知域、心理空间的研究；二是"认知语言学家们至少在原则上诉诸认知心理学的模型，尤其是记忆、感知、注意力及范畴化模型

(cognitive linguists appeal at least in principle to model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particular models of memory, perception, attention and categorization)”,例如,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理论最早起源于认知心理学。

综上所述,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在基本假设和指导思想上基本都是针锋相对。Geeraerts (2006b)分别用“decontextualization” & “recontextualization”准确地概括了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最大特点。生成语言学的“decontextualization”体现在一系列的独立上,如语法的独立、语法官能的独立、语言能力的独立,而认知语言学的“recontextualization”则体现在反对生成语言学的独立,致力于一系列的连接上,如意义与形式的连接、语言能力与一般认知能力的连接、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连接。但是,我们不能把生成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简单地理解成“对立”两个字,下节中我们将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 5.4 认知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关系

上节中我们主要讨论了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的批判,有些读者可能会因此认为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Langacker (1987:532)曾论及认知语法和生成语言学会聚的可能性,并认为生成语言学的某些最新发展趋势缩减了两者之间的距离。Croft & Cruse (2004: 247)认为Jackendoff (1997)对于“时间+away”结构(如 two months away)的分析远离了生成语法,接近了构式语法模型。象似性(iconicity)本是认知语言学的常用概念,但是 Newmeyer (1992)却论证了生成语法模型同样可以展示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象似关系。Newmeyer (1999)更是试图直接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他论证了两者之间的很多分歧并不是理论性的分歧,甚至是来源于对对方观点的误解,而且两者之间有靠近的趋势。下面简要总结 Newmeyer (1999)的主要论点。

首先,Newmeyer 认为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有如下三点误解:

(1) 关于认知共识。认知语言学强调自身的认知共识(the Cognitive Commitment,参见本书第一章),并认为生成语言学无法实现认知共识。但事实上,生成语言学也承认语言学理论应根植于认知科学的一般性理论,也经常参考神经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分歧的来源在于两者都只引用能支持自身论点的研究。

(2) 关于语法自治。认知语言学关于语法自治的误解主要有两点:第一,认为语法自治意味着语法与其他认知机制没有共同点;第二,认为语法自治意味着形式和意义之间是高度任意的,不存在象似性。关于第一点,Newmeyer 用 Jackendoff 的研究进行了反驳。Jackendoff 是生成语言学家,接受语法自治假设,但是他与认知语言学家 Talmy 不约而同地认为各个认知域之间存在共同的概念结构,并且都指出了语法系统与视觉系统的相似之处。关于第二点,Newmeyer 认为,形式和意义之间是否存在任意性与语法是否自治毫无关系。即使证明了形式和意义之间有完美的匹配,也只能说明语法和语义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的联系关系比较简单,并不能说明语义可以影响语法系统。此外,Newmeyer (1992)的文章也是对语法自治不允许象似性的最好反证。

(3) 关于语义处理。许多认知语言学家都认为生成语言学在语义处理上采纳模型论语义学,但事实上,很多生成语言学家特别是 Chomsky 和 Jackendoff 也都反对模型论语义学。此外,Jackendoff 创立的概念语义学体系与认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接受语法自治并不阻碍发展非客观的语义学体系。

其次,Newmeyer 认为在如下两个方面生成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不存在理论上的根本分歧:

① 关于语法与词汇之间的区分。

② 关于语义与语用之间的区分。

对于以上两点,Newmeyer 认为认知语言学反对区分语法与词汇,语义与语用,但是这些区分在生成语言学中不占重要地位,因此并不构成两者的直接冲突。

再次,Newmeyer 认为生成语言学的最新发展使其正在向认知语言学靠近。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最简方案中,所有语法规则都直接作

用于接口平面，语言的变化被限定在词库中，即词汇的作用被加强，句法的作用被削弱，这无疑是向认知语言学靠近了一步。

当然，Newmeyer 也承认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某些根本分歧是无法消除的，其一是语法自治假设，其二是方法论，即两者无法在语法是否该着重研究单个结构上达成共识。上节中我们已经对这些分歧进行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Newmeyer 得出了如下结论：

> To conclude,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generative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re closer than is generally thought: they both espouse the cognitive commitment, the autonomy thesis allows the statement of direct form-meaning relations, both theories permit a lexico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enerative grammar do not require the adoption of model-theoretic approaches to semantics or to a theoretically significant separation of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Newmeyer 1999: 17)
>
> 总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关系要比之前大家普遍认为的更为密切：两者都拥护认知共识，语法自治允许形式与意义之间的直接关联，两种理论都允许词库的存在，生成语法的基础不需要接受模型论语义学，也不需要对语义和语用做重要划分。

我们认为，虽然 Newmeyer 的论证不一定全部正确，但是确实反映了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的一些误解以及两者之间的可调合之处。简单地将两者完全对立将会扼杀交流的可能，必然阻碍语言学的发展。

## 5.5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回顾了生成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理论，并总结了生成语言学的核心假设。通过讨论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的批判，我们得出结论(1)：

(1) 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在基本假设和指导思想上几乎针锋相对。

通过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出结论(2)：

(2) 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存在可调合之处，并有逐步靠近的趋势。

此外，我们认为无论是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抑或是其他语言学学派，都从不同的侧面为语言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当然也都各自存在不足。因此，认知语言学研究者不能全盘否定生成语言学，一味鼓吹认知语言学，而是应该消除偏见，加强交流，一切从实证出发，促进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 第二部分：认知语义学

[illegible]

# 第六章

# 如何阐释认知语义学

## 6.1 引 言

有一则寓言，大意如下：有个财主在临终前告诉他几个懒惰的儿子，说自家行将荒芜的庄园里埋藏有大量财宝，但是财主没有说出具体埋藏地点便去世了。财主过世后，几个儿子把庄园的所有土地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财宝，但是当年种的庄稼却意外地有了个好收成。这些儿子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勤劳才是用之不尽的财宝。

这则故事也告诉我们，良好的积极的能支配行动的信念有时可以产生良好的积极的结果。在认知语义学领域，笔者认为该领域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其自身的发展潜力恰恰来自认知语义学那丰厚、广博、坚实而积极的哲学信念，也就是认知语义学的哲学假设。这些假设能使研究者行动起来，并有所收获。

认知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目前两个领域中发展最完备的领域之一（另一个领域为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学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认知语义学家 Talmy 认为：

> "[R]esearch on cognitive semantics is research on conceptual content and its organization in language."（Talmy 2000a：4）
>
> 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就是对概念内容及其在语言中的组织形式的研究。

因此，认知语义学的研究中心是概念内容。围绕这一中心，一般认为认知语义学有四个具体的哲学假设。

(1) Conceptual structure is embodied.
(2) Semantic structure is conceptual structure.
(3) Meaning representation is encyclopedic.
(4) Meaning construction is conceptualization.

(Evans & Green 2006:157)

以上四点可以看作是在认知语言学基本假设之下的更具体的关于语义研究的哲学假设。这四个假设是认知语义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我们用汉语表述为：

(1)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一:概念结构的体验性
(2)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二: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
(3)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三:语义表征的百科观
(4)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四:语义构建等同于概念化

本章首先从认知语义学对意义本质的不同回答来廓清它和其他语义理论的区别(6.2),随后我们将在 6.3 节至 6.6 节分别阐述以上四个假设的具体内容;6.7 节结语认为认知语义学的哲学假设是认知语义学发展的原动力。




## 6.2 意义的本质

语言学家对语义学的定义一般没有争议,即语义学是研究意义的科学。但是对于什么是意义以及意义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出了不同的语义学派。认为意义是指称的对象,这便是意义的指称论;认为意义是头脑中的观念或者想法,这便是意念论;认为意义是命题的真值,这便是真值条件论;认为意义在于使用,这便是用法论;认为意义与刺激——反映有关,这便是反映论;还有学者认为意义是言语行为引起的效果,这是言语行为论等等,不一而足。(李福印 2007:40)

关于意义的理论,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划分。认为意义就是语言表达和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独立于人的认知之外,这便是客观主义的语义学(objectivist semantics)。Lakoff 认为可以用以下 3 点来描述客观主义的语义学。

Objectivist semantics (adapted from Lakoff 1988:125－6)

(1) The doctrine of truth-conditional meaning: Meaning is based on reference and truth.

语义的真值条件原则:语义建立在所指和真值之上。

(2) 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Truth consists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ymbols and states of affairs in the world.

真值对应论:真值在于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中事态的对应。

(3) The doctrine of objective reference: There is an 'objectively correct' way to associate symbols with things in the world.

客观性所指原则:在客观上存在一种把语言符号和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相联系的正确的方法。

以上客观主义语义学思想的核心是:语言的意义是语言符号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认知语义学的观点正和以上三个原则相反,认为语义是客观世界、人的认知以及语言符号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知语义学的四个哲学假设正是对这一核心思想的详细阐述。下面我们逐一讨论这些假设。

## 6.3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一:概念结构的体验性

通俗点讲,概念就是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想法和信念,是头脑中对客观事物的知识系统,包括人类概念系统中概念的组织方式等。语言符号是词汇化了的概念,因此,词汇表达概念,词汇可以看作等同于概念。但是,不是所有的概念都有词汇来表达。我们常常有很多想法在语言中往往找不到任何用来表达的词汇。概念结构就是我们在头脑中存在的对客观事物的相对稳固的知识体系。

"体验性假说认为人的身体的、认知的和社会的体验是形成概念系统及语言系统的基础"(李福印 2005:45)。例如,我们经常处在一个四面包围的空间里,例如,房间、教室、餐厅、出租车、火车、飞机等

等。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从一个“容器”出来进入另一个“容器”的活动之中。由于许许多多类似的体验，我们形成了“容器”的意象图式，并形成与 CONAINER(容器)相关的概念隐喻。我们用概念隐喻、意象图式等来组织我们的经历，使之系统化。起初我们是在身体和世界的互动中形成概念隐喻和意象图式的，之后我们可以用来组织更为抽象的经历。请看例(1)。

例(1)

a. 孩子**在**轿车**里**呢！

b. 我们**陷入**麻烦。

c.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

d. He is **in** love.
(他在恋爱中。)

e. We are **getting into** trouble now.
(我们正陷入麻烦之中。)

以上例子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都有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处在某个“容器”中。“容器”就是一种意象图式，也是概念的一种模型。我们举手投足无时无刻不在和客观世界的接触中。我们迎风走去，会感觉到风在脸上的压力，行走会有阻力；我们顺风而行，会感觉到风对我们身体的推力。因此，认知语义学认为概念结构从本质上讲来自人体和世界之间的互动，来自体验，因此概念结构具有体验性。

认知语义学的研究认为，概念结构有很多模式：例如，语域(domain)、认知模式、意象图式、映射(隐喻就是映射的一种)、心理空间等等。也正由此，以上话题都可以归为认知语义学领域。概念结构的基础就是体验，就是人类的活动。这就是概念结构的体验性。那么语义结构又怎样和概念结构相联系呢？

## 6.4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二：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

如果说概念结构是从抽象层面讨论的，那么语义结构就属于具

体层面，即语言表达层面。语义结构是概念结构的语言形式。语义结构是我们赋予语言表达的意义，或者说是和某语言表达相联系的意义。构成语义结构的这些意义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语言表达的规约性意义，是我们在词典上能够找到的意义，也是我们掌握的语言表达的语言知识(linguistic knowledge)；另一部分是我们形成的关于语言表达的世界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没有清晰的分界线。今日词汇化了的语言知识其实有可能就是昨日的百科知识；今日的百科知识在适当的语境中就可能被使用为语言意义，并可以逐步转化为语言知识。

假设一把概念结构根植于人类的活动，假设二把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这两个假设的直接结果必然导致语义研究就是要研究概念内容，研究概念内容就是要研究人类体验的方方面面。

## 6.5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三：语义表征的百科观

和前两个假设相比，认知语义学的第三个假设更进一步、更具体说明意义的心理表征形式。认知语义学认为语义结构从本质上讲是百科全书式的(与"意义就是词典上列出的义项"相对)。词汇的意义只是引导我们通向和该词汇所表达的概念相关的知识领域的一个"引子"或者称为"起始点"。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用数学或者其他逻辑符号对意义作出穷尽的非此即彼的描述。拿 bachelor(单身汉)为例，它有几个重要语义特征：[男性]、[未婚]、[成年人]。教皇保罗二世完全符合以上语义特征，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教皇保罗二世是个单身汉"。相反，对于已婚者，我们有时却仍然可以说他是个光棍。请看例(2)。

例(2)

a. Watch out Jane, your husband is a right bachelor!
(留心点吧，珍妮，你的丈夫真是个单身汉！)

b. *教皇保罗二世是个单身汉。

以上例句中(2)a 珍妮的丈夫不符合 bachelor(单身汉)的三个语

义特征，但是句子照样说得通；(2)b 句教皇保罗二世符合 bachelor(单身汉)的三个语义特征，但是却不能成句。

## 6.6 认知语义学假设之四：语义构建等同于概念化

认知语义学的第四个假设是关于意义构建的。既然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那么语义的构建自然等同于概念化。概念化既指人们头脑中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也包括即时形成的概念。也就是说，概念化既是结果又是过程。

> The term conceptualization is interpreted quite broadly: it encompasses nove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fixed concepts; sensory, kinesthetic, and emotive experience; recognition of the immediate context (social, physical, and linguistic); and so on. (Langacker 2002: 2)
>
> 概念化这一术语有十分广泛的解释：它包括新的概念和固定的概念；感觉、肌肉运动和情感的体验；对即时情景的认识(社会的、物质的及语言的)等等。

综上所述，概念的形成过程又返回到了人体与外部世界互动的体验过程。概念化的过程自然也包括范畴化的过程。因此，范畴理论理所当然成为认知语义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 6.7 结　语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认知语义学的哲学假设才使该领域成为一个有发展前景的领域。概念结构的体验性使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必须根植于人类的广泛活动。正如 Talmy 所言：

> Cognitive semantics is thus a branch of phenomenology, specifically,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ceptual content and its structure in language. (Talmy 2000b:4)
>
> 因此，认知语义学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具体来说，是概念内

容及其在语言中的结构的现象学。

所以，在认知语言学范围内就有了一个基于现象学的研究分支(Dirven 2005)。这使得认知语言学根植于现象学，从现象学吸取营养，形成跨学科研究态势。

本章讨论的认知语义学的四个假设中涉及如下七个概念：概念结构、语义结构、语义表征、语义构建、体验性、概念化、百科观。这些概念的关系可以借助语义三角加以说明。语义三角关系是 Ogden & Richards (1923：11)讨论思想、语言符号和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论，笔者用简图 6.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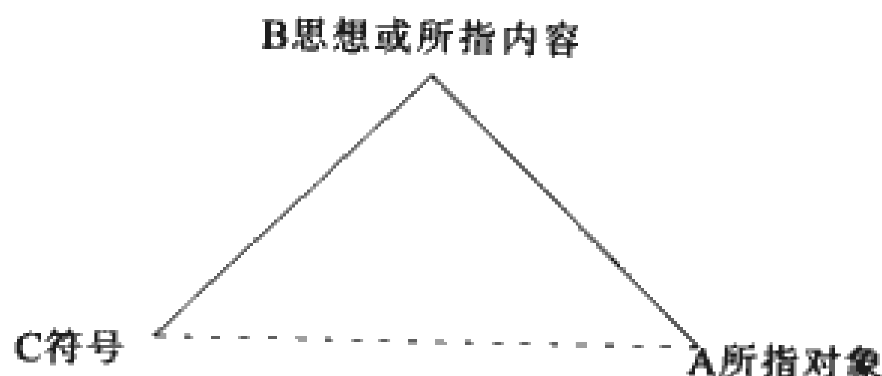



图 6.1 语义三角关系

首先，概念结构是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它和 B 点"思想或所指内容"有关。语义结构是语言符号所具有的内容，它和 C 点"符号"有关。语义表征是语言符号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心理映像，因此和 B 点有关。语义构建既是动态的又是静态的：从静态来看，它指的是概念化的结果，因此和 B 点有关；从动态来看，它指的是人们释解客观世界形成概念的过程，因此是 A 点到 B 点的过程。体验性是概念结构的特性，是从 A 点出发抽象出的 B 点所具有的特性。概念化是人的心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是 A 点和 B 点之间的互动。百科观实际上和体验性有很多重叠，只是侧重点不同。体验性侧重的是概念结构具有的人在客观世界中的活动给概念带来的影响；百科观侧重意义表征的内容实际上来自整个客观世界。

# 第七章

# 色彩范畴

## 7.1 引　言




语言研究与范畴研究密不可分。正如 Labov (1973:342)所言："If linguistics can be said to be any one thing it is the study of categories."(如果能把语言学研究归于一点的话,那就是对范畴的研究。)色彩语码在范畴化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颜色词作为概念范畴,相对独立于语言的其他概念范畴,它们不仅专指颜色意义,还体现人类神经生理的共同基础和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丰富多彩。正是基于色彩在人们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Berlin & Kay (1969)提出了著名的色彩范畴理论,该理论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研究。1992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Asilomar 会议中心召开了关于色彩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正是思维与色彩范畴(会议具体内容可参阅 Hardin & Maffi 1997)。

本章以 Berlin & Kay 的色彩理论为主线,首先以回顾色彩语码的研究历史开篇(7.2),之后介绍色彩的神经生理基础(7.3)和色彩范畴理论的核心内容(7.4),讨论 Berlin & Kay 理论的贡献与不足,展望色彩范畴理论的发展前景(7.5),由此搭建与范畴理论的桥梁。

## 7.2 色彩研究的历史

人类对色彩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色彩研究已经蔓延到哲学、美

学、人类学、民族学、神经学、生理学以及语言学等诸多学科中。在不同时期，色彩研究表现出对不同学科的侧重。色彩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的(杨永林 2003a)。剑桥大学生理系教授 Trevor Lamb 和考古学院研究员 Janine Bourriau 曾这样评价色彩研究在科学文化研究诸层面的地位：

> To the physicist, colour is determined by the wavelength of the light. To the physiologist and the psychologist, our perception of colour involves neural responses in the eye and in the brain, and is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of our nervous system. To the naturalist, colour is not only a thing of beauty but also a determinant of survival in nature. To the social historian and the linguist, ou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are extricably linked to our own culture. To the art historian, the development of colour in painting can be traced in artistic technological terms. And for the painter, colour provides a means of expressing feelings and the intangible, making possible the creation of a work of art. (Lamb & Bourriau 1995:1)

> 对物理学家来说，颜色是由光的波长所决定的。对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我们对颜色的感知，涉及眼睛和大脑的神经反应，同时也受到神经系统的条件限制。对博物学家来说，颜色不仅仅是一种美的东西，而且在大自然中还是一种关系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对社会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来说，对颜色的理解和阐释，与我们的文化密不可分。对艺术史家来说，颜色在绘画上的发展和作用，可以在艺术方面和技术方面进行追溯。至于画家，颜色所提供的，又是表达各种情感和难以名状的东西的一种工[illegible]

[illegible]

率不同,物体的色彩取决于对光线吸收和反射的能力。由此牛顿开创了色彩研究的新纪元,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色彩研究由此展开(杨永林2003a)。18世纪以来色彩研究的焦点是语言中色彩词汇系统的发展。色彩词汇的文化决定论与语言进化论是贯穿于色彩研究的两种主要观点。(张金生2004)。语言进化论认为,语言中的色彩语码系统进化过程和方向大致相似,它们决定一种具体语言的基本色彩词汇的规模和类属;文化决定论则主张,不同语言色彩词汇的数量和语义界限是不同的,它取决于文化,不具有规律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学家Berlin和语言学家Kay通过对98种语言中色彩词汇的调查,完成了色彩研究中的经典著作《基本色彩词语:普遍性与进化论》(*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Berlin & Kay 1969)。由此,色彩词汇的语言进化论观点逐渐成为研究语言普遍性规律的经典理论,并为学者们广泛接受。




## 7.3 色彩的神经生理基础

色彩是视网膜受光的刺激而产生的一种视觉效果,人们对色彩的感知以视觉感知系统为基础。人类语言对色彩系统的命名充分反映了色彩范畴化的神经心理学基础(Foley 1997:150—2)。因此,在进入色彩范畴研究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人们对色彩的了解以及人们色彩视觉的生理基础。

根据相关研究,人的眼睛最多能区分出不少于75,000,000种仅有细微差别的色彩(Brown & Lenneberg 1954)。我们能看见的所有颜色都是由六种基本色彩组合而成的。这六种基本色彩包括: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白色和黑色。人们能感知到的所有色彩区别于三个层面:色调、发光度和色饱和度。色调(hue),即某种色彩的色度(the coloredness of a color),是色彩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不同色彩相区别的最明显特征(色彩学编写组2001:7)。基本色调有四种:红色、黄色、绿色和蓝色,然而并非所有的色彩都有色调。例如白色、黑色以及它们之间的过渡色——灰色都不具有色调。发光度(brightness)是指眼睛感受到的色彩的明亮度。通常情况下,发光度取决于眼睛感受到的物

体的反射光量。色饱和度(saturation)是某一色彩色调的强度。饱和度高的色彩色调鲜艳,饱和度低的色彩色调暗淡。

根据现在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撷抗过程理论"(the opponent-process theory),人们从以上三个层面对色彩进行感知是与人们的视觉系统结构相关的。"撷抗过程理论"最初是由德国物理学家 Hering(杨永林 2002a:8;古大冶,傅师申,杨仁鸣 2000:78)于 1878 年提出的。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心理物理学科与显微光光度学科的发展,20 世纪五六十年代,Hurvich & Jameson 将其发展为色觉研究中新的学科范式(杨永林 2003a)。根据"撷抗过程理论"(Foley 1997:151):人们的视觉系统包含三个子系统。其一显示发光度的不同,另外两个子系统分别显示红—绿色素的对立和黄—蓝色素的对立。人们的视网膜中包含有一系列视锥细胞(cones)。通过对接收到的不同波长光线的反应,它们对应不同的色调。视锥细胞可以分为三类,它们分别接收长波、中波和短波光线。三种视锥细胞感光后的刺激在神经系统中得到重新组合。接收长波光线与中波光线视锥细胞的刺激信号构成了红—绿色素对立子系统;接收长波光线和中波光线的视锥细胞的刺激信号的总和与短波光线视锥细胞的刺激信号构成了黄—蓝色素对立子系统,而发光度子系统则是长波和中波视锥细胞共同作用的产物。既然两种色彩子系统分别是由两种互补性色彩构成的,一种色彩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另一种色彩的被排斥。这种对立性系统的出现,从神经学角度为纯色调与混合色调的区别提供了解释:当黄—蓝子系统显示蓝色,而红—绿子系统保持中性(既不呈现红色,又不呈现绿色)时,纯蓝色调就产生了;当黄—蓝子系统显示黄色,而红—绿子系统显示绿色时,青绿色产生。同样,紫色是由黄—蓝子系统中的蓝色与红—绿子系统中的所呈现的红色组合而成。由此可见,混合色调是由两个色彩子系统的输入有机组合而成的,纯色调则是由单个子系统对神经系统的刺激产生的。而白色、黑色及灰色产生于当红—绿、黄—蓝色调子系统都处于中立状态,仅有发光度子系统处于活动中的时候。高发光度对神经系统的刺激生成白色,低发光度生成黑色,而它们的过渡状态生成灰色。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了色彩语码的体验性。

我们之所以有我们自身的色彩感知并产生色彩词汇，完全是由我们的生理构造决定的。

## 7.4 色彩的范畴化进程

范畴划分是人类的思维、语言以及感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人类生存和认识的首要任务就是给不同的事物进行分类，这个分类过程就是范畴化的过程”(李福印 2006：227)。Lakoff (1987a：5)曾经指出：范畴划分不可小视，对我们的思维、感知、行动和言语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范畴划分更基本的了。(Categorization is not a matter to be taken lightly. There is nothing more basic than categorization to our thought, perception, action, and speech.)与人们的视觉范畴紧密相关的色彩感知，同空间范畴和时间范畴一样，是人们所具有的一项基本认知域(Langacker 1990：4)。Berlin & Kay (1969)采用蒙塞尔色彩系统(the Munsell color system)[①]进行的跨语言色彩调查拉开了色彩范畴化研究的序幕。他们的色彩词汇调查主要集中于基本色彩词汇(basic color terms)层面，他们提出基本色彩词汇具有以下四条主要特征：

(1) 具有心理上的凸显性(psychologically salient)和稳定性；

(2) 只包含一个词素，具有词汇结构上的单一性(structurally monolexical)；

(3) 在搭配上不受限制，不具有专指一物的特性(not collocationally restricted)；

(4) 不被包含于其他色彩之中(not subsumed under other color terms)。

Berlin 和 Kay 在调查中收集了 98 种不同语言的相关数据，其中 20 种来自不同语言背景受试的真实语料，其余 78 种则是通过对比图书馆的资料获得的。这 98 种语言包含的基本色彩词汇数量不等，从

① The Munsell color system，蒙塞尔色彩系统是一种建立在心理学色彩空间里的色样系统，是目前在全世界最被广为认知的色样系统，它是美国的国家颜色标准。

数量最小的两种(如丹尼语,Dani)到数量最大的11种(如英语)。Berlin和Kay从蒙塞尔色彩系统中选取了329种色卡作为反应刺激物,其中320条色卡体现了40种不同的色调,每个色调包含8个层次的发光度,其余9条色卡为白色、黑色和各种灰色。他们的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收集20种语言的基本色彩词汇;第二阶段,要求受试指出能归于一个基本色彩词汇的所有色卡以及某一基本色彩词汇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色。最后,实验结果被应用于另外78种语言加以验证。

Berlin和Kay的调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是焦点色概念(focal color)。在色彩范畴化过程中,人们总是以色彩系统中某一具体领域作参照,这些领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基本色彩词汇最显著的代表,它们被Berlin & Kay称为焦点色(Ungerer & Schmid 2001:5)。调查表明,将一系列色卡展示给不同语言背景的受试,要求他们以各自的语言为基础来划分颜色界限时,结果有很大差异。甚至同一母语的不同受试或是同一受试在不同场景下,划分的结果都会有差异。然而,当受试从各自语言出发,选择基本色彩词汇的最佳范例时,不同语言之间和同一语言内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这意味着,尽管色彩的界限在不同语言的受试或是同一语言的不同受试之间存有差异,但他们对于焦点色却有相对一致的认同。由此可见,色彩范畴化的基础是焦点色(Ungerer & Schmid 2001:5)。色彩词汇的指向范围体现人们语言表达色彩语码的个性,而对于焦点色的认同则体现人们色彩视觉的神经生理普遍性(Kay & McDaniel 1978)。

其二,Berlin和Kay的研究价值还体现在他们发现了语言色彩命名系统的普遍进化规律。Berlin和Kay指出,他们所调查的98种语言中的基本色彩词汇都来源于一个包含11种焦点色的系统,且基本色彩词汇的出现具有非任意性,它们遵循7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种普遍性进化模式。如图7.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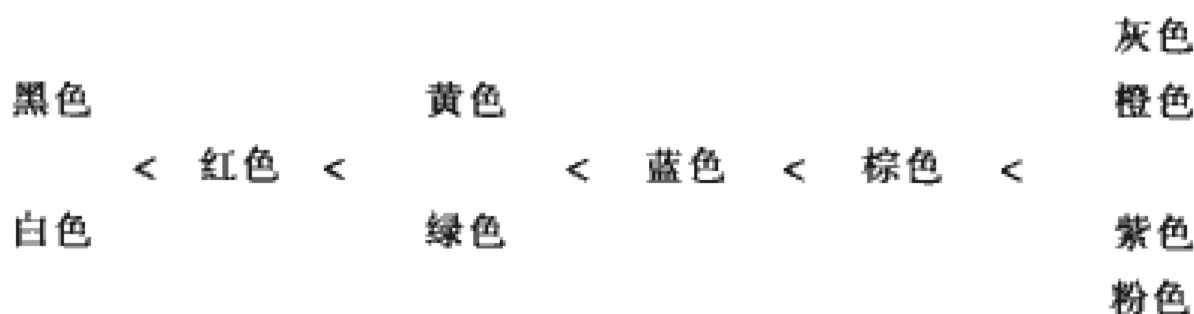



图 7.1 基本色彩进化图

如上所示，某种基本色彩词汇的存在就预示着位于它左边的基本词汇的存在，但反之未必然。如果一种语言中存在有两个色彩词汇（语言的第一阶段），如丹尼语，它们一定是白色和黑色的焦点色；如果包含了第三个色彩词汇（语言的第二阶段），第三个一定是红色；在语言发展的第三、四阶段，黄色和绿色出现，然而两者出现的顺序在不同语言文化中有所不同。接着，如图 7.1 所示，在语言发展的五、六阶段，蓝色和棕色相继出现。最后，在语言发展的第七阶段中，灰色、橙色、紫色和粉色分别得以命名，同样，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也不受限制。

《基本色彩词语：普遍性与进化论》出版后，在语言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一些学者尝试用实证性研究来论证 Berlin 和 Kay 的理论。其中以心理学家 Elenor Rosch 的贡献最为突出。Rosch (1972) 及 Rosch & Olivier (1972)用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在跨语言的研究中，焦点色比非焦点色更加具有认知的稳定性；在感知和认知上，焦点色更加具有凸显性；在短时记忆里，焦点色的记忆更加快速和准确；在长时记忆里，焦点色词汇被更快地习得。在研究中，Rosch 用原型(prototype)代替了 Berlin 和 Kay 的焦点(focus)，并通过实验论证了色彩范畴的原型结构(Rosch 1973, 1977)。Rosch 进一步把原型结构扩展到色彩以外的其他范畴，并在总结其他学者的范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型理论。

## 7.5 Berlin 和 Kay 的色彩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Berlin 和 Kay 对基本色彩词汇的调查描述了基本色彩词语的进

化过程，使得建立语言学普遍原则的努力成为可能，为色彩范畴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杨永林 2000)。他们的理论代表着色彩语码研究领域中的一场革命，标志着新的理论范式的转换由此开始(杨永林 2003b)。此后，关于基本色彩词汇与色彩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Rosch 1972，Rosch & Olivier 1972；Kay & McDaniel 1978；Kay 2005；Kay & Maffi 1999)，并且涉及诸多学科，取得了新的成就。基本色彩词汇的进化论理论，经过不断修正与检验，逐渐发展成为反映语言普遍规律的经典理论。然而，Berlin 和 Kay 于 1969 年提出的基本色彩理论及其进化论观点也并非完美无瑕，许多学者对该理论提出质疑。

首先，在研究的 20 种语言中，他们只是在圣弗朗西斯科地区附近选择了双语受试。显然他们的反应会受到英语及科技文化的影响。更多的质疑来源于他们调查的另外 78 种语言，这些数据来源于字典、人类学家的报告或调查者的口头描述，很难使人信服(Taylor 2003：9)。

其次，对 Berlin 和 Kay 理论的另一挑战在于他们所提出的基本色彩层次的绝对性。有些语言(如俄语)中基本色彩词汇的数量超出了他们所提出的 11 种焦点色；有些语言中的基本色彩词汇并没有完全遵循他们所提出的色彩进化规律，有为数不少的语言没有专门区分蓝色和绿色的词汇，但却包含了蓝色以后的色彩词汇(Kay & McDaniel 1978；Taylor 2003：12)。

第三，Berlin 和 Kay 把基本色彩词汇体现的范畴化普遍规律单纯归结为人们的色彩视觉，否认文化与社会在其中的作用(杨永林 2002b)，更是语言相对论者攻击的焦点(Alvarado & Jameson 2005；Foley 1997：160—164)。

总体而言，对 Berlin 和 Kay 理论的挑战主要在于他们对色彩感知系统中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忽略(Roberson 2005)。Lamb 和 Bourriau 在谈到色彩的感知与色彩词汇时指出："颜色的感知，是在观察者的大脑之中，而我们所知的各种颜色，却是我们的语言和文化的产物"(刘国彬 2006：6)。因此，色彩语码既是以人们的神经生理普遍性为基础的，具有进化性；同时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具有文化相对性。民族文化的不同，人们对于色彩感知和语言表达也不尽相同。其间的

诸多异同，由于色彩语码的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兴起，才得以更为准确地描述和更为全面的理解（杨永林 2002b）。

中国学者在此领域也作了一些努力，如姚小平对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作过较系统的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他认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演变经历了殷商、周秦、汉晋、唐宋、现代五个阶段（姚小平 1988）。根据 Berlin 和 Kay 提出的“单语素、抽象性、代表性”判断基本颜色词的标准，姚小平提出了现代汉语的十个基本颜色词：黑、白、红、黄、绿、蓝、紫、灰、棕和橙。其中对红色的认知语义分析受到中外学者的偏爱。从人类的生理基础来看，红色由于波长、色度和饱和度三方面的物理特征，对眼睛的刺激最为强烈，因而最容易被感知。社会文化方面，在各原始民族生活中，红色的自然事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崇拜太阳、火和血是原始社会及早期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中国人的认知和文化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红色情结，这首先体现在中国人自古就把红色与喜庆事物联系起来。中国人对红色的特殊喜好源于古代对太阳的崇拜和祈望，祖先以祭祀巫舞的形式表达这种本能的依恋和崇拜，由此红色的喜庆之意应运而生。红色的吉祥之意逐渐延伸到逢凶化吉、美好、幸福、繁荣昌盛等褒义范畴。运用到政治领域，红色象征着革命和社会主义，这在中国人的认知结构中也属于褒义的范畴。与汉语的红色相反，英语中的 red 的文化意义则贬义多于褒义。英语文化的认知结构中常将 red 和鲜血联系起来，西方人认为血液是奔腾在人体内的生命之液，一旦鲜血流淌，生命将面临危险，所以 red 在西方表达政治上的残暴和流血、经济上的亏损负债等（曾祥文 2006）。综上所述，尽管英汉基本颜色词具有普遍的认知特征，但是语言的个性仍然存在，由于基本颜色词的取象往往来自多个事物，颜色词联想意义的语义双重性（正与反、褒与贬）仍会共存于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中。

## 7.6 结 语

本章主要立足于 Berlin 和 Kay 的色彩理论，通过色彩的神经生理基础探讨了色彩的范畴化问题。Berlin 和 Kay 的《基本色彩词语：普遍性与进化论》发表后的几十年间，人们更加深入研究了色彩视觉的

神经生理基础，进一步挖掘色彩命名机制，揭示其与人类色彩反应系统的紧密联系，更为系统地研究人类的色彩范畴。同时，理论和实验的不断推进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对 Berlin 和 Kay 的 1969 年理论的质疑，促进了该理论的修正和完善(Hardin & Maffi 1997:6—7)。然而，该理论中两条基本普遍性规律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并成为学者们进行色彩研究的理论基石：

1. There exists a small set of perceptual landmarks (that we can now identify with the Hering primary colors: black, white, red, yellow, green, blue) which individually or in combination form the basis of the denotation of most of the major color terms of most of the languages of world.

   人类视觉系统中存在为数不多的感知界标(我们可以将其等同于赫宁的基本色：黑色、白色、红色、黄色、绿色和蓝色)，它们单独或共同构成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中绝大部分色彩词汇语义所指的基础。

2. Languages are frequently observed to gain basic color terms in a partially fixed order. Languages are infrequently or never observed to lose basic color terms (Kay & Maffi 1999).

   语言中基本色彩词汇的出现经常遵循一种相对固定的顺序。语言中极少或从未出现基本色彩词汇的缺失现象。

综上所述，虽然学术界对 Berlin 和 Kay 的理论争论不休，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却经受历史的检验，成为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和自身过程中的精彩一页。

# 第八章

# 原型理论

## 8.1 引 言

原型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在认知语义学中占有重要地位(Geeraerts 1989: 591)。本章先追溯范畴理论的发展简史(8.2)，介绍原型理论的核心内容(8.3)，之后关注原型理论的实际运用(8.4)，同时探讨存在的一些问题(8.5)，最后指出研究方向(8.6)。





## 8.2 范畴理论发展简史

Lakoff (1987a:5)指出：对我们的思维、感知、行动和言语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范畴划分更基本的了(There is nothing more basic than categorization to our thought, perception, action and speech)。原型理论正是认知语言学关于范畴划分的理论。该理论对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等众多领域影响深远。在此我们首先追溯范畴理论的发展简史。

(1) 经典范畴理论

经典范畴理论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 *Metaphysics* (1999[1960])(《形而上学》)一书中关于[人][1]的论述：

> Suppose "man" has the meaning "two-footed animal". By "having a meaning" I mean this: if "man" is "two-footed

---

① 下文中汉语范畴用[ ]表示，英语范畴用大写表示。

animal", then if anything is a man, its "being-two-footed" will be what its "being-a-man" is.

Therefore, if it is true to say of anything that it is a man, it follows necessarily that it is a two-footed animal (for this was the meaning we assigned to "man").

(Aristotle 1999 [1960]: 69—71)

假定"人"只有一个命意,我们就称之为"两足动物;限定一个命意之后:假如"人"的命意是"X",而 A 是一个人,则 X 就将是 A 之"所以为人"的命意。

所以,任何事物凡称为人的必需是一个"两足动物",因为这就是为"人"所拟订的命意。(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 1981: 64—65)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拥有两个本质特征,即"两足(TWO-FOOTED)"和"动物(ANIMAL)"。这两个特征是[人]范畴成员必须具备的,如果某一个体缺乏其中任一特征都不可以归为[人]的范畴之中;同时,它们也是[人]范畴成员的充分特征,若某一个体同时具备了这两个特征,那么它自然就属于[人]的范畴了;该论述对经典范畴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经典范畴理论认为(Taylor 2003: 21):

① "范畴划分由一组充分必要条件决定(Categories are defined in terms of a conjunction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features)";一个事物要么符合充要条件属于这个范畴,要么不符合充要条件被排除在范畴之外。

② "特征是二元的(Features are binary)";对于某一特征,个体只有两种可能,具备或者不具备;因此范畴可采用二元划分法,即,某一个体要么属于该范畴,要么不属于该范畴。

③ "范畴具有清晰的边界(Categories have clear boundaries)";符合范畴定义特征(defining features)的实体就是范畴成员,不符合的实体肯定就不是范畴成员,即"范畴并无内部结构"。

④ "范畴成员之间地位平等(All members of a category have equal status)";成员之间没有典型性差异,不存在某一成员比另一成员更为典型。

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开始，采用二元划分法的经典范畴理论就一直被视为关于范畴划分的真理，曾经对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做的开创性研究逐渐开始质疑这种基于客观主义的“非此即彼”的范畴观。

(2) Wittgenstein 的范畴研究

对经典范畴理论的挑战首先来自 Wittgenstein (2001[1953])，他指出范畴各个成员之间未必具有共同特征(attributes)。例如在[游戏]范畴中，一些游戏仅仅为了娱乐，有的具有竞争性，涉及到技巧，还有的完全要靠运气；同时，尽管没有一个或几个特征是所有游戏共有的，但是许许多多的[游戏]成员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各种相似点重叠交织的网络系统，有些是整体上的相似，有些则是细节上的相似。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相似性正是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织的，因此，Wittgenstein 将这种相似性命名为“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proceedings that we call "games". I mean board-games, card-games, ball-games, Olympic games, and so on. What is common to them all? [...] For if you look at them you will not see something that is common to *all*, but similarities, relationships, and a whole series of them at that. [...] Look for example at board-games, with their multifarious relationships. Now pass to card-games; here you find many correspondences with the first group, but many common features drop out, and others appear. When we pass next to ball-games, much that is common is retained, but much is lost. —Are they all 'amusing'? [...] Look at the parts played by skill and luck; and 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kill in chess and skill in tennis. Think now of games like ring-a-ring-a-roses; here is the element of amusement, but how many other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have disappeared! And we can go through the many, many other groups of games in the same way; can see how similarities crop up and disappear.
>
> And the result of this examination is: we see a complicated network of similarities overlapping and criss-crossing:

sometimes overall similarities, sometimes similarities of detail.

I can think of no better expression to characterize these similarities than "family resemblance"; for the various resemblances between members of a family: build, features, colour of eyes, gait, temperament, etc., etc. overlap and criss-cross in the same way. —And I shall say: 'games' form a family.

(Wittgenstein 2001[1953]: 27[c]—28[e])

例如,试考虑下面这些我们称之为"游戏"的事情吧。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等。对所有这一切,什么是共同的呢?……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全体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甚至一整套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例如,看一看棋类游戏以及它们的五花八门的亲缘关系。再看一看纸牌游戏,你会发现,这里与第一组游戏有许多对应之处,但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丢失了,也有一些其他的特征却出现了。当我们接着看球类游戏时,许多共同的东西保留下来了,但也有许多消失了。——它们都是"娱乐性的"吗?……看一看技巧和运气所起的作用,再看看下棋的技巧和打网球的技巧的差别。现在再想一想转圈圈游戏那类游戏;这里有娱乐性这一要素,但是有多少别的特征却消失了!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继续考察许许多多其他种类的游戏;可以从中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出现而又消失了的情况。

这种考察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

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方式相互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

(维特根斯坦著,李步楼译 1996[1953]: 47—48)

Rosch & Mervis 进一步将"家族相似性"定义为:

A set of items of the form AB, BC, CD, DE. That is, each

item has at least one, and probably several, elements in common with one or more other items, but no, or few, elements are common to all items. (Rosch & Mervis 1975: 575)

一组形式为 AB,BC,CD,DE 的项,每一项都同一个或几个其他项拥有至少一个或者几个相同的要素,但是没有或几乎没有一个要素是所有项共有的。

Wittgenstein 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对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后来 Berlin & Kay,Labov,Rosch,Mervis 等人的一系列范畴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家族相似性理论对原型范畴理论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3) Eleanor Rosch 的范畴实验

20 世纪下半叶,人类学与心理学关于范畴的一系列研究使人们的范畴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Berlin & Kay (1969)考察了 98 种语言的颜色词汇,发现在人类的语言中存在基本颜色词,人们总是以焦点色(focal colors)为参照系对颜色连续体进行范畴划分的(参阅本书第 7 章)。随后,社会语言学家 Labov (1973)调查了英语中 CUP,BOWL 等的分类,发现范畴划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同一时期,心理学家 Eleanor Rosch 及其同事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学实验(Rosch 1973; Rosch & Mervis 1975; Rosch et al. 1976; Rosch 1977; Rosch 1978)以求发现范畴的内部结构。这些研究对经典范畴理论提出了全面挑战,并为 Wittgenstein 和 Berlin & Kay 等人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Rosch 用"原型(prototype)"这一术语替换了 Berlin & Kay 研究中的"焦点(focus)"一词,避开了"焦点"暗含的"中心位置"之义。Rosch 还对 BIRD,FRUIT,VEHICLE,VEGETABLE 等十个范畴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这些范畴也都表现出了原型效应(prototype effects 或 typicality effects)。所谓原型效应是指"范畴成员之间的不对称性,如成员之间不同的例子典型性"(Lakoff 1987a: 56)。以[鸟]范畴为例,某些鸟(如麻雀)相对于其他个体(如企鹅)就是该范畴更典型的代表。

Rosch 的范畴研究对原型和基本层次范畴理论的建立有着巨大的贡献,揭露了经典范畴理论不可克服的缺陷:

① 范畴成员间未必具有共同特征。例如,[游戏]中的牌类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并不享有一组足以区别[游戏]和[非游戏]的共同特征。

② 并非所有的范畴都遵循二元思维(dualism)。多数情况下,要看具体的模糊限制词(hedges)(关于模糊限制词可以参阅 Taylor 2003: 79—82; 陈林华、李福印 1994),例如,"严格地说"(strictly speaking),坚果不属于[水果]这一范畴,但若"放宽标准而言"(loosely speaking),坚果就能归入[水果]范畴。这里"严格地说"以及"放宽标准而言"就是一种模糊限制语。

③ 并非所有的范畴都能划出清晰的界限。比如[女孩]这一范畴,一个三十多岁的未婚女子是否能纳入该范畴? 这一点在颜色范畴中尤为明显,究竟多红的颜色可以算为[深红],而非[浅红],再如形容词范畴中的[好看]和[漂亮],究竟要"好看"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称为"漂亮"?

④ 范畴成员的地位并不平等,成员之间的例子典型性(goodness-of-example ratings)也不同。例如,[蔬菜]范畴中,小白菜和胡萝卜相比,前者会被视为更"好"、更典型的[蔬菜]成员。

同时,Rosch(1978: 30)将范畴系统分为横向、纵向两个维度,鉴于本章的核心是原型理论(横向),范畴的基本层次(纵向)等问题请参阅第9章。

## 8.3 原型理论的核心内容

(1) 原型的定义

认知语言学对"原型"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Taylor 对"原型"的三种定义反映了这一过程:

> There are several ways in which to understand the term 'prototype'. We might apply the term to specific instances of a category. Thus, one could refer to a specific artefact as the prototype of CUP. This is the prototype-as-exemplar view. Alternatively, the prototype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pecific kind

of entity. This is the prototype-as-subcategory approach. Thus, one could refer to a certain kind of cup, that is, cups which exhibit a certain set of attributes, as the prototype. On this approach, we could say, not that a particular entity is the prototype, but that it instantiates, or exemplifies, the prototype. We can imagine an even more abstract notion of prototype, which captures the conceptual 'center' of a category, but which might not be associated with any specific instance, or subcategory. This is the prototype-as-abstraction approach. (Taylor 2003: 63—64)

对术语"原型"的理解有几种方式。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一个范畴的几个特例。这样,一个特定的人造物品可以被认为是[杯子]范畴的原型。这是原型的范例观。我们可以选择把"原型"理解为实体的一个特殊种类,这是原型的下位范畴观。我们也可以把某一种类,能够展示一系列范畴特性的杯子作为[杯子]范畴的原型。依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说某个特定的实体并不是原型,而是原型的一个范例。我们还可以把原型想象为一个更抽象的概念,即,原型是一个范畴的概念中心,它可能不关系到任何一个特定的实例或下位范畴。这是范畴的抽象观。




结合上述原型定义,目前认知语言学界对其阐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原型是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是与同一范畴成员有最多共同特征的实例,具有最大的家族相似性。持这一观点的认知语言学家主要有 Rosch (1978),Brown (1990),Tversky (1990),Barsalou (1992)等学者。他们将范畴的原型视为范畴中的"最佳成员(the best examples of a category)"、"凸显成员(salient examples)"、"中心典型成员(central and typical members)"等;第二,原型是范畴成员的图式性表征(schematic representation),如 Ungerer & Schmid (2001: 39)认为"原型是范畴的心理表征,是一种认知参照点(the prototype as a mental representation, as some sort of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Taylor (2003: 64)提出,"原型是一种抽象表征,是从各个实例和各种次范畴的特征中抽象出来的。"(The prototype may well be a fairly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which abstracts away from the properties of

individual instances and individual subcategories.)同时，对于范畴划分模糊的实例，原型还可以起到认知参照点的作用。(Prototypes serve as reference points for the categorization of not-so-clear instances.) (Taylor 2003: 45) 另外，Lakoff (1987a: 68)还将原型视为理想化认知模式(ICM)，这种原型正是存在于人们思维中的一种抽象表征。

需要注意，Langacker (1987: 371)对原型和图式(schema)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原型是范畴中的典型实例，而图式是一种抽象的特征。其实，Langacker 的原型观基本属于上述第一类，而他所提出的"图式"反映了 Taylor 等人的第二类原型观，只是术语不同。

> A prototype is a typical instance of a category, and other elements are assimilated to the category on the basis of their perceived resemblance to the prototype; there are degrees of similarity. A schema, by contrast, is an abstract characterization that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ategory it defines. (Langacker 1987: 371)
>
> 原型是范畴的典型实例，其他成员是由于它们与原型之间存在着能被感知的相似性而归入同一范畴的，相似性的程度也有差异。图式，与其相比，是一种抽象的特征，可完全适合于范畴所定义的所有成员。

(2) 原型理论的基本内容

综合 Rosch (1978), Lakoff (1987a: 56－57), Taylor (2003: 63－69)以及 Ungerer & Schmid (2001[1996]: 29)的论述，原型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如下：

① 范畴内部的各个成员由"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并非满足一组充分必要的条件。"家族相似性"意味着范畴中所有成员都由一个相互交叉的相似性网络联结在一起。如[鸟]中成员具有的特性包括：有羽、生蛋、有喙、会飞、短尾、体形小、重量轻等等，知更鸟完全满足这些特征，鸵鸟、企鹅虽然没有会飞、体形小等特征，但它们仍是[鸟]的范畴成员，并具备了鸟类的其他特征，如，有羽、生蛋等。范畴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使

范畴内部构成一个连续体。

② 范畴的边界具有模糊性(fuzziness),相邻范畴互相重叠、渗透。色彩范畴中,典型的红色、黄色、黑色容易被识别,但若让人们指出紫红是属于红色范畴还是紫色范畴,可能就不容易做出判断或者答案因人而异,原因在于各个颜色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连续的,紫红处于红色和紫色的交叉处。

③ 范畴原型与该范畴成员共有的特性最多,与相邻范畴的成员共有特征最少;范畴边缘成员与该范畴成员相似的特征较少,而与其他范畴的成员共性更多(Ungerer & Schmid 2001:29)。也就是说,不同范畴的原型之间特征差异最大。如,Rosch实验中椅子原型与[家具]中的沙发、床、书柜、衣柜等成员共有特征最多,而与[水果]成员的共性最少;同时,椅子和[水果]的原型——苹果的差异最大。

④ 范畴成员依据具有该范畴所有特性的多寡,具有不同的典型性(prototypicality),因此范畴成员之间并不平等。原型是范畴内最典型的成员,其他成员有的典型性显著,有的则处于范畴的边缘位置。例如,Rosch的实验结果表明在[鸟]这个范畴中,知更鸟是最典型的成员,它具有[鸟]的所有特性。麻雀、鸽子、金丝雀等属于典型性较高的成员,它们与知更鸟的共同特性相对较多。而鸵鸟、企鹅则处于[鸟]的边缘位置,它们和知更鸟共有的特性非常少。

⑤ 范畴呈放射状结构,原型位于范畴结构的中心位置;多数范畴呈现的不是单一中心结构(monocentric structure),而是多中心结构(polycentric structure),即某些范畴通常具有多个原型,原型之间通过家族相似性获得联系。例如,汉语中[水果]范畴的成员梨、桃都是极具典型性的,都可以视为原型。

(蓝纯 2005:30)

对于原型理论的内容,我们还需强调几点。首先,原型效应并非局限于名词范畴,动词、形容词等词类范畴同样体现出原型效应。例如,Pulman (1983)讨论了KILL,LOOK,SPEAK,WALK等动词

的原型效应；Fillmore (1982)考察了 CLIMB 范畴，其研究结果后来被 Taylor (2003)引用和发展；Dirven & Taylor (1988)利用 Rosch 的研究方法对形容词 TALL 进行了相似研究。其次，我们通常用范畴原型的特征来定义范畴，但这种定义并不一定适用于范畴的所有成员。例如，[名词]通常的定义是“用以描述人、物和地点的词”，此定义只涉及了[名词]中的典型成员即人、物、地点，未包括边缘成员如抽象名词“美丽”、“自由”等(Kövecses 2006: 26)。再次，边界的模糊性并非范畴的决定性特征。一些范畴确实具有清晰的边界，尤其是自然范畴(Taylor 2003: 69)，例如，对于[鸟]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鸟类个体与[非鸟类]成员区分(Kövecses 2006: 26)。最后，一些范畴确实具有一组所有成员都具备的充分必要特征，这种情况多见于某些命名范畴(nominal category)(Taylor 2003: 69)，例如，[奇数]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不能被二整除的整数”。当然，无论边界清晰的范畴还是具有充分必要特征的范畴，它们都体现出了原型效应：[鸟]中存在代表性强的知更鸟，也存在代表性差的企鹅；Armstrong 等学者(1983)研究发现 3 是人们心中典型的奇数，而 447 和 91 则最不典型，偶数同样具有相似的特点。

(3) 影响范畴原型的主要因素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原型作为范畴的心理表征并非事先存在，也不是稳定不变的(Croft & Cruse 2004: 92; Kövecses 2006: 27)，范畴原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范畴原型取决于语境。语境可以决定范畴原型的选择，并能调整其他范畴成员的位置。我们以下面例(1)中的三个句子为例(Ungerer & Schmid 2001: 43—44)：

例(1)

a. The hunter took his gun, left the lodge and called his *dog*.
(猎人拿上枪，离开了小屋并叫上了他的**狗**。)

b. Right from the start of the race the *dogs* began chasing the rabbit.
(比赛一开始，那些**狗**就开始追逐那只兔子。)

c.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朱自清《荷塘月色》，第 72 页）

通过上下文语境，人们能够正确选择例(1)a 和 b 中[狗]的原型。例(1)a 是打猎的语境，[狗]“带回猎物”、“指明击中的猎物方向”等特征得到凸显，而“吠”、“四条腿”、“高兴时摇尾”等基本特征则受到压制，因此容易判断出 a 句中[狗]的原型是一种猎犬；而 b 句是追逐比赛的场景，强调的是[狗]“腿长”、“善跑”、“耐力强”等特征，而[狗]“吠”、“带回猎物”等特征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因此，人们脑中会浮现出灵堤(greyhound)(一种身体细长、善跑的狗)的形象，b 句中[狗]的原型就不再为猎犬了。c 句中“荷塘”、“出水”等词汇勾勒出一幅荷塘美景，根据语境，我们可断定这里描写的[叶子]的原型是荷叶。同样，Gibbs (2003)研究发现[饮料]在秘书休息的语境中的原型是咖啡，而在卡车司机休息的场景中则是牛奶。

其次，文化差异也是影响范畴原型的重要因素(Kövecses 2006: 28—30)。同一个范畴，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选择的范畴原型通常不同。我们仍以[饮料]为例，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汉语言中的[饮料]原型通常是茶，而西方文化中，英美人[饮料]的原型就可能是咖啡、可乐等。Ungerer & Schmid (2001[1996]: 51—52)在其书中详细对比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一天的第一餐]中原型认识的差异，探讨了英法文化对于范畴原型的影响，限于篇幅关系，这里我们不再展开介绍。一项对中国古代经典《尔雅》的研究表明，先秦时期中国人心中[家畜]范畴的原型是马，猪是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而现代人心目中[家畜]的代表是猪和鸡，也是不同时期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果(胡佳秀 2006)。

最后，个人因素也会导致对范畴原型的不同理解(Kövecses 2006: 28)。例如，Barsalou (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描述[椅子]和[鸟]范畴的原型时，两个受试列举的特征中最高只有 47%的特征相似；即使是同一个受试，他也可能在不同的测试情况下，给同一范畴列出不同的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范畴的原型是对范畴核心的一种动态的、实时(on-line)的心理表征，它会受到语境、文化、个人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

（4）专家范畴和民俗范畴

上文谈到了影响范畴原型的因素，我们初步认识到范畴中原型的可变性，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组重要的范畴分类：专家范畴（expert category）和民俗范畴（folk category）。这两种分类正体现出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

专家范畴具有一组人为强加的、严格的范畴成员判断标准，这类范畴多涉及一些专业科学知识。在定义这类范畴时，我们可以采用充分必要条件加以限制（Taylor 1995：73），但这些严格定义的范畴通常只供专业人士使用。如[偶数]、[奇数]在数学中分别有其充分必要条件用以判断某一个数的归属；又如，phoneme 在语言学中也有严格的定义用以判断某一个体是否属于 PHONEME 范畴。

民俗范畴，又称为“自然范畴（natural category）”，是基于人们日常对事物的观察、感知、传统观念、甚至迷信等的范畴。这类范畴没有严格的成员判断标准，人们通常依赖个体与范畴原型间的家族相似性来判断其是否属于该范畴。例如，[金]在民俗范畴和专家范畴中具有的特征差异很大：民俗范畴中，人们可以将[金]视为金黄色；专家范畴中[金]为金属元素 Au，金黄色并不是金属 Au 的颜色，而是 Au 中杂质所致（Taylor 2003：76）。

## 8.4 原型理论的应用

Kövecses (2006：24)指出原型理论不仅存在于日常概念之中，同时也存在于词汇意义、语言概念等语言结构中。鉴于上文例举的主要是原型理论在日常概念中的运用，以下我们侧重介绍其在语言结构中的运用，将分别简单介绍语音学、形态学、语义学、句法学、语法学等多领域的原型效应。

（1）语音学中的原型效应

原型效应在音位（phoneme）、音节（syllable）、语调（tone）等语音现象中普遍存在。

由于读音习惯和场合差异，一个音位常包含多个音位变体

(allophones)，如音位[t]的音位变体就有[tʰ]，[tˢ]，[tʃ]，[t˺]等(参阅 Taylor 2003：249—252)，这些音位变体构成了音位范畴/t/。同时，音位变体之间也存在原型效应，国际音标标示的读音可以视为音位范畴的原型，而其周围还有许多典型程度不同的音位变体。

语言中音节结构的形式也体现出了原型效应。例如，汉语的音节构造的原型是"一个汉字的读音就是一个音节……一般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构成"(申小龙 2005：74)，如"原"[yuan]、"韩"[han]、"快"[kuai]。我们不难发现[汉语音节构造]范畴中的边缘成员，儿化词的音节就是两个汉字为一个音节，如"花儿"[huar]、"活儿"[huor]等。

语调是指句子中高低抑扬轻重的变化。我们以英语语调为例，通常升调表示疑问，降调表示陈述，这是其原型用法，但是也存在一些非典型的边缘用法，如例(2)。

例(2)

a. Are you a student? ↗ (升调，表责备)
(你是学生吗?)

b. What's your name? ↘ (降调，表疑问)
(你叫什么名字?)

(2) 形态学中的原型效应

形态学领域中的后缀多义现象也可用原型理论解释，例如意大利语中的指小(diminutive suffixes)后缀(参阅 Taylor 2003：172—176)。意大利语中的指小后缀主要为 *-ino*，*-etto* 和 *-ello*，原义表示"物理空间上的小(smallness in physical space)"，如 *paese*>*paesino*(小的村庄)，*villa*>*villetta*(小的别墅)等。但是，指小后缀并不局限于空间域中的实体名词，也可以用于抽象名词、形容词、副词和动词，表示时间的短暂、力量的削弱、程度的减少、行为质量的降低等，如 *pioggia*>*pioggerella*(小雨)，*belle*(美丽)>*bellino*(好看)，*parlare*(说)>*parlucchiare*(说得不好)等。指小后缀的这些意义形成了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多义范畴，不同意义通过意义链相互关联。同时，通过隐喻和转喻途径，指小后缀的意义还能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以表达喜爱之情、缺乏价值、强调语气等。无论以哪种途径扩展意义，指小后缀的

意义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即该范畴的原型意义—— 物理空间上的小，原型效应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3) 语义学中的原型效应

原型理论广泛用于语义学领域，尤其是对一词多义现象的解释。我们以 climb 为例(Taylor 2003: 108－110; 蓝纯 2005: 38):

例(3)

a. The boy climbed the tree.
(那男孩爬上了树。)

b. The locomotive climbed the mountainside.
(机车爬上了山坡。)

c. Prices are climbing day by day.
(价格天天往上攀升。)

d. We climbed along the cliff edge.
(我们沿着悬崖边攀爬。)

例(3)a 句中 climb 的意义最接近 CLIMB 的原型意义，即人或动物运用四肢从低处上升到高处；b 句虽然保留了“向上移动”的特征，但是却无“利用四肢”这一特征；c 句中的上升含义已从纵向空间中的运动扩展到数量域中的变化；d 句中 climb 已经不再具有上升的含义，而强调四肢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多义词 climb 体现出了一个多中心结构的范畴，该范畴中含有许多相互关联、交织的意义，这些意义都以范畴中的原型意义为基础，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由意义链(meaning chains)实现：意义 A 与意义 B 具有相似点，意义 B 转而又与意义 C 相关，意义 C 又可以进一步拓展为意义 D、意义 E，等等(图 8.1)。




**图 8.1 一词多义现象中的意义链**(Taylor 2003:110)

原型理论也可用于解释汉语多义和新词构筑现象，例如，Myers (1994)验证了汉字“公”语义结构中的原型效应；鄢春艳和刘建立(2006)探讨了原型理论在汉字“星”、“炒”、“网”和“吧”词义扩展的应用。例如，“星”的原型应是“天空中除太阳和月球外，用肉眼或望远镜

能看到的发亮的天体"，其原型属性主要有"看上去很小"和"发亮"。在这两个属性基础上，派生了"火星儿"、"唾沫星子"、"秤星"等新词。同样，基于"发亮"的属性，派生出了"歌星"、"影星"、"笑星"等词语（鄢春艳、刘建立 2006:42）。

（4）语法学中的原型效应

我们首先来关注词类划分问题。英语传统语法对词类的划分主要采用定义、句法描写的方式。Taylor 提出运用原型理论来描写词类。

>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major word classes can be associated with prototypical semantic values. Nouns designate objects, verbs designate process (and states), adjectives designate properties (of objects), while prepositions designate relations (especially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objects.
>
> (Taylor 2002b: 168)
>
> 人们普遍认为，主要词类与其原型语义值有关。名词表示物体，动词表示过程（和状态），形容词表示（物体的）特征，而介词表示事物间的关系（尤其是空间关系）。

这是主要词类的原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隐喻和转喻扩展形成语言中的各种词类范畴。根据原型理论的观点，词类的内部结构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范畴如[鸟]、[蔬菜]、[家具]等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也体现出原型效应。如[名词]、[动词]等，如[名词]中"书包"、"袜子"等这类具体名词就比"美丽"、"自由"更为典型，而后者作为[名词]的边缘成员往往会被人们归入[形容词]。同时，词类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动词]和[形容词]都能转化为[名词]，成为[名词]的边缘成员。

袁毓林（1995a: 154）也认同"汉语词类是一种原型范畴，是人们根据词与词之间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类的"，并借助原型理论为汉语中的 17 种词类做出了定义：名词是"经常做典型的主语和宾语，一般不受副词修饰的词"；动词是"经常做谓语但不受程度副词修饰，或者程度副词修饰后仍可以带宾语的词"；形容词是"经常做谓语和补语，受程度副词修饰后不可带宾语的词"（袁毓林 1995a: 166—170），等等。

同时，原型理论还可用于解释英语中的时态、语态等语法现象。Taylor (2003：176－181)以英语过去时为例进行了探讨，认为表示动作发生于讲话时间之前，常和过去时间标志词(如，yesterday，a week age，last year)连用，这是过去时的原型用法。过去时也可以表示现在、将来的动作或虚拟、委婉的语气等，这就是过去时的非原型用法，如例(4)。语态也具有原型效应。语态的原型用法一般是主动语态的主语是动作执行者，被动语态主语通常是动作承受者，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例(5)a 句和 b 句；但 c、d 两句就分别属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范畴中的边缘成员，c 句虽然是主动语态的形式，但其主、谓语之间却是被动关系，d 句是被动语态的形式，但无法转化为对应的主动语态表达。

例(4)

a. I watched a film yesterday. (原型用法：过去动作)
(我昨天看了场电影。)

b. It is time we went to see him. (非原型用法：将来动作)
(我们早该去看他了。)

c. If I had enough time, I ... (非原型用法：虚拟语气)
(要是我有足够时间的话，我……)

d. C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 (非原型用法：委婉语气)
(你能把盐递给我吗?)

例(5)

a. The ball hit him.
(球击中了他。)

b. He was hit by the ball.
(他被球击中了。)

c. The cake sells well.
(蛋糕销售的不错。)

d. I was born in a small town.
(我出生在一个小镇。)

(5) 所属关系构式的原型效应

所属关系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核心概念(Mitkovska 2004:1),Taylor (1989, 1996),Durieux (1990)以及 Nikiforidou (1991)认为所属关系反映出了原型效应,具体的各种所属意义都是通过隐喻或转喻机制从所属关系的原型扩展而来。Taylor (1996: 340)利用原型理论归纳出了所属关系构式的八大基本属性,如,"典型的所属者是一个特指的人","典型的所属物是一个无生命的实体,是具体的事物,而非抽象的东西","典型的所属关系具有专有性,所属物只有一个所属者,而所属者则可有许多所属物","典型的所属关系具有长期性,以年月来计算,而不以分秒来计算",等等。具备这些属性越多的所属关系越靠近范畴的原型,违反上述属性越多的,也就越靠近该范畴的边缘。结合 Taylor 等人研究成果,Langacker (1999: 176-177)在认知语法框架内提出了三类所属关系原型:占有关系(ownership)、亲族关系(kinship)以及部分/整体关系(part/whole relations),如例(6);通过隐喻、转喻等所属关系可以进一步扩展到一些边缘用法,如例(7)。

例(6)

a. Mary's pen
(玛丽的钢笔)

b. Jason's mom
(贾森的妈妈)

c. my head
(我的头)

例(7)

a. 公司的职员

b. 母鸡的蛋

c. 电脑的屏幕

同时,原型效应还体现在许多语法构式、句法结构以及句子种类等语言层面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Lakoff (1987a: 58-67),Talyor (2003: 200-245)以及蓝纯(2005: 39-40)的相关论述。

## 8.5 原型理论存在的问题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原型理论的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 Geeraerts 1989；Laurence & Margolis 1999；Croft & Cruse 2004：87—91；Evans & Green 2006：268—269）。例如，原型理论否认充分必要条件作为判定范畴成员的标准，而对语义特征在范畴成员判断中的作用却未作直接论述（杨忠、张绍杰 1999：7）。原型理论难以解释一些复合范畴的内部结构，如，PET FISH 中 PET 的原型特征是"绒毛状的"、"令人亲近的"，FISH 的主要特征为"灰色的"、"中等体型的"，为何 PET & FISH 分别具有的主要特征没有体现在 PET FISH 的原型特征（"小体型"、"颜色鲜艳"）中；原型理论也无法解释为何人们在不清楚或误解某一范畴特征时仍能形成该范畴的概念，等等。

此外，原型效应只是大量心理实验得出的结果，我们不能直接将这些实验结果当作解释人类思维中范畴表征的理论，也就是说，Rosch 等人的实验只调查了人类对范畴做出的判断，而没有探讨人类思维中引起这些判断的认知表征（cognitive representation）。因此，原型效应可以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一定是人类认知结构的直接反映。

## 8.6 结　语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原型理论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在国外研究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涉及语义（王寅、李弘 2003；鄢春艳、刘建立 2006）、语法（沈家煊 1997；熊学亮、王志军 2002）、语用（周启强、白解红 2004）、翻译（王仁强、章宜华 2004）、词典释义（章宜华、黄建华 2000）以及教学（梁晓波、李勇忠 2006）等多个层面。同时，原型理论自身的不足也为广大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开拓空间；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从对比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原型理论进行进一步探讨。

第九章

# 基本层次范畴

## 9.1 引 言




范畴可以从横向的平行关系和纵向的垂直关系两个层面来考察。横向关系是范畴内部成员之间的并列关系，例如，[苹果]、[橘子]、[杏]都属于[水果]范畴。在这个层面上以原型为中心展开，我们说[苹果]是水果的原型。纵向关系是垂直的所属关系，例如，[水果]—[苹果]—[红富士]，这三个层次还可以上下扩展：比如说，往上属于[食物]，往下则是[红富士]更详细的分类。原型理论是横向关系中的重要理论，在纵向关系中，基本层次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纵向关系中，从最具概括的范畴到最特例的范畴形成一个类似菱形的结构，在这个层级结构中，越往上越抽象，范畴成员越少；从菱形的顶部开始越往下越具体，经历一个成员最多的中间层次，越往下成员也是越少。中间的这个成员最多的层次就是基本层次。本章从多个角度关注基本层次范畴，先介绍基本层次范畴的特点(9.2)，讨论语言中的基本层次的词汇(9.3)。我们以基本层次为参照往上移，讨论上位范畴(9.4)，往下移讨论下位范畴(9.5)。结语(9.6)对三个层次进行了对比。

## 9.2 基本层次范畴的特点

基本层次范畴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Roger Brown 1958 年的经典文章“How Shall a Thing Be Called”以及他于1965年出版的 *Social*

*Psychology*。此后，很多学者在 Brown 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基本层次范畴在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作用，如，Berlin et al. (1974)，Rosch (1975a, 1978)，Kay (1971)，Cruse (1977)等。国内也有学者(如，蓝纯 2005；熊学亮 2002；赵艳芳 2001)讨论过基本层次范畴理论。

Brown 在 How Shall a Thing Be Called (1958)一文中指出，事物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有不同的名称。但是，只有一个抽象层次上的名称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比如硬币，抽象来说，它可以是金属物体，也可以是货币；具体来说，它可以是一枚 1952 年生产的硬币，可以是有污渍的硬币等等。但是，"硬币"处于抽象和具体层次之间，这个名称被广为使用。同时，它又代表一个范畴，这个处于中间层级上的范畴，称为基本层次范畴。Lakoff (1987a:267)认为：基本层次范畴是完型感知、身体运动能力和形成丰富心理意象能力的集合体。

Rosch 和她的同事(1976)在 Brown 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结论：对于人类的范畴化而言，这个层次上的范畴化最为重要。因为该层次具有最大的内包性，且信息量最多(Evans & Green 2006:260)。

基本层次范畴具有文化性、地域性以及历史性等特性。因此，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讲一种语言的人来说，它是基本范畴，对讲另一种语言的人来说，它有可能不是基本范畴；某一时期内的基本层次范畴经历一段时间后就有可能不再是基本层次范畴，影响变化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文化因素，汉语中茶可以是[饮料]的基本范畴，对茶进行细分，有龙井、碧螺春、毛尖等等。英语中，咖啡可能是[饮料]的基本范畴，对咖啡进行细分，有卡布奇诺、蓝山等等。

许多学者对基本层次范畴做过研究，有过精辟论断。例如，Nahinsky (1992:379)，Lakoff (1987a)，Taylor (2003)等等。我们认为 Lakoff (1987a:46)的论述较为全面，他将基本层次范畴的特点总结为如下 10 条。

Lakoff (1987a:46)认为，基本层次范畴是：

(1) 可以感知范畴成员相似外形的最高层次。

(2) 能通过一个心理意象反映整个范畴的最高层次。

(3) 人们采用相似运动神经操作与范畴各成员相互作用的最高

层次。

(4) 主体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确认范畴成员的层次。

(5) 范畴成员最经常使用的名称。

(6) 儿童命名和理解的第一个层次。

(7) 最先进入语言词汇的层次。

(8) 在拼写上具有最短的基本词项(lexemes)的层次。

(9) 词汇在中性语境下使用的层次。

(10) 我们的绝大部分知识得以组织的层次。

以上10条内容相当丰富,我们不一一论述。基本层次范畴具有最显著的认知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通过基本范畴,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感知事物间的不同。例如,[兰花]的下位范畴[山兰]、[建兰]和[墨兰]等等,由于它们彼此之间有太多的相似点,以至于我们很难区分这些子范畴。相反,上位范畴由于包含了成员间过多分散的特征使我们无法把握范畴内部的相似点。例如,我们很难从[椅子]、[桌子]和[床]这些基本范畴中找出[家具]这一上位范畴内部成员的共同点。并且,当我们想要认知[家具]时,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抽象的家具,我们总是借助它的基本范畴来获取关于该范畴的模糊概念。

第二,基本范畴层次具备完型感知功能。所有的[狗]范畴都具备它所特有的完型以区别于[象]、[老虎]等范畴。而上位范畴在使用时要经常联想到基本范畴。如果要求某人描述一件[家具],他所描述的一定是位于[家具]下位的基本范畴成员,如椅子、桌子,而不会是一件抽象的家具。我们提到[苹果],头脑中立刻会出想一个红红的、圆圆的、芬芳的物体的思维意象。但是,提到[水果],头脑中就无法形成统一的一个意象。

第三,我们通过基本层次范畴上的物体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尽管下位范畴包含了更为详细的信息,但并未与基本范畴上的物体有太多的差异。[刀]是一个基本范畴,我们使用刀时,总是手握刀柄,施力于刀刃向下用力。[刀]属于上位范畴[工具],对[工具]而言,我们无法总结出一套共同的动作。[刀]包含[水果刀]、[菜刀]、[餐刀]等下

位范畴，在使用这些不同的刀时，尽管我们的动作会有一些调整，但大体来说，都是手握刀柄，施力于刀刃向下用力，这一过程是不会变的”（蓝纯 2005：35）。

## 9.3 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

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第一个特点：它们大多都是由单一词项构成的单词，例如 BIRD，APPLE 等。有时，上位范畴词汇经常在一个语言系统中缺失，英语中就缺少囊括各种色彩的上位范畴词（COLOUR 不包括黑、白、灰三种颜色）；根据需要，人们会创造一个词语或者通过详细说明表达上位范畴的概念，如，SIBLING 就是创造出来的基本范畴 BROTHER 与 SISTER 的上位范畴词。下位范畴一般是由一个基本范畴词和一个表示限定说明的修饰语共同组成的，英汉两种语言多有这种构词法，但是汉语则更加明显，如图 9.1 所示。张建理（1995）指出：英语也可以把几个表意成分相加形成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它们往往不仅是简单相加，而是被压缩在一个词汇层级上，如 cockerel。这是因为英语的词汇化程度较高，所以一个概念通常都用一个单独的词来表达，而汉语则将两个义素简单相加，从而具有很强的可分析性。通常汉语的第一个语素表示具体的性质特征，第二个语素多为基本范畴层次词，多为后缀，这就导致了汉语具有极高的透明度。王寅、李弘（2003）指出，汉语在给新事物和概念命名时，往往采用分析法，而英语则多倾向于用综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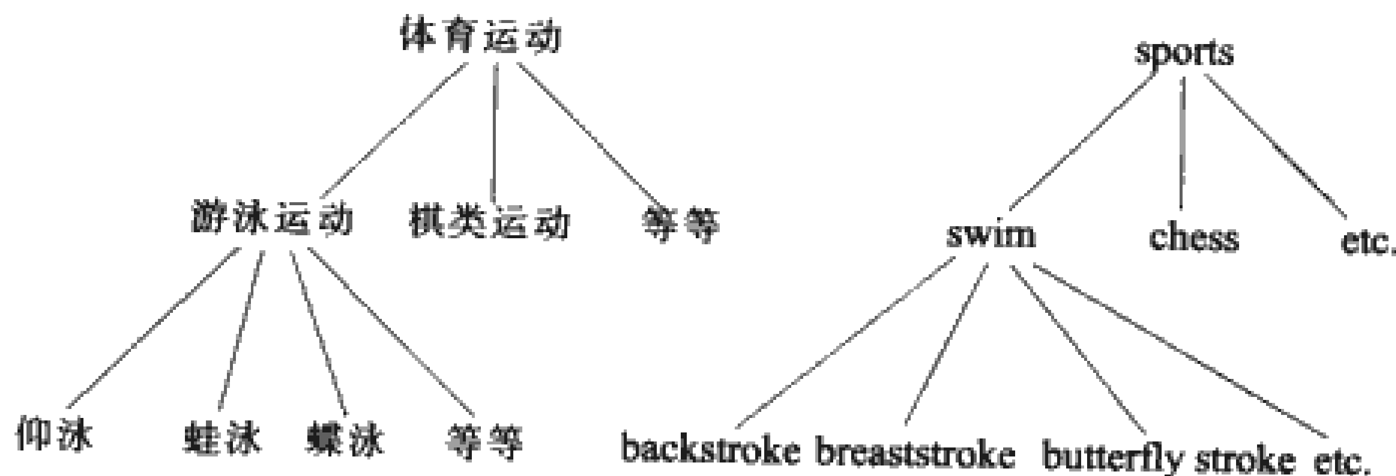



图 9.1 范畴的层级

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第二个特点：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比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词汇使用频率高。也就是说，基本层次词汇可以通过它们的高频使用率同非基本层次词汇相区别。英语中的基本层次词汇一般来说形式较短，结构简单，多为单音节词，可以适用于各种文体，并且多由英语本族词语构成；而非基本层次范畴词汇在语源或构造上相对复杂，多为拉丁语或希腊语源的借用语，语体较正式，多见于科技文献。例如，implement，mammal，kitchen chair，等等。Zubin & Köpcke (1986)对德语中的性和层级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基本范畴之上的范畴大多概念模糊，彼此间不容易区分。处于基本范畴及其下位范畴中的名词，其意义在感知和功能上更加完备，这些词汇要么呈阳性，要么呈阴性，中性词汇比较罕见。tier (动物)，obst (水果)，gemüse (蔬菜)，metall (金属)等上位范畴词汇呈中性，而这些词汇的下位范畴则呈现出不同的阴阳性。

Taylor 认为：在没有具体原因时，我们总是在基本层次上讨论事实 (Taylor 2003:50)。这正是由于基本层次词汇具有凸显性，成为在不需要细节时的必然选项。这也是区别基本层次范畴词和非基本层次范畴词的一种简单而又快捷的方法。例如，在日常会话中，如果有人问："这是什么？"一般人都不会回答"这是一株植物"或"这是一个生物"，而会回答："这是一棵松树。"再如，当有人问："你爸爸在哪儿？"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回答"在地球上/在中国/在北京"，而通常回答道："我爸在家。"尽管此例中以上各种答案都可以，但只有位于基本层次上的"松树"和"家"最为合适。

基本层次词汇比其他层次词汇具有更强的隐喻生命力，这一点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英语中表示颜色的基本层次词汇具有很多转喻和隐喻的用法，例如，RED 有 be in the red(赤字)的用法，YELLOW 在美国南部的俚语中通常指蛋黄，在美国西部被采矿者用来指黄金，同时也被用来指一种植物病，即黄化病。汉语中也有类似的用法，以表示身体部位的词汇[头]为例，就比[身体部位]这一上位范畴有更多的隐喻和转喻用法，常说的"剃头"、"水头"、"梢头"、"桥头"等等，而不说剃身体最上面的部位，桥最开始的地方等。[狗]有"狗腿子"、"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拿耗子"等隐喻和转喻用法，作为上位的[动

物]和做为下位的[京巴狗]就难有此用法。

## 9.4 上位范畴

**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y)的最大特征就是缺乏具有普遍特征的整体形象,所以对于上位范畴的成员我们很难通过完型结构来把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认知诸如[动物][植物][水果]等范畴。当提到这些范畴的完型特征时,我们很自然地会从它们的下位范畴中借取特征,如,提到[水果],我们会从它的基本层次范畴中借取:[西瓜]多汁,[山楂]酸甜,甚至[榴莲]气味独特等特征。因此,上位范畴又被称为寄生范畴化(parasitic categorization)。以上位范畴[家具]和基本范畴[桌子]和[椅子]为例,[桌子]和[椅子]都有充足的特征来区分范畴,如[桌子]有光滑的平面、具有书写、吃饭等功能;[椅子]特征包括有靠背、是用来坐的等等。如果说上位范畴提供了特征的话,如,可以移动,该特征也是 [桌子]和[椅子]这两个范畴共有的。这就清晰地说明上位范畴特征具有寄生性。事实上,我们很少意识到上位范畴的特征是从各个不同的基本范畴的特征中借取的,并且这些特征多是重合的,原因在于范畴间具有家族相似性。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对上位范畴的描写依赖于基本范畴间的家族相似性。

上位范畴的第一个功能是突出所属成员明显的共有属性。具有范畴间普遍性的上位特征数量少,但并不是说这些特征不重要,上位特征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是其下属范畴特征所必须具备的,具有显著性。这些特征可以通过句子、从句来表达,甚至产生了可以自由使用的上位范畴词汇。例如:BUS 的一个特征是 holds many people,基于此特征的上位范畴是 PUBLIC TRANSPORT;BUS 的特征还可以是 moves people and things around,相应的上位范畴是 VEHICLE,其语言表达式为 vehicle。这些上位范畴词汇的产生具有很强的认知基础:它们表达了事物间最为突出的性质特征、目的或功能。如果我们说 bus 是 vehicle,我们很自然要强调它的运输功能;如果我们说 bus 是 toy,我们所强调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总之,产生上位范畴词汇的原因在于我们想要突出普遍的显性特征。

与此相关的是上位范畴的第二个功能特征：聚合功能（collection function），即集合了大量下位范畴，从而使整体上把握上位范畴成为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如，TRAFFIC 这个范畴既包含了 VEHICLE 的特征，也包括了 NOISE 和 CROWDING 的特征。另外一方面，多个上位范畴的特征可以基于同一个基本范畴的特征，如，[狗]这一基本范畴既可以为上位范畴[动物]提供特征，又可以为下位范畴[宠物]提供特征。

我们用 Ungerer 和 Schmid 的论述来总结上位范畴的特点，并结束本部分讨论。Ungerer & Schmid（2001:84—85）归纳为如下四点：

（1）上位范畴是辅助性的，因为它们必须以基本范畴为基础来获取完型和大部分的特征，这被称为寄生范畴化。

（2）上位范畴的确包含一个或者几个整个范畴都适用的特征，这些特征为上位范畴的存在提供了原因，这些特征也适用于各个基本范畴。但若要凸显这些特征时，我们便使用上位范畴。

（3）与凸显功能密不可分的是上位范畴的聚合功能，这一功能可以使上位范畴根据某(些)特征聚集下一层级的范畴，这个过程可以在不同层级上反复进行，得到不同词汇范畴的一个全方位的层级结构。

（4）然而，产生于日常范畴化的经验层级，既不是完整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由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需要，这些经验层级允许空缺以及不同的层级路径。正是这一点使经验层级从根本上有别于科学分类法。




## 9.5 下位范畴

**下位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y）是对基本层次范畴的进一步细化。因而它们的完形结构和基本范畴的结构有很强的相似性，如，POODLE，TERRIER 和 ROSE 都有各自的完型，它们均是围绕着原型结构建立起来的，都聚集了各自下属类别的特征。这些特征中，只有部分特征是属于下位范畴自身的，大多数的特征是属于基本层次范畴的。

下位范畴有着自身的认知基础。传统的语义场理论认为这些细

化了的特征只是为了增加上义词的特征而作为附加成分存在的。认知语言学则认为这些特征是以认知背景为基础存在的。以复合词为例,典型的复合词是由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的,如 blackboard, black hair。表面上看,名词提供下位范畴的范畴特征,形容词提供修饰特征,且处于次要地位。从构词角度分析,形—名复合词中,第一个词素——形容词是用来修饰第二个词素的,是修饰语—中心词结构。但在名词和名词组成的复合词中,如 apple juice, 尽管词语的分析方法未变,但认知步骤却有区别:这里组成复合词的是两个表示基本范畴的词汇 APPLE 和 JUICE。JUICE 为 apple juice 提供如下特征:液体、不含酒精、解渴等等。APPLE 为其提供的特征为:用苹果制造的、有益健康、口感酸甜、颜色为黄色或相近色、含有维生素等。这说明 APPLE JUICE 对范畴 APPLE 有更大的依赖性。对于 apple juice 的认知,我们是先从组成的第一个基本范畴 APPLE 开始的,而不是像传统语义学所认为的 APPLE 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再考察更加极端的例子,如 COAT COLLAR,就会发现这一范畴和 COAT 的关系更加密切,共同点也更加多。例如,coat collar 是由布制成的,具有保暖性、防风性等,这些都是 COAT 的基本特征。coat collar 和 collar 仅是材料上的联系。也就是说,对下位范畴的划分,我们不仅依赖于作为基本范畴名称的词汇,同时我们也从认知的首要性方面选择组成复合词的某个词素作为认知的参照点。

## 9.6 结 语

下位范畴、上位范畴以及基本范畴,三者间的联系和区别我们总结为表 9.1。

表 9.1 经验层级中三个层次的范畴特征

(Ungerer & Schmid 2001:98)

| 范畴种类 | 参数 | | | | |
|---|---|---|---|---|---|
| | 完型 | 属性 | 范畴结构 | 功能 | 语言形式 |
| 基本层次范畴 | 普通完型 | 大量的范畴属性 | 原型结构 | 指向世界的"自然"通路 | 短小的单语素词 |
| 上位范畴 | 没有普通完型 | 一个或者很少的范畴属性;凸显的普遍属性 | 家族相似性结构 | 聚合与凸显功能 | 多为较长的复合语素词 |
| 下位范畴 | 几乎一致的完型 | 大量的范畴属性;凸显的具体属性 | 范畴成员之间高度的同源性 | 具体指向功能 | 复合语素词 |

基本层次范畴是范畴研究的核心之一,目前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基本层次范畴和原型理论之间的关系;在人造范畴中,处于基本层次范畴的概念结构的本质问题;在人造范畴中,如何确定基本层次范畴的认知优先性。该理论不仅可以用来研究语言习得,也可以用来解释其他语言层面上的现象,如语态等。这些研究目前在国内基本处于空白,国外的研究相对较多,如 Dixon (1977), Rifkin (1985)等。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空间。

# 第十章

# 框架与框架语义学

## 10.1 引言

Charles Fillmore 是框架及框架语义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代表人物(Fillmore 1968, 1975,1977a,1977b,1982a,1982b,1985a,1985b,1988等等)。其他学者也有相关论述，例如，Croft & Cruse (2004: 32), Petruck (1996: 1),Ungerer & Schmid (1996: 211)等等。以下是框架的三则定义：

定义一：Frames are "specific unified frameworks of knowledge or coherent schematizations of experience".(框架是"具体的、统一的知识结构或经验的协调一致的图式化")(Fillmore 1985a: 223)

定义二：A FRAME is any system of concepts related in such a way that to understand any one concept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entire system; introducing any one concept results in all of them becoming available. (框架是任何一种概念系统，理解该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以理解整个系统为前提；引入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会涉及系统内其他所有概念。)(Petruck 1996: 1)

定义三：A frame as a type of cognitive model which represents the knowledge and beliefs pertaining to specific and frequently recurring situations. (作为一种认知模型，框架表征与具体的、反复出现的场景相关的知识和信念。)(Ungerer & Schmid 2001[1996]: 211)

本章各个部分围绕语义框架这一核心来展开，从不同角度为读者描绘出框架语义学的大体轮廓和目前研究情况。我们首先了解框架的本质(10.2)，阐述框架对语义现象的解释(10.3)，对比框架语义学与传统语义分析方法(10.4)，框架语义学如何与实际应用结相合(10.5)，之后介绍两个大的工程，即框架网络工程和知网(10.6)。

## 10.2 框架的本质:原型和视角

根据上文定义，“框架”为语义理解和描述提供所需概念背景。对框架中任一概念进行解释通常会涉及该框架内的其他相关概念，例如，Fillmore (1977b)提出的“商业事件”框架(“commercial event” frame)，其中包括买方、卖方、商品、金钱等要素。动词概念 buy(买)关注“买方”和“商品”之间的行为，“卖方”和“货币”提供背景信息。动词 sell(卖)正相反；动词 pay(付款)则涉及买方、货币、卖方的关系，“商品”在此作为背景；同样，动词 cost(值)，spend(花费)，charge(收费)等，分别唤起“商业事件”框架中的其他方面，在该框架中可实现其语义描述。此例中，“商业事件”框架相关的知识和观念为人们理解这些动词的语义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和理据。但是，框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Fillmore (1982a: 117)认为框架并不是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实体，而是一种原型。框架原型可解释词语使用和真实情景之间适应程度的复杂性，并受社会活动背景的影响。例如，breakfast(早餐)一词，不同语言、文化社团中“早餐”的框架原型和具体使用都不相同：一个人从早晨开始睡，到下午三点起来吃面包、鸡蛋、橘子汁等，这可称为“早餐”。一个人晚上睡觉，早上十点起来喝豆浆、吃油条，也符合“早餐”框架，等等。词语 breakfast 表示的范畴可用于许多语境；这些语境取决于 breakfast 的原型用法，所谓原型用法就是词汇背景条件与其原型定义相匹配的那种用法。

视角(perspective)是语义框架中另一个重要概念，指说话人看问题的角度。同一框架中，不同的词汇和句子其视角可能不同。同时，“视角的选择遵循凸显原则”(Ungerer & Schimd 2001[1996]: 207)。

例(1)中a和b两句都唤起了"商业事件"框架,包括"买方"、"卖方"、"商品"、"金钱"元素。但a句选用动词buy,采用凸显"买方"的视角;b句的动词sell则从"卖方"视角来叙述,凸显"卖方"。有时,某一词汇的视角并不是当前框架,而处于更大的框架,涉及比该事件所处的当前情况更宽泛的历史。例如,北美英语中经常出现的out west和back east的视角就需要借助美国家庭的总体居住历史,即,从东海岸向西海岸迁徙。虽然现代北美人并没有亲历此西进历程,但这些词汇可唤起他们对历史的回忆,这里就采用了较广的历史视角。

例(1)

a. Carla bought the computer from Sally for $100. (Petruck 1996: 3)
(卡拉花一百美元从莎丽那儿买了台电脑。)

b. Sally sold the computer to Carla for $100. (Petruck 1996: 3)
(莎丽以一百美元的价格把电脑卖给了卡拉。)

## 10.3 框架对语义现象的解释

框架语义学认为把握概念系统中任一概念的意义,必须首先理解它所适应的框架。语言理解正是将语言传递的内容与已知框架进行匹配的过程(Charniak 1980: 62)。以下阐述框架和一些语义关系。

(1) 一词多义现象

很多一词多义现象是因为词汇具有可替换性框架造成的(Fillmore 1982a: 125)。较常见的就是某词在日常语言中有一个普遍的用法,在专业性语言中,又具有别的用法。例如,angle在日常语言中指两线相交于一点所形成的形状。如弯拐杖,这属于一个可实际感知的框架。在几何学中,angle作为一个角,可为0度、180度,此时则指一条直线围绕一点扫过的区域,其框架的实际感知程度显然降低了不少。又如,汉语"质量"在物理学中指物体所含物质的量,属于可实际感知的框架,而在日常生活中"质量"指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难

以实际感知。

(2) 近义词的语义差异

某些概念似乎指称同一事物，但由于其“框架”不同，也存在语义差异。许多近义词之间的区别正属于这种情况，如英语中，land 和 ground 字面上都是指称“陆地”，但它们却具有不同的语义框架：land 属于一种“地域框架”，与 sea(海洋)相对；而 ground 属于“空间框架”，与 air(天空)相对。因此，一只鸟“在陆地生活(spends its life on the *land*)”是指它不在水里生活，而一只鸟“在地面生活(spends its life on the *ground*)”则指其不会飞(Fillmore 1982a：121)。又如汉语中，“单车”和“自行车”在某些方言中同指一种交通工具，然而它们之间有细微的差别，“单车”涉及一种“数量框架”，与双人车、三人车等相对；而“自行车”属于“机动框架”，与动力车、电动车、汽车等借助发动机力量的交通工具相对。

(3) 评价尺度的选择

对于同一情景，若选择不同的框定(framing)方式，则会产生不同的“事实”，这多体现于形容词的评价尺度(evaluative scale)选择。如，特定情景中一个人不愿出钱，可被描写为 stingy(小气)，也可被描写为 thrifty(节约)。前者对比的是 generous(慷慨)，而后者与 wasteful(浪费)形成对比。选择 stingy/generous 评价尺度时，说话者关注行为者的处世态度，而选择 thrifty/wasteful 时，说话者是对行为者用钱能力、智慧的一种评价。需要注意，这类情景的否定涉及两种框定方式，会产生不同解释。如 He's not stingy，可表示“他不小气，很慷慨”或“他不是小气，是节约”两种意义，前者接受了 stingy/generous 的评价尺度，是在同一尺度框架内的对比，后者否定了这一评价尺度，认为应采用 thrifty/wasteful 的评价尺度，属于不同尺度框架间的对比(Fillmore 1982a：125)。再如例(2)，“自信”和“自负”都可以表示“对自己有信心”的含义，但前者属于“自信/自卑”评价尺度，而后者属于“自负/谦虚”的评价尺度。因此“自信”涉及一个褒义的语义框架，而“自负”则是贬义的语义框架；同时，如否定句“老王不是自信”也涉及两种框定方式的解释，即“老王是自卑”或“老王是自负”。

例(2)

a. 老王是个自信的人。

b. 老王是个自负的人。

"框架"还可用于解释其他词性词汇的评价尺度选择问题,如名词 fetus 和 unborn baby 就分别适应"哺乳动物框架"和"人类框架"。在描述堕胎情景时,若说话人选用 fetus 则流露出他不反对该行为的立场,而若使用 unborn baby 则更多地反映出他对该行为的不满。

(4) 词语新义的理解

Fillmore (1982a: 125)指出人们在谈论某事时,若还没有合适的认知框架,或想引入新的表达,通常会借用语义框架来实现。借用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解释者(interpreter)对借用框架和当前情景之间适应程度的评价。如,海狗中的 bachelor 一词就是从"人类框架"(bachelor 指单身汉)中借用而来的,表达出"雄海狗在交配季节没有伴侣"的新义。框架借用还可以解释 Lakoff & Johnson (2003[1980])中的许多创新隐喻表达。汉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死胡同"原来用于"空间地理框架"表示"走不通的巷道",通过隐喻映射在"思维框架"中获得新义表示"思维、想法、认知等不灵活或没有生命力",如"国民党走向了死胡同"。

(5) 词汇搭配问题

利用"框架"概念,可分析词汇搭配中的一些微妙现象,请看以下例句(Fillmore 1977a: 75—76):

例(3)

a. A dog was barking.
(狗曾在叫。)

b. A hound was baying.
(猎狗曾在吠。)

两句中名词和动词的搭配很容易被人接受,而若用 dog 和 bay 搭配、hound 和 barking 搭配则不符合英语的使用习惯。这是因为 dog/bark 和 hound/bay 分别适应不同的语义框架,前者是"普通狗"框架

而后者是“猎犬”框架，通常同一框架内的词汇进行搭配才能保证语义的一致性。如古汉语中的“奉”和“赐”都有“赠送和给予”的意思，如例（4）a 和 b 两句，这里谓语“奉”和“赐”不能交换，因为两个谓语适用的语义框架不同，“奉”用于“下级对上级”的框架，而“赐”用于“上级对下级”的框架，交换后句中的主语无法与之搭配。

例（4）

a. 即遣弟右贤王舆奉马牛。（司马光 2005，《资治通鉴》，第 1184 页）

b. 汉王赐良金百溢。（司马迁 2007，《史记》，第 299 页）

由此可以看出，解释语义现象时，Fillmore 的框架语义模式（frame semantic model）与 Langacker（1987）在认知语法中提出的“指向/基体”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Langacker 的“指向（profile）”反映词汇表达的概念，“基体（base）”则是指向概念预设的知识或概念结构。Fillmore 和 Langacker 都强调语言单位的意义必须依靠其所适应的整个结构中的背景信息。当然，他们分别在运用“框架”和“指向/基体”进行语义分析时，也各有所侧重，如 Fillmore 主要关注动词的语义框架，Langcker 致力于不同层次的认知过程等，具体阐述可参阅 Ungerer & Schmid（2001[1996]：210）。




## 10.4 框架语义学与传统语义分析方法

通过对“框架”概念以及“框架”语义分析方法的介绍，可以看到“出自经验主义的语义学”（Fillmore 1982a：111）的框架语义学与传统的语义分析方法有很大的区别。以下是框架语义学和几种传统语义分析方法的简单对比。

（1）框架语义学和语义清单理论

生成语法认为语言形式的意义需要符合一系列条件构成的清单才可以恰当、真实地使用，如 bachelor（单身汉）一词的意义就必须包括 ADULT（成年），MALE（男性），HUMAN（人类），UNMARRIED（未婚）等一系列充分必要的语义特征。Fillmore（1975：128）将这种

意义观称为“语义清单理论（the checklist theory of meaning）”。Fillmore（1975：128）正是在批判“语义清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框架”的概念，认为词汇意义的获得不依靠充分必要性的语义清单，而基于说话者头脑中基于经验的图式化，即具有原型效应的“框架”。

（2）框架语义学和语义场理论

在语义场理论（semantic field theory）中，词汇的定义需依赖同一语义场中的相邻概念。Fillmore（1985a：228－229）注意到若某一词汇没有相邻概念时，语义场理论的解释就会出现矛盾。例如，对于直角三角形的边，德语有 kathete（直角边）和 hypotenuse（斜边）两个概念，英语中只有 hypotenuse（斜边）一词。根据语义场理论，人们对德语词汇 hypotenuse 和英语词汇 hypotenuse 的理解应该不同（因为两者具有不同的相邻概念），但事实并非如此。框架语义学则能够避免这一矛盾，它认为词汇定义取决于所在的框架而不是与相邻概念的关系。德语、英语中 hypotenuse 的概念都直接与其框架即“直角三角形”框架联系，不依赖相邻概念，因而，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也就相同。

（3）框架语义学和成分分析法

语义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认为概念和词义是可分割的单位，由语义成分（semantic components）组成。如，BOY（男孩）包含 YOUNG（年轻），MALE（男性），HUMAN（人类）三个语义成分。GIRL（女孩）包含的语义成分为 YOUNG（年轻），FEMALE（女性），HUMAN（人类）。由此看来，boy（男孩）和 girl（女孩）的区别就只在于性别差异，并围绕性别形成对称关系。但实际运用中，这两个词汇还存在其他差异，如 girl 指称的女性年龄要明显高于 boy 指称的男性年龄，这种差异利用成分分析法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框架语义学认为 girl 和 boy 的“框架”之间不仅包括生物上的性别差异，还包括一些针对性别存在的态度和行为差异。因此，boy 和 girl 在日常使用中具有不对称性（Croft & Cruse 2004：9）。

（4）框架语义学和真值条件语义学

真值条件语义学（truth conditional semantics）只考察语言材料的指称意义，试图发现语言材料在何种情境下具有真值。Fillmore 的框架语义学是一种理解语义学（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认为人

的理解在语言使用中处于第一位(Fillmore 1985a：235)。框架语义学的语义分析需以词语的知识和经验背景为基础，试图探讨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范畴化功能以及适合使用该词语的场景，从而理解一个言语社团为何会创建一个范畴并以该词语来表达它。

总之，在概念结构研究中，框架语义学具有明显优势，它不是对传统语义分析方法的简单补充，而为语义研究开辟了一条创新的、独特的途径。"框架"的提出是对"语义学目的的根本性再思考"(Croft & Cruse 2004：8)，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语义概念的认识。

## 10.5 框架语义学的应用

框架语义学不仅可以对语义现象进行合理解释，也广泛运用于众多语言学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语篇中的框架

框架不仅是词汇语义学的有效工具，也可以运用于语篇语义学(text semantics)等(Petruck 1996：3)。当语篇中的语言形式按照惯例与特定框架相联系时，该语篇就唤起了某一语义框架(Fillmore 1985a：232)。如例(5)，a 句并未提及"生日聚会"，但根据文化背景知识，句中"吹蜡烛"、"吃蛋糕"、"打开礼物"一连串动作可共同唤起"生日聚会"框架；b 句中"龙船"、"锣鼓"、"划桨"、"围追堵截"、"鸭子"、"逃避"一系列描写可共同唤起"龙舟会抢鸭子竞赛"框架。

例(5)

a. Julia will open her presents after blowing out the candles and eating some cake.

(朱丽叶将在吹蜡烛、吃蛋糕之后打开礼物。)(Petruck 1996：3)

b. 龙船上敲着急促的锣鼓，划桨奋力击水，围追堵截，鸭子扑打着翅膀纷纷逃避。

(何志范《乐山龙舟会多姿多彩》，第 180 页)

框架还可以用于解释语篇的连贯(coherence)问题。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连贯是指"语篇内部各部分在命题意义和语用意义层

面上能前后相连，形成合理的逻辑关系”（朱永生 2005：3）。框架语义学认为若某一语篇提供的信息可唤起一个统一的框架，从而构建出整体性的语篇意义，该语篇就具有连贯性，这从认知的角度支持了 Halliday & Hasan (1976; 1985)的语篇连贯思想。如例(6)，a 句符合语篇连贯，而 b 句则缺乏连贯，因为 b 句中的“车出问题”和“烟灰缸太脏”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连贯性事件框架。

例(6)

a. I had trouble with the car yesterday. The carburetor was dirty. (Fillmore 1977a: 75)

(昨天，我的车出毛病了。化油器太脏了。)

b. I had trouble with the car yesterday. The ashtray was dirty. (Fillmore 1977a: 75)

(昨天，我的车出毛病了。烟灰缸太脏了。)

另外，框架语义学认为语篇能够激起自身的语义框架，同时框架中的元素有的是必备的，有的是可选的。这与功能语言学的体裁分析理论有相通之处。功能语言学认为每个语篇都是一个“有目的、有步骤的活动(staged, goal-oriented purposeful activity)”，都有自身的体裁结构(Martin 1984: 25); Halliday & Hasan (1985: 64—65)提出的“体裁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GSP)理论也认为每个体裁都有必备语步(move)和可选语步，并分析了服务场景(service encounter)的 GSP。所谓 GSP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描述某一体裁的所有潜在语篇结构”(Hasan 1996: 53)。我们认为功能语言学的 GSP 概念可与框架语义学中的“框架”概念对应，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点(如朱永生 2005: 3)。

(2) 语法中的框架

框架对语法研究的启示主要体现于 Fillmore 及其同事(1985b; 1988)创立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语法构式的语义描述和解释都需要借助由构式组织及图式化形成的框架背景知识。许多日语的语法现象都反映了语义框架和构式语法的紧密联系，相关研究主要有 Okamoto (1985)对日语名词省略现象的研究，

Matsumoto (1989)对日语名词修饰构式框架的研究以及 Fujii (1993)对日语、英语从句连接方式的对比研究等等。再如，Goldberg (1995)对谓元结构构式(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s)的研究也运用了“框架”的概念。

(3) 句法中的框架

语义框架可用于许多句法现象的解释。例如，Lambrecht (1984)利用框架探讨了德语中 N 和 N 双名词结构的用法，发现它们的句法合理性与其语义框架相关。同样，Lakoff (1986c)反对单纯从句法角度解释并列结构限制现象，认为可利用语义框架加以解释，并提出了“事件的自然过程(natural course of events)”的概念。“事件的自然过程”以及他的另一术语“scenarios(脚本)”都是“人类构建的关于状态和事件的整体组织(Lakoff 1986c: 157)。

(4) “框架”与词典编撰学

Fillmore & Atkins (1992; 1994)，Fillmore (1994)以及 Atkins (1994; 1995)等研究都将语义框架运用于词典编撰学(lexicography)，从而框架成为词典编撰的组织原则和理论基础。Fillmore & Atkins (1992)详细分析了英语词汇 RISK(风险)的语义框架，并在 1994 年的论文中描述了一种“基于框架的词典”，这种词典提供与词汇相关的基本框架、包含更多信息的概念框架以及这些框架构成的范畴。这种词典比传统编排的词典更具优势。在“基于框架的词典”中，示例并非列举在不同意义的词汇之下，而是作为义项语义描写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指出词汇适用的各种句法形式。

(5) “框架”与翻译研究

“框架”对翻译研究也有指导意义，有利于把握“翻译对等”思想和“不可译”现象。有时，译文和原文的词汇表面上已实现翻译对等，但实际上两者之间仍存在着语义差异，因为它们唤起的语义框架不同。如前面已经区别了英语中 land 和 ground 的语义差异，但是在翻译成中文时，我们通常都将二者译为“陆地”。这种译法无法反映出两者适应的不同框架，很难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翻译对等。再如，日语词汇“温い”和英语词汇 lukewarm 都表示“微温”的意义，翻译时译者常将二者对应。但若将 The beer is lukewarm(这啤酒是微温的)翻译成“この

ビイルが温い(这啤酒是微温的)"则很难被人接受。因为 lukewarm 适应的框架是"冷的或热的液体经过一段时间后变成微温",而"温い"对应的框架则是"本身热的液体经过一段时间变成微温"(Fillmore 1982a: 121),这种语义框架的差异造成了两个句子的不可译的特点。

## 10.6 框架网络工程和知网

框架网络(FrameNet)工程是 Fillmore 及其同事在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的基于语料库和互联网的框架网络研究项目。该研究通过对巨型电子语料库,主要是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进行语义、语法标注来描述数千个英语词汇的概念语义特征(Baker, Fillmore & Lowe 1998)。该研究免费向 FrameNet 使用者提供词汇资源、相关软件工具、框架数据库以及已标注的例句。详请可访问其网站 http://www. icsi. berkeley. edu/～framenet/。目前,FrameNet 开发的数据库已包括 10,000 个词汇项、825 个语义框架、135,000 个已标注的例句,为自然语言处理、语言学教学、词典编撰、机器翻译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服务。

国内也有类似研究,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语言信息中心,董振东领导的研究小组 2000 年开发了《知网》(英文名称为 HowNet)项目(中文版网址 http://www. keenage. com/zhiwang/c_zhiwang. html)。《知网》不是一部简单的在线语义词典,而是"一个以汉语和英语的词语所代表的概念为描述对象,以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所具有的属性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常识知识库"(引自《知网》中文版)。其中《知网》的中文信息结构库目前包括了 271 个信息结构模式,49 个句法分布式,58 个句法结构式,含 11,000 个词语的实例,总字数达到 60,000 字(以上数据信息于 2007 年 5 月 7 日在 http://www. keenage. com/html/c_index. html 网站检得。)。作为常识性知识库,《知网》在描述通用概念对象的时候,并不是单一地给用户展示概念对象的语义,而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概念的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网状,以及建立这些概念间关系,给用户提供一个概念对象相适应的框架网络。

## 10.7 结　语

从框架语义学提出之日起，它就以其对语言概念结构的重新审视和对语义现象的合理解释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迅速扩展到多个领域。目前，框架语义学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主要涉及框架元素的认定，框架边界的划分以及不同框架之间的相互联系等(Petruck 1996: 11)。同时，如何避免语义框架的泛化对其实际操作性的影响，如何提高语义框架在语言解释中的实用性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决，如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具体应用到语言的学习中去，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 第十一章

# 概念隐喻理论[①]

## 11.1 引 言

概念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最初源自 Lakoff 与 Johnson 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 在 Lakoff (1993)的一篇论文《当代隐喻理论》中得以系统阐述。该理论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是思维层面的问题,不是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因此,隐喻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这些革命性的提法促进了认知语义学对概念结构的研究,从而促进了认知语言学的整体发展。本章将全面介绍概念隐喻理论的内涵(11.2),指出该理论的一些不足(11.3),介绍概念隐喻理论的最新发展(11.4)以及隐喻研究的信息资源(11.5),结语(11.6)认为从神经角度研究隐喻是一个必然趋势。

## 11.2 概念隐喻理论的主要内容

Lakoff 使用如下术语阐述概念隐喻理论: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源域 (source domain)、目标域(target domain)、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恒定假设 (invariance hypothesis)、映射(mapping)。鉴于许多文献(如 Cienki 1998; Clausner & Croft 1999; Brugman 1990; Johnson 1987;Roher 1997)对以上术语均作过详细阐述,在此

① 本章根据李福印(2005)做了修改更新。

不赘述。Lakoff 认为人们用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即源域,例如,建筑物 BUILDINGS)中的词汇来描述另一个抽象的概念域(即目标域,例如,理论 THEORIES)。见例(1):

例(1)

a. We need to ***buttress*** the theory with solid argument.

(我们需要更坚实的论据支持这个理论。)

b.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is ***shaky***.

(这个理论的**基础不牢固**。)

c. The argument ***collapsed***.

(论据**不成立**。)

在以上例子中,Lakoff 认为词汇 buttress, foundation, shaky, collapsed 本来是用来描写建筑物的,现在用于描写理论。因此,我们是把理论当成了建筑物,即理论是建筑物(THEORIES ARE BUILDINGS)。Lakoff 认为诸如"理论是建筑物"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隐喻是概念层面的问题,因此他把隐喻称之为概念隐喻。概念隐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隐喻是跨概念域(cross-domain)的系统映射"。我们可以把概念隐喻理论核心内容概括为如下八条。每条的题目为笔者所概括。

(1) 隐喻是认知手段

"隐喻是我们用来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隐喻让我们用更具体的、有高度组织结构的事物来理解相对抽象的或相对无内部结构的事物。""许多主题,从最普通的事情到最深奥的科学理论只能通过隐喻来理解。"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话归纳为隐喻的作用是一种**认知手段**。

(2) 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

"隐喻从根本上讲是概念性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隐喻性语言(metaphorical language)是概念隐喻的表层体现。"因此,Lakoff 称为**概念隐喻**。

(3) 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

"隐喻是跨概念域的映射。""这种映射是不对称的,是部分的。"

"每一种映射都是源域与目标域的实体之间一系列固定的本体对应。""一旦那些固定的对应被激活，映射可以把源域的推理模式投射到目标域中的推理模式上去。"因此，概念隐喻是跨域映射。

(4) 映射遵循恒定原则

"隐喻映射遵循恒定原则：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以与目标域的内部结构相一致的方式投射到目标域。"因此，概念隐喻是源域对目标域的单向的作用。

(5) 映射的基础是人体的经验

"映射不是任意的，它根置于人体、人的日常经验及知识。"这一点也是 Lakoff 等人把概念隐喻理论置于认知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原因。

(6) 概念系统的本质是隐喻的

"概念系统中含有数以千计的常规隐喻映射(conventional metaphorical mapping)，这些映射构成概念系统中有高度组织的次概念系统(subsystem)。"因此，概念隐喻是概念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

(7) 概念隐喻的使用是潜意识的

"绝大部分常规概念隐喻系统是潜意识的、自动的，使用起来是毫不费力的，正像我们的语言系统及概念系统中的其他部分一样。"

(8) 概念隐喻是人类共有的

"隐喻映射的普遍性有所不同：一些似乎是具有共性的(universal)，另外一些是广泛的(wide-spread)，还有一些似乎是某种文化特有的(culture-specific)。"

(以上各项均译自 Lakoff 1993:244—5)。

以上各项在以下叙述中分别简称为莱氏观点(1)、莱氏观点(2)，依此类推。概念隐喻理论在倍受学者青睐的同时，也受到许多质疑。以下是在该理论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 11.3 概念隐喻理论的主要问题

概念隐喻理论面世以来，就曾面临学界异样的声音。例如，Murphy(1996，1997)，Vervaeke et al. (1997)，Engstrøm (1999)等

等。莱氏理论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归纳为如下14个角度：

(1) 方法论问题

在方法论方面，莱氏赖以建立概念隐喻理论的语料不是来自大型的语料库检索，很多语料缺乏具体的使用语境。因此，它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2004年4月，Lakoff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了系列讲座，共十讲。其中一讲是关于概念隐喻的。有听众问到："What is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theory?"(该理论的方法论是什么?)主讲人的回答竟是："Sometimes scientific theory takes the imagination of some genius."(有时科学理论需要天才的想象。)

(2) 映射的量化标准问题

莱氏理论缺乏用来确定概念隐喻的量化标准。如果说我们能够接受THEORIES ARE BUILDINGS作为一个概念隐喻，是因为英语中的确存在一系列用描写建筑物的词语描写理论的隐喻表达；那么，如果只有一例隐喻表达，是否也可以建立其相应的概念隐喻呢？例如，仅靠词组sunbeams(一道阳光，光束)和rays of light(一束束光线)，可否确定LIGHT IS A LINE(光是线条)就是概念隐喻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量化标准，那么，只要有一例隐喻表达，就可以建立两个语域之间的映射关系，概念隐喻也就无处不在了。再者，只有一例隐喻表达，能称得上是系统映射吗？(参见莱氏观点(3))

(3) 隐喻鉴别问题

莱氏理论没有鉴别隐喻表达及非隐喻表达的标准，没有严格区分多义词与隐喻表达的机制。为什么把sunbeams和rays of light当作隐喻？如果不建立这种标准，就很容易把英语中大量一词多义现象看作是隐喻。因此，隐喻也就无处不在了。另外，莱氏讨论隐喻时用的语料都是一些规约性表达(conventional expressions)，这些隐喻大都已经进入语言表达，按照常规的隐喻标准这些表达已经不是隐喻了。

(4) 映射的经验基础问题

根据莱氏观点(1)和(3)，源概念域应该更具体，更贴近生活经验。但是，莱氏的许多语料不能自圆其说。他在理论中引用的只不过是最典型的、映射数量最多的例子。例如，在上文提到的LIGHT IS A

LINE 中，究竟阳光(light)和线条(line)对一般人来讲，哪一样更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再如，根据如下例子，She is in the flower of youth(她正处于花季)，He's a budding artist(他是刚刚要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及 She's past her bloom (她已经过了花季)，为什么确定的概念隐喻是 PEOPLE ARE PLANTS (人是植物)，而不是 PEOPLE ARE FLOWERS? 难道所有的植物都开花不可？这是疑问之一。疑问之二，植物比人更具体吗？有谁会相信争论(或辩论)就一定比炮火连天的战争更抽象？以至于非要借助于战争来认识争吵？难道在文明社会发生战争是常见的，而人与人之间的争吵是罕见的？为此才会出现 ARGUMENT IS WAR 这一广泛讨论的概念隐喻吗？

(5) 恒定原则问题

关于恒定原则的讨论，和 Lakoff (1990)相比，Lakoff (1993)的描述有了很大变化。因为恒定原则是概念隐喻理论经验基础的核心问题，我们对 Lakoff 前后的两个叙述版本稍作比较。

>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Metaphorical mappings preserve the cognitive topology (this is, the image-schema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domain. (Lakoff 1990:54)
>
> 恒定原则：隐喻映射保持源域的认知结构(即意象图式结构)。
>
> ... the Invariance Principle: The image-schema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domain is projected onto the target domain in a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inherent target domain structure.
>
> (Lakoff 1993:245)
>
> (译文见上文莱氏观点(4))

在 Lakoff (1993) 中，他首先是把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改成了 The Invariance Principle。把假说改为原则显示了作者对这个问题态度的微妙转变。Lakoff (1990)的提法中的问题在于如果映射之后保持了源域的意象图式，那么目标域自己的意象图式到哪里去了？或者说映射发生之前目标域是杂乱无章的，没有任何结构？如果保持了源域的意象图式，为什么源域的某些主要特征没有映射过来？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既然"理论是建筑物"，为什么建筑物中最重要

的部分，例如"窗户"，没有映射到"理论"中来？很显然，Lakoff 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在 Lakoff (1993)中作了改进。可是，Lakoff (1993)的改进，仍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源域只是把与目标域相一致的那一部分影像图式投射到目标域，那么这种映射有什么意义？换言之，源域对目标域的结构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是这样，恒定原则有什么意义。因为具有经验基础的源域没有对目标域产生任何结构上的影响。

(6) 心理真实性问题

从理论上讲，如果认知语言的一个理论能够成立，它必须具有心理真实性。我们说某理论具有心理真实性，是指该理论包含或者体现了我们的认知过程。具体来讲，如果一个语法结构能够代表我们的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ing)、记忆存储(storage)及回忆(recall)，或直接与它们有关，我们可以说该语法结构在心理上是真实的，即具有心理真实性(Brown 1987:150)。Cohen (2000:4) 认为证明心理真实性应该有四个方面的证据。笔者结合概念隐喻来阐述。

① **行为证据**(Behavioral evidence)：必须有实验发现表明受试者对概念隐喻与非概念隐喻的材料在反应时间、出错率等方面有显著差异。

② **神经心理学证据**(Neuropsyological evidence)：必须有案例研究证明不同的神经损伤对概念隐喻系统的破坏有差异。

③ **个体发育证据**(Ontogenetic evidence)：必须有案例观察表明儿童在概念隐喻和非概念隐喻习得方面有显著差异；除此之外，还必须有证据表明随着人的衰老，在概念隐喻和非概念隐喻的遗忘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

④ **逻辑证据**(Logical evidence)：必须有逻辑推理表明概念隐喻的使用在学习、推理等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Lakoff 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没有系统研究，就宣称概念隐喻存在于人们的概念系统之中，不能不说是过早的断言，是概念隐喻理论的一个缺憾。认知语言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且已有一些实证研究问世(如 Gibbs et al. 1990, 1995, 1996)，但是这些研究不足以证实概念隐喻的心理真实性。

(7) 概念隐喻在历时研究方面的问题

这是莱氏理论最大的问题所在。Lakoff 的语料都是共时性的，是静态的，研究的是 conventional metaphor，也就是说，研究的是一些固化在语言表达中的死喻。如果确实存在跨概念域的映射，那么这些映射不可能是瞬间完成的，我们一定能够在词源上找到充足的证据。跨域映射发生之前两个概念域的结构是什么样子？跨域映射之后又有何改变？跨域映射先在概念层产生还是先在语言表达层产生？既然映射是系统的，那么在两个语域之间的一系列的映射应该有先后。莱氏理论中找不到答案。根据莱氏观点(6)和(7)，概念隐喻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已经存在了(尽管是潜意识的)，只是没有一定的契机被激活而已，一旦映射被激活，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就产生了。但是，莱氏理论并没有阐述被激活的认知机制。总之，莱氏理论缺乏对两个概念域映射的历时研究。换句话说，映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Lakoff 的语料 conventional metaphor 是静态的。

(8) 跨语言验证问题

莱氏理论缺乏足够的跨语言研究。由于该理论的可操作性，近年来的确出现了许多在英语以外其他语言中对概念隐喻的研究。这些研究对莱氏理论赞誉的多，批评的少；先入为主，认为莱氏理论正确，在语言中寻找概念隐喻的多，从心理真实性进行实证研究的少。综观中国内地 90 年代以来(尤其是 1995 年以后)外语刊物上关于隐喻的论文，数量增长的确很大。但是，介绍国外他人观点的多，有自身新观点的少；照搬英语原文语料的多，使用汉语语料的少；总结他人观点的多，利用汉语语料进行实证的少(近年来已开始有实证研究，如，蓝纯 1999；周榕 2001，2002 等)。使用汉语语料去赞同莱氏理论的多(如，Yu 1998)，利用汉语语料提出异议的文章少。因此，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多并不一定能促进研究。尤其是绝大多数论文是综述性质。如果论文都是一个声音，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语言的理论，我们都能找到正反例子，但是找正面的例子对理论说 YES 要比找反面的例子去说 NO 容易得多，省事得多。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先认为某理论正确，之后寻找支持该理论的语料，这太简单了，并且都会找到支持的语料。我认为持这种观点再研究 100 年，也不会促进研究的发展，这种研究的态度再有 1000

年我们也是跟在西方人屁股后面跑。

(9)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学中的老问题，是争论了上百年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难道 Lakoff 一下子就弄清楚了？莱氏声称隐喻是思维问题，不是语言问题。那么为什么语言层面的问题就不能是思维问题？如果没有语言表达，思维如何存在？我们姑且暂时承认莱氏观点正确，那么是先有语言层面的语言隐喻(linguistic metaphor)还是先有思维层面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如果先有概念隐喻，那么它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如果先有语言隐喻，那么它的思维中的体现(representation)又是怎样的？

除了以上 9 个方面的问题之外，刊物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1999) N12, page 1539—1685，整个一期的 9 篇论文都可以被认为是概念隐喻的异样声音，限于篇幅，本文非常简要地概括如下，是为问题(10)、(11)、(12)。该期是 *Special Issue on Literal and Figurative Language*，正如主编 Rachel Giora 在前言中所言，该期可以称为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逆流而上)。

(10) 用两个语域之间的对应来解释隐喻理解是不充分且缺少实证根据的

持这种观点的是 Glucksberg 和 McGlone 的论文"When love is not a journey: What metaphors mean" (Glucksberg & McGlone 1999)。

(11) 概念隐喻的概念本质遭到质疑

为了支持莱氏观点 (2)，Gibbs 及其同事做过多次实验(如 Gibbs et al. 1990; 1997) 证实理解成语的理据是概念隐喻。Keysar 和 Bly 的文章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Do idioms reflect conceptual structure?" (Keysar & Bly 1999) 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成语不能用来证明概念隐喻的存在。

(12) 隐喻意义与字面意义哪一个先被加工

对比喻性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的理解，传统观点认为，人们首先是按照语言的字面意义去理解，这种理解受阻的时候，才寻找比喻性的理解。莱氏的双语域模式隐喻观认为人们是用具体的概念来

理解抽象的概念。因此，我们认为莱氏在隐喻理解上属于传统观点。但是 Dews 和 Winner 的文章“Obligatory processing of literal and nonliteral meanings in verbal irony”（Dews & Winner 1999）以及 Giora 和 Fein 的文章“On understanding familiar and less-familiar figurative language”（Giora & Fein 1999）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何者先被加工与具体或抽象与否没有关系，而与何者最凸显（salient）有关系。进而，Gernsbacher & Robertson（1999）探讨了理解不当语境时受阻的相关机制。以上简单介绍了该专辑9篇论文中的5篇，其他4篇分别是 Shen（1999），Titone et al.（1999），Blasko（1999），Kreuz et al.（1999）。Shen（1999）及 Titone et al.（1999）找出了一些莱氏的双域模式没有办法解释的相互矛盾的语料，提出了解释隐喻的“Hybrid model”（混合模式）。Blasko（1999）从隐喻与理解者的角度探讨隐喻的特点如何与理解者的特点互动。最后 Kreuz et al.（1999）探讨理解中“common ground（共同背景）”的作用。以上都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不同视角。

（13）学术规范和逻辑严密性问题

Lakoff 的学术规范问题也是人们批评的一个方面。Lakoff 在阐述自己的理论的时候，经常和传统观点作比较。例如，Lakoff 专门用标题为“Traditional false assumptions”（Lakoff 1993：204）的一小节来讨论错误的传统观点。但是 Lakoff 从未给出任何具体文献，指出是哪家学者所言。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这很容易让人认为是 Lakoff 为了夸大自己理论的革命性，在叙述传统理论时也夸大其词了。

（14）学术研究的宣传和扩散

最后，笔者谈一个非学术的学术问题。那就是，来自 Berkeley 的声音太强了。George Lakoff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教授。许多认知语言学界的知名学者，或者更具体点讲，很多支持概念隐喻理论的人都和伯克利有关。在 Lakoff 的概念隐喻理论出现危机的时候，提出“Primary metaphor theory”（Grady et al. 1996）的 Grady 等人是伯克利的。下文 Lakoff 和 Johnson 列出的七个研究领域证据中的作者中，Lakoff，Sweetser，Taub，Narayanan，McNeill 等都和伯克利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据笔者一一查证，他们先前或现在是伯克利的

教授或博士生。这种强势很容易压住不同的声音。试想一下，如果以上专辑中的作者都在伯克利，或者这些人的身边有一批类似伯克利的研究人员，那么这些反对的声音将会如何？上文提及的专辑都是概念隐喻的“异样声音”，只不过这些声音的扩散效果远不如来自伯克利的声音那么好。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Lakoff 谈的隐喻和我们通常谈的隐喻是一回事吗？他们是完全等同的吗？我们通常谈的隐喻就是一种修辞手段。句子 My love is a red red rose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Lakoff 的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系统的对应关系；是对系统的多义现象的一种解释。另外，Lakoff 谈论的是“conventional language”（“规约性语言”，或称“惯用语”）。也就是说 Lakoff 谈论的大都是已经固化了的隐喻，或者根本已不再是隐喻。在这一点上，Lakoff 也有过阐述："Therefore, whenever in this book we speak of metaphor, such as ARGUMENT IS WAR,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metaphor** means **metaphorical concepts**." (Lakoff & Johnson 1980:6)（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无论何时谈到**隐喻**，例如，**争论是战争**，应该理解为**隐喻**指的是**隐喻概念**。）因此，Lakoff 谈论的东西完全可以另外有一个名称。我们通常所指的隐喻实际上是 Lakoff 的隐喻概念之下众多的语言隐喻(linguistic metaphor)（或称“隐喻表达”，metaphorical expressions）的一小部分。



## 11.4 概念隐喻理论的最新发展

尽管上文提到 Lakoff 在北京的讲座期间并没有详细谈及方法论的问题，但是，Lakoff 本人在著述中对概念隐喻理论的证据曾多次谈及。Lakoff & Johnson 对 1980 年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的证据是这样说的：

> In 1980 we had evidence for 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from only two areas of research: Systematic polysemy... Generalizations over inference patterns... (Lakoff & Johnson 2003:247—248)

在 1980 年，我们对概念隐喻理论的证据仅来自两个领域的研究：系统的多义现象……关于推理模式的概括……

到 2003 年，《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再版时，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他们有了七个研究领域的证据。

1. extensions to poetic and novel cases (Lakoff & Turner 1989)（向诗性隐喻及新奇隐喻的扩展）
2. psychological research, for example, priming studies (Gibbs 1994; Boroditzky 2000)（心理学的研究，例如，启动效应研究）
3. gesture studies (McNeill 1992)（手势语研究）
4. historical semantic change research (Sweetser 1990)（对语义的历史变化的研究）
5. discourse analysis (Narayanan 1997)（语篇分析）
6. sign language analysis (Taub 1997)（聋哑语研究）
7. language acquisition (C. Johnson 1999)（语言习得）

(Lakoff & Johnson 2003:248)

概念隐喻理论有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内容已经比 1980 年的时候丰富多了。这也正是笔者在本文开头强调的概念隐喻对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功不可没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上文谈到的 Lakoff & Johnson 列出的证据仍然无法完全解决上面谈到的诸多问题。作为普遍真理的语言理论不是毕竟一本书、几篇论文就能完全证明的。

作为隐喻理论的最新发展，我们在此对读者有一个重要的提醒。Lakoff 和 Johnson 在 1980 年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曾经把隐喻分为三类：方向性的(orientational)、本体性的(ontological)和结构性的(structural)。对这一种分类，Lakoff 和 Johnson 在 2003 年版中做出了更正，认为这种划分是人为的(artificial)，论述如下：

The division of metaphors into three types—orientational, ontological, and structural—was artificial. All metaphors are structural (in that they map structures to structures); all are ontological (in that they create target domain entities); and

many are orientational (in that they map orientational image-schemas). (Lakoff & Johnson 2003:264)

把隐喻分为三类(方向性隐喻、本体性隐喻和结构性隐喻)的做法是人为的。所有的隐喻都是结构性的(因为他们都是把一些结构映射到另一些结构上);所有的隐喻都是本体性的(因为他们都会创造目标域的实体);同时许多隐喻都是方向性的(因为他们都会映射方向性的意象图式)。

## 11.5 隐喻研究的信息资源

隐喻研究的论文散见于语言学领域、心理学领域以及哲学领域的刊物以及会议上,为了使读者更具操作性,我们简单介绍隐喻研究的专门学会、专门的国际会议、隐喻研究的刊物以及索引。

隐喻研究领域专门的国际会议为"隐喻研究与应用国际会议",英文名称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简称 RaAM,是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的缩略形式。最近一届为 2008 年 5 月底在西班牙召开的第七届 RaAM7。RaAM8 将于 2010 年在荷兰召开。该会议由"隐喻研究与应用研究会"组织,会员网址为 http://www.raam.org.uk/members/urls/db.cgi。RaAM 会议主要由欧洲的一些学者组织,往届会议规模在 150 人以上,来自中国大陆与会者一般 1—2 人。例如,RaAM4(2001 年,突尼斯),RaAM5 (2003 年,巴黎),RaAM6 (2006,英国),RaAM7(2008,西班牙)等各届情况大致如此。

隐喻刊物为 *Metaphor and Symbol*,由美国 Psychology Press 出版。主编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心理学系教授 Raymond W. Gibbs。该刊物 1986 年创刊,至 2008 年出版第 23 卷。在以下网址可以检索每期论文题目:http://www.informaworld.com/smpp/title~content=t775653680。

最后,Bibliography of Metaphor & Metonymy 也值得一提。这个索引是 John Benjamins 出版社在线出版,网址为 http://www.benjamins.com/online/ment/。在这里能查到 1990 年以来的隐喻及

转喻的出版物。

## 11.6 结 语

概念隐喻理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成为认知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十分火热的研究焦点。自 90 年代以来国内有关的论文著作成几何基数迅速增长。纵观目前状况,笔者认为,隐喻研究必须与神经语言学研究相结合来揭开隐喻性语言的本质。这也是认知共识的要求。

# 第十二章

# 概念转喻理论

## 12.1 引 言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关注概念隐喻较多，对概念转喻兴趣不大。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在实际语言运用中，概念转喻的使用比概念隐喻更加频繁(Koch 1999: 139)；在人类使用语言和认知过程中，概念转喻比概念隐喻更为基本(Taylor 2002a: 342)。因此，概念转喻的研究正在升温。本章主要介绍转喻的主流思想和代表性研究成果，首先解释概念转喻的认知本质(12.2)；比较概念转喻与概念隐喻(12.3)；然后对概念转喻进行分类(12.4)；为了深化对转喻的理解，我们介绍转喻的最新研究，把转喻与原型范畴相联系(12.5)，并初步探讨转喻的生成机制(12.6)；最后为结语(12.7)。全章围绕概念转喻的认知本质这一主线，从定义、分类、生成机制等方面进行阐释。




## 12.2 概念转喻的认知本质

首先，我们来回顾传统的转喻观。"转喻(metonymy)"一词源于拉丁文 *denominatio*，最初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匿名拉丁文献 *Rhetorica ad Herennium*(《修辞和解释》)中：

> Denominatio [i. e., 'metonymy'] is a trope that takes its expression from near and close things and by which we can comprehend a thing that is not denominated by its proper word. (Translated by Peter Koch, cf. Koch 1999: 140—141)

转喻是一种辞格，在描述难以命名的事物时借用与之相近、相邻的事物来表达，以便人们理解。

此后，转喻几乎都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法，并在汉语界等同于“借代”修辞格，如：

Metonymy is 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the name of one thing is used in place of that of another associated with or suggested by it.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1997: 854)

转喻是一种修辞格，在这种辞格中，用某一事物的名称替代与该事物相关或由该事物联想到的另一个事物。

借代（转喻）：修辞学上的辞格之一。甲事物同乙事物不相类似，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利用这种关系，以乙事物的名称来代替甲事物。（《辞海》一卷本 1999：303）

在传统修辞学中，转喻是 A 与 B(B 与 A 有一定的邻近联系）之间的替代关系，这里的 A 和 B 都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在现代修辞学中，Jakobson (2002：42)利用 Saussure (1999：122－127)的双轴理论将转喻定义为横轴(syntagmatic axis)上的语言符号之间的邻近关系；Ullmann (1962：218)将转喻关系定义为词语义项之间的邻近性。这些定义都将转喻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普遍意识到转喻的认知本质。它不单是一种修辞工具，也是一种认知机制。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的本质与隐喻一样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手段，转喻是概念、思维层面上的问题，对于人类推理起着重要的作用(Lakoff & Johnson 2003[1980]：36－39)。正是由于转喻的概念本质，认知语言学家称之为“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以下我们将介绍认知语言学中几种主要的概念转喻定义。

(1)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nhson 的转喻定义

Metonymy has primarily a referential function, that is, it allows us to use one entity to *stand for* another. [...] It also serves the function of providing understanding. (Lakoff &

Johnson 2003[1980]：35）

转喻主要具有一种指代功能，即，它允许我们用一种实体代替另一实体。……同时，转喻也具有理解功能。

在谈到转喻和隐喻的区别时，Lakoff & Turner（1989：103）指出转喻映射发生在单一认知域中，不涉及跨域映射（Metonymy mapping occurs within a single domain，not across domain）。举例如下：

例（1）

*The Times* hasn't arrived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yet.（Lakoff & Johnson 2003[1980]：35）

（《时代》还没有到达新闻发布会。）

例（1）表达的是《时代》杂志的记者还没有到达新闻发布会。这里，从杂志名称到杂志记者的转喻映射并没有跨越 NEWS ORGNIZATION 这一认知域。

（2）William Croft 的转喻定义

基于 Langacker（1987：147）"认知矩阵（domain matrix）"的概念，Croft（1993：347）认为一个概念通常涉及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认知域，而是复杂的认知域矩阵。如，"人类"这个概念就分别属于"生命体（LIVING ENTITIES）"、"物理体（PHYSICAL OBJECTS）"、"有意志的施事（VOLITIONAL AGENTS）"等认知域，因此，与"人类"此概念相关的转喻就不是只涉及一个认知域，而是涉及由多个相关认知域组成的一个认知域矩阵。于是，Croft 对 Lakoff & Turner 的转喻定义做了修正：

A metonymic mapping occurs within a single domain matrix, not across domains (or domain matrices).（Croft 1993：348）

转喻映射发生在单一的认知域矩阵中，不涉及跨域或跨矩阵映射。

同时，Croft (1993: 348)利用域凸显[1](domain highlighting)来阐释概念转喻。他在同一认知域矩阵(domain matrix)中考察转喻的认知本质，认为概念转喻是次认知域(secondary domain)和主认知域(primary domain)(主认知域即一个认知域矩阵，由许多次认知域构成)之间的凸显关系，例如：

例(2)

鲁迅非常难读。

这个转喻表达的意思是鲁迅的作品很难读懂。在我们关于鲁迅的概念中，相对于作家鲁迅而言，他的作品则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属于次认知域，因为提到"鲁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这个人。该转喻表达就是将次认知域"作品"放在了"作家鲁迅"认知域矩阵中凸显的位置，从而传达出了想要表达的意义。

(3) Antonio Barcelona 的转喻定义

Barcelona (2002: 224—226)认同 Croft 有关转喻是域凸显现象的论述，但同时他也强调双域映射在转喻中的作用。Barcelona 对转喻的定义如下：

> Metonymy is a mapping of a conceptual domain, the source, onto another domain, the target. Source and target are in the same functional domain and are linked by a pragmatic function, so that the target is mentally activated. (Barcelona 2002: 246)
>
> 转喻是从一个概念域，即源域，向另一个概念域，即目标域的映射。源域和目标域属于同一功能域，它们之间的语用功能联系使目标域在心理上被激活。

例(3)

The *White House* did not intervene. (Barcelona 2002:238)
(白宫没有干预。)

---

① 需要注意的是域凸显并不是转喻专有的特征，域凸显还可以用以解释其他的歧义现象(Croft 1993: 349)。

这里利用了转喻 WHITE HOUSE FOR U. S. GOVERNAMENT。理想化认知模式 U. S. FEDER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可以将源域“白宫”和目标域“美国政府”在语用功能（即都是国家权力的行使机构）上联系起来，从而在人们头脑中激活目标域中的概念。

（4）Ronald Langacker 的转喻定义

Langacker (1993：30)在认知语法框架内利用认知参照点来阐释概念转喻。

> ... metonymy is basically a reference point phenomenon. More precisely, the entity that is normally designated by a metonymic expression serves as a reference point affording mental access to the desired target (i. e. the entity actually being referred to). (Langacker 2000：199)
>
> 转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参照点现象。更准确地讲，通常用转喻表达的实体作为参照点为所需的目标实体（即实际所指的实体）提供心理通道。





例(4)

a. **红领巾**走过来了。

b.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鲁迅《药》，第 30 页）

例(4)a 表达的意义是“戴红领巾的人走过来了”。“红领巾”是此人身上高度凸显的物体，这里作为认知参照点来激活，唤醒人们大脑中凸显度较低的目标实体“戴红领巾的人”，使听者或读者与目标实体进行概念接触；b 句中“花白胡子”同样作为认知参照点为目标实体“长着花白胡子的人”提供了心理通道。

（5）Zoltán Kövecses 和 Günter Radden 的转喻定义

Kövecses 和 Radden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理想化认知模式提出了以下转喻定义：

> Metonymy is a cognitive process in which one conceptual entity, the vehicle, provides mental access to another conceptual entity, the target, within the sam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Radden & Kövecses 1999：21）

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式中，一个概念实体（转喻喻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

例（5）

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for his check.（Barcelona 2002:222）

（那位火腿三明治正等着付账。）

在“餐馆”这一理想化认知模式中，转喻喻体“火腿三明治”能够为转喻目标“吃火腿三明治的顾客”提供了认知的心理通道。

以上五种转喻定义（归纳为表 12.1）分别运用了认知域（Lakoff，Turner，Barcelona）、认知域矩阵（Croft）、认知参照点（Langacker）、理想化认知模式（Kövecses，Radden）等概念；此外，框架（frame）和图景（scenario）也可用于阐释概念转喻，如 Koch（1999），Blank（1999）。这些定义都视转喻为概念框架内的认知过程[1]，代表了概念转喻定义的主流，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如，无法准确地把握隐喻、转喻的区别和联系，容易扩大转喻的范围，认知域、认知矩阵等概念过于模糊等等。



① 这里的“框架（frame）”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网（intricate conceptual network），是“对生活中典型场景和其中典型要素的静态或动态心理表征（static or dynamic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typical situations in life and their typical elements）”，广义上包括图式（schema）、场景（scene）、图景（scenario）、理想化认知模式（ICM）和脚本（script）（Blank 1999：173）。

表 12.1 用来定义转喻的概念

| 序号 | 代表学者 | 关键概念 | 基本观点 |
| --- | --- | --- | --- |
| (1) | George Lakoff, Mark Johnson & Mark Turner | 认知域 domain | 转喻映射发生在单一认知域中,不涉及跨域映射(Lakoff & Turner 1989: 103) |
| (2) | William Croft | 认知域矩阵 domain matrix | 转喻映射发生在单一的认知域矩阵中,不涉及跨域或跨矩阵映射(Croft 1993: 348) |
| (3) | Antonio Barcelona | 概念域 conceptual domain | 转喻是从一个概念域,即源域,向另一个概念域,即目标域的映射。源域和目标域属于同一功能域,它们之间的语用功能联系使目标域被激活(Barcelona 2002: 246) |
| (4) | Ronald Langacker | 参照点 reference point | 转喻是认知参照点现象(Langacker 1993: 30) |
| (5) | Zoltán Kövecses & Günter Radden | 理想化认知模式 ICM | 转喻是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式中,一个概念实体(转喻喻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Radden & Kövecses 1999: 21) |

## 12.3 概念转喻与概念隐喻的区别与联系

认知语言学关于转喻理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关于概念转喻和概念隐喻的关系问题。我们归纳为表 12.2。

表 12.2　认知语言学领域内"概念转喻"和"概念隐喻"的区别

| 代表人物 | 概念隐喻 | 概念转喻 |
| --- | --- | --- |
| Lakoff & Turner (1989: 103) | 涉及两个概念域;双域映射 | 涉及一个概念域 |
| Croft (1993: 348) | 不属于同一个认知域矩阵的两个认知域间的映射 | 同一认知域矩阵中认知域凸显或映射 |
| Dirven (2002: 91, 105) | 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映射发生后,只留下目标域,源域消失 | 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源域和目标域都保留完整 |
| Feyaerts (2000: 64—65) | 概念关系的功能是联想推理(imagistic reasoning);概念关系的本质是相似性(similarity) | 概念关系的功能是指称转换(referential shift);概念关系的本质是邻近性(contiguity) |
| Barcelona (2002: 225—226; 237—246) | 对称的双域映射;源域和目标域属于不同类别的认知域(different taxonomic domains)或者没有紧密的语用功能联系(not linked by a pragmatic function) | 不对称的双域映射;源域和目标域属于同一功能认知域(the same functional domain)并且有语用功能联系(linked by a pragmatic function) |
| Warren (2002: 9) | 具有假设性;一定具有修辞或词义扩展的作用;在短语、句子等任一层面上操作;允许从源域向目标域的多重映射;不允许轭式搭配法(zeugma)①等等 | 无假设性;不一定用作修辞或词义扩展;只在短语层次上操作;只能单一映射;允许轭式搭配法等等 |

① 即,汉语修辞学中所指的"拈连"修辞法。

| | | |
|---|---|---|
| Haser (2005: 47; 51—52) | 不需要了解源域信息就能理解目标域中的概念,源域和目标域中的意义原则上可以分离 | 必须事先了解源域意义才能理解目标域意义 |
| Panther (2006: 148) | 象似关系(iconic relation) | 指示关系(indexical relation),是一种意义的扩展(elaboration) |

通过表12.2我们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对转喻和隐喻的区别仍无定论。因此,我们在利用上述方法界定隐喻和转喻表达时,常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同时其中许多观点也颇受争议,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例如:

例(6)

Achilles is a lion. (Lakoff & Turner 1989: 196)
(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

例(6)是一个经典的隐喻表达(参阅 Lakoff & Turner 1989: 196; Barcelona 2000: 7; Ruiz de Mendoza 2000: 111),即 PEOPLE ARE ANIMAL;但我们也可将 PEOPLE & ANIMAL 归入同一认知域矩阵,即 ANIMATE ENTITIES,利用 Croft 的区分方法,此表达则为转喻。

认知语言学不仅关注转喻和隐喻的差异,也强调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参阅 Taylor 2002a; Barcelona 2002; Riemer 2002),并建立了转喻、隐喻的连续体或共存模型(参阅 Dirven 2002: 93; Barcelona 2000: 115; Radden 2002: 409; Geeraerts 2002: 457)。其中,Goossens (1990)提出的隐转喻(metaphtonymy)概念影响尤为突出。Goossens 考察了自建语料库中的309个例子,得出的结论认为隐喻和转喻是相互联系融合的,并归纳出四种隐转喻类型。结合 Taylor (2002a: 342)和 Barcelona (2002: 241—244)的阐述,这里简单介绍其中的两类隐转喻:基于转喻的隐喻(metaphor from metonymy)和隐喻

中的转喻(metonymy within metaphor)。

例(7)

a. She got all *steamed up*. (Barcelona 2002:242)
(她完全发怒了。)

b. I had reached *boiling point*. (Barcelona 2002:242)
(我已经发怒了。)

c. She *caught the minister's ear* and persuaded him to accept her plan.
(她博得了部长的关注和同情,让他接受了她的计划。)
(Barcelona 2002:244)

例(7)a, b 句都是隐喻 ANGER IS THE HEAT OF A FLUID;同时,人们生气时会有很多生理反应,如体温、血压的变化。这里仅用部分具体的反应,如身体发热、发汗等,来替代整个发怒情绪,正是一种提喻[1](synecdoche)表达。因此,该隐喻是以转喻为基础的,即"基于转喻的隐喻"。如同经典转喻表达 He has a good *hand*, 例(7)c 句是转喻 BODY PART FOR (MANNER OF) FUNCTION。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该转喻暗含概念隐喻 ATTENTION IS A MOVING PHYSICAL ENTITY,属于"隐喻中的转喻"。

## 12.4 概念转喻的分类

转喻的分类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涉及对转喻本质的理解。传统修辞学的分类是尽可能的归纳出各种具体的转喻表达(Ungerer & Schmid 2001[1996]: 116),这种分类法非常繁杂、缺乏概括性;Ullmann (1962)基于他对邻近性的三分法,将转喻大致分为空间邻近性转喻、时间邻近性转喻和逻辑邻近性转喻;Panther & Thornburg (1999: 335)从转喻的语用功能出发,将其分为指称转喻、述谓转喻和

① 本文将提喻视为表示部分和整体之间替代关系的一种转喻。目前,也有学者认为转喻和提喻属于不同的认知机制,需要严格区分,如,Ken-ichi Seto (1999),他认为转喻是实体间的关系(entity-relation),而提喻是范畴间的关系(category-relation)。

言语行为转喻；Seto（1999：98）根据转喻出现的领域将转喻分为空间转喻、时间转喻和抽象转喻；Blank（1999：178）利用共现性（co-presence）和连续性（succession）来划分转喻等等。众多概念转喻的分类中，Radden & Kövecses（1999：24—43）的分类最为系统、全面，根据理想化认知模式中转喻喻体和转喻目标之间关系他们将转喻分为两大类：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和整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转喻。具体分类如下（其中英语例子主要来源于 Radden & Kövecses 1999：24—43）：

**第一大类：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

这类转喻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7 小类：

（1）事物与部分之间的转喻

这类转喻主要包括整体转指部分和部分转指整体两种情况。例(8)a 句中需要清洗的是车身，这里 car 作为整体转指车身部分，是整体专指部分；而 b 句用车轮代替整个自行车，c 句用“四海”转指“全世界”，d 句用人背部的某一部分“脊梁”替代整个“背部”，属于部分转指整体。

例(8)

a. *The car* needs washing.
（这车需要清洗了。）

b. She borrowed his *wheel* for a spin out to Iffley.
（她借他的车到伊芙列去兜了一圈。）

c. 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d. 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珠。（鲁迅《风波》，第 49 页）

（2）标量（scale）转喻

标量是由标量单位构成的整体。标量可作为整体用以表示其上限，也可用其上限代表标量整体。例(9)a 句中速度标量作为整体转指上限“快速”；例(9)b，c 句用年龄标量的上限 old（老）转指年龄标量整体，此用法中我们很少用标量下限来表示整体标量，如，我们不用 How young are you 或者“你多小了”。

例(9)

a. Henry is speeding again.
(亨利又把车开得很快。)

b. How old are you?
(你多大了?)

c. 你多大了?

(3) 构成(constitution)转喻

事物是由材料、物质构成的整体。这种转喻类型中,事物可代表它所含的物质和材料,材料、物质也可表示其构成的事物整体。例(10)a 句用构成的材料 steel 转指凶器,b 句中用造箭的材料“白羽”转指“箭”,c 句用“丝”和“竹”材料分别指代弦乐器和管乐器,而 d 句用整个“钻戒”转指其中的“钻石”材料。

例(10)

a. And as he plucked the cursed *steel* away, [...]
(当他拔出那可恶的凶器时,……)

b.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卢纶《塞下曲》)

c. 虽无管弦**丝竹**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序》)

d. 他买了枚 3 克拉的**钻戒**。

(4) 事件(event)转喻

事件是由众多同时发生或相继发生的分事件(subevent)组成的整体,分事件和事件整体之间相互代替产生事件转喻。这类转喻还涉及助动词间的替代关系,如,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可能语气与确定语气之间的转指等等。例(11)a 句 中,会说某种语言通常包括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这里用分事件“说法语”表达玛丽懂法语这门语言整个事件,例(11)b 句中用可能语气 can see 转指肯定语气 see。

例(11)

a. Mary speaks French.
(玛丽会说法语。)

b. I can see your point.

（我明白你的观点。）

(5) 范畴和成员之间(category-and-member)的转喻

范畴与成员之间以及总称和特指(generic-specific)之间的转喻关系也属于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例如，英语国家通常用 aspirin 转指[止痛片]整个范畴，用 pill 转指该范畴内的成员“避孕药”。又如，例(12)a 句使用总称名词 boys 转指正在哭的男孩，b 句和 c 句分别用特称“雷锋”、“华佗”来替代泛称范畴“具有雷锋精神英雄人物”以及“具有华佗医术的医生”。

例(12)

a. Boys don't cry.

（男孩子不哭。）

b. 千万个**雷锋**又站起，一代新人接班来。

c.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毛泽东《送瘟神》）



(6) 范畴及其特征之间(category-and-property)的转喻

范畴定义通常反映其主要特征。因此，可以用整体范畴来表示其主要特征，如用 jerk 表示 stupidity 这一特性；也可用其主要特征来替代整个范畴，如，我们常用 black 转指 black people。例(12)a 句中用范畴特征“娇娆”转指[美女]这一范畴。

例(13)

环箔金钩对彩桥，昔年于此见**娇娆**。（温庭筠《经旧游》）

(7) 缩减(reduction)转喻

这类转喻是用某一语言形式的部分来替代整个语言形式。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首字母缩写形式，如 UN 替代 United Nations，再如人们用 crude 代替 crude oil 等；汉语中也存在缩减转喻，如“中国”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第二大类：整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转喻**

这类转喻主要包含 9 个小类：

(1) 行为(action)转喻

行为理想化认知模式含有施事、受事、工具、行为本身、行为结果、时间等，这些因素之间存在行为转喻关系。如例(14)中，a 句用时间转指"度过夏天"这一行为，b 句以行为施事转指"写书"行为，c 句中工具 pen 转指施事"作家"，d 句中用行为动作"执戟"替代行为主体"执戟的卫士"。

例(14)

a. We *summered* at the seashore.
(我们在海边度过了夏天。)

b. John finally *authored* his third book.
(约翰最终写出了他的第三本书。)

c. It is a scene no *pen* can fully describe.
(这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描写得淋漓尽致的景象。)

d. 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

(2) 感知(perception)转喻

人们的感知和所感知的事物之间存在感知转喻关系。例(15)a 句用人们感到疼痛的身体部分"膝盖"转指"疼痛感"；同时，也可用人们的感知转指所感知的事物，b 句中 *sight* 这一视觉感知转指"所看到的景观"。

例(15)

a. There goes my *knee*.
(我膝盖痛。)

b. The sunrise at the seaside was quite a *sight* to behold.
(海滨日出真是个奇观。)

(3) 因果(causation)转喻

因果关系中，人们常用结果表示造成该结果的人或事，如例(16)a 句表示"某一事物或事件使她难过"，b 句是用"化蝶"的结果替代原因"睡梦"；也可用原因替代事件结果，如例(16)c 句表示执笔以便做诗绘画，"命笔"是原因，转指结果"做诗或绘画"。

例(16)

a. She was upset.

(她很沮丧。)

b. **化蝶**方酣枕,闻鸡又著鞭。(陆游《邻水延福寺早行》)

c. 他欣然**命笔**。

(4) 生产(production)转喻

生产、创作活动涉及生产(创作)者、产品、生产工具、产地、生产机构、产品名称等,这些因素之间相互替代产生生产转喻。例(17)a 句中"杜康"是古代酿酒名师之名,转指"好酒",b 句用作者转指其著作,c 句用法国奶酪产地"卡门贝"转指产品"干酪"。

例(17)

a.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b. 当代大学生应多读些**马列**。

c. I bought some *Camembert* from the supermarket.

(我从超市买回些卡门贝干酪。)

(5) 控制(control)转喻

控制关系中的控制者和受控物之间相互替代产生控制转喻。例句(18)a 中"布什"代表他统率、控制的美国军队;b 句用受控物"福特汽车"转指驾驶者。

例(18)

a. **布什**轰炸了伊拉克。

b. *The Ford* has arrived.

(那辆福特已经到了。)

(6) 所属(possession)转喻

所属者和所属物之间相互替代产生所属转喻。例(19)属于所属物转指所属者,money 表示有钱的人;也存在所属者转指所属物的情况,如,我们用 That's me 表示 That's my car 的意义。

例(19)

He married *money*.

(他娶了个有钱人。)

(7) 容器(containment)转喻

容器转喻包括容器代表容纳内容以及容纳内容代替容器两种类型。例(20)a 句指壶中的水开了;b 句指把盛牛奶的容器盖上。

例(20)

a. **壶**开了。

b. 你记得要把**牛奶**盖上。

(8) 地点(location)转喻

地点与处于该地的人、机构、事件等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之间的替代属于地点转喻。例(21)a 句用地名 Cambridge 转指 Cambridge Press,b 句用地点"四座"转指周围座位上的人,c 句也是用地点"侧室"转指住在侧室的"妾"。

例(21)

a. *Cambridge* will publish his works.

(剑桥将出版他的作品。)

b.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杜甫《羌村三首》)

c. 下官壮年无子,正欲觅一**侧室**。

(9) 符号(sign)和指称(reference)转喻

Kövecses & Radden 将语言形式和所指概念之间的认知关系归为符号转喻类型,如"书"的字形转指"书"这一概念。同时他们认为语言形式、概念和指称的事物(事件)之间存在指称转喻,如,"牛"的字形和概念可分别转指"牛"这一事物。

Kövecses 和 Radden 的分类将转喻的范围扩展的很广,以试图揭示语言的转喻本质。当然,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如 Haser 2005;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也对他们的分类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广义的转喻定义、分类势必将许多经典隐喻表达归入转喻,同时过度夸大了转喻思维在人类语言中的作用。

# 12.5 作为原型范畴的概念转喻

针对框架模式中转喻定义的不足以及转喻类型划分的模糊，Yves Peirsman & Dirk Geeraerts (2006)利用原型理论从概念邻近性的角度将概念转喻阐释为原型范畴(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他们认为部分和整体关系(part-whole relation)是转喻范畴的原型。围绕此原型，转喻本体和喻体之间的邻近性(contiguity)从三个维度实现转喻范畴的扩展：

(1) 接触力度(strength of contact)维度，实现部分整体关系—容纳关系—接触关系—毗邻关系方向的转喻扩展(图 12.1)，转喻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接触力度在"部分—整体"中最强，之后逐渐降低，直到在"毗邻"转喻关系中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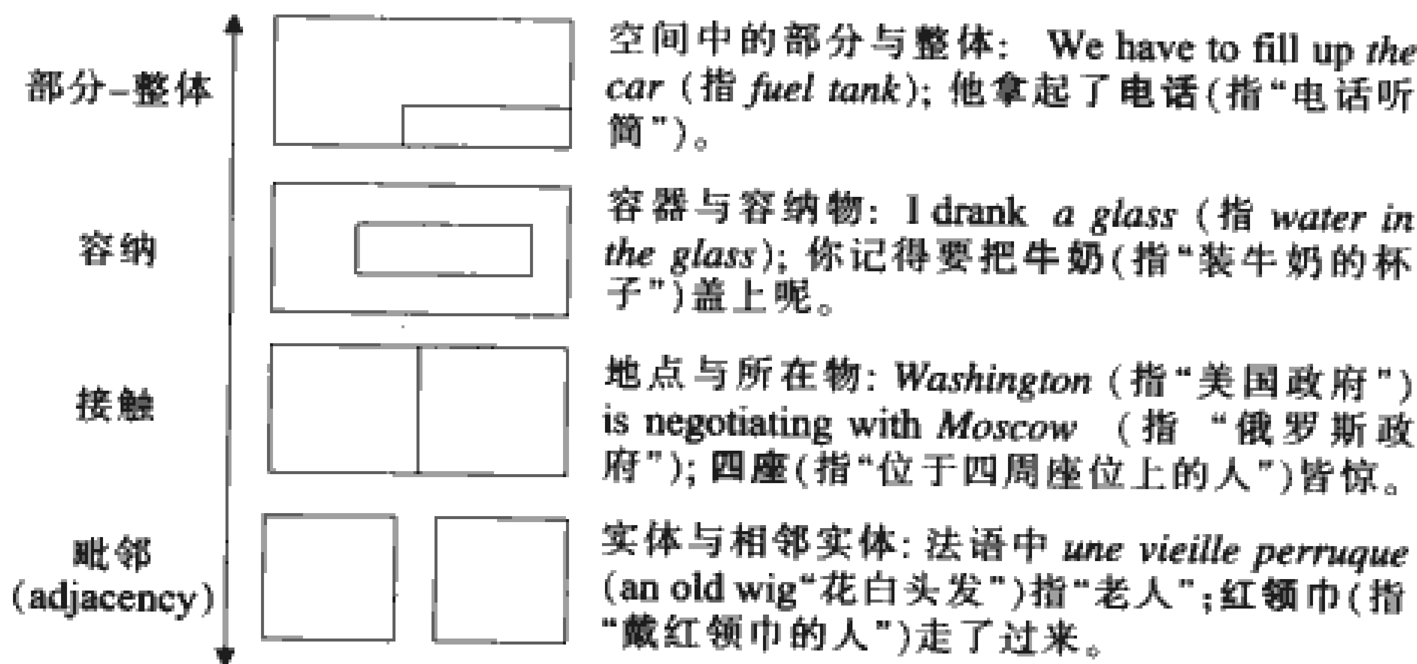




**图 12.1 接触力度连续体**

(引自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283；稍有改动)

(2) 有界性(boundedness)维度，实现有界的部分整体关系到无界的部分整体关系方向的转喻扩展(图 12.2)。图中"材料与物体"转喻可以 the cursed steel(指 sword"剑")为例，这类转喻与"空间中的部分

与整体"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材料"无界,"物体"有界,而后者中"部分"和"整体"都是有界的。chocolate("巧克力")可指巧克力粉兑制的饮料,此时"巧克力粉"和该饮料都是无界的。该例子用以说明"部分"、"整体"都无界的转喻。另外,荷兰语 *bubbels*(气泡)可指一种含气泡的香槟,此时,香槟作为液体是无界的,而它则容纳着大量有界的气泡,该例子可说明无界的容器和有界的容纳物之间的转喻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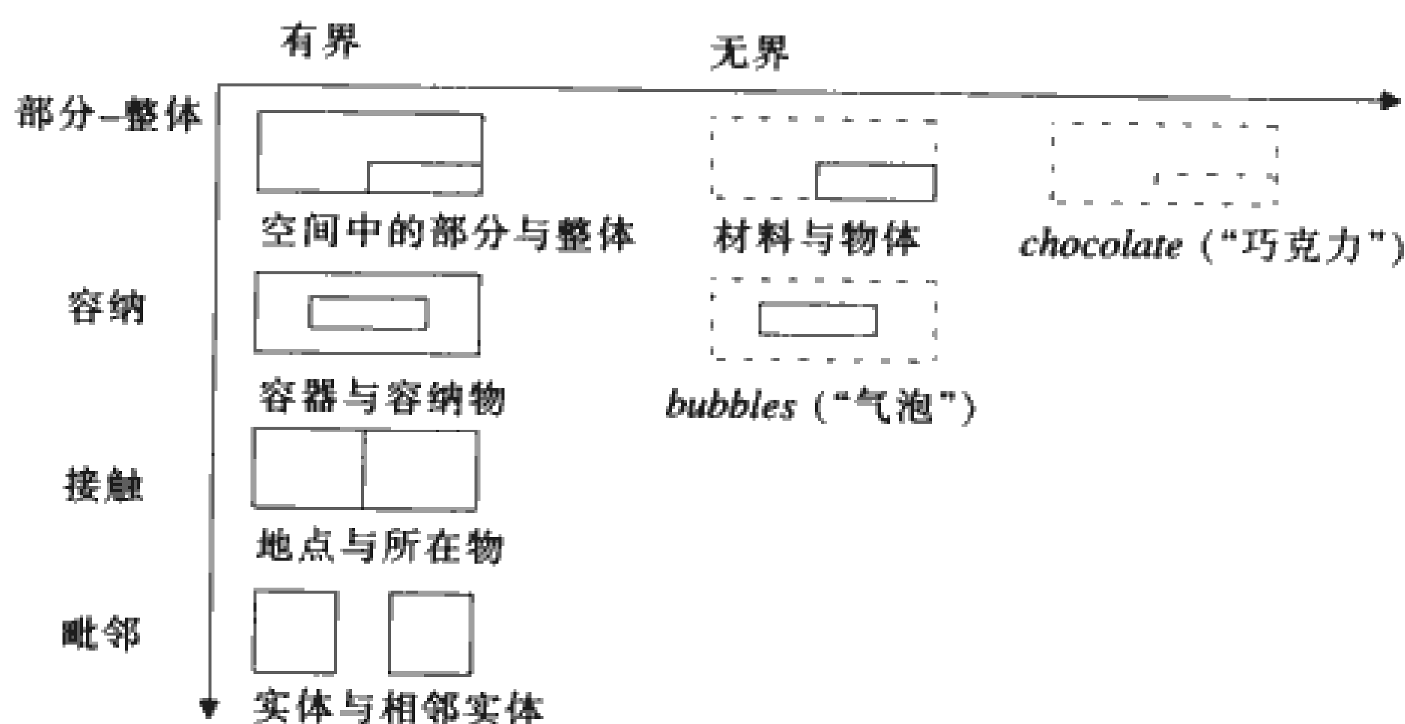



**图 12.2 有界性维度的转喻扩展**

(引自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285)

(3) 认知域(domain)维度,实现空间域—时间域—时空域—功能性集合、聚集域(the domain of functional assemblies and collections)方向的扩展。

首先,时间域中的转喻本体、喻体其时间上的接触力度随着转喻的扩展逐渐减少(见图 12.3)。时间上的部分与整体关系中的时间性接触力度最强,这和空间域中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类似;扩展到容器关系时,时间和其指代的实体之间的时间性接触力度如同容器和容纳物间的接触;最后,先行事件及其后续结果之间仅有时间上的相继关系,接触力度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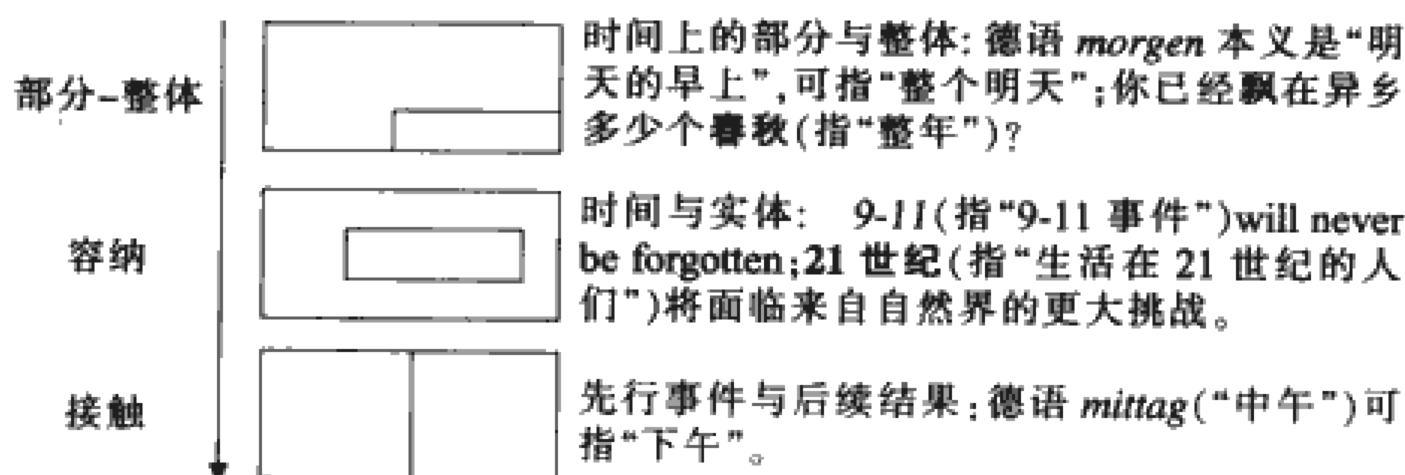



**图 12.3　时间域中的转喻扩展**

(引自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289;稍有改动)

其次,转喻可进一步扩展到时空域,既涉及时间域中的行为、事件和过程,也涉及空间域中的参与者(spatial participants),此时接触力度维度和有界性维度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见图 12.4)。分事件和整个事件之间的转喻关系符合有界的部分和整体关系,如"他们前天登记(指"结婚"整个事件)了";行为、事件、过程等在时间上都是有界的,而状态是无界的,如 She can speak English(用"说英语"这一有界行为指"会英语"的无界状态)。行为可以视为一个时间性容器,参与者则是容纳物,如,author a book(施事 author"作者"指"写作"的行为),此时"作者"和"写作"分别在空间域和时间域中都是有界的;同时也存在无界的参与者,如,德语 sprache(act of speaking"说")指 language(语言),这就是有界的行为指无界的受事。另外,转喻也可涉及有界参与者和无界状态间的关系,如,德语 gehorsam(obedience"顺从、服从")可以指代"使人们服从的地方,如监狱等"的意义,即,无界状态代指有界位置。接触力度进一步从容器关系降低到接触关系,于是产生了原因和影响之间的转喻关系;原因、影响可都有界,此时与时间域中的"先行事件和后续结果"有密切联系,如"我欣然**命笔**(指'提词')",原因"命笔"和其影响"提词"都可视为时间上有界的事件;也涉及有界原因和无界影响、无界原因和有界影响之间的转喻关系,如,法语可用 lumière(light"光线")代指"台灯",即无界影响代指有界原因,而英语中 malice("恶意")可代指"欺骗",即无界原因代指有界影响。当接触

力度降低到毗邻的关系时，更多地涉及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转喻关系，这里参与者既可有界也可无界，如“奔驰（指开奔驰的某人）早已经到了”，即此例便是有界的被控者代指有界的控制者。又如，She married power（“她嫁给了权力”），用无界的所属物“权力”代指有界的所属者“具有权力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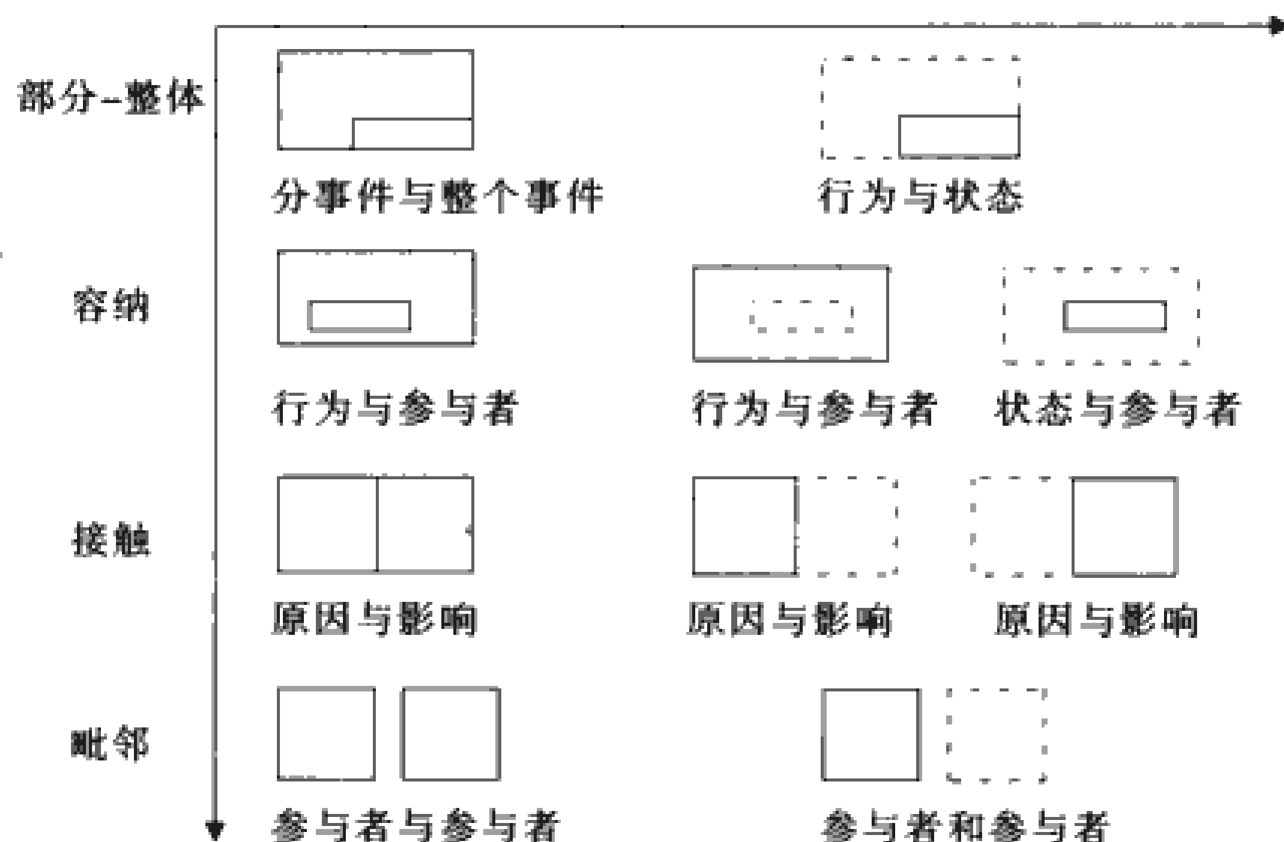



**图 12.4 时空域中的转喻扩展**

（引自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300）

最后，转喻扩展到功能性集合（assemblies）、聚集（collections）域（图 12.5）。机构和其要素、实体和其特征之间的关系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机构、实体可分别视为要素、特征构成的功能性的集合。机构和其核心要素通常是有界的，如，英语中用新闻出版机构中的核心要素 the press（本义“印刷机”）来指代“新闻出版机构”；特征与实体的转喻关系也表达了一种功能性的集合关系，如，当我们用 the beauty 来代指一个女孩，用 your majesty 代指某一国王时，beauty，majesty 这些特征是无界的，女孩、国王则是无界特征集合中有界的个体，见图 12.6。当转喻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接触力逐渐降低，就扩展到聚集和其个体间的转喻关系，可数聚集是有界的，可与其中有界个体可相互代指，如德语可数名词 imme（swarm of bees“一群蜜

蜂")可以代指蜜蜂个体(见图 12.7);不可数聚集是无界的,也可与其中有界个体代指,如,德语 frauenzimmer(female sex"女性")本义不可数,现可表示女性中的某一个体(见图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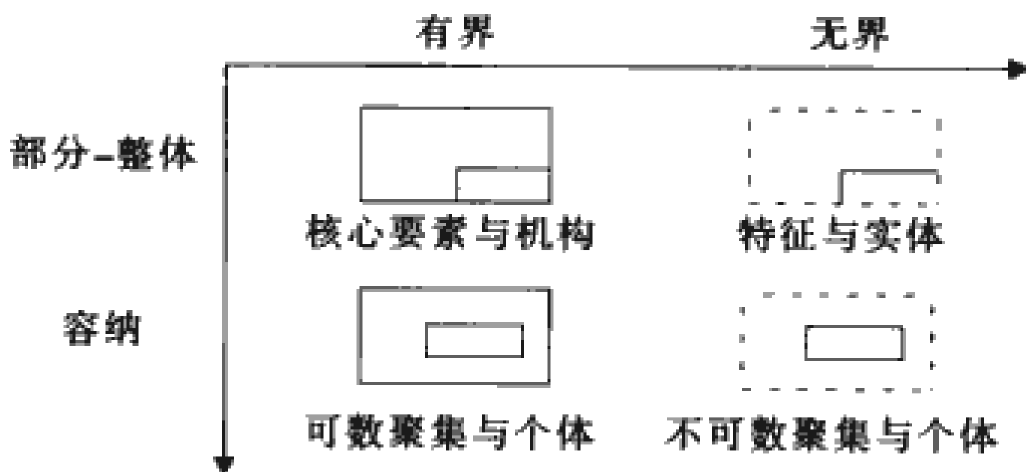



**图 12.5 时空域中的转喻扩展**

(引自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308)

| | | | |
|---|---|---|---|
| beauty(美丽) | | | ... |
| | | Kate | Liz |
| Mary | Ann | Carol | Jane |

**图 12.6 以 beauty 为例的特征及实体转喻关系**

(引自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303)

| | | | |
|---|---|---|---|
| swarm(一群蜜蜂) | | | 蜜蜂$_n$ |
| | | 蜜蜂$_5$ | ... |
| 蜜蜂$_1$ | 蜜蜂$_2$ | 蜜蜂$_3$ | 蜜蜂$_4$ |

**图 12.7 以 imme (swarm of bees)为例的可数聚集及个体转喻关系**

(引自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304)

| | | | |
|---|---|---|---|
| female sex(女性) | | | ... |
| | | 女人$_5$ | 女人$_6$ |
| 女人$_1$ | 女人$_2$ | 女人$_3$ | 女人$_4$ |

**图 12.8 以 frauenzimmer (female sex)为例的不可数聚集及个体转喻关系**

(引自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305)

总体上讲，Peirsman & Geeraerts (2006)不主张单一从认知域、认知域矩阵等概念来阐释转喻，他们认为利用原型理论来分析转喻本体、喻体间的邻近性更具有说服力。图 12.9 归纳了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围绕空间域中部分一整体之间的邻近性这一原型，转喻分别从接触力度、有界性以及认知域维度进行扩展。他们的研究也代表了认知语言学转喻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过该研究语料主要来源德语及英语词典，感兴趣的读者可借助他们的研究思路对汉语转喻表达进行认知研究，同时语料的收集也可不局限于字典及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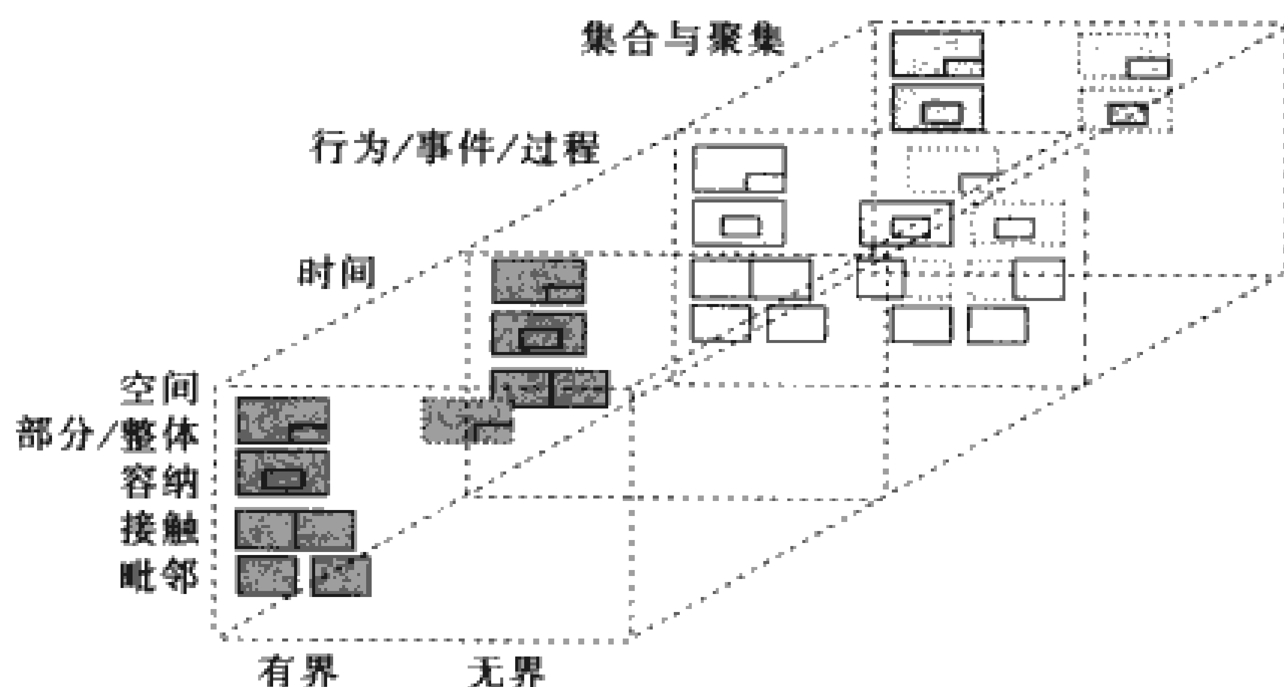



**图 12.9 作为原型范畴的概念转喻**
(引自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310)

## 12.6 概念转喻的生成机制

本节探讨概念转喻的生成机制，关注其产生的条件和规约性。并非具有概念邻近性的两个任意实体都能产生转喻关系，也并非所有转喻表达都具有同样的规约性。概念转喻的生成受到以下原则的制约(Barcelona 2002: 230—231)：

A. 转喻喻体和转喻目标需要满足转喻映射的某一默认类型

(default pattern)，即 Kövecses & Radden 转喻分类中的任一类型[①]。

B. 原则 A 中的默认类型受到多种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的制约（Kövecses & Radden 1998：62—71）。

a. 认知原则：人们趋向于选择与自身有关的、具体的、有生命的、易完形感知的、典型的、具有使用功能等的事物作为转喻喻体转指与人无关、抽象的、无生命的、不易完形感知的、非典型的、无使用功能等的转喻目标。转喻表达的喻体和目标越多地符合以上条件，其规约性就越强，越容易被人们接受。

b. 交际原则：为了满足交际的准确性和交际的"经济原则"，人们通常选取清楚明白的、相关性强的事物来转指模糊不清、相关性弱的事物。

C. 原则 A 中的默认类型受到一些文化、社会、美学原则的制约（Kövecses & Radden 1998：71—74；Taylor 1995[1989]：123），原则 B 与原则 C 矛盾时，通常优先考虑后者。

例（22）

a. I have just bought *a Picasso*. （Barcelona 2002：231）
（我刚买了个毕加索。）

b. I have just bought *a Jane*. （Barcelona 2002：231）
（我刚买了个简。）

例(22)a 句是创作者转指作品的默认类型，相对艺术创作而言，"毕加索"是与人有关的、更具体的、具有完形感知的事物，符合认知原则；同时，当今文化、社会背景下，知名艺术作品是其创作者的独有财产，也是创作者的特征标志之一，因此用"毕加索"转指其作品符合文化、社会原则。而例(22)b 句虽符合转喻默认模式和认知原则，但却不符合原则 C，当今文化、社会背景下，许多人并不了解简，无法将简和她的艺术创作联系起来，因此这个转喻表达难以为众人接受。

① Kövecses & Radden 的分类标准就是转喻喻体和转喻目标间的关系，参看 12.4。

## 12.7 结 语

目前，国内概念转喻研究正日渐升温，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李勇忠 2004a，b，2005a，b；董成如 2004；张辉、孙明智 2005；陈香兰 2005)。概念转喻理论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可用于阐释多个层面上的语言问题，如转喻在词义扩展中的作用(参阅 Seto 2003)，转喻中的概念整合(Fauconnier & Turner 1999)，转喻与语法的关系(Langacker 2004；Ruiz de Mendoza & Otal Campo 2002)，转喻与语用研究(Panther & Thornburg 1998，1999)等；同时该理论本身，无论是其定义、分类还是和隐喻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完善，尤其是从跨文化、跨语言的角度，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第十三章

# 心理空间与概念合成理论[①]

## 13.1 引 言



心理空间理论最早由 Gilles Fauconnier (1984)在其法语著作 *Espaces mentaux: Aspects de la construction du sens dans les langues naturelles* 中提出，一年之后 Fauconnier (1985)将其改为英语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aning in Natural Languages*(《心理空间：自然语言语义构建面面观》)出版，从此心理空间理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以心理空间理论为基础，Fauconnier (Fauconnier 1997; Fauconnier & Turner 1994, 1996, 2002)又进一步提出并发展了概念合成理论。心理空间和概念合成都是关于意义构建的重要理论，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自成体系。

本章主要介绍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的基本知识。其中 13.2 介绍心理空间理论；13.3 讨论心理空间理论与语篇分析；13.4 介绍概念合成理论；13.5 为结语，概括心理空间和概念合成理论的最新发展。

## 13.2 心理空间理论

关于什么是心理空间，Fauconnier 等曾给出下列定义：

a. ...mental spaces can be thought of as temporary containers

---

① 本章根据李福印、丁研(2006)修改扩展而成。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a particular domain. (Coulson & Fauconnier 1999:144)

(心理空间可以被认为是储存某特定域信息的临时性容器。)

b. Mental spaces are small conceptual packets constructed as we think and talk, for purposes of local understanding and action. (Fauconnier & Turner 2002:87)

(心理空间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小概念包。)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心理空间主要用于储存信息以进行各种认知运作。根据 Fauconnier (1985:29—34)所述,心理空间可以分为 5 种,分别为:

(1) 时间空间

***In 1929***, the president was a baby.

(**1929 年时**,总统还是个婴儿。)

(2) 空间空间

***In Moldavia***, the president is a tyrant.

(**在摩尔达维亚**,总统是个暴君。)

(3) 域空间

***In this new California religion***, the devil is an angel.

(**在这个加利福尼亚的新兴宗教中**,魔鬼是天使。)

(4) 假设空间

***If he had listened to his mother***, the criminal would be a saint.

(**如果这个罪犯当初肯听他妈妈的话**,那么他现在就是个圣徒了。)

(5) 时态和语态

In 1929, she married someone who ***was*** a friend of mine.

(1929 年,她嫁给了我**那时**的一个朋友。)

以上例句中,斜体部分被称为空间构造语(space builder),即,"打开一个新空间或将注意力转移到现有空间的语法表达式"(a

grammatical expression that either opens a new space or shifts focus to an existing space) (Fauconnier 1997:40)。空间构造语构建一个与基础空间(base space)相关的心理空间。比如,在例(1)中:

例(1)

Max believes that Susan hates Harry.

(麦克斯认为苏珊憎恨哈利。)

Max believes 是一个空间构造语,打开了一个心理空间,记为 M'。在 M'中,有两个语义项——Susan & Harry,这两个语义项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Susan **hates** Harry。我们通常用圆圈来表示心理空间,如图 1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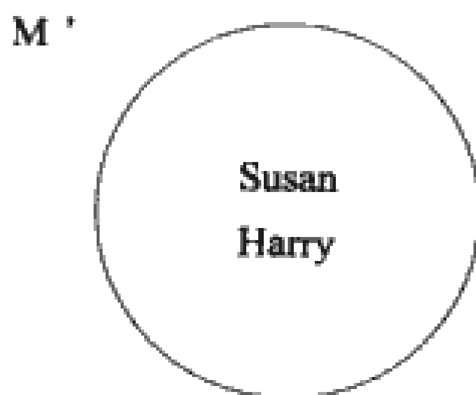



**图 13.1 "Max believes that Susan hates Harry"心理空间构造图**

但是一个新的空间被建立,或者成为焦点之后,必须和基础空间(记为 M)保持联系。在这个过程中,Fauconnier (1985: 3)提出的识别原则(Identification Principle),后被修订为可及原则(Access Principle),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原则的内容如下(Fauconnier 1997: 41):

If two elements a and b are linked by a connector F(b=F(a)), then element b can be identified by naming, describing, or pointing to its counterpart a.

如果两个语义项 a 和 b 通过连接词 F(b=F(a))相连接,那么可以通过命名、描述或指向 a 来确定 b。

其中,F 为语用函数(pragmatic function),起连接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将一个人与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定义为 $F_1$,那么如果 a="Plato",b $=F_1(a)=$"books by Plato"。下面我们用例(2)来说明该原则:

例(2)

Max believes that Susan loves the boy.
(麦克斯认为苏珊喜欢那个男孩。)

在例(2)中,基础空间 M 为说话人所在的现实空间,包含语义项 a 和 b,分别与 Susan 和 the boy 相关联。Max believes 是空间构造语,它建立了与 M 相关的新空间 M'。Max believes that Susan loves the boy 在 M'中建立了 a 和 b 的对应项——a'和 b'。根据可及原则,我们通过指向 a 和 b 可以确定 a'和 b',即,a'和 b'分别与 Susan 和 the boy 相关联。M'中的框架结构为"X loves Y",其中 X 和 Y 分别由 a'和 b'填充,也就是由 Susan 和 the boy 填充,详见图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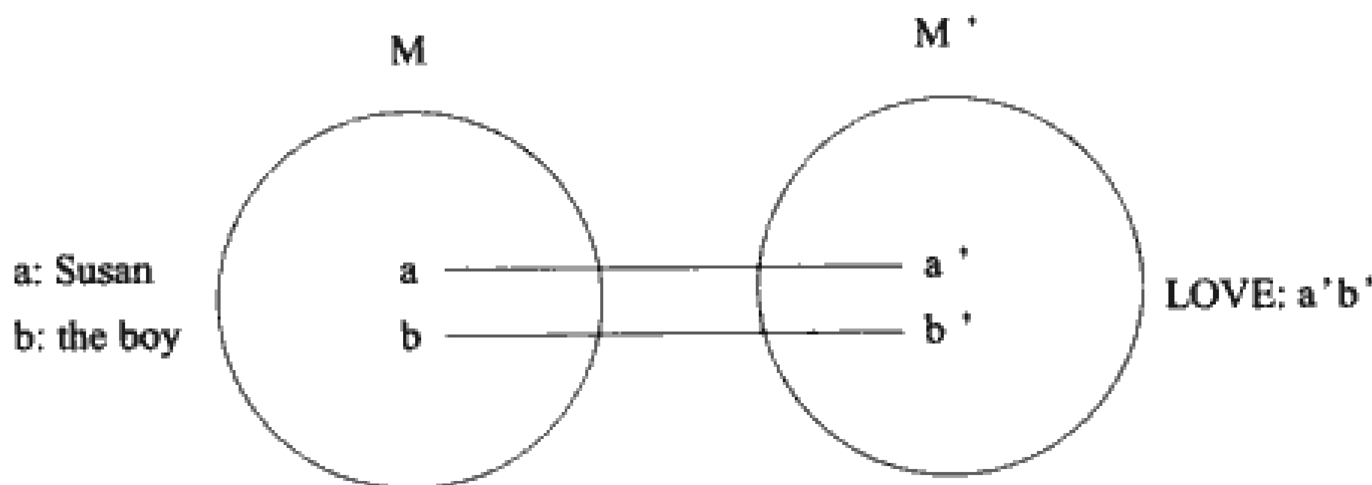



图 13.2 "Max believes that Susan loves the boy"心理空间分析图

心理空间理论对语篇具有很强的阐释力,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心理空间理论下的语篇分析。

## 13.3 心理空间与语篇分析

Fauconnier (1997:38—39)认为语篇中意义构建的过程就是不断建立心理空间的过程。他用以下论述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观点:

>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the discourse participants move through the space lattice; their viewpoint and their focus shift as they go from one space to the next. But, at any point, the Base Space remains accessible as a possible starting point for another construction. (Fauconnier 1997: 38—39)

语篇参与者就好像是在心理空间点阵中移动，当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时，他们的视角和焦点随着空间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在任何时刻，基础空间都是可及的，是充当新的构建的起始点。

下面我们以例(3)中的简短的语篇为例，来具体说明心理空间理论对语篇的阐释力。

例(3)

Achilles sees a tortoise. He chases it. He thinks that the tortoise is slow and that he will catch it. But it is fast. If the tortoise had been slow, Achilles would have caught it. Maybe the tortoise is really a hare. (Fauconnier 1997: 44)

(阿喀琉斯看见一只乌龟。他追赶它。他认为乌龟行动缓慢，所以能够抓住它。但这只乌龟却很快。如果乌龟行动迟缓，阿喀琉斯就会抓住它了。也许这只乌龟实际上是一只兔子。)

第一句：阿喀琉斯与基础空间(记为B)中的背景语义项a紧密相连，词组a tortoise引入新元素b，"—see—"引入了SEE框架，a与b分别扮演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角色。

第二句：由背景信息可知阿喀琉斯是一个人，乌龟是一只动物。因此，可以使用前指代词he和it来分别识别基础空间中的a和b。He chases it这句话仅仅是增加了基础空间的内部结构，即增加了阿喀琉斯和乌龟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人，一个是动物，阿喀琉斯正在追赶乌龟。

第三句：空间构造语he thinks建立了一个与基础空间B相关的新空间M。补语从句the tortoise is slow and that he will catch it构建对应项a'与b'以及空间内部结构——a'认为b'行动缓慢。由可及原则可知，a'与b'分别为阿喀琉斯及乌龟。此外，在这个从句中，还存在另一个空间构造语，即表示将来时态的助动词will，该词的存在使得新空间W得以建立，且与空间M相连。新空间W中有a'与b'以及a和b的对应项a"与b"，内部结构为a"认为可以抓到b"。通过可及原则，a"与b"分别被确定为阿喀琉斯和乌龟。最后，空间B的时间信息通过一般现在时is得以在空间M中保留。

第四句：视角又回到了基础空间 B。本来根据 Fauconnier (1985：91)的空间优化原则(Space Optimization Principle)，如果没有明显的冲突条件，各个空间的结构应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相似。但是 But 是一个语用信号，标志了明显的冲突条件。空间 B 引入了新的[FAST b]框架且与空间 M 中的对应项[SLOW b']矛盾。

第五句：连接词 if 新构建了一个与 B 相关的假设空间 H，had been 表明空间 H 的结构与 B 中的现实结构存在反差。H 中 a 和 b 的对应项为 $a_1$ 与 $b_1$，根据可及原则分别为阿喀琉斯和乌龟相连。同时，空间 H 还包含两个新的结构：[SLOW $b_1$]，[CATCH $a_1$ $b_1$]。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语篇都是建立在间接语气基础之上的。第五句的后半部分出现了新的语气——表示条件的 would have caught，这一语气的转变标志着空间 H 成为了焦点。

第六句：表明视角仍然在基础空间。空间构造语 maybe 构建了一个可能空间 P，P 中存在 b 的对应项 $b_2$，由可及原则 $b_2$ 与乌龟相关。因此，新空间的结构为乌龟是兔子。整个语篇的心理图式如图 13.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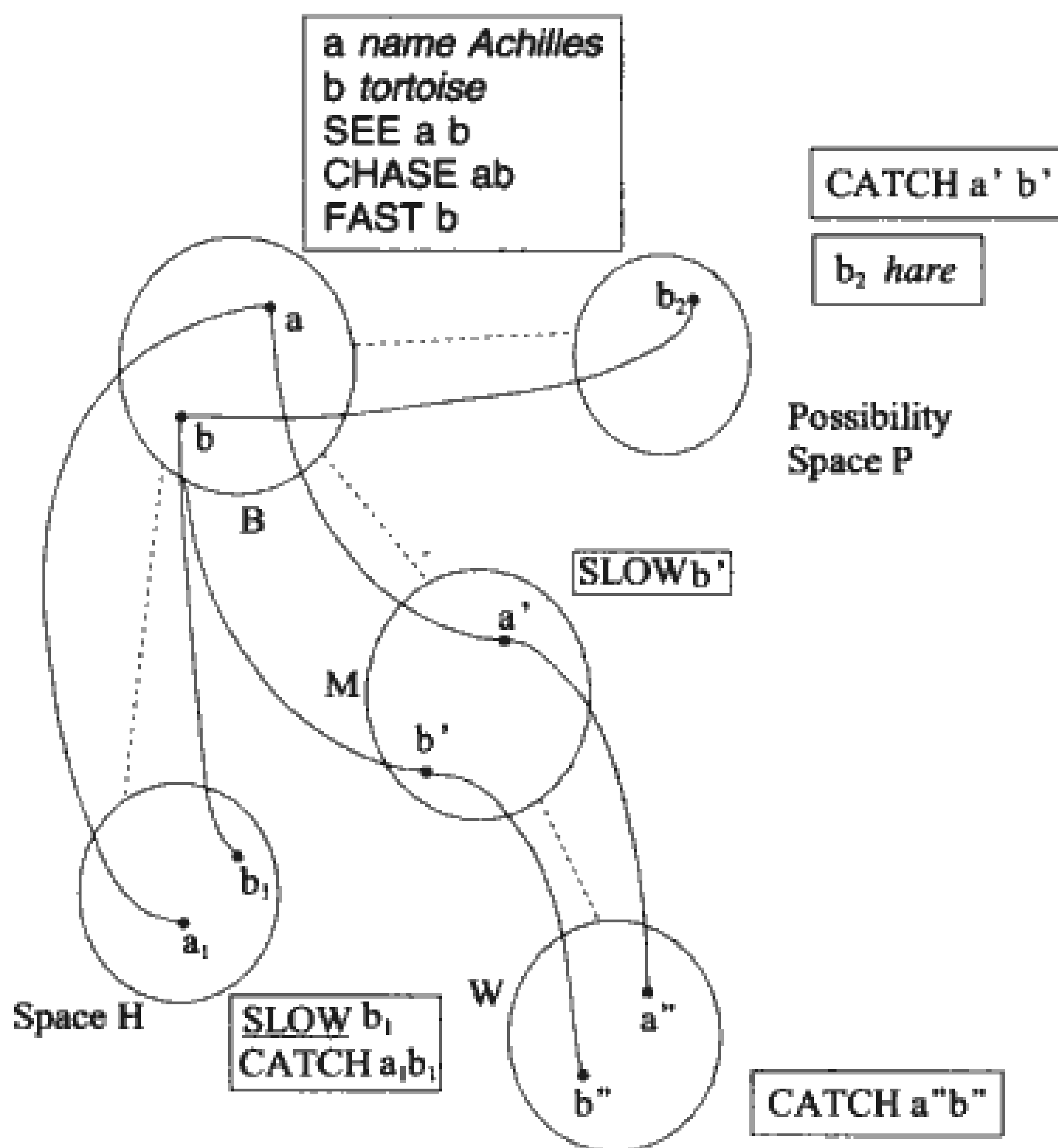



图 13.3 完整语篇心理空间图示 (Fauconnier 1997：48)

上述分析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动态性。首先,心理空间的建立不是一个分散的独立的过程,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也就是说心理空间在语篇中具有动态性。第二,基础空间、视角和焦点,在语篇中不停地转换,也具有动态性。动态性使得心理空间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语篇中的在线意义构建,因此国内外都有大量研究利用心理空间理论研究语篇。国外的如 Dancygier (2002, 2005), Lundquist (1995), Sanders & Redeker (1996), Takubo & Kinsui (1997)等;国内的如王全智(2005),吴莉(2006),项成东(2003),徐莉华(2005),朱永生、蒋勇(2003)等。除语篇分析外,心理空间理论还可应用于其他语言学领域,国外的如 Fauconnier & Sweetser (1996), Fauconnier & Turner (1996)对语法的研究;Kihara (2005)对讽刺的研究;Hoek (1996), Poulin (1996)对手势语的研究;国内有刘宇红(2003)对语用解歧的研究;靳琰、王小龙(2006)对仿拟的研究;徐晓萍(2005)对幽默的研究等。此外,在心理空间的基础上,Fauconnier 等人创立并发展了概念合成理论,我们将在下一节介绍。




## 13.4 概念合成理论

概念合成理论又称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为 Fauconnier (1997)以及 Fauconnier & Turner (2002)的两本论著。概念整合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内容繁多,下面仅介绍几个理论要点。

**第一,基本概念整合网络模型**

该模型包括四个心理空间:即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或称普遍空间、一个合成空间。各空间之间通过跨空间映射进行对应连接。在概念整合中,类属空间包含两个输入空间共有的抽象结构,形成普遍结构;合成空间除了包含类属空间中的普遍结构外,还包含两个输入空间选择性投射的特定结构以及合成空间本身通过组合、完善、扩展或称精细化而建立起的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呈现结构不存在于原有的输入空间中,体现了概念整合的创造性。概念整合中的任一空间都能随时得到调整,不但输入空间可以影响合成

空间，反过来合成空间形成之后也可以影响并调整输入空间。比如"与康德辩论"一例，一位当代哲学教授上课时说道：

> I claim that reason is a self-developing capacity. Kant disagrees with me on this point. He says it's innate, but I answer that that's begging the question, to which he counters, i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at only innate ideas have power. But I say to that, what about neuronal group selection? And he gives no answer. (Fauconnier & Turner 2002: 59—60)
>
> 我认为推理是一种自我发展的能力，康德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推理是先天的，我回应说他是在用未经证明的假设来辩论。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反驳道，只有与生俱来的思想才有力量。但是我问，那么关于神经细胞群所作的选择性问题呢？他哑然。

在此例中，输入空间一含有当代哲学教授以及其他相关元素，如他的语言、论题、观点等；输入空间二中含有康德以及其他相关元素；类属空间中是抽象的思考者、语言、论题、观点等概念。跨空间映射在康德与当代哲学教授，康德的著作与当代哲学教授的授课内容，他们各自的语言、论题、观点、时间、目的、表达方式间建立对应连接。输入空间中的各元素通过选择性投射进入合成空间，例如康德、当代哲学教授、他们的某些观点、追寻真理的目的等元素被投射到了合成空间。但康德的时代、语言、表达方式（写作）、康德已死的事实等则没有被投射到合成空间。该合成空间通过组合得到的呈现结构是两个人同时同地进行谈话；通过完善得到的呈现结构是两个人同时同地谈话，但观点相左。当代哲学教授使用的 disagrees, answer, counters, What about 等语言唤起(evoke)了"辩论"的框架；通过扩展得到的呈现结构则是运行辩论框架的结果，该运行大大丰富了合成空间的内容，最终在合成空间中形成了发问、回答、反驳、让步等辩论情景。在合成空间中，当代哲学教授取得了辩论的胜利，这一结果投射回输入空间，在输入空间一中说明了该教授的观点非常正确，他本人是位优秀的哲学家。在输入空间二中说明了尽管康德的观点很好，但不是最好。合成空间对输入空间的影响和调整体现了合成空间的存在价值。

**第二，概念整合的四种类型**

基本概念整合网络模型可以划分成四种：简单型、镜象型(mirror)、单域型、双域型。在简单型整合中，一个输入空间包含特定框架及其角色，另一输入空间包含无框架组织的元素，跨空间映射将角色与元素进行匹配。例如：

例(4)

Paul is the father of Sally.（Fauconnier & Turner 2002：120）

（保罗是莎丽的父亲。）

输入空间一包含的是在人类进化文明史中形成的"家庭"框架以及"父亲、女儿"的角色。输入空间二中包含的是 Paul，Sally 两个元素，跨空间映射在角色与相应的值之间进行匹配之后，合成空间中便形成了上述结构。

镜象型整合中，所有心理空间都具有相同的组织框架。前文提到的"与康德辩论"一例便属于镜象型整合，该整合中各空间的组织框架均为"哲学家们就某一问题进行思考"，而该组织框架在合成空间中扩展成了更为精细的框架——哲学家们就某一问题进行辩论。

单域型整合网络中的两个输入空间有各自不同的组织框架，但只有一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被投射到合成空间中，并经过扩展形成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例如 CEO 拳击一例：

例(5)

Murdoch knocks out Iacocca.（Fauconnier & Turner 2002：126—7）

（默多克击倒艾柯卡。knocks out：在拳击中，表示把对方击倒，在规定时间内不能起来。）

输入空间一为拳击空间，输入空间二为商业空间。跨空间映射在 CEO 与拳击手、拳击手的出拳与 CEO 的商业措施等之间建立了对应连接，但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仅仅来自输入空间一，即拳击组织框架。传统的源域—目标域隐喻事实上属于单域型整合，其中源域为提供组

织框架的输入空间，目标域为人们要重点理解的另一输入空间。双域型整合网络中的两个输入空间也有各自不同的组织框架，但是两个组织框架均部分投射到合成空间中，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同时包括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部分结构。例如，digging your own grave (Fauconnier & Turner 2002：131—5)。该表达的含义是某人正在做出可导致严重后果的错误行为，而某人对此却没有察觉。输入空间一的组织结构为挖掘坟墓、输入空间二的组织结构为无意识地犯错并导致惨重失败，跨空间映射在掘墓者与犯错误者、掘墓与无察觉地犯错、死亡与惨重失败等之间建立对应连接。但是，两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在因果关系、意图、内部事件结构上都存在冲突。如，无察觉地犯错导致失败，但挖掘坟墓并不导致死亡；犯错误者无意失误，但挖掘坟墓者是有意识的活动；犯错者的错误越多，就越可能失败，但是坟墓的深度和死亡之间却没有必然联系。由该表达的含义可知，此例中合成空间组织结构的因果关系、意图、内部事件结构都与输入空间二相同，也就是说合成空间从输入空间一中提取具体的结构如坟墓，挖掘等，从输入空间二中提取因果关系、意图、内部事件结构等，并经过组合、完善、扩展形成了自己的结构。由于双域型概念整合的新创结构具有和输入空间截然不同的组织框架，所以创造性最为显著。

以上四种类型的概念整合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例(6)

a. Paul is the father of Sally.
(保罗是莎丽的父亲。)

b. Zeus is the father of Athena. She was born out of his head, fully clad in armor.
(宙斯是雅典娜的父亲。她从他的头颅中出生，全身披挂盔甲。)

c. Joseph was the father of Jesus.
(约瑟夫是耶稣的父亲。)

d. I'm your father for today.
(我今天是你爸爸。)

e. The Pope is the father of all Catholics.

(教皇是全体天主教徒之父。)

f. George Washington is the father of our country.

(乔治•华盛顿是我们的国父。)

g. Newton is the father of physics.

(牛顿是物理之父。)

h. Fear, father of cruelty.

(恐惧,残暴之父。)

i.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Fauconnier & Turner 2002: 140—2)

(这个孩子是人类之父。)

以上九句便是由典型的单纯型整合逐步过渡到典型的单域型整合和双域型整合。而且,尽管整合的类型不同,i 句与 a 句中同样的句法结构 X be Y of Z 激起的是同样的映射图式和组合方式:即 X 和 Z 确定了输入空间一中的元素,Y 确定了输入空间二中的元素,be 动词确定了 X 与 Y 的对应连接。人们所要做的是确定输入空间二中的另一个元素 W 并与 Z 进行对应连接,完成概念整合的过程。

**第三,概念整合的控制原则(governing principles)**

跨空间映射、选择性投射、建立类属空间、建立合成空间、发展层创结构等为概念整合的构建原则。事实上,概念整合除了要遵循构建原则外,还要受到一系列指导原则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压缩原则、拓扑结构原则(the topology principle)、格式完善原则、整合原则、重要关系最多化原则、重要关系强化原则、网络原则、解包原则(the unpacking principle)、关联原则等共九条指导原则,下面进行简单介绍。

①压缩原则:压缩原则包含有七条细则,此处一一说明。总体来说,人类在认知过程中要不断地对重要关系进行压缩以构建并理解意义,而概念整合是对重要关系进行压缩的完美工具。当我们指着一张只拍了面孔的照片说 That's Jane Doe 时,其中就包含了复杂的概念整合以及重要关系压缩过程。首先,在第一个概念整合中,输入空

间一为面孔照片，输入空间二为 Jane Doe 本人的面容，两者之间通过跨空间映射建立对应连接，并投射到合成空间中。合成空间中，照片与本人面容合二为一，即输入空间的代表关系（presentation）被压缩成了合成空间中的唯一关系（uniqueness）。在第二个概念整合中，输入空间一为 Jane Doe 的面容，输入空间二为本人整体，合成空间中，两者又一次合二为一，即输入空间中的部分与整体关系被概念整合压缩成了唯一关系。(Fauconnier & Turner 2002：97－8)

②拓扑结构原则：即概念整合中，输入空间的拓扑结构、空间之间的关系要由合成空间的内部关系体现出来。

③格式完善原则：即格式完善过程中，要借助已经存在的格式或框架来完善合成空间中的框架。

④整合原则：即概念整合必须形成一个整合的、和谐的、可作为一个整体单位运行的合成空间。

⑤重要关系最多化原则：即概念整合网络要尽可能地增加重要关系，特别是要增加合成空间中的重要关系并使其体现在空间之间。

⑥重要关系强化原则：即概念整合网络要尽可能地强化重要关系。

⑦网络原则：即概念整合过程中要保持合成空间与输入空间的适当联系。

⑧解包原则：即仅有合成空间也能重建整个概念整合网络。

⑨关联原则：即合成空间的每个元素都能与其他空间建立连接帮助运行合成空间；反过来，输入空间之间、对整合网络十分重要的关系在合成空间内必须有相应的压缩元素。

以上九条指导原则之间经常存在冲突，如压缩原则经常指导概念整合将重要关系压缩，而拓扑结构原则却要求合成空间尽量保留各元素在输入空间中的重要关系，所以概念整合的过程实质上是在各原则之间取得平衡的过程。无论经历怎样的整合过程，所有的概念整合都是为了一个最终目标：获得基本行为事件(achieve human scale)。

# 13.5 结　语

综上所述，心理空间与概念合成都是认知语言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阐释力强，应用广泛。读者如想深入研究这两个理论，除了前文已列出 Fauconnier 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外，Croft & Cruse (2004)，Evan & Green (2006) 都做了关于这两个理论的综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3 本著名国际期刊分别出版了 3 期概念合成专刊，即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1, 11(3—4))，*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5, 37(10))，*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6, 15(1))，专刊收入的论文或体现了心理空间和概念合成理论的最新应用领域，或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理论进行了批判、补充及修正，集中体现了这两个理论的最新发展动态。此外，王正元(2006)、张辉和杨波(2008)曾对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5, 37(10))中的文章进行过详细介绍，读者从中也可把握心理空间和概念合成理论的最新发展。

# 第十四章

# 概念隐喻与概念合成理论[①]

## 14.1 引 言

本书第11章及第13章分别介绍了概念隐喻理论及概念合成理论。鉴于这两种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而且二者都是关于意义构建的理论，所以两种理论有颇多相似之处。本章分别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比两种理论：两种理论中的术语(14.2)；二者的认知操作(14.3)；概念合成理论的优势(14.4)；二者的互补性(14.5)；合成理论的广泛解释性(14.6)。因为已有专章讨论这两种理论，本章对相关细节不再重复。

## 14.2 两种理论中的术语

首先，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都是关于概念结构的，都是关于意义构建的。这两种理论在意义构建中使用两套既类似又不同的术语(见表14.1)。

① 本章根据李福印、田聪(2005)修改。

表 14.1 概念隐喻理论与合成理论中的术语

| 概念隐喻理论(CMT) | 概念合成理论(CBT) |
|---|---|
| a. 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 | a'. 心理空间(mental space) |
| b. 源域(source domain) | b'. 输入空间 1 (input space 1) |
| c. 目标域(target domain) | c'. 输入空间 2 (input space 2) |
| d. 映射(mapping) | d'. 投射(projection) |
| e. 恒定原则 (Invariance Principle) | e'. 优化原则(optimality principle) |
| f. 概念隐喻 (conceptual metaphor) | f'. 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 |
| | g'. 合成空间(blended space) |
| | h'. 类属空间 (generic space) |
| | i'. 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 |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左栏中的术语分别标为 a, b, c, d, e, f 各项,右栏分别为 a', b', c', d', e', f'与之对应,并且右栏多出 g', h', i'三个术语。首先需要指出,表 14.1 两栏中的相同字母所表示的(a 与 a'看作相同字母,以此类推)术语既对应又不同。比如,概念合成理论中的心理空间不等同于概念隐喻中的概念域。心理空间范围更广,具有实时性。概念域范围相对比较窄,与心理空间相比更稳定。隐喻映射是有方向性质的,发生在从 b 到 c 的系统映射,b 更具体,c 相对抽象。但是 b'和 c'则不然,b'和 c'没有方向性,可以说二者没有区别。心理空间是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临时性的实时(online)动态概念,是人们在思考或谈论已知、想象、过去、现在或将来情境时构建起来的部分的、暂时性的表征结构。心理空间不完全等同于概念域,但是依赖于概念域,它是基于特定的域所构建的特定的情境,它的存在依赖于与某个特定域相关的更广泛、更固定的知识框架(Grady et al., 1999)。映射(mapping) 与投射(projection) 没有实质性区别,只是术语不同。恒定原则强调身体的经验,是把概念隐喻理论根植于认知语言学体验性的一个连接点,因为跨域映射的起点是具体的概念域,具体的概念域是直接和人们的身体经验相关的,具有体验性;而优化原则并没有这种作用。优化原则强调几个空间中的成分映射的逻辑性,需要什么成分就投射什么成分。从体验角度来看,投

射有点给人离地三尺的感觉，体验性不强。从以上术语对比，人们有理由认为概念合成理论吸取了概念隐喻理论的精华，在很大程度上讲，它从概念隐喻理论发展而来。

## 14.3 认知操作的异同

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在认知语言学的整体框架中属于解释概念结构的理论。一般认为，合成理论是在吸纳概念隐喻理论的优势，克服概念隐喻理论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二者在解释新意义产生方式的操作上存在异同，见表 14.2。

**表 14.2 概念隐喻理论与合成理论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 共同点 | 不同点 | |
|---|---|---|
| | 概念隐喻理论 | 概念合成理论 |
| a) 二者都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br>b) 二者都属于认知语言学中认知操作方式，是构建新意义的手段<br>c) 都涉及两个结构之间的系统投射或者选择<br>d) 投射都是有制约条件的<br>e) 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用实证研究证明人们确实是用这种方式进行思维的，尤其从神经角度 | a) 概念域是认知结构的基本单位<br>b) 新义构建只涉及两个域之间的映射关系<br>c) 源域和目标域<br>d) 映射有严格的方向性，映射是单向的<br>e) 主要针对固着度高(entrenched)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关系<br>f) 把隐喻看作两个域之间的稳定的系统的关系<br>g) 概念隐喻只是概念系统的一部分 | a) 心理空间是认知结构的基本单位<br>b) 新义构建涉及四个空间模式：两个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合成空间<br>c) 两个输入空间<br>d) 没有严格的方向性<br>e) 着眼于创造性思维活动，解释新生成的可能只是短时存在的概念表达<br>f) 几个心理空间可以只是暂时地合成<br>g) 概念合成能解释所有的思维现象 |

表 14.2 列出了两种理论的异同。综合来看，CBT 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有点雄心勃勃。CMT 只解释系统的隐喻映射。CBT 认为 CMT 只是概念合成的类型之一，实际上是意欲证伪 CMT；但是，目前

CMT 仍有很大研究空间。

## 14.4 概念合成理论的优势

合成理论可以解释概念隐喻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映射的意义。概念隐喻的“双域”模式无法解释一些映射现象，比如：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 乍一看，这是从与“屠夫”有关的源域向与“外科大夫”有关的目标域的直接投射，有一系列的相应部分的映射：屠夫对外科大夫，商品对病人，屠刀对手术刀……但是这种映射关系无法解释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个外科大夫不称职。屠夫的确不如大夫的社会地位高，但就屠宰而言他是称职的，甚至得到人们的尊重。由此看来，“不称职”的这层意思并未从源域映射到目标域。概念隐喻理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是说，概念隐喻无法解释句子“这个外科医生简直就是个屠夫”的真正含义“这个外科医生做手术马马虎虎，实在不称职”的来源。




根据概念合成理论，我们可以推出“不称职”这层意思。首先，合成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有选择性地提取了一些结构。从目标输入空间，也就是从关于做外科手术的空间中提取的元素包括正在接受手术的人，做手术的人，还有手术室里的各种细节。从输入空间，也就是从关于屠宰的空间中提取的元素包括屠夫和与之相关的活动。这两个输入空间拥有一些相同的结构并表征在类属空间里：某人用利器对另一个生物实施某种解剖行为。除了从两个输入空间提取部分结构外，合成空间还有自己的层创结构，输入合成空间的各元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层创结构。从屠宰空间里投射来的手段及因果关系与外科手术空间里的手段及因果关系是不相容的。在屠宰空间里，目的是宰杀动物，将骨肉分开；而外科手术的目的则是治病救人。在合成空间里，屠宰的手段与外科手术里的目的、参与者、手术环境结合在了一起。屠夫的手段和外科手术的结果、目的的不协调让人们意识到用屠夫做法做外科手术是不称职的。合成空间里的这种层创性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单向投射和双域分析中是不会出现的。

## 14.5 两种理论的互补性

概念隐喻理论主要涉及约定俗成的隐喻化概念模式，合成理论则长于解释实时的创新的意义构建。因此，两者有互补性。假如一个年轻的新手在屠宰时过于小心翼翼，有人也许会说："He's not a butcher, he's a surgeon."在这个情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年轻的屠夫不称职。将他说成是外科大夫强调了他屠宰的方法和真正的屠夫屠宰的方法是不一致的。这句话是合成作为实时创新过程的好例子，通过对熟悉的元素进行整合运作构建出了新的意义。"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也许可以认为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但是，如果把上句修改为："He's not a butcher, he's a surgeon."则是依靠概念整合网络，通过合成进行实时加工而形成的结果。这种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概念隐喻理论对此却无能为力。这种实时创新的意义构建随处可见，漫画、玩笑、新生词汇、旧词新用等等。合成理论可以对它们进行很好的解释。

概念隐喻理论里区分了基本隐喻和复合隐喻，基本隐喻相互作用产生了复合隐喻。合成理论阐明了各个概念和联系间的复杂互动：在合成理论里可以有多个空间，概念整合的过程可以多次反复，一个合成空间整合的结果很可能成为另一个新的整合网络的输入空间。因此，我们认为合成理论具有更广泛的解释性。

## 14.6 合成理论的广泛解释性

根据合成理论，输入空间里的元素和结构有选择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间，形成层创结构，而且层创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认知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使旧的联系静止，激活新的联系，结合语境和储存在记忆里的知识框架，重构新的空间并进行重组和整合。因此，合成空间里的层创结构并不直接来自输入空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合成意义里的一些元素在输入空间里没有对应元素，为什么有些隐喻性语言表达里所包含的映

射比单一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要丰富。这些都是概念隐喻理论无法解释的。

根据合成理论，概念隐喻理论的"双域"模式实际上只是一种更大、更普遍的"多空间"概念投射模式的一部分。因此，隐喻映射只是概念合成的一种类型。合成理论讨论的例子很多都不是隐喻，合成理论并不是专门用来解释隐喻的。Lakoff 的概念隐喻只是合成的形式之一，合成可以发生在多个语言层面上。

**A. 词素层次**

在词素的层次上，比如"The Whiners' most common complaint is that they've been relegated to what Mr. Coupland calls 'McJobs'."

"Mc" 激活了关于快餐业和在快餐业工作的心理空间，"jobs"激活了一个更普遍的关于找工作的心理空间。这两个心理空间有一些共同的组织结构和元素，比如工人、工资、福利、晋升的机会等等。这些共有的元素和组织结构为合成提供了基础。这样就形成了两个输入空间，一个是麦当劳世界，另一个是找工作。

**B. 词组层次**

在词组的层次上，名词词组的典型例子例如：dolphin-safe，shark-safe，child-safe 等等。

**C. 句子层次**

句子层次的最为常见，如，上文中 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 这一例子。

概念隐喻理论只能解释句子层面的某些例子，概念合成理论却可以解释以上所有这些层面。

## 14.7 结 语

本章从几个角度对比了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仔细思考两种理论的内容和发展过程，的确让人深思。我们在此提出几个问题：概念隐喻理论是否已经被概念合成理论证伪？概念隐喻理论是否可以继续存在？概念合成理论将来是否可以被另一种理论证伪？最

后我们引用科学哲学家波普(Karl Popper)喜欢的话语来结束本章。

Hypotheses are nets：only he who casts will catch.（科学假设是鱼网：只有撒网的人才会有收获。）(Popper 2002：viv)

# 第十五章

# 意象图式理论[①]

## 15.1 引　言

意象图式是认知语义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根据统计资料(李福印 2004),它也是认知语言学家们近年来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章全面追溯意象图式理论的发展历程(15.2),介绍文献中经常讨论的意象图式以及意象图式的特点(15.3),讨论意象图式理论发展轨迹(15.4)。结论(15.5)认为,意象图式理论的研究在国外英语文献中已有相当规模,相比之下,该领域在国内学界尤其是汉语中的研究还是相当冷清。意象图式作为人类共同的认知特点,对它的深入研究应该逐渐形成跨学科的研究态势。意象图式作为人类共同的认知规律,研究应该从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角度进行。

## 15.2 什么是意象图式

意象图式的概念一般认为最初是在概念隐喻理论中提出来的(Lakoff & Johnson 1980)。后来,意象图式扩展到一些学科领域的研究中。Johnson 用整本书探讨了意象图式的体验基础以及意象图式在意义构建和推理中的作用(Johnson 1987)。Lakoff 则用意象图式理论构建了自己的范畴理论(Lakoff 1987a)。Gibbs (1994a), Gibbs & Colston (1995) 研究了意象图式理论在心理语言学中的作用。

① 本章根据李福印(2007)修改。

Mandler (1988, 1992, 2005)研究了意象图式与认知发展的关系。意象图式理论继续被扩展到对诗歌的研究(Lakoff & Turner 1989),文学批评(Turner 1987, 1991),语法理论 (Langacker 1987; Talmy 1983),数学(Lakoff & Núñez 2002)以及语言的神经理论。

意象图式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其核心是相同的。首先,我们人类具有自己的身体,我们无时无处都处于各种各样的活动之中。我们举首投足,我们观察周围的环境,我们走路,我们吃东西等等。我们的身体都始终处于和外部客观世界的接触和互动之中。意象图式就产生于这些看似无关的活动之中,并给这些活动以连贯、意义和组织结构。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意象图式来理解这些活动,进行推理,从而把看似无关的活动相联系起来。以下是意象图式的三个定义。

(1) An image schema is a recurring, dynamic pattern of our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and motor programs that gives coherence and structure to our experience (Johnson 1987: xiv)。Johnson 认为"意象图式是感知互动及感觉运动活动中的不断再现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给我们的经验以连贯和结构"。

(2) Image schemas can be generally be defined as dynamic analog representations of spatial relations and movements in space (Gibbs & Colston 1995: 349)。Gibbs 等人认为"意象图式一般可以定义为空间关系和空间中运动的动态模拟表征。"

(3) Briefly, an image schema is a condensed redescription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for the purpose of mapping spatial structure onto conceptual structure (Oakley 2007: 215)(简单地说,意象图式是为了把空间结构映射到概念结构而对感性经验进行的压缩性的再描写)。请看例(1)。

a. We go to university from home.
(我们从家去大学。)

b. Look at a long train from the first car to the last.
(从第一节车厢到最后一节车厢观察一个长长的列车。)

c. A water drop rolls from the table onto the ground.

(一滴水从桌子上滚到地面。)

d. I'll fly from Hong Kong to Sydney.

(我将从香港飞到悉尼。)

e. The highway links Beijing and Shanghai.

(公路连接北京和上海。)

这些例句表示的活动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这些看似无关的活动,实际上具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有一个始源,或称出发点,沿着一个路径到达终点。他们都遵循"始源—路径—终点"这样的模式。这就是一个路径图式(PATH SCHEMA)。我们用简图 15.1 表示。




**图 15.1 路径图式**

再如:

例(2)

a. I take out a bottle of milk from the refrigerator.

(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牛奶。)

b. I pour the milk out of the bottle.

(我把牛奶从瓶子里倒出来。)

c. I pour the milk into a cup.

(我把牛奶倒入杯子。)

d. 我把钱装进口袋,走出银行,钻进轿车。

以上例句都和"容器"有关,我把钱装进了口袋这个"容器",走出了银行这个"容器",再度进入另一个"容器"轿车。经过无数次"容器"的经验,我们头脑中就会形成一个"容器"意象图式。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把意象图式的特点总结如下:意象图式是一种抽象结构;它来源于人体在外部空间世界中的活动,具有体验性;它是许多具有一些共同特点的活动的"骨架";它是头脑中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表征;它在人类的活动中是不断再现的;它用来组织人类的经验,把"无关"的经验联系起来;它虽然产生于人类的具

体的经验，但由于人类可以把它映射到抽象概念中去，因此，它可以用来组织人类的抽象概念。

## 15.3 常见的意象图式和主要特点

常用的意象图式是有限的。表 15.1 根据 Hampe & Grady (2005:2—3)整理而成。其中 I 类构成意象图式的核心，是众多学者一致同意的。在 I 类中，其中 a 类属于最常见的，b 属于相对不十分常见的。在 II 类中，a 类只有 Johnson 谈到过；b 类只有 Lakoff 谈到过。III 类属于不构成核心的意象图式，也只有少数学者谈及。

表 15.1 意象图式总汇

| 大类 | 小类 | 意象图式 | 来源 |
| --- | --- | --- | --- |
| I | a | CONTAINMENT/CONTAINER, PATH/SOURCE-PATH-GOAL, LINK, PART-WHOLE,CENTER-PEROPHERY, BALANCE | Johnson 1987: 126; Lakoff 1987: 267; Lakoff & Turner 1989: 97 — 98; Cienki 1997: 3—12; Clausner & Croft 1999: 15 |
| | b | the FORCE schemas: ENABLEMENT, BLOCKAGE, COUNTERFORCE, ATTRACTION, COMPULSION, RESTRAINT, REMOVAL, DIVERSION | |
| II | a | CONTACT, SCALE, NEAR-FAR, SURFACE, FULL-EMPTY, PROCESS, CYCLE, ITERATION, MERGING, MATCHING, SPLITTING, OBJECT, COLLECTION, (MASS-COUNT), (SUPERIMPOSITION) | Only in Johnson 1987 |
| | b | UP-DOWN, FRONT-BACK | Only in Lakoff 1987 |

| | | | |
|---|---|---|---|
| III | a | INANIMATE MOTION, ANIMATE MOTION, SELF MOTION, CAUSED MOTION (Mandler 1992:593—596), LOCOMOTION (Dodge & Lakoff 2005) | 来源较分散 |
| | b | EXPANSION (Turner 1991:171), STRAIGHT (Cienki 1998), RESISTENCE (Gibbs et al. 1994:235), LEFT-RIGHT (Clausner & Croft 1999:15), ... | |

(MASS-COUNT),(SUPERIMPOSITION)出现在 Johnson (1987: 26)的 image schema list 中，但是在 Lakoff (1987a)是作为 image schema transformation 来对待。

意象图式是遵循相同的认知过程形成的，意象图式至少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1) 意象图式可以用简图表示

因为意象图式是通过空间关系经过高度抽象而获得的，因此绝大多数意象图式可以用线条等简单图形表示。当然，图形本身并不是意象图式，它只不过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模拟。但是这种图形在解说时可以给人一种具体的感觉。例如，文献中常常用图 15.1 中的图形表示路径图式，用图 15.2 表示容器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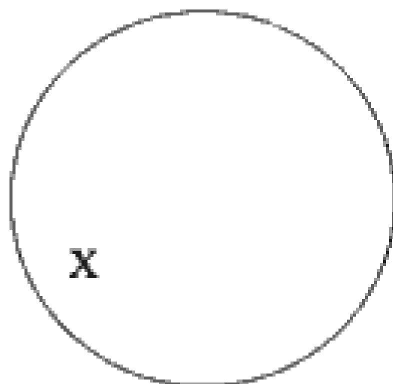



图 15.2 容器图式

由于意象图式是从无数个事件中高度概括抽象而来的，因此，这样的图形也可以和许多语域相联系，因而和许多语言表达相关。根据双解码理论(Paivio 1986),“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一张

图画胜过千言万语)”。这些表达意象图式的简图有助于记忆和该意象图式有关的语言表达。相关研究见 Li (2003)。

(2) 意象图式是语域的一种

语域(domain)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Langacker (1987: 147)把语域定义为“语域是刻画语义单位的特点或描写概念的特征的认知语境(a domain is a cognitive context for characterizing a semantic unit or concept)”。Langacker 认为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概念都蕴涵其他概念。如果不是直接或间接提及其他概念,概念本身无法得到很好的定义。例如,如果我们定义“手指”的时候,我们要提及“手”;我们定义“手”的时候,我们要提及“胳膊”。因此,“手”是“手指”的语域;“膊”是“手”的语域。最终,“空间”、“时间”和“运动”是“身体”的语域。

Langacker (1987, 1991)进而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语域。一种为位置性质的语域(locational domains),另一种为结构性质的语域(configurational domain)。例如,语域“周(week)”由“星期一、星期二、……星期日”等概念组成。这些概念前后位置是固定的。我们说“星期日是一周的第一天”等。因此,我们认为语域“周”是位置性质的语域。再如,语域“水果”,就属于结构性质的。语域“水果”中的概念“苹果、香蕉等等”可以有原型结构等。因此,“水果”是结构性质的语域。语域“时间(TIME)”也是结构性质的,它包含概念“week”,“year”,“daytime”,“night”,“month”等。Clausner (1999)研究认为决定语域属于结构性质的还是位置性质的,完全取决于语域内部的概念。Clausner (1999) 在意象图式内找到了结构性质的概念以及位置性质的概念。因此,Clausner 认为意象图式是一种语域,是语域的一个下层范畴(a subtype of domain)。因此,意象图式可以和语域一样组织概念。

(3) 意象图式的正负特征

Krzesowski (1993)认为几乎所有的意象图式都具有一种特征,即:在表达隐喻意义时呈现出肯定或否定的意义,称为“plus-minus” parameter (“正负”参数)。例如,在意象图式 CENTER-PERIPHERY (中心边缘图式)中,“中心(CENTER)”经常具有肯定意义,“边缘

(PERIPHERY)”具有否定意义。在生活经历中，保持“平衡(BALANCE)”就比失去平衡好。Krzeszowski (1993) 谈了如下这些具有正负倾向的意象图式：

WHOLE-PART
CENTER-PERIPHERY
BALANCE versus IMBALANCE
LINK versus NO LINK

Cienki (1997) 又添加了如下的例子：

ENABLEMENT/RESTRAINT REMOVAL—BLOCKAGE
FULL-EMPTY
NEAR-FAR
MERGING-SPLITTING
STRAIGHT versus NOT STRAIGHT



(4) 意象图式的静态与动态本质

意象图式可以呈现为静态与动态两种特性。几乎所有意象图式都具有这两种特点(Cienki 1997：6)，因为绝大多数意象图式既表示一种状态又表示一种过程。例如，我们从A点向B点运动时，我们以一种动态的形式经历“路径(PATH)”意象图式。但是我们走过的从A点连接B点的道路是静态的“路径(PATH)”意象图式。意象图式“平衡(BALANCE)”也是一样，表示状态时是静态的(balance 作为名词)，表示动作时是为了保持平衡(balance 作为动词)，此时是动态的。

(5) 意象图式的转变

意象图式的转变(image schema transformations)指的是人们在利用意象图式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注意焦点的变化。当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在草地上运动着的高尔夫球时，他利用的是动态的路径意象图式，一旦该球停止，他的注意力就会停在球上。因此，观察者遵循的是“path-focus-to-end-focus”。人们抽象推理的能力取决于把感知范畴映射到更高一层的概念范畴的能力。这就是对抽象事物概念化的过程。我们概念化的过程包含了意象图式的转变过程(Gibbs

& Colston 1995：347－378；Johnson 1987：25－27；Turner 1991：177）。Lakoff（1987a：443）曾提出过以下四种类型的意象图式的转变：

> Path-focus-to-end-focus：想象移动物体走过的路径，之后注意力集中在物体停止的地方。
>
> Mutiplex-to-Mass：想象某地点有一群物体，他们逐渐开始向四周移动，直到每一个物体都成为单一的独立的物体。
>
> Trajectory：在头脑中跟随一个不断移动的物体。
>
> Superimposition：想象一个大的球体和一个小的管子。现在逐渐把管子变大直到球体能装进管子；再逐渐缩小管子直到能装进球体。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经历大都遵循以上意象图式的转变。例如，当你看到一个水果摊时，决定过去买水果。从你原来的站立处到走到水果摊停下挑水果，遵循了 path-focus-to-end-focus 的转变。你把挑选的水果从小贩的筐里拿出，遵循了 mutiplex-to-mass 的转变。你首先挑选了一些樱桃，之后是苹果。苹果放在了樱桃的上面，这就是 superimposition。后来，城管人员来了，小贩开始跑，你的视线追随着小贩逐渐跑向远方，这就是 trajectory。

## 15.4　意象图式理论的发展轨迹

（1）概念隐喻理论中的意象图式

概念隐喻理论是 Lakoff & Johnson（1980）首先提出来的，在 Lakoff（1993）中得到系统的阐述。为了对概念隐喻理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把概念隐喻的基本观点和 Lakoff 所称的传统隐喻观点列一个表格（见表 15.2），作一个简单对比。

表 15.2 “传统观点”与“概念隐喻理论”的比较

| | 传统观点 | 概念隐喻理论 |
|---|---|---|
| 谁创造了隐喻? | 由诗人等文人墨客创造的 | 每一个普通人都创造隐喻 |
| 隐喻是怎么被创造? | 一个一个创造的 | 隐喻是系统的映射,可以一批一批地创造 |
| 谁使用隐喻? | 文人创造隐喻,大家使用隐喻 | 每一个普通人都创造和使用隐喻 |
| 隐喻的存在方式? | 只存在于文学语言中 | 既存在于文学语言中,也普遍存在于日常语言中 |
| 隐喻的功能? | 对语言起修饰作用,使表达更美 | 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一种思维方式 |
| 隐喻的本质是什么? | 隐喻只是语言层面的问题,是词汇问题 | 隐喻是思维层面上的问题 |





表 15.2 中的观点散见于 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93); Lakoff (1986a, 1986b)等等。

Lakoff 使用如下术语阐述概念隐喻理论:“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源域”(source domain)、“目标域”(target domain)、“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恒定假设”(invariance hypothesis)、“映射”(mapping)。鉴于许多文献(如 Cienki 1998; Clausner & Croft 1999; Brugman 1990; Johnson 1987; Roher 1997)对以上术语均作过详细阐述,在此不赘述。Lakoff 认为,人们用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即“源域”(如“建筑物”BUILDINGS)中的词汇来描述另一个抽象的概念域,即“目标域”(如“理论”THEORIES)。见例(3)。

例(3)

a. We need to *buttress* the theory with solid argument.
(我们需要更牢靠的论据**支持**这个理论。)

b.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is *shaky*.
(这个理论的**基础动摇了**。)

c. The argument *collapsed*.

（论据"坍塌了"。）

在以上例子中，Lakoff 认为词汇 buttress，foundation，shaky，collapsed 本来是用来描写"建筑物"的，现在用于描写"理论"。因此，我们是把"理论"当成了"建筑物"，即"理论是建筑物(THEORIES ARE BUILDINGS)。Lakoff 认为诸如"理论是建筑物"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称之为"概念隐喻"。概念隐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隐喻是跨概念域(cross-domain)的系统映射"。

Lakoff 在讨论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的时候提到了恒定原则。一般认为，在此首次提到意象图式。

恒定原则："... the Invariance Principle: The image-schema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domain is projected onto the target domain in a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inherent target domain structure." (Lakoff 1993:245)（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以与目标域的内部结构相一致的方式投射到目标域。）

也就是说，目标域中如果不存在和源域相一致的意象图式特点，源域的特点就不能映射到目标域中去。在上例 THEORIES ARE BUILDINGS 中，BUILDINGS 中的 buttress，foundation，shaky，collapsed 等特点之所以能映射到 THEORIES 中去，是因为目标域 THEORIES 中的特点适合用这些词汇来描写。THEORIES 中的意象图式结构特点与 BUILDINGS 中的意象图式结构是相一致的。BUILDINGS 中 Door 及 Window 等就没有映射到 THEORIES 中去，因为这些特点和 THEORIES 的意象图式不一致。

(2) 意象图式与一词多义的研究

意象图式在一词多义的研究中应用的最为普遍，尤其是对介词的研究(例如：Brugman 1988；Taylor 2003：112；Lakoff 1987a 等，仅列举几例)。

Brugman (1988) 的研究显示，介词 OVER 的意义可以用意象图式及意象图式的转变(transformations)来解释。Lindner (1983) 分析了 1700 多例动词短语的意义，结论表明这些意义都可以归结成为数

不多的意象图式。在 Lindner (1983) 的分析中包含 600 例 verb+out (e. g. take out, spread out, throw out, pick out, leave out, shout out, draw out, pass out)以及 1100 多例 verb+up (e. g. raise up, break up, give up, wake up, shake up, think up)。一般认为,面对数量这么大的一些表达式,我们无法系统描述它们的意义。但是结果表明,我们都可以用几个意象图式来描述它们的意义。例如,对于 verb+out 结构,Lindner 找出三个最基本的意象图式(见图 15.3, 15.4,15.5)。

例(4)

a. John went out of the room.
(约翰离开了房间。)

b. Pump out the air.
(把空气汲出来。)

c. Let out your anger.
(把你的愤怒释放出来。)

d. Pick out the best theory.
(选出最好的理论。)

e. Drown out the music.
(淹没音乐声。)

f. Harry weasled out of the contract.
(哈里逃避了合同中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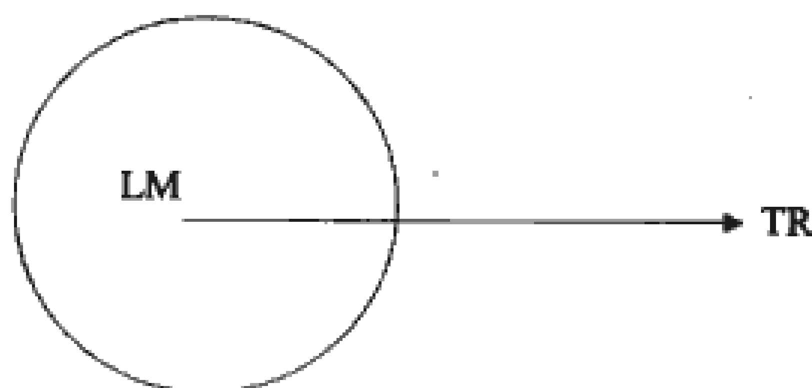



图 15.3 OUT 1

例(5)

a. Pour out the beans.
(把豆子倒出来。)

b. Roll out the red carpet.
(铺开红地毯。)

c. Send out the troops.
(派出军队。)

d. Hand out the information.
(散发消息。)

e. Write out your ideas.
(把你的想法写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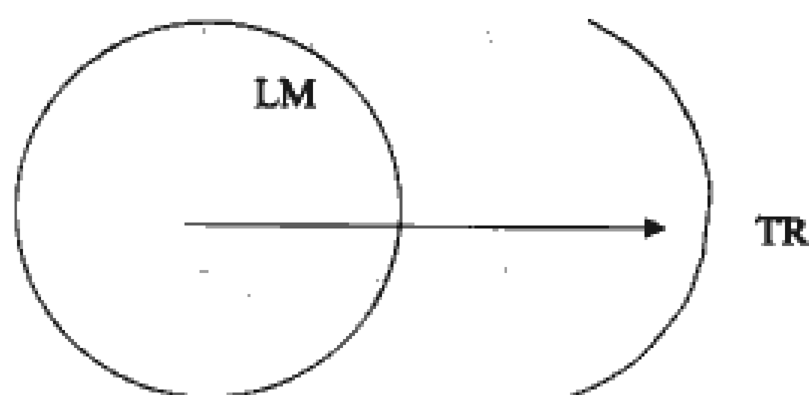



图 15.4 OUT 2

例(6)

a. The train started out for Chicago.
(火车驶向芝加哥。)

b. They set out for Alaska.
(他们向阿拉斯加进发。)

c. The teenager peeled out in his fancy new car.
(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突然启动了他那崭新的轿车。)




图 15.5:OUT 3 (LM=Landmark; TR=Trajector)

以上分析表明，意象图式是大量经验的抽象概括。我们的经验可以无数，但是，意象图式的数量极少。因此，我们可以用有限的意象图式来组织和理解无限的经验。

(3) 意象图式在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

意象图式首先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得到广泛研究。例如，上文谈到的概念隐喻理论和一词多义的研究都属于认知语言学领域。意象图式的研究逐步向语言学中的其他领域以及语言学之外的领域扩展。例如，意象图式与语义的变化及语法化。Verspoor (1995)及 Smith (1999)等认为语义的变化保持了意象图式结构(semantic change preserved image schematic structure)。Freeman (1995, 2002)研究了如何使用意象图式结构进行文学作品分析。Gibbs 等(1994)利用心理学实验探讨了意象图式的心理真实性问题。Mandler (1988,1992)研究了意象图式与认知发展的关系。Mandler 认为意象图式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胎儿在母体中的活动。意象图式在婴儿出生后开始掌握语言以前起到思维工具的作用。



## 15.5 结 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到意象图式研究的一些问题，同时看到一些研究空白。

(1) 学科内部的不平衡：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平衡

从对意象图式研究最多的认知语言学学科内部来看，明显表现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平衡。很多理论都是一些“合理”的假设，但是怎样用实证方法研究意象图式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如何在人们的一般认知活动中发生作用等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意象图式理论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在上文的叙述中，我们知道意象图式是无数经验的高度概括，是一种思维表征(representation)。但是，在概念隐喻理论中(Lakoff 1993)，目标域和源域却都具有意象图式。由此可见，任何概念域都有自己的意象图式。这一点和意象图式理论不相符。

(2) 跨学科研究的不平衡

从跨学科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显著的不平衡。例如，意象图式理论虽然已经扩展到诸如认知发展、心理语言学、文学分析等学科领域。但是，都仅仅是某一点而已，仍有较大空间往纵深发展。

(3) 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的不平衡

从跨语言跨文化的角度看，更是不平衡。本文讨论的研究都是基于英文文献，汉语中至今还没有见到对意象图式理论的系统研究。

# 第十六章

# 理想化认知模式

## 16.1 引 言





为了解释知识的组织和储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认知模式：如Minsky（1975）的框架理论（frames with defaults）和Fillmore（1982a）的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Schank & Abelson（1977）的脚本（scripts）模式，Rumelhart（1975）的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以及Lakoff（1987a）以其中一些模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下文简称ICM）。

本章将从理想化认知模式的概念（16.2）、构建原则（16.3）、基本特点（16.4）以及它与原型效应的关系（16.5）等方面介绍这一理论，并通过这一理论在语言学上的具体应用来分析其应用价值（16.6），最后指出该理论存在的不足（16.7）。

## 16.2 理想化认知模式的概念

理想化认知模式是George Lakoff于1987年在其专著《女人、火与危险的事物：范畴所揭示之心智的奥秘》（*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中提出的概念。Lakoff指出，根据各成员所共同具有的特性来划分范畴的传统方法并不全面，从而讨论了原型理论及范畴的划分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认知模式的观点，指出"认知模式组织思维，并且被用于范畴的构建和推理（Cognitive models structure thoughts and are

used in forming categories and in reasoning)"(Lakoff 1987a:13)。换句话说，理想化认知模式如同范畴化和推理一样，指导人们的认知过程(Evans & Green 2006:270)。我们把ICM理解为人们在认识事物与理解现实世界过程中对某领域中经验和知识所形成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组织和表征结构。

## 16.3 理想化认知模式的构建原则

ICM的提出除了参考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还借鉴了Lakoff & Johnson (1980) 的隐喻、转喻理论，Langacker (1987) 的认知语法以及Fauconnier (1985) 的心理空间理论。Lakoff (1987a:68)指出，每一个ICM都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统一体，由多个认知模式组成一个完形。它的构建包含下面四种结构成分：

(1) 命题结构 (propositional structure) (Fillmore 1982a)

命题性的ICM是不使用想象的手段(如隐喻、转喻或内心联想)的ICM (Lakoff 1987a:285)。命题模式具有客观主义意味，因为它们包含着各种实体，特性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但是它们是认知模式，是心理实体而不是实在的一部分。当我们把命题模式投射到经验上去理解经验时，我们是在把一种客观主义的结构强加于这个世界。

(2) 意象图式结构 (image-schematic structure)

意象图式由人类对世界的体验所形成的前概念意象组成，是概念形成和扩展的基础。

(3) 隐喻映射(metaphorical mappings) (Lakoff & Johnson 1980)。

隐喻映射涉及源域和目标域。源域中的ICM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中的相应结构之上。

(4) 转喻映射 (metonymic mappings) (Lakoff & Johnson 1980)

与隐喻映射相比较而言，转喻映射发生于一个单一的概念域之中，该概念域是由一个ICM构建的，用同一经验域中容易感知理解的部分来映射整体或整体的其他部分，即以ICM中要素A来代替要素B。

上述四个原则中，命题和意象图式形成了ICM的结构，而隐喻和转喻原则是ICM根据命题结构和意象图式进行扩展和辐射的机制（董成如 2003）。

## 16.4 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基本特点

ICM作为人类创造的复杂概念结构，它具有理想性、体验性、复杂性、原型结构性以及文化性等基本特点。

首先，ICM是理想化的。它们是人类创造的复杂的知识表征结构，客观世界中不存在ICM，但是人们可以依照理想的环境来界定它们（They may be defined relative to idealized circumstances rather than circumstances as they are known to exist.）（Lakoff 1987b：65）。Lakoff用“星期”作为典型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理解“星期二”这一概念需要一个相关的理想化的模式，即，有一个由太阳运转所定义的自然周期，这个周期我们规定为七天，按照线性顺序排列。从第一天即星期日开始，到第七天结束，而第三天便是“星期二”。同样，“周末”这一概念需要有五个工作日之后有两天休息时间这样一种概念。这一星期模式是理想化的，因为这并非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主观创造出来的。回想我们以前的“周末”也只有一天，并非两天；而巴厘人（Balinese）的文化中，一个星期并非固定七天，五天、六天、七天的都有（Lakoff 1987a：69）。

其次，ICM具有体验性，它是人们与世界互动的结果。ICM的产生以人的身体经验为基础，通过概念化升华成民俗理论（folk theory），是当代体验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客观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扬弃（熊学亮 2003：135）。

再次，ICM不是简单的模式，而是复杂的完形结构，由多个认知模式组成，所以又被称为群集模式（cluster model）。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Lakoff（1987a：74）分析过的“母亲”这个概念。这一范畴是建立在由数个认知模式共同构成的认知模式集上的，如，单亲母亲、生母、继母、养母、替身母亲等等强调不同模式的“母亲”的概念。对“母亲”来说，没有一种单一的、特殊的模式可作为这些引申义的根据。就其与

理想化情形的关系而言，她们都是母亲，组成了一种聚合的模式。

第四，ICM 具有原型结构性，或者称之为中心—边缘图式特点。组成 ICM 的各个 CM 的地位不相等，只有典型的中心的 CM 才能充分体现或更能代表 ICM，而其余的 CM 都是根据隐喻或转喻延伸而来的（董成如 2003）。

最后，ICM 具有文化特征。Lakoff 认为基于人的认知的体验性特点，不同文化类型中势必有着相同的体验，而不同的文化也会导致人类体验的差异性。Ungerer & Schmid (1996:50)也指出认知模式的形成有赖于一个人生长和生活的文化语境。因而，特定认知域的认知模式最终会受制于文化模式。

此外，ICM 还具有互动性、完形性、开放性、选择性、内在性、稳定性、关联性等很多特征（王寅 2005）。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特性，理想化认知模式被用于研究语言的方方面面。

## 16.5 理想化认知模式中的原型效应



Lakoff 在其专著关于 ICM 一章的开篇指出：

> The main thesis of this book is that we organize our knowledge by means of structures called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or ICMs, and that category structures and prototype effects are by-products of that organization. (Lakoff 1987a: 68)
>
>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我们运用被称之为理想化认知模式的结构来组织我们的知识，范畴结构和原型效应则是这个结构的副产品。

他认为，范畴结构在理性活动中起着作用，而原型作为推理的基础在许多情形中起到认知参照点的作用。对人类推理的研究是有关人类理性活动和概念结构研究的组成部分，因此，用于进行推理的原型一定是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所以他得出原型效应产生于认知模式的论断。不同的认知模式产生不同的原型效应。Lakoff (1987a: 69－107)共分析了四种原型效应的来源：

(1) 级差性(gradience)

Lakoff 强调人们需要一种概念使自己的 ICM 与自己对既定情形的理解相符合,同时随时注意那些两者不相符合的方面。而且,ICM 的背景条件与我们的知识愈是不相符,我们就愈不适宜运用这个概念,其结果便产生了一种等级性,即一种简单的原型效应(And the worse the fit between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of the ICM and our knowledge, the less appropriate it is for us to apply the concept. The result is a gradience—a simple kind of prototype effect.)(Lakoff 1987a: 71)。这一原型效应来自我们理解特定概念所使用的不同的理想化认知模式之间的不相符合(typicality effects can arise due to mismatch between ICMs against which particular concepts are understood)(Evans & Green 2006:270)。

Lakoff 以 bachelor(单身汉)为例对这一简单原型效应作以分析。传统的语义成分分析法将它的语义分解为[+成年][+男性][+未婚],传统的词典也将 bachelor 定义为"一个未婚的成年人"。可是,对于以下几种类型的人:第一,与某个女性或男性有长期的同居关系却没有结婚的成年男子;第二,从小被遗弃在森林中长大至成年后仍远离人类社会的成年男子,例如人猿泰山;第三,教皇保罗二世。尽管他们都具有 bachelor 的几个语义特征,但说英语的人一般都不会将它们列入 bachelor 范畴。因此,传统的范畴理论和语义特征分析法对这种现象无法做出合理的说明。认知语言学对于 bachelor 的定义是参照一定的 ICMs 模式做出来的。在这个 ICM 中,bachelor 所处的社会环境被理想化为(1)每个人都是异性恋;(2)一夫一妻制的婚姻;(3)男大当婚。而且这个理想模式排除了因宗教原因不结婚的人、长期同居不结婚的人、同性恋者以及可以娶 4 个妻子却只娶了 3 个的穆斯林男子等。这样的 ICM 当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因为它们是被理想化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群中有一些人可能具有 bachelor 的某些特征,我们可以使用程度副词来描述他们是"非常好地、很好地、比较好地、还可以、有点可以、不太可以、不可以、完全不可以"与这个理想化的 bachelor 范畴相匹配。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 bachelor 在不同的认知模式上相对上述 bachelor 的 ICM 的偏差来阐释他们在这一范畴中的

原型性(吴世雄、纪玉华 2004)。

(2) 来源于群集模式的原型效应

上文提到的"母亲"这一范畴就是由许多不同子范畴构建的(Lakoff 1987a:75):

例(1)

a. I was adopted and I don't know who my real mother is. 我是被收养的,不知道真正的母亲是谁。(强调出生模式)

b. I am not a nurturant person, so I don't think I could ever be a real mother to any child. 我是个不会抚养孩子的人,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孩子的真正的母亲。(强调哺育模式)

c. My real mother died when I was an embryo, and I was frozen and later implanted in the womb of the woman who gave birth to me. 我真正的母亲在我是胚胎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是被冷冻后移植到我的生母的子宫里去的。(强调基因模式)

d. I had a genetic mother who contributed the egg that was planted in the womb of my real mother, who gave birth to me and raised me. 我的基因母亲贡献出的卵子被移植到了我真正的母亲的体内,她生了我并将我抚养成人。(强调出生+哺育模式)

e. By genetic engineering, the genes in the egg my father's sperm fertilized were spliced together from genes in the eggs of twenty different women. I wouldn't call any of them my real mother. My real mother is the woman who bore and raised me, even though I don't have any single genetic mother. 依靠基因工程,由我父亲精子受精的卵子中的基因是从 20 位不同妇女的卵子基因中抽取拼接而成的。我不会把这 20 位妇女当中的任何一位叫做自己真正的母亲。我真正的母亲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妇女,尽管对我而言事实上不存在某个基因母亲。(强调出生+哺育模式)

对于母亲这一范畴，我们无法用某一模式来定义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母亲]。这一范畴是建立在由数个认知模式共同构成的认知模式集上的。然而，Lakoff 也同时强调，当共同表示一个概念特征的群集模式发生偏离时，仍然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即，把其中一个模式看作最重要的观点（Lakoff 1987a:75）。例如，每一种词典在单词具有多义的情况下都会列出其基本的含义，这一意义较之其他意义更为基本、首要，然而不同的编撰者有时会选择不同模式作为其基本含义，这也同时反映了即使是在这些为生命构建定义的人中间，也不存在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作为像母亲这样普遍的认知模式（Lakoff 1987a:76）。

（3）转喻模式（metonymic models）

在同一 ICM 背景下的 A 和 B 可以相互指代，“我们把含有代表关系的各种 ICM 称为转喻模式”（We will refer to such ICMs containing stands-for relations as *metonymic models*）（Lakoff 1987a:78）。

有时候，“为了做出推断或判断，以整个范畴中的一个成员或次范畴通过转喻表示该范畴”。例如：Downing Street refused to comment. 这里，英国首相的官邸用来代表首相。而当“转喻，一种适用次范畴、范畴成员或次模式被用来理解整个范畴”时（Lakoff 1987a:79），转喻产生原型效应。

Lakoff 列举了一些不同的转喻模式的类型，这些类型都是原型效应不同的来源（Lakoff 1987a:84—90）。

① 社会性固有模式（social stereotype）：家庭主妇型母亲的模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人们期望中的母亲的类型成为判断这一范畴中其他类型的参照，正因为这种文化期望中的母亲类型，便产生了原型效应，于是一个个体的母亲越是接近原型，她越是个有代表性的母亲。相似的例子还有社会固有模式中的政治家、单身汉等等。

② 典型的例子（typical examples）：原型效应产生于某一范畴中的典型的例子，如，鸟类中的典型为知更鸟和麻雀，水果则是苹果和橘子。“我们关于典型情形的大量知识导致原型效应的产生。”（Our vast knowledge of typical cases leads to prototype effects.）（Lakoff 1987a:87）

③ 理想（ideals）：许多范畴是按照抽象的理想化情形被理解

的——该理想化情形或许既不典型也不符合固有模式。（Many categories ar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bstract ideal cases—which may be neither typical nor stereotypical.）（Lakoff 1987a：87）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理想和现实，如，理想中的丈夫与婚姻应该什么样的，这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有不同程度的差距。Lakoff 强调大量的文化知识是按照理想化模式组织起来的……关于理想化情形的文化知识导致原型效应。（A lot of cultural knowledge is organized in terms of ideals... Cultural knowledge about ideals leads to prototype effects.）（Lakoff 1987a：87）

④ 完美典型（paragons）：我们也按照个体成员来理解整个范畴，这些个体成员或是代表一种理想化的情况，或是代表相反的情况。（We also comprehend categories in terms of individual members who represent either an ideal or its opposite.）（Lakoff 1987a：87）例如，说到足球队员，我们会立刻想到贝克汉姆。他球技高超，相貌英俊，婚姻甜蜜，且是个爱孩子的父亲，所以当有他的负面消息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非常震惊。又如劳斯莱斯是豪华车的完美典型；而看到转换生成语法学我们会立刻想到乔姆斯基。这些典型代表整个范畴，为范畴中的其他成员建立了衡量标准。

⑤ 具有生成力的例子（generators）：在有些情形中，一个范畴的成员是由其中心成员加上一般规则来界定或生成的。（Lakoff 1987a：88）Lakoff 举出了自然数的例子，1 到 17，整个自然数的范畴都是由一系列个位数加上规则来表示，同时也是我们所指的转喻模式：整个范畴是按一个小的次范畴来理解的。（Lakoff 1987a：88）

⑥ 次模式（submodels）：Lakoff 还是以自然数为例，我们用该次模式来理解数的相对大小，即 Rosch（1975a）中所说的认知参照点，它们在推理活动中具有特殊位置，尤其是在判断近似值时更是如此。例如，我们在判断“九十八接近一百”还是“一百接近九十八”时，往往会选择前者（Lakoff 1987a：89）。

⑦ 凸显事例（salient examples）：人们常用熟悉、易记忆或凸显的例子来理解各种范畴（Lakoff 1987a：89）。凸显的例子通过转喻来代表整个范畴。

总的来看，转喻模式都是通过范畴中某一模式来代替整个范畴，从而产生原型效应。

(4) 放射性范畴(radial category)中的原型效应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概念"母亲"(mother)，这一范畴是建立在由数个认知模式共同构成的认知模式集上的，呈放射结构，如图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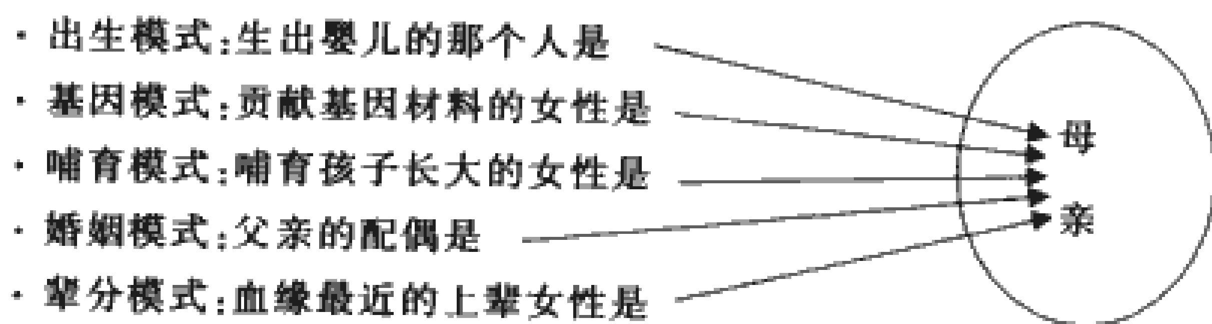



图 16.1 "母亲"的放射性认知模式

一个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母亲"应当符合上述的全部五个模式，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偏离这一"母亲"范畴的理想化认知模式集的情况越来越多。有时这一范畴体现出五个模式变体。比如借腹生子的替身母亲、继母、养母等。Lakoff 这样评论这些变体：

> These variants are not generated from the central model by general rules; instead, they are extended by convention and must be learned one by one. But the extensions are by no means random. The central model determines the possibilities for extensions, together with the possib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model and the extension models. (Lakoff 1987a:91)
>
> 这些变体并不是按照一般规则从中心模式中生成出来的，而是根据惯例延伸而来，而且必须一个一个来加以掌握。但这些延伸并不是任意的。中心模式决定了延伸的可能性，并决定了中心模式和延伸模式可能的关系。

正如在这一例子中看到的，"一个范畴的放射性结构是原型效应的又一个来源"(radial structure within a category is another source of prototype effects) (Lakoff 1987a:91)。因此，我们理解生育母亲和养育

母亲并非按字面意思而是看他们和母亲的中心模式的关系来理解。

## 16.6 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应用

ICM 是我们组织知识的方式，语言形式也带有 ICM 的踪影，因此在分析或研究带有这种踪影的语言时，就必须启动相应的 ICM，这样做比用逻辑方式去阐述原本是模糊性质的语言更为客观和现实（熊学亮 2003：135）。

因此，ICM 理论一经提出，国内外响应的声音一直不断。Langacker（1991：282）就运用 ICM 探讨及物性和语法关系。我国的学者们对 ICM 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分析语言的各个方面。例如，王寅（2005，2006b）、熊学亮（2001，2003）、刘正光、刘润清（2004）、侯智德（2006）、司联合（2005）、董成如（2003）、王文斌、姚俊（2004）、崔丽娟、陈建生（2006）等等。

王寅（2005）认为 ICM 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比“框架”、“图式”、“脚本”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所以也更加具有解释力，因此可作为语篇连贯的认知分析方法。就语言的体验性方面，王寅（2006b）又进一步论述了 ICM 在解读语言形成的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熊学亮（2001）用 ICM 分析了汉语中第一人称零主语的现象，在 ICM 框架中分析了带有文化意识因素的汉语第一人称零主语的典型使用情况。熊学亮、王志军（2002）用 ICM 对英汉语被动句进行比较研究，得出：“[ Subject＋be＋V-en]句式是英语被动句的原型；[非人称性受事主语＋V]及[人称性受事主语＋被＋V]句式是汉语被动句的原型。”

ICM 还被用来分析转喻及其认知理据。李勇忠、方新柱（2003），李勇忠（2004b）提出了一个新的言语行为交际的 ICM 模式，分析了转喻对语用推理及话语连贯的阐释力，这些都是基于认知和语用两方面的考虑。李勇忠还对语法转喻进行了讨论（李勇忠：2005a，2005b），认为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式中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操作过程。文旭、叶狂（2006）运用 ICM 理论，对转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理据进行了分析。叶狂、樊朝辉（2006）分析了转

喻认知的基础，邻近关系。ICM 还被用于分析语言中的预设，如，刘宇红(2003b)、王文博(2003)、赵庆红(2005)；用于指示语及指称，如，刘宇红(2002)、许宁云(2006)等等。借此我们不难看出 ICM 理论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 16.7 结 语

本章介绍了理想化认知模式以及这一理论在语言研究上的价值。应该注意的是，虽然 ICM 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它提出了质疑。如，姚岚(2005)认为，Lakoff 的 ICM 理论在借代认知研究方面显得尤为突出。由于这一模式缺乏明确的界定，"联系"作为借代产生的必要条件被夸大为借代的充分条件，借代范畴被泛化，许多本应区别对待的现象也被纳入了借代范畴。因此，她认为 ICMs 被广泛运用在借代认知研究上，对借代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

Vervaeke 和 Green 也对 Lakoff 的 ICM 理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

> ... his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the core of his cognitive theory—are inadequate explanations that seem to reduce either to something very much like "mental pictures", which fail as 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 for a host of well-known reasons, or to "mental propositions", which are most amenable to the traditional models of cognition that Lakoff most strongly opposed. (Vervaeke & Green 1997:59)
>
> 他的认知理论的核心——理想化认知模式——并不能充分解释语言现象，它要么类似于"心理图像"——由于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此理论未能成为表征理论，要么类似于"心理命题"，而这一理论又遵循于被 Lakoff 所强烈反对的传统认知模式。

因此，在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广泛应用的同时，我们必须对这一理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以便正确运用这一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从运用中批判修正这一理论。

# 第十七章

# 一词多义现象

## 17.1 引 言

一词多义(polysemy)是自然语言中的普遍现象,指一种词汇形式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义项(one lexical form has two or more related meanings)(Lyons 1977:550)。一词多义的现象一向都是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多义词的各个义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不同时期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传统理论之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不同的义项对应不同的词形,如果两个义项恰好对应同一个词形,那么这种现象就是同形异义现象(homonymy)。在此情形下,存在多对"能指—所指"组合。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单义现象(monosemy)和同形异义是常规语言现象,一词多义则成为一种非常规现象(Cuyckens & Aawada 1997: xii)。转换生成语言学采取的"单一词义分析法"(single meaning approach)认为,多义词的各个义项都用一个统一的抽象定义来概括,这个定义包含一系列必要充分特征,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个抽象定义会有不同的具体体现(Cuyckens & Aawada 1997: xi)。传统观点的不足在于它们片面强调语言系统的内部机制,认为多义词的词义是孤立的,忽视语言内部系统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忽视人对语言的认知过程。此外,传统语言学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过于强调语言结构,对语义重视不够。当代认知语言学理论不同于传统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一问题。

以上简单回顾了一词多义的传统解释,本章随后将选取认知语言学三个代表性的理论:范畴理论、框架语义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分别

在其研究框架内论述一词多义现象背后的语言认知规律(17.2),并对这三种研究思路加以对比分析(17.3, 17.4, 17.5);此外,本章还介绍了词汇层面之外的一词多义认知研究(17.6);最后指出存在的不足,旨在客观辩证地认识相关研究(17.7)。

## 17.2 认知框架中的一词多义现象

认知语言学冲破了传统语言学的束缚,从人类的认知过程来重新认识语义和一词多义现象。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使用规律体现人类基本认知规律,主张对语言的研究应当基于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感知和概念化。因此,意义研究打破了语言知识与真实世界的百科知识之间的楚河汉界,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视角。

一词多义现象一直是认知语言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国际认知语言学界在此领域已有相当多的论文发表,并且有两本专题论文集问世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yckens & Aawada 1997)和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Nerlich et al. 2003)。认知语言学运用范畴理论、框架语义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从不同方面对一词多义做出了阐释,我们将通过实例一一加以介绍。

## 17.3 范畴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解释

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认为,大多数认知范畴不可能有必要和充分的标准,公认的必要的标准往往是不充分的;同一范畴的成员之间的地位并不相同,范畴的成员具有家族相似性,成员的家族相似性的典型程度越高,越接近原型成员;反之,则越接近边缘成员(Rosch 1973;Rosch 1975a;Taylor 1995;Taylor 2003)。

以 Lakoff, Langacker 以及 Taylor 为代表的多数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词义属于语义范畴,词的不同义项就是相应范畴的不同成员。成员义项之间的联系以基本的认知原则为理据。以下首先列举他们三人的相关论述:

(1) Taylor——语义链(meaning chain)

Taylor 通过讨论动词 climb 的义项来说明语义链。

例(1)

a. The boy climbed the tree. (男孩爬上了树。)

b. The locomotive climbed the mountainside. (火车头爬到山腰。)

c. The plane climbed to 30,000 feet. (飞机攀升到 30,000 英尺的高度。)

d. Prices are climbing everyday. (价格每天都在攀升。)

e. The boy climbed down the tree and over the wall. (男孩爬下树,翻过墙。)

f. John climbed out of his clothes. (约翰脱掉了衣服。)

(Taylor 2003: 108—111)

例(1)中,a 句中的 climb 是原型义项,表示人类或四足动物从低处向高处的爬动,而且两个物体之间是相接触的,整个过程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但不是所有义项都具有这些特征,有的只具有其中一部分,如,c 句中 climb 只具有"上升"和"努力"的特征,e 句中 climb 连"上升"的特征也没有了。a 句和 f 句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climb 的各个义项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特征。Taylor 认为,多义词的各个义项并非有一个共同的意义特性,而是通过意义链相连,相邻的义项享有共同的特征,不相邻的义项语义差别就相对较大。通过对 climb 的语义分析,Taylor 指出:

> The different senses cannot be unified on the basis of a common semantic denominator. Rather, the different meanings are related through **meaning chains.** Schematically: Meaning A is related to meaning B in virtue of some shared attribute(s), or other kind of similarity. Meaning B in turn becomes the source for a further extension to meaning C, which is likewise chained to meanings D and E, and so on. The process may b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
> A ⟶ B ⟶ C ⟶ D etc.

> Within the category, meaning relations exist,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tween adjacent members, while members which are not adjacent might well have very little in common with each other.... (Taylor 2003: 110)

从 Taylor 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A 与 B 因为某种共有的特性而互相联系，C 又是由 B 引申而来，从 C 得到 D，以此类推。A 与 D 意义的差别可能就很大。意义链中的任意一个节点都可以是意义延伸的发源地。这些义项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隐喻和转喻实现的。如果说 Taylor 对多义扩展的分析只停留在线性的意义链上，Lakoff 的散射范畴理论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2) Lakoff——散射范畴(radial category)

Lakoff 认为，多义词是一个以原型为基础的范畴化过程的特例，多义词的各个义项是相关范畴的成员(Polysemy appears to be a special case of prototype-based categorization, where the senses of the word are the members of a category.)(Lakoff 1987a: 378)。原型性高的义项距离中心原型义项近，原型性低的义项距离中心原型义项远，这个散射范畴可以由散射点阵图来表示，见图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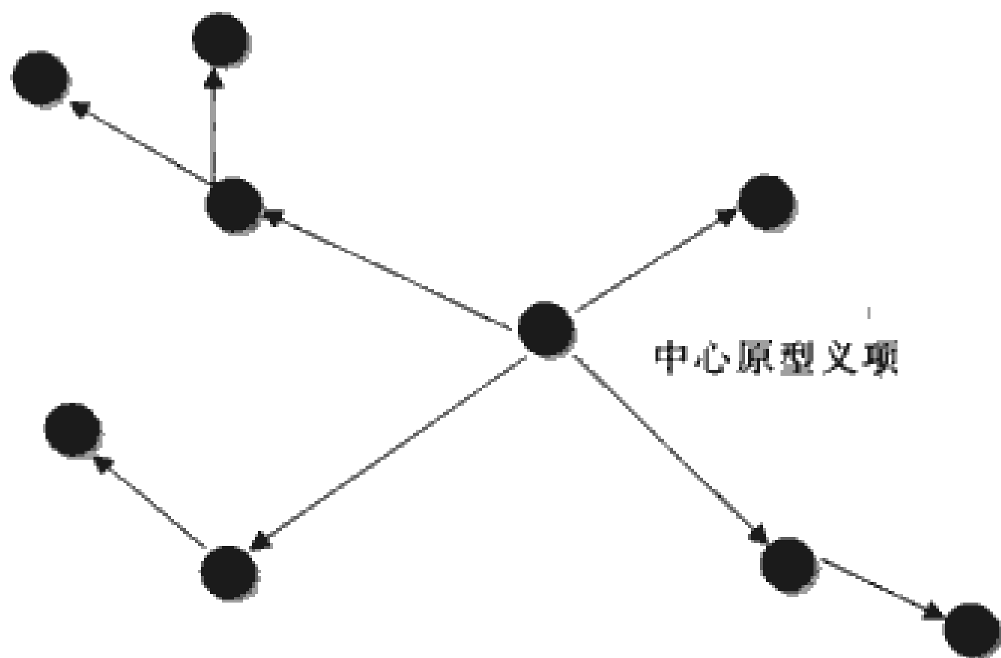



**图 17.1 词义范畴的散射点阵图**(Evans & Green 2006: 332)

Lakoff 强调，散射范畴规约化(conventionalize)在人的长时语义记忆中，散射范畴并不是解释各个不同的义项如何从原型义项"生成"，而是表明各个意义不相同而又相互联系的义项是如何在语义记

忆中储存的(Evans & Green 2006：332)。Lakoff (1987a:416－461)曾经详细分析了 over 一词，证明 over 的各个义项形成了一个散射网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该书中的相关章节。

(3) Langacker——网络模型(network model)

Langacker 认为，多义词的各个义项通过范畴化关系形成一个网络，有些处于更加中心的位置，或者更具备原型性。(Among these "senses", some are more central, or prototypical, than others. To some extent the senses are linked by categorizing relationships to form a network.)(Langacker 2007:36)范畴化关系分为两种，阐释关系(elaboration)和扩展关系(extension)，对此 Langacker 分别用下面两个图示来解释：

(a) A ——→ B(elaboration)

(b) A - - - - → B(extension)

在阐释关系(a)中，A 是图式性的，B 是具体的，B 对 A 做出阐释，是 A 的一个实例。在扩展关系(b)中，A 具有原型性，B 具有边缘性，B 通过某种相似(similarity)或联系(association)从 A 扩展而来。语义扩展包含的认知机制有隐喻、借喻和意象图式等。

现在，我们以 Langacker 常用的 ring 为例对多义词的范畴网络详细加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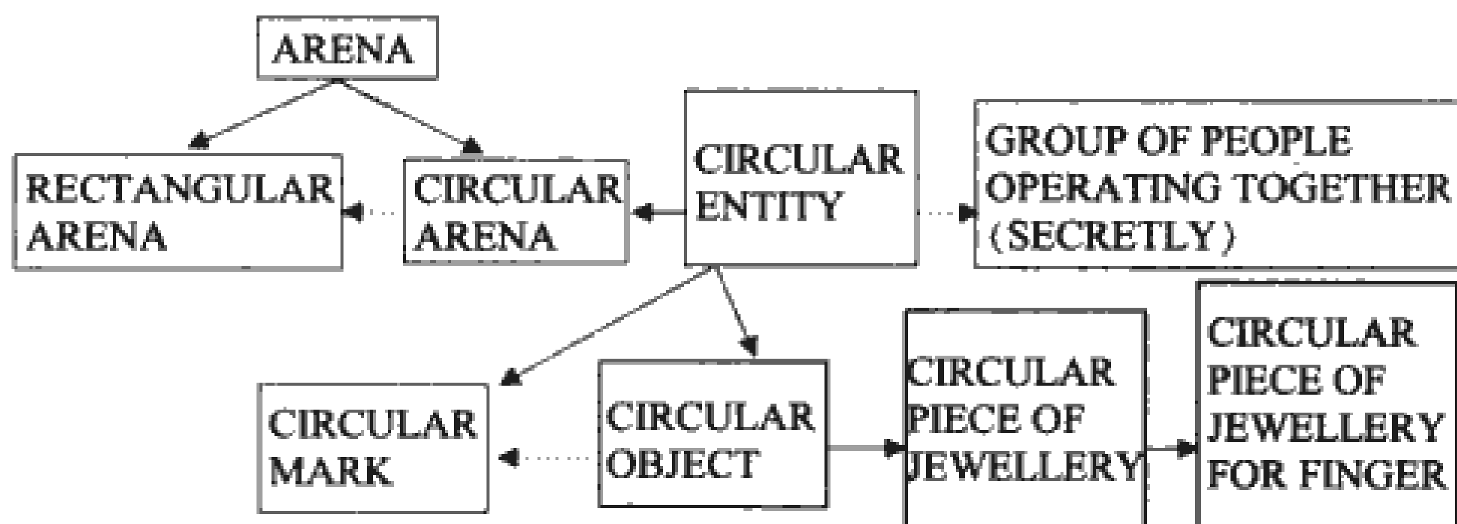



**图 17.2　ring 的语义范畴网络**(Langacker 2007：36)

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见到ring这个单词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戒指",所以"手指上佩戴的圆形的首饰"就是ring的原型义项;ring也可能指耳环等别的首饰。所以,可以从原型义项抽象出另一个义项"圆形的首饰",该义项可以再进行抽象,进而表示"圆形的物体"。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就是词义阐释的过程。同时,ring也可以指"共同做某事的一群人"。英语中有smuggling ring(走私集团)和spy ring(间谍网)这样的搭配。这是一种基于相似性的隐喻表达,与"圆形实体"(circular entity)之间是扩展关系。

以上三种解释是认知语言学范畴观对一词多义的代表性研究。三者一致认为:词义范畴属于原型范畴;词义之间是通过某种认知机制(例如,抽象化、具体化、隐喻、转喻和意象图式)关联起来的。这两点正是认知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主要区别。下面我们重点讲述隐喻、转喻和意象图式这三种认知机制在词义扩展过程中的理据作用。

(4) 隐喻映射和转喻映射

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和转喻不仅仅是修辞手段,而且是基于人们基本经验的、概念性的、自发的、无意识的认知过程,是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构映射,转喻是在同一个概念域中进行的映射(Evans & Green 2006: 312)。通过隐喻和转喻思维来扩展词义是人的普遍认知能力,也就是说,多义词词义扩展的理据性可以通过隐喻和转喻来解释。例如,在汉语中,"火"的本义是"物质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但是,通过"愤怒是火(ANGER IS FIRE)"这一隐喻,"火"可以从物理概念域映射到心理概念域,在很多合成词中表示"愤怒"这种抽象的情感,如"火冒三丈"、"妒火中烧"等等。再看这句话:There are a lot of intelligent heads in our class.(我们班有很多聪明的人。)这里head通过"头脑代表人(HEAD STANDS FOR PEOPLE)"这一转喻,词义发生了扩展,成为多义词。

(5) 意象图式结构

意象图式建立在空间结构之上,而很多词汇与空间结构相关。这些词汇无论是在空间范畴内的延伸还是在向抽象范畴的延伸之中,意象图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发现,词义在空间范

畴内部的延伸源于意象图式的"延伸"，即意象图式变体（image schema transformation）(Lakoff 1987a; Johnson 1987; Dewell 1994; Gibbs & Colston 1995; Cienki 1998)。在认知上，人们倾向于把距离相近的事物看作是一个单位，并且更容易观察和记忆事物比较凸显的方面，由此导致了图式变体的自然发生。如，由 PATH 图式延伸而来的 END-POINT 图式可以用来解释 over 在以下例子中的扩展(Lakoff 1987a: 440—441)：

例(2)

a. Sam walked *over* the hill. (path) (塞姆走过这座山。)(路径图式)

b. Sam lives *over* the hill. (end of path) (塞姆住在这座山那边。)(路径终点图式)

同时，词义由具体空间域向抽象域的延伸是由基于意象图式的从具体到抽象的隐喻映射引发的。根据 Lakoff (1990: 54)提出的"恒定假说"(Invariance Hypothesis)，意象图式含有允许空间推理的内部逻辑关系，在隐喻映射过程中，这种内在逻辑被保留下来。这样一来，源域和目标域就拥有同样的意象图式，即，意象图式是隐喻映射的基础。例如，英文介词 on 的三个义项可以用意象图式 SUPPORT 的隐喻映射来解释：

例(3)

a. The house rests on the foundation. (房子依靠地基。)

b. The family depends on the father. (该家庭的生计依靠父亲。)

c. He lives on a pension. (他靠退休金生活。)(Gibbs & Beitel et al. 1994: 244)

意象图式 SUPPORT 的内部概念结构可以这样描述：支撑物一旦被破坏，被支撑物就会受到负面影响，可能会被毁坏；相反，如果支撑物得以加固，被支撑物就可以存在地更久，或者尺寸重量会增加(Gibbs & Beitel et al. 1994: 244)。当 SUPPORT 用于空间域时，on 有例句 a 中的义项，当 SUPPORT 从空间域映射到社会经济抽象概念域时，它的内部

概念结构不变，表层义项改变，产生例句 b 和 c 中的义项。

## 17.4 框架语义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解释

针对一词多义现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根本问题，认知语言学者运用框架语义学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揭示了人的概念认知行为对于该现象产生所起的关键作用。本节首先探讨框架语义学理论相关研究。

“框架”这一概念是由 Charles Fillmore 引入到语言学研究中的(Fillmore 1982a;Fillmore & Atkins 1992)。Fillmore 认为，“框架”是概念系统，是人类经验、思维的结构背景，想要理解系统中任何一个概念都要首先理解它所在的整体结构。同原型理论一样，框架语义学反对将词义归结提炼为一组充分必要条件，认为框架是理解和界定词义的基础，对框架中任何一个概念的阐释势必要参照植根于生活体验的结构、信念和实践经验(Fillmore & Atkins 1992: 76)。

对于一词多义现象，该领域学者认为，框架是一种多维的概念结构，由一系列概括性概念范畴组合而成，而这些范畴有各种相应的详细说明(specification)，概括性概念范畴也被称为“概念槽(slot)”，详细说明也被称为“填充项(filler)”。概念槽和填充项的可变性都会引发多义现象：首先，一个框架内的不同概念槽凸显程度不同，会引起对同一个框架的视角不同，因此产生不同的词义；其次，框架内同一个概念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填充项，不同的词义因此产生(Martin 1997:57)。

现在对这两种可变性分别举例如下：

SCHOOL 框架所包含的概念槽有：

概念槽 1:Building (学校所在的建筑物)

概念槽 2:Function (学校内正在进行的活动，如教育、授课等)

概念槽 3:User (学校内活动的参与者，如学生、教职工等)

当概念槽 1 被凸显时，school 的意义是“学校所在的建筑物”；当概念槽 2 被凸显时，school 指“教育机构”；当概念槽 3 被凸显时，school 表示“学生、教职工”。

下面来分析一下英语多义动词 destroy。DESTROY 框架是一种状态变化框架(CHANGE OF STATE)，它包含的概念槽和填充项如

下表所示：

表 17.1 **DESTROY 的框架结构**(Martin 1997：72)

| 概念槽 | 填充项 |
| --- | --- |
| 行为结果 | 物体停止存在或无法被修复 |
| 行为方式 | 激烈地 |
| 行为的施加者 | 人类或自然力 |
| 行为采用的工具 | 带有破坏性的物品 |
| 受影响的事物 | …… |

上表中的"受影响的事物"这一概念槽可以有不同填充项：如果填充项是"一个具体的建筑物或抽象的物体"，那么 destroy 指"完全毁灭，使不复存在"(to destroy a lifelong friendship)；如果填充项是"动物或人类"，那么它指"杀死"(如：The farmers had to destroy entire herds of cattle.)；如果填充项是"人的思想、精神"，则它指"精神上伤害"(如：The loss of his wife finally destroyed him.)。



## 17.5 概念合成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解释

概念合成理论的核心是其"四空间模式"，即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一个合成空间(blending space)。类属空间反映的是由两个输入空间共享的普遍概念结构；而合成空间则是经过从两个输入空间的选择性投射(selective projection)、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阐释(elaboration)而形成一个新的空间，该空间有输入空间没有的新结构，称为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概念合成对意义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体现了意义建构的创造性，是人类思维和想象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被广泛应用于新奇隐喻、反事实表达等语言现象以及艺术、宗教、科学研究等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Fauconnier 1997；Fauconnier & Turner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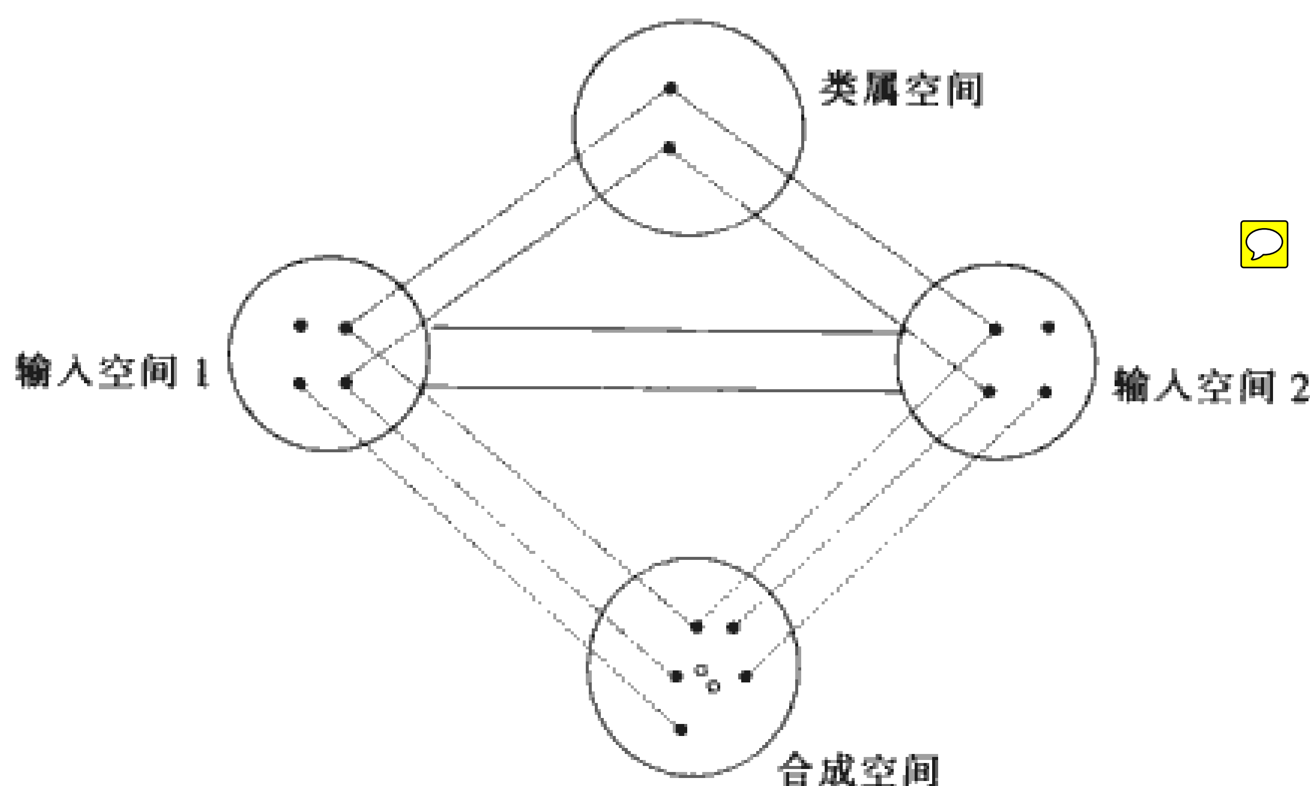



图 17.3 "四空间"模式图(Fauconnier & Turner 1998: 143)

概念合成理论认为，一词多义现象的产生来源于语言意义潜能的灵活性、适应性和丰富性，它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而概念合成正是这种创造性思维的主要方式，一词多义不是某个词的特性，而是概念合成过程的副产品(Fauconnier & Turner 2003: 90)。概念合成理论认为一词多义的发展遵循以下三条原则(Fauconnier & Turner 2003: 82—83):

(1) 通过选择性投射(selective projection)，原本只适用于某一输入空间的词语表达可以被投射到合成空间，用来描述合成空间里的对应物(counterpart)，这样，现有的词语就可以表达合成空间里的新意义。

(2) 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语言表达可以相结合，形成合理的新表达(虽然对于输入空间而言这种结合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一结合来自整合空间的层创结构。

(3) 概念合成为一词多义提供了一个连续体(continuum)，在这个连续体上，多义性的显著程度(noticeability)递增，而显著度是由特定框架在各种约定俗成的理念(defaults)、语境和文化中的有效性(availability)决定的。

利用现有的词汇表达新意义的一种常见的情况是范畴扩展(category extension)。例如,"电脑病毒"一词。这里,计算机破坏程序空间和生物学空间分别是两个输入空间,把两个空间中的相关投射组合起来,就形成一个新的合成空间,这个空间包含"电脑病毒"、"电脑杀毒"、"电脑防毒"等概念。这个空间既提取了两个输入空间的某些特性,又有本身的一些特性。根据原则(1),生物学方面的词汇,如"感染"、"传播"、"免疫"等都可以投射到合成空间,描述其中的对应物,从而这一系列词汇都得到了意义和用法的引申;根据原则(2),"我的电脑感染病毒了。"这句话是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词汇组合而成。这句话对于任何一个输入空间而言都是不合理的表达,但是对于合成空间而言却是形象贴切的;根据原则(3),"电脑病毒"这个词汇已经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成为约定俗成的表达,几乎不会被人们意识到,因此显著程度很低。

总之,概念合成理论的观点认为,语言的表达形式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概念系统是无限的,建立概念合成网络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语言多义性就是矛盾解决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至此,我们已经对一词多义研究的范畴观、框架观和概念合成观有所了解。三者从不同方面对一词多义现象进行解释,互为补充,见表 17.2。

表 17.2 一词多义的范畴观、框架观和概念合成观

| | 理论出发点 | 主要观点 | 涉及的认知机制 | 语境因素 |
|---|---|---|---|---|
| 范畴观 | 词义之间关联的性质,词义扩展机制词义范畴属于原型范畴 | 词义之间通过某种认知机制联系起来 | 抽象化、具体化、隐喻、转喻和意象图式等 | 各义项固化在长时语义记忆之中,未专门考虑语境因素 |

续表

| | | | | |
|---|---|---|---|---|
| 框架观 | 义项的区分 | 词义的不同由框架中概念槽的凸显程度不同和填充项的填充内容不同造成。 | 框架、概念槽、填充项、凸显 | 未专门考虑语境因素 |
| 概念合成观 | 新词义的产生机制 | 一词多义不是某个词的专有属性，而是概念合成过程的必然产物。 | 概念合成、选择性投射 | 概念合成是一个实时的意义建构过程，意义的产生受语境影响 |




## 17.6 认知语言学对一词多义的扩展性研究

以上三种认知语言学理论重点分析的是词汇的多义性，但是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研究远没有在此停步。认知语言学的突破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语义研究的局限，把视角从历史语言学和词汇语义学的研究领域加以扩展，在词汇层面之上和之下多角度研究一词多义现象(Nerlich et al. 2003: 5)。

首先，词汇层面之下是指，认知语言学把词素(如词缀)和语音的多义性纳入研究视线。例如，Casad (1997)对墨西哥西北部一种名为Cora的方言里前缀 ca'a 的多义性进行了系统研究；Taylor (2003: 172—176)通过对意大利语中表示“小”的后缀-ino，-etto 和-ello 的研究，得出结论：它们的原型义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小”，而它们也有不涉及“小”的义项，如表示“不重要”的义项，各义项之间体现家族相似性；Evans & Green (2006: 36—37)分析了名词后缀-er，指出它不光表示实施某个行为动作的施事(如 teacher)，还表示住在某个地方的人(如 villager)、具有某种特性的人工制品(如 bestseller)等；甚至语音范畴也属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兴趣之列，Taylor (2003: 187—199)对英语中的升调(rising tones)和降调(falling tones)的多义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两种音调的各种用法之间有隐喻性的联系。

而“词汇层面‘之上’”则指，种种丰富的句法结构也被看作以原型为基础的范畴化网络(Smith 1997：122－123)。因为，认知语法的基本理念是，语法是有意义的，“语法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即，语法用符号表示意义。”(A basic claim of cognitive grammar is that grammar is symbolic in nature, and by symbolic I mean that it symbolizes meaning.)(Langacker 2007：1)可见，多义性并不只是单词独有的特性，还广泛存在于语法结构范畴中，包括：(1) 语言的形式范畴：名词的数和格，如英语主格、宾格的多义性(Taylor 2003：170－176)，冰岛语主格、与格、宾格的多义性(Smith 1997)；(2) 形式句法范畴：时态和语态，如英语过去时的多义性(Taylor 2003：176－181)；(3) 句法范畴：固定句式，如英语中 there 句式的多义性(Lakoff 1987a：462－585)，英语中 SVO 句式的多义性(陈春华 2006)，双宾语构式(diatransitive construction)的多义性(Goldberg 1995：75)。

认知语言学以广阔的视野对人类语言中的一词多义现象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多义性无处不在，是联系人类语言各个方面的普遍性特征，这符合认知语言学的两大承诺之一：“概括性共识(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即，对制约人类语言的各个方面现象的原则做出概括。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对这些扩展研究不做详细介绍，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参考相关文献。

此外，认知语言学没有把研究局限在本领域，而是广泛和语言学内其他领域以及其他学科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里列举一些交叉研究方向，供读者参考：

(1) 结合词典学，探讨多义词义项的区分和描写(田兵 2004)；

(2) 结合计算语言学，研究多义词义项的识别和区分(Kilgarriff 2003；Wilks 2003)；

(3) 结合语篇分析理论，研究语篇标记(discourse marker，如 and，because)的多义性(Travis 2005)；

(4) 结合心理语言学，探究一词多义在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中的心理表征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直觉与多义词理解的关系(Gibbs & Matlock 1997；Beitel et al. 1997；Brisard et al. 1997)；

(5) 结合发展心理学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儿童对多义词各个义

项的习得(Nerlich et al. 2003;Dowker 2003);

(6) 把一词多义现象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加以研究(Dowker 2003)。

## 17.7 结 语

一词多义体现了语言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体现了人类语言的强大生命力。认知语言学对一词多义的研究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和思维的内部机制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引起了一些争议,主要围绕三方面:(1) 义项的理据性,(2) 义项的界定和(3)一词多义的实证性。

(1) 义项的理据性:认知语言学家在解释义项之间的联系时,似乎过度依赖认知机制的理据性,多义词的任何词义的存在都被视为有认知方面的理据,诸如隐喻、转喻、意象图式等认知机制成为一词多义分析的万金油,只要研究者有足够的耐心和创造力,所有的义项都可以被人为地纳人由认知机制编制的大网之中,语言的任意性似乎被完全忽略了(Smith 1997: 126—130; Sandra & Rice 1995)。

(2) 义项的界定: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对于到底哪些意义可以算独立的义项,哪些仅仅属于同一义项的不同用法,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例如,neighbor(邻居)这个词既可以指住在隔壁的人,也可以指住在楼上的人。该词到底算不算多义词呢?认知语言学研究倾向于把不同的用法看作不同的义项加以研究,这样一来,很容易把一词多义的研究对象泛化。其实,这个问题属于一词多义和语言模糊性(vagueness)的区分问题。这恰恰是语言学界到目前为止仍未突破的瓶颈问题(Cuyckens & Aawada 1997: xv—xvii; Geeraerts 1993; Tuggy 1993)。

(3) 一词多义的实证性(empirical verification):通过本章的介绍可以看到,认知语言学领域内的各个理论学派对语言的多义性都有各自的阐释,但是在相当程度上,这只是语言学家的内省结果,而不是语言使用者语言行为的展现,缺乏语言实证(Sandra & Rice 1995)。虽然已有前文提到的若干认知心理学家(Gibbs et al. 1994;Gibbs & Colston 1995)在此方面已经进行了努力,但是仍需要更多进一步的研究。

# 第十八章

# 空间关系

## 18.1 引 言

语言中的空间关系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其中，Leonard Talmy (1983, 1988a, 1988b, 2000a, 2000b, 2003, 2005)是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本章主要介绍 Talmy 对于空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和理论。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空间关系。Carlson (2003: 94)指出：Spatial relations indicate the location of one object by specifying its position relative to a second object.（空间关系是指通过描述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的相对位置来表示第一个物体的位置。）

本章在第 2 节介绍 Talmy 对于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的基本观点；第 3 节介绍 Talmy 对空间场景成分的划分，其中包括焦点、背景和参照框架；第 4 节介绍 Talmy 的空间关系图式化(schematization)的观点以及空间图式(spatial schema)的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第 5 节和第 6 节涉及空间图式化中的视角和注意力分布问题；第 7 节在肯定 Talmy 贡献的基础上，谈到学者们对 Talmy 的理论所提出的一些不足；第 8 节结语部分指出汉语中对关于空间语言的相关研究十分缺乏。

## 18.2 空间关系与认知

在自然界里，事物存在于空间之中。通过观察这些事物之间的各

种空间关系，人们可以用语言对其进行描述，见例(1)。对于这些空间关系的语言表述(即空间语言)，有许多学者(如 Talmy 1988a, Jackendoff 1983)认为，它们可以从本质上反映出人们对空间认知的共同性(Levinson 2003: 63; Wenz 1996: 269)。因此，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成了认知语言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例(1)

a. The board lay across the railway bed. (Talmy 2000a: 187)
(一块木板横在铁路路基上。)
[描述 the board 和 the railway bed 之间的空间关系]

b. The ball rolled along the ledge. (Talmy 2000a: 189)
(那个球沿着架子滚过。)
[描述 the ball 和 the ledge 之间的空间关系]

c. 桌子上有一本书。(齐沪扬 1998: 12)
[描述桌子和书之间的空间关系]

d. 前面来了一个人。(齐沪扬 1998: 12)
[描述说话者和一个在说话者视野内的人之间的空间关系]

其中，Talmy (1983, 1988a, 2000a)对空间语言和空间认知的观点在认知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于 1983 年提出了"语言对空间进行图式化"(language schematizes space)的观点(Talmy 1983: 225)，认为人们对空间场景进行描述的时候，并没有将该场景中的所有方面都纳入考虑的范围，而是系统地对各种空间因素进行取舍(Tversky & Lee 1998: 157)。Talmy 对"图式化"的定义如下：

> [A] process that involves the systematic selec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a referent scene to represent the whole, while disregarding the remaining aspects. (Talmy 1983: 225)
>
> 图式化的过程是对一个参照物场景的各方面进行系统性的选择，用选择出来的某些方面来代表场景的整体，而忽略场景的其余方面。

Talmy (1983, 2000a)所说的图式化观点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简

单说明。在例(2)a的空间场景描述中，自行车和房子被分别图式化为两个点，这两点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此时自行车和房子的几何形状已经不再重要，只有他们空间上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两个位置之间的距离被选择出来，以代表整个空间场景，这就是 Talmy 所说的图式化过程。

例(2)

a. 自行车在房子的附近。

b. *房子在自行车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例(2)a 和例(2)b 是对相同的空间场景进行描述，例(2)a 完全被人们接受，而例(2)b 却不能被人们完全接受。根据 Talmy (2000a: 183—184)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空间关系是一种非对称关系(asymmetrical relation)(Svorou 1993: 8)。在这个空间场景中，自行车比房子更加凸显，而且自行车(相对容易移动)的位置是根据房子(相对固定)的位置确定的。因此，自行车跟房子之间具有一种非对称关系。用 Talmy 的术语来说，自行车是焦点(Figure)，房子是背景(Ground)。对空间场景中焦点和背景的区分是 Talmy 图式化观点的重要方面，下面的 18.3 节将详细介绍它们的定义和特征。



## 18.3 Talmy 对空间场景成分的划分

Talmy 将空间场景主要分为三个组成成分：焦点、背景和参照框架(reference frame) (Talmy 2000a: 313)。

物体的空间关系是相对的，这就使得一个物体位置的确定需要另一个物体作为参考。Talmy (2000a: 311)将前者命名为"焦点"，后者为"背景"。这两个术语是 Talmy 从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中借过来的，并且对它们重新进行了定义：

> The **Figure** is a moving or conceptually movable entity whose path, site, or orientation is conceived as a variable, the particular value of which is the relevant issue. (Talmy 2000a:

312)

**焦点**是一个移动的或概念上可移动的实体，它的路径、位置或方向被视为一个变量，相关问题就是这个变量的具体的值。

The **Ground** is a reference entity, one that has a stationary setting relative to a reference frame,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Figure's path, site, or orientation is characterized. (Talmy 2000a: 312)

**背景**是一个参照实体，它有一个相对于参照框架静止的场景，焦点的位置、路径和方向可以通过这个参照框架来描述。

焦点和背景之间的空间关系还需要一个框架作为参照才能明确(Talmy 2000a: 312—313)。比如，对于焦点与背景之间距离的变大是由于焦点的移动还是背景的移动，只有在一个具体的参照框架(如以地球为参照的框架)之下才可以判断出来。

在明确了 Talmy 如何将空间场景进行划分之后，我们现在来探讨焦点、背景和参照框架三者的特征和关系。

(1) 焦点和背景的特征

焦点和背景各自有其特征，这使得它们在空间场景中的角色不能随意更换，这点可以从 18.2 节对例(2)的分析可知。Talmy 将它们的特征分为定义特征(definitional characteristics)和联想特征(associated characteristics)，其中联想特征指的是跟定义特征相关的特征(Talmy 2000a: 315—316)。除此之外，它们的特征还是相互对应的(Talmy 2000a: 315—316; 匡芳涛、文旭 2003: 26)。焦点和背景的具体特征对比可以参阅第 24 章"语言中的焦点和背景"中第 3 节的详细论述。

为了说明表中焦点和背景的特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例(3)的两个句子。表面上，他们仅仅是名词(即张三和李四)在句中位置的互换，实际上，他们表达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例(3)

a. 张三在李四附近。[张三是焦点，李四是背景]

b. 李四在张三附近。[李四是焦点，张三是背景]

在例(3)a中，张三是焦点，李四是背景，而在例(3)b中他们的角色相反。在例(3)a中，张三位置的确定需要李四作为参照，对于说话人来说，张三在这个场景中更加凸显，而李四没那么凸显。这可能是因为李四一直坐在说话人的旁边，说话人一直意识到李四的存在，而张三可能是刚来到李四的附近，或者说话人在说例(3)a之前才发现张三坐在李四的附近。对于前一种情况，张三是在说话人所能感知的情景中最近出现的，而后一种情况是在说话人意识中最近出现的；相比之下，李四对于说话人来说更加熟悉或者是在意料之中。例(3)b所描述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焦点和背景的所有特征并不需要同时满足(如，我们很难确定张三和李四在图形上哪个更加简单或复杂，哪个更加容易移动)。

(2) 参照物及参照框架

了解焦点和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空间场景中确定焦点和背景相对空间关系的参照物和参照框架。

**参照物**

要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或运动轨迹就必须有参照物。Talmy区分了两种基本的参照物，即，首要参照物(Primary Reference Object)和次要参照物(Secondary Reference Object)。

**首要参照物**指的是，"与背景物有相同的句法位置和基本相同的语义角色的物体(one that has the same syntactic position and largely the same semantic role as the single Ground objects)"。比如，例(1)a中的the railway bed，(1)b的the ledge，(1)c的桌子，(2)a的房子和(3)a的李四都是首要参照物。

**次要参照物**是除了首要参照物之外，说话者同时运用到的其他参照物。相比之下，次要参照物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在句中被明确指出，而通常是句中的某些空间词汇暗示了说话者的确考虑到了次要参照物。比如在例(4)a中，焦点(自行车)和首要参照物(房子)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没有被明确指出的次要参照物(地球)隐含在句中，因为"东"表明说话者考虑到了水平方向上的东西方向。同样，在例(4)b中，次要参照物(说话者的身体)也没有被明确指出，因为"这"表明说话者考虑到焦点(自行车)和首要参照物(房子)跟自己所在位置的

距离。

例(4)

a. 自行车在房子的东侧。

b. 自行车在房子的这一侧。

Talmy 对次要参照物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即,**内包式次要参照物**(Encompassive Secondary Reference Object)和**外在式次要参照物**(External Secondary Reference Object)。这两种参照物的主要区别是:如果次要参照物的范围包含了首要参照物,而且次要参照物的方向性形式(forms of directionality)存在并渗透在首要参照物的环境中,那么这种次要参照物就是包含式的;如果次要参照物在首要参照物的范围之外(通常会由另外一个名词性的词来表示),而且跟首要参照物相比较,具有一定程度的凸显性,那么这种次要参照物就是外在式的。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例(5)

a. John is ahead of Mary (in line). (Talmy 2000a: 204)
(约翰排在玛丽前面。)

b. The bike is on the side of the church toward the cemetery. (Talmy 2000a: 208)
(自行车在教堂朝着墓地的那边。)

在例(5)a 中,为了确定约翰的位置,说话者运用了首要参照物(Mary)和次要参照物(John 和 Mary 所在的队列)。因为这条队列的范围包含了首要参照物(John)的位置,而且队列的方向性(即,哪里是队列首,哪里是队列尾)确定了 John 是在 Mary 的前面而不是后面,所以,John 和 Mary 所在的队列属于内包式参照物。而例(5)b 中,为了指出焦点(the bike)的位置,说话者同样也运用了首要参照物(the church)和次要参照物(the cemetery)。但是与例(5)a 情况不一样,次要参照物在首要参照物的范围之外,墓地作为次要参照物进一步强调 the church 的局部与 the bike 的空间关系,而且 the cemetery 被说话人在句中明确指出了,在句中比较凸显,属于外在式次要参照物。

通过上面对内包式和外在式次要参照物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包含式次要参照物通过自身的方向性帮助首要参照物来确定焦点的位置，而外在式次要参照物通过强调首要参照物的局部来指出焦点和首要参照物的空间关系。

对空间关系的描述，地球和人体经常被用作次要参照物。

**地球**作为次要参照物的时候，地球的方向性（即北/南、东/西和上/下）经常被用于确定焦点跟首要参照物不同的空间关系（如焦点跟首要参照物的远近关系）。如例(6)的三个句子，地球的东/西方向帮助确定焦点与首要参照物的各种空间关系。

例(6)

a. The mosaic is on the east wall of the church.（Talmy 2000a：204）
（马赛克在教堂东面的墙上。）
[焦点与首要参照物接触]

b. The bike is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church.（Talmy 2000a：204）
（自行车在教堂东面的墙那边。）
[焦点在离首要参照物比较近的位置]

c. The bike is east (ward) of the church.（Talmy 2000a：204）
（自行车在教堂的东面。）
[焦点在离首要参照物比较远的、不确定的位置]

**人体**，尤其说话者（或听话者）的身体也可以用作次要参照物。例如，例(7)中的 this side（这一侧）和 the other side（那一侧）分别暗示了说话者是以自己的身体（即说话者所在位置）来强调房子（首要参照物）的哪个侧面跟自行车（焦点）的空间关系。

例(7)

a. The bike is on this side of the church.（Talmy 2000a：208）
（自行车在教堂的这一侧。）
[the bike 在 the church 离说话者比较近的一侧]

b. The bike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urch.（Talmy 2000a：

208)

(自行车在教堂的另一侧。)

[the bike 在 the church 离说话者比较远的一侧]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例(7)中说话者、焦点和首要参照物连成了一条虚构的轨迹,从而可以根据三者在这条轨迹上的空间关系确定焦点的位置。例(7)a 中,在说话者,the bike 和 the church 所形成的一条虚构的轨迹上,the bike 位于说话者跟 the church 之间;而例(7)b 中以说话者为起始点,轨迹一直向 the church 的方向延伸,the bike 在这条轨迹上已经越过 the church 的位置上。

例(7)的两个句子都将说话者图式化成为一点,完全不考虑说话者身体的几何形状。但是由于人类特殊的生理结构(即前/后、上/下和左/右的非对称性),以人体为参照的空间关系也经常受人体的几何形状影响。当人体作为次要参照物时,人体的前面、后面、左面和右面可以投射(project)到本身并没有前后左右之分的首要参照物上。如,例(8)的句子结构跟例(7)a 相像,但是在例(8)中,人体作为次要参照物,其左面和右面被投射到本身并没有左右之分的首要参照物(the silo)上,也就是说,说话者将自己身体的非对称关系(左/右)强加在 the silo 上(Svorou 1993: 9)。所以,句中首要参照物的"左"其实是说话者的"左"。跟例(8)相比,例(7)a 并不存在这种人体跟首要参照物的投射关系。

例(8)

The bike is to the left of the silo. (Talmy 2000a: 210)

(自行车在仓库的左侧。)

**参照框架**

在 Talmy (2000a)建立的参照框架里,主要有两种参照方式,一种只有一个参照物(首要参照物),通常就是背景,所以也叫**基于背景的**(ground-based)的参照框架。另外一种有两个参照物(首要参照物和次要参照物),这种情况又可以将次要参照物分为内包式和外在式。前者是首要参照物在次要参照物的范围内,称之为**基于场景的**(field-based)参照框架。而外在式次要参照物又可以分为**非投射的**

(nonprojective)**和投射的**(projective),他们的参照框架被分别命名为**基于路标的**(guidepost-based)**和基于投射者的**(projector-based)参照框架。表 18.2 总结了以上各种参照框架,并给予相应的例句加以说明(其中的英文例子全部来自 Talmy 2000a)。

**表 18.1 如何利用参照框架确定焦点位置**

<table>
<tr><th colspan="3">参照框架</th><th>例子</th><th>解释</th></tr>
<tr><td colspan="3">仅基于首要参照物<br>(基于背景)</td><td>The bike is near the house.<br>(自行车在房子的附近。)</td><td>The house 既是首要参照物,也是背景</td></tr>
<tr><td rowspan="3">还基于次要参照物</td><td colspan="2">内包式次要参照物<br>(基于场景)</td><td>John is ahead of Mary (in line).<br>(约翰排在玛丽前面。)</td><td>首要参照物 Mary 在次要参照物 the line 范围内</td></tr>
<tr><td rowspan="2">外在式次要参照物</td><td>非投射性的<br>(基于路标)</td><td>The bike is east(ward) of the church.<br>(自行车放在房子的东侧。)</td><td>地球是外在式次要参照物,说话者身体的方向性没有投射到首要参照物 the church 上</td></tr>
<tr><td>投射性的<br>(基于投射者)</td><td>The bike is to the left of the silo.<br>(自行车在粮仓的左侧。)</td><td>外在式次要参照物是说话者的身体,说话者将自己身体的方向性投射到首要参照物 the silo 上</td></tr>
</table>

注:此表改自 Talmy (2000a: 213)的参照框架树状图。

## 18.4 空间图式

许多关于语言与空间关系的理论都涉及图式化的过程(Carlson

2003：95)，包括 Talmy 的理论也如此。正如 18.2 节所介绍，Talmy 认为图式化在语言对空间的描述中起着主要作用。在本节，我们将详细介绍这种图式化的过程如何发生以及图式化的产物——**图式**(schema)——有什么特征。

(1) 图式化的过程

Talmy 认为图式化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选出事物在当前空间图式中重要的特征，即"**理想化**"(idealization)的过程(Talmy 2000a：220)；

第二，选择性地忽略事物跟当前空间图式不相关的特征，即"**抽象化**"(abstraction)的过程(Talmy 2000a：222)。

为了说明图式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用例(9)，也就是 18.1 节中的例(1)a 来说明。在例(9)所描述的空间场景中，the board 和 the railway bed 的空间关系经过了图式化的过程：the board 和 the railway bed 的某些适合此空间关系的特征被选出(即，理想化的过程)，如 the board 的线性特征和 the railway bed 的带状特征，而放弃了其他不相关的特征(即抽象化的过程)，如 the board 的木质特征，然后被选出的特征分别图式化成了一条线段和长度可以延伸的平行面，如图 18.1 所示。

例(9)

The board lay across the railway bed.
(木板横放在铁路路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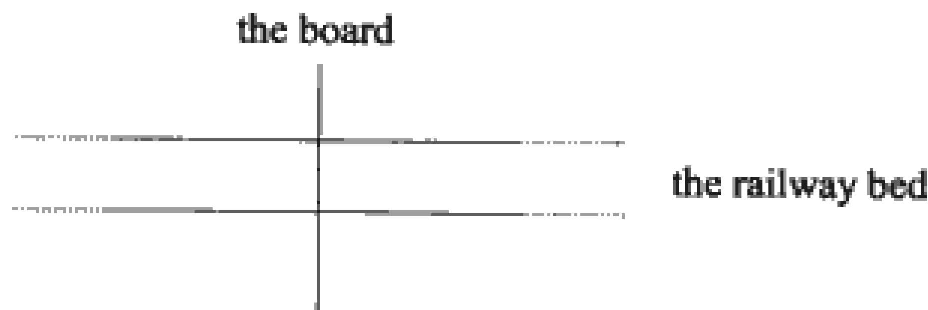



图 18.1

除了理想化和抽象化，图式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基本特征——**拓扑性**(topology)(Talmy 2000a：223)。拓扑性本来是数学术语，当用到空间关系的描述时，主要指空间图式中物体形状中性(shape-neutrality)、大小中性(magnitude-neutrality)和体积中性

(bulk-neutrality)的特征(Talmy 2005：226－227)。也就是说，形状、大小和体积不一的物体可以被图式化为相同的空间图式。比如，例(10)的两个句子同样是描述“在……里”这种空间关系。虽然“张三”跟“小鸟”，“屋子”跟“笼子”在形状和大小上都不一样，但这两个场景都可以被图式化为相同的空间图式，见图 18.2。

例(10)

a. 张三在屋子里。

b. 小鸟在笼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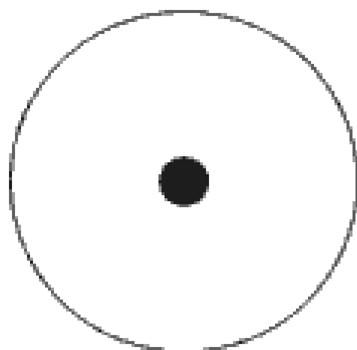


图 18.2

(2) 图式组成成分的类型和成分之间的关系

空间图式有三种主要的组成成分，即**焦点**、**背景**和**次要参照物**，这跟 18.2 节里空间场景的划分相一致。跟 18.2 节不同的是，此节从空间图式的角度出发，对空间场景的组成成分的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Talmy 将焦点、背景和次要参照物在空间图式中共同的特征提炼出来，并对其进行归类。这些空间图式成分的**种类**(category)适用于焦点、背景和次要参照物(Talmy 2003，2005)。至于各个图式成分之间的关系，Talmy 也进行了分类(Talmy 2003，2005)。

首先，我们看看图式组成成分的种类区分，见表 18.2(例句全部来自 Talmy 2000a，2005)。

**表 18.2 图式组成成分的种类区分**

| 种类 | 例句 | 解释 |
|---|---|---|
| 维度 (dimension) | The board lay across the railway bed. (木板横放在铁路路基上。) | the board 被图式化为线状(一维)。 |
| | The board lay across the railway bed. (木板横放在铁路路基上。) | the railway bed 被图式化为平面状(二维)。 |
| 数量 (number) | The basketball lay near the boulder. (篮球在鹅卵石附近。) | 背景 the boulder 的数量只有一个。 |
| | The basketball lay between the boulders. (篮球在(两块)巨石之间。) | 背景 the boulders 数量有两个。 |
| 状态 (motive state) | I went into the library. (我走进图书馆。) | 焦点 I 处于运动状态。 |
| | I stayed at the library. (我呆在图书馆里。) | 焦点 I 处于静止状态。 |
| 有界性 (state of boundedness) | I walked through the tunnel in 20 minutes. (我穿过隧道用了 20 分钟。) | the tunnel 为背景，其长度是有界的，可以在 20 分钟内走完。 |
| | I walked through the tunnel for 10 minutes. (我在隧道里走了 10 分钟。) | the tunnel 作为背景，其中的 10 分钟路程只是 the tunnel 的一部分，the tunnel 对于那段路程来说是无界的。 |

续表

| | | |
|---|---|---|
| 几何类型 (type of geometry) | The boat drifted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the island.<br>(小船漂离小岛，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 the boat 的轨迹呈线状，其起始点和终止点之间构成了一条线段。 |
| | The boat drifted further and further out from the island.<br>(小船漂离小岛，越漂越往外。) | the boat 的轨迹以 the island 为中心，呈放射状。因为 the island 作为起始点是确定的，但 the boat 驶往方向不明确，形成放射状运行轨迹。 |
| 疏密状态 (state of consolidation) | Go to the market; you'll find her there.<br>(去市场吧，你会在那儿找到她。) | the market 作为背景，其范围比较紧凑，焦点 her 的位置相对确定。 |
| | Go to the market; you'll find her thereabouts.<br>(去市场吧，你会在市场附近找到她。) | the market 周边地区作为背景，其范围比较分散，焦点 her 的位置相对不确定。 |
| 物质状态 (phase of matter) | The rock is in the box.<br>(石头在盒子里。) | 背景 the box 内部是气体。 |
| | The rock is in the ground.<br>(石头在土地里。) | 背景 the ground 是固体。 |

注：此表是作者根据 Talmy (2005: 207—212)关于图式组成成分的种类区分的论述的归纳总结。

各个空间场景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被图式化的。焦点、背景和次要参照物之间的关系的种类如表 18.3(其中的英文例句全部来自 Talmy 2000a, 2005)。

表 18.3　图式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

| 种类 | 例句 | 解释 |
| --- | --- | --- |
| 相对方向 (relative orientation) | The balloon floated up (wards)/ down (wards).<br>(气球往上升/下降。) | 焦点 the balloon 跟背景地球的垂直方向基本平行。 |
| | The board lay across the railway bed.<br>(木板横放在铁路路基上。) | 焦点 the board 和背景 the railway bed 基本垂直。 |
| 距离程度 (degree of remove) | The carousel is in the front of the fairground.<br>(酒会在露天市场的前部。) | 焦点 the carousel 跟 the fairground 有部分重合。 |
| | The fly is over the table.<br>(苍蝇在桌子上方。) | 焦点 the fly 和 the table 距离比较近，但没有接触。 |
| 分散程度 (degree of dispersion) | There are peas here and there in the aspic.<br>(肉冻里撒着豌豆。) | 焦点 peas 分散在背景 the aspic 里。 |
| | There are peas all along the knife.<br>(刀上布满了豌豆。) | 焦点 peas 密集地布满在 the knife 上。 |
| 方向性状态 (state of directedness) | The bike is near the house.<br>(自行车在房子附近。) | 焦点 the bike 跟背景 the house 的空间关系没有方向性，the bike 可以在 the house 比较不明确的范围内。 |
| | Mary is ahead of John in line.<br>(玛丽排在约翰前面。) | 次要参照物队列是有方向性的，因此焦点 Mary 和首要参照物 John 的空间关系也有方向性。 |

续表

| | | |
|---|---|---|
| 轮廓<br>(contour) | I walked around the maypole.<br>(我绕着五月柱走。) | 焦点 I 的运动轨迹基于背景 the maypole 在地面的轮廓,呈圆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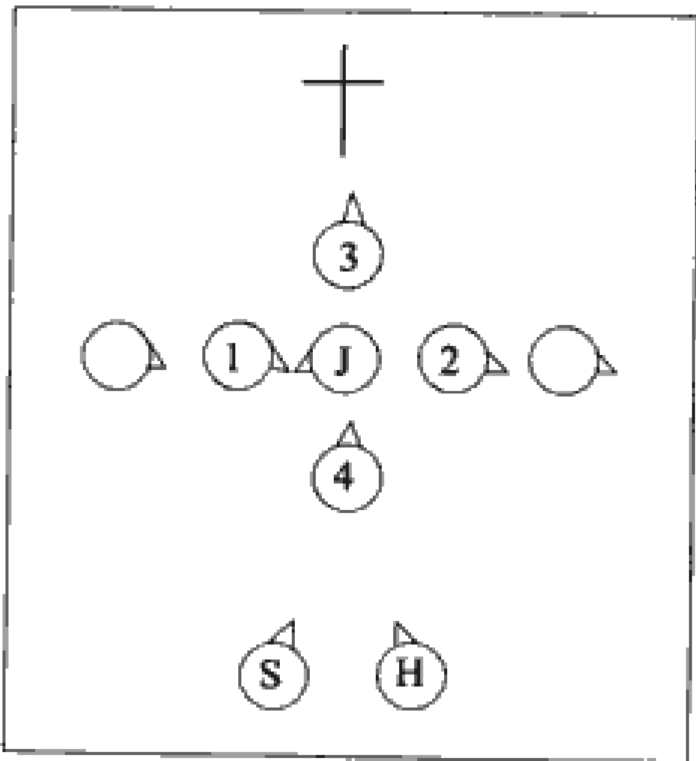
注:此表是作者根据 Talmy (2005: 212—218)关于图式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的归纳总结。



(3) 图式化的选择性

对于同一个场景,不同的人或不同的语言都可能选择不同的图式来认知或表达场景中的空间关系,也就是图式化具有**选择性**的特点。

如图 18.3,在一个教堂里,有约翰、说话者、听话者等若干人,如果我们问:"谁在约翰前面?"可能会有 4 种答案。




注:J= 约翰　1=第一个人　2=第二个人　3=第三个人　4=第四个人
S=说话者　H=听话者

**图 18.3**(图 18.3 引自 Talmy 2000a: 226,图注为作者添加)

如果以约翰作为首要参照物,因为约翰身体的几何形状具有非对称性,即,具有前面和后面,约翰面对的第一个人就是第一种答案。如果以约翰、第一个人、第二个人所形成的队列作为次要参照物的话,因为队列的非对称性特点(除约翰外,队列中其余的人所面对的方向是前方),第二个人就是第二种答案。如果以教堂作为次要参照物,根据

教堂的内部结构(接近十字架的那一面墙为前方),第三个人就是第三种答案。如果以说话者和听话者作为次要参照物,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身体的非对称性,第四个人就是第四种答案。实际上,我们可以将"谁在约翰前面?"这个问题根据不同的参照物,分别变成四个不同的问题,见例(11)a—d:

例(11)

a. 谁在约翰面向方向的前面?[第一个人]

b. 在队列里,谁在约翰前面?[第二个人]

c. 在教堂里,谁在约翰前面?[第三个人]

d. 从我们这个方向看过去,谁在约翰前面?[第四个人]

由此可知,对于同一场景,对于同一种空间关系"在……前面",正是因为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物,图式化的方式和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8.4 节讨论的问题主要是 Talmy (2000a: 47—68)所说的图式系统(schematic system)中的构建结构(configurational structure)系统,也就是将一个场景中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属性进行图式化,如物体的有界性和无界性。除了构建结构外,Talmy 还指出,视角和注意力分布也应属于图式系统(Talmy 2000a: 40)。因为视角和注意力分布是影响空间关系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将在 18.5 节和 18.6 节中分别对视角和注意力进行简单介绍。

## 18.5 视 角

当人们观察一个物体或者一个空间场景的时候,必然是从某一视角进行观察的(Tversky 1996: 463)。Talmy 认为视角系统是关于人们从什么角度观察一个场景,其定义如下:

> **perspective point** —the point within a scene at which one conceptually places one's 'mental eyes' to look out over the rest of the scene—and characterizes its location, distance away, and mode of deployment. (Talmy 2000a: 217)

视角点——人们在概念层面上将“心灵的眼睛”放到场景中的某一点，以便观察场景中其余的部分——并可确定这一视角点的位置、距离以及它的分布方式。

比如，在例(12)两个句子中，视角点的位置在同一个场景可以是不一样的，例(12)a 的视角点在餐厅内，例(12)b 的视角点在餐厅外。

例(12)

a. The lunchroom door slowly opened and two men walked in. (Talmy 2000a: 69)
(餐厅的门慢慢地打开了，两个男人走了进来。)

b. Two men slowly opened the lunchroom door and walked in. (Talmy 2000a: 69)
(两个男人慢慢地打开餐厅的门，然后走了进去。)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视角点到底在场景的什么位置呢？从语法结构上看，例(12)a 的主语是 the lunchroom door，例(12)b 的主语是 two men。如果在句子中首先出现的事物跟叙述者在实际场景中首先看到的相一致的话，那么例(12)a 的叙述者起初看不到将门打开的人，门打开了之后才看见是两个男人，所以可以推测叙述者在餐厅里。在例(12)b 中，叙述者看到的是在餐厅外的两个男人，然后看到他们走进餐厅，所以可以推测叙述者在餐厅外。当然，视角点的选取不一定从观察者所在位置出发，人们也可以想象自己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观察事物。视角点选取可以由多种因素决定，是非常灵活的(Tversky 1996: 463)。

除了视角点位置的问题，Talmy 的视角系统还包括视角点跟场景中其他事物的距离，视角点方式以及视角的方向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一一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阅 Talmy(2000a: 69—76)。

## 18.6 注意力

注意力系统是关于如何从某一特定的视角，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场景中的某些部分或某些事物上。比如，在例(13)的两个句子中，

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到场景中的不同部分。例(13)a 的注意力在 the crate 掉落过程中的开始阶段和最后阶段(即飞机上和海里),而例(13)b 的注意力在 the crate 掉落的开始、中间和最后阶段(即飞机上、空中和在海里)。也就是说,说话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将听话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场景中不同的部分。Talmy (2000a)称这种语言现象为注意力窗口化(the windowing of attention)。

例(13)

a. The crate fell out of the plane into the ocean. (Talmy 2000a: 218)
(装货箱从飞机上掉到海里了。)

b. The crate fell out of the plane through the air, into the ocean. (Talmy 2000a: 218)
(装货箱从飞机上掉下来,经过空中,然后掉到海里。)





## 18.7 对 Talmy 理论的挑战

前面几节的介绍使我们对 Talmy 空间关系的观点和理论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Talmy 在认知领域,尤其是空间语言和空间语法上所起的奠基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他对空间关系,尤其是对属于封闭类(closed-class)的介词所做的研究集中在如何图式化上,包括形状、大小、角度、距离等。他在认知语义领域所做的研究,尤其是在焦点和背景之间拓扑性关系这个问题上,被许多学者延伸及深化,如,Herskovits (1986), Landau & Jackendoff (1993), Vandeloise (1986), Tversky & Lee (1998: 164)。

虽然 Talmy 的理论影响广泛而深远,但还是不乏批评的声音,并对他的理论指出不足之处或可扩展之处。我们在这里简单提出几点供读者思考及讨论:

Talmy 的理论强调空间认知的普遍性基础(universal basis),认为空间语言植根于人类普遍共有的空间概念(Munnich & Landau 2003: 118),但忽略了不同语言在空间描述上的差异。近年来对跨语

言的空间语义研究发现，空间语言在不同的语言中具有丰富的多样性（Brown 2006；Levinson & Wilkins 2006；Munnich & Landau 2003）。

Talmy在空间关系拓扑性问题上也遭到学者们的质疑，认为Talmy对拓扑性过于重视，而忽视了空间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他们认为事物之间之所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空间关系跟事物的功能相关（Carlson 2003；Tversky 2005）。比如，"苹果在水果盘里"这句话，"在……里"这种空间关系跟水果盘作为一种容器，承载水果这种功能是相关的。但是由于Talmy对图式化和空间关系拓扑性过于强调，忽视了事物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空间关系的原因，其功能性也随之消失（Carlson 2003：95）。

Talmy经常提及人们身体和建筑物（如房子、教堂）具有非对称性，他们的其中一面被人们认为是该事物的前面。在空间认知中，哪一面是事物的前面经常会影响到人们对空间关系的认知。如例（14），因为房子几何形状的非对称性，门所在的那一面墙通常被认为是房子的前面。

例（14）

自行车在房子前面。

但是，为什么人们会把有门的那一面作为房子的前面呢？Talmy并没有提供一个系统的解释，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引用了其他学者（Hill 1975）对美国人和豪撒族人（Hausa）对如in front of（在……前面）和in back of（在……后面）这样的空间关系认知所做的实验，以此说明人们在判断参照物的前面和后面上具有跨文化差异。

除了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还可以从心理层面得到解释。Talmy (2000a)在方法论中也提到心理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从广义上考察语言，包括语言认知、记忆、注意力及推理（葛林 2003）。例如，有学者（Allan 1994；Herrmann 1990；Miller & Johnson-Laird 1976）从心理的角度，通过实验，对人们如何给事物赋予前面和后面作出了系统的解释。他们的实验结果跟Talmy的视角系统和注意力系统有很多一致。从空间关系研究的这一小小而重要的方面——判断

物体的前面和后面——我们可以发现，Talmy 关于空间关系的理论需要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 18.8 结 语

本章主要介绍了 Talmy 对空间认知和空间语言的图式化观点。Talmy 在这方面的研究给认知语言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汉语方面对 Talmy 理论的研究不够充分，值得期待。因此，从汉语的角度研究其理论可能会发现很多值得深究的语言现象。

# 第十九章

# 体验性假说

## 19.1 引　言

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础，各类语言学派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源于不同的语言哲学的分歧。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性假说，该假说的思想最早由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在 *Metaphors We Live By*(2003[1980])一书中提出，是对西方传统语言哲学的批判和挑战。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问题(如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语言起源、语言象似性、范畴等)的重新审视及其自身理论(如概念隐喻理论、概念转喻理论等)的发展都受到了体验性假说的影响。本章首先对比客观主义和体验性假说(19.2)，从体验性假说的实证证据(19.3)入手，讨论体验性假说的意义和不足(19.4)，最后结语(19.5)。

## 19.2 客观主义和体验性假说

客观主义(objectivism)并非是单一的哲学流派，而是 Lakoff & Johnson (2003：195)对西方哲学中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主要观点的统称。自苏格拉底时代起，客观主义在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一直占统治地位，它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和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哲学观为代表，在 20 世纪初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逻辑实证主义(logic positivism)中也有所体现，并影响着转换生成学派的语言观。

Lakoff 和 Johnson 多次在其著作中详细论述并批判了客观主义

的认知观和语言观(Lakoff & Johnson 2003[1980]：196－205；Lakoff 1987a：168；Johnson 1987：xxii－xxxvi；Lakoff & Johnson 1999：21－22；Johnson & Lakoff 2002：258)，现归纳如下：

(1) 范畴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世界上的实体在其共有的客观特性基础上形成客观存在的范畴(Lakoff 1987：161)。同时，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是先验的、普遍的，不依赖人类心智、大脑和身体的任一特性。(Lakoff & Johnson 1999：21)

(2) 铁路路基上概念结构的符号性和对应性。概念是概念系统中相互联系的符号，符号通过与外部世界的实体或范畴的对应获得意义(Lakoff 1987：163)。同时意义是客观无体验性的，独立于人类的理解(Lakoff & Johnson 2003 [1980]：196)。

(3) 人类推理结构的非体验性(Lakoff & Johnson 1999：21)。人类运用大脑完成推理活动，但人类推理的结构属于先验性推理，不依赖人体和大脑(Lakoff & Johnson 1999：21)，也不依赖认知主体以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4) 心智的分离性和客观性。客观主义持心智与身体分离以及感知和概念分离的绝对二元论，并认为人类思维、心智与人的生理系统、神经系统、感知体验、心理特征等无关，思维及心智中的概念结构是对外部世界实体和范畴的如实、客观反映，必须排除一切人为主观因素，如隐喻、转喻、心理意象等(Lakoff & Johnson 1999：37)。

针对客观主义的观点，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了"非客观主义"的语言哲学，即其著作(Lakoff & Johnson 2003 [1980]：226；Lakoff 1987：158)中的"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 或 Experiential Realism)"(Johnson & Lakoff 2002：248)。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对"新经验主义"语言观进行了扩展、深化和证实，例如，Johnson (1987)的意象图式理论论证了身体在意义构建中的作用；Langacker (1987)的认知语法强调了语言结构和概念结构中的身体体验。此后 Lakoff & Johnson (1999：3)在《体验哲学：基于体验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认知语言学的

哲学基础，即"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①]，并将其思想概括为三项基本原则：

①The mind is inherently embodied.
②Thought is mostly unconscious.
③Abstract concepts are largely metaphorical.

(Lakoff & Johnson 1999：3)

以上原则可以笼统地翻译为：

①心智的体验性。
②思维的无意识性。
③抽象概念的隐喻性。

其中，心智的体验性是整个体验哲学的核心。它彻底批判了客观主义的绝对二元论和先验哲学假说。心智体验观认为范畴、概念、推理等均来自人类身体体验。身体和大脑不仅决定着人类范畴化进程，也决定着将形成怎样的范畴及其结构（Lakoff & Johnson 1999：18）。概念源于人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并通过它们为人理解。概念通过体验性特别是感知和运动能力而获得意义（Lakoff & Johnson 1999：497）。

Johnson 认为：人类对世界的经验和推理都是以大量无意识的意象图式结构为基础，这些结构通过身体体验控制着我们的思维模式（Johnson 1999：94，100）。

> Mind is embodied, meaning is embodied, and thought is embodied in this most profound sense. This is the substance of an embodied realism. (Johnson & Lakoff 2002：249)
>
> 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心智是体验性的，意义是体验性的，思维是体验性的，这是体验哲学的核心。

---

① Lakoff & Johnson 2003 [1980]，Lakoff（1987）虽也提及 embodiment，但并未作为专门术语系统阐述。王寅（2002：83）指出认知语言学著作中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的同义术语有：Philosophy in the Flesh，Embodied Realism，the Philosophy of Embodied Realism，an Empirically Responsible Philosophy，the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等。

作为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与客观主义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存在本质区别。现将上述客观主义和体验哲学的主要分歧归纳为表19.1，以便读者对比。

表 19.1 客观主义和体验哲学的主要分歧

| 分歧点 | 客观主义 | 体验哲学 |
| --- | --- | --- |
| 代表学派（人物） | 笛卡儿、康德、英美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Saussure）、转换生成语言学（Chomsky）（参阅 Lakoff & Johnson 2003 [1980]：195） | 认知语言学（Lakoff，Johnson 等） |
| 范畴观 | 现实世界中的范畴是客观存在的（Lakoff 1987：161），“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是先验的、普遍的，不依赖人类思维、大脑和身体的任一特征”（Lakoff & Johnson 1999：21） | 范畴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part of our experience）”（Lakoff & Johnson 1999：19）；“人类范畴化能力的产生基于大脑、身体与所存在的世界的互动”（Lakoff & Johnson 1999：18） |
| 概念意义问题 | 概念结构的符号性和对应性（Lakoff 1987：163）；意义是客观非体验性的，独立于人的理解（Lakoff & Johnson 2003 [1980]：196） | 概念结构不是符号结构，概念“源于人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并通过它们为人理解”（Lakoff & Johnson 1999：22）；“意义具有体验性（meaning is embodied）”（Johnson & Lakoff 2002：249） |
| 推理结构问题 | 推理结构具有先验性，脱离于认知主体以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Lakoff & Johnson 1999：21—22） | 推理具有体验性，并“以大量无意识的意象图式结构为基础”；推理过程是一种“身体活动”（Johnson 1999：94，100） |

续表

| | | |
|---|---|---|
| 人类心智问题 | 心智具有分离性和客观性;"心智和身体"以及"感知和概念分离"的绝对二元论(Evans & Green 2006: 44; Lakoff & Johnson 1999: 37) | "人类心智具有体验性(mind is embodied)",与人类运动感觉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密切相关(Johnson & Lakoff 2002: 249, 555) |
| 思维的隐喻性问题 | 为满足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人类思维需要避免隐喻以及其他一些诗性的、富于想象的、修辞的、比喻性的因素(Lakoff & Johnson 2003[1980]: 187—188) | 人类思维具有隐喻性的,可以运用隐喻、转喻等方式实现思维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产生抽象概念(Lakoff & Johnson 1999: 555—556) |

体验哲学的上述观点对整个语言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其中一些观点尚需实证支持,因而,体验哲学仍停留在假说阶段。Lakoff 和 Johnson 也曾以"体验性假说(the embodiment hypothesis 或 the embodied-mind hypothesis)"来概括他们的哲学理念(Lakoff & Johnson 1999: 37)。



在 Lakoff 和 Johnson 的语言哲学基础上,认知语言学家 Rohrer (2005a: 5)对体验性假说宽泛地进行了定义:

> In its broadest definition, the embodiment hypothesis is the claim that human physical, cognitive, and social embodiment ground our conceptual and linguistic systems. (Rohrer 2005a: 5)
>
> 最宽泛地定义,体验性假说认为人的身体的、认知的及社会的体验是形成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的基础。

同时,Rohrer 指出体验性假说具有很强的理论抽象性,并非通过一两个实验或研究就能完全证实,需要大量来自人类经验的证据。Rohrer (2005a: 6—10)对认知活动中的不同维度的体验性进行了系统讨论,将目前"体验性"这一术语的使用概括为 12 个维度,从而在认知科学(侧重认知语言学)领域内建立了体验性假说的总体理论框架。由于分类过于繁琐,本章不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Rohrer

(2005a：6－10)以及 Rohrer (2007)。

## 19.3　体验性假说的实证研究

目前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内，尚无体验性研究能涵盖上述所有维度，但不同维度的体验性实证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兴趣。以下是体验性假说的几个重要实证研究。

(1) 概念结构的体验性

人类的概念结构具有体验性的证据主要来自颜色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以及空间关系概念的研究。

颜色范畴体现了体验性，没有任何颜色可以脱离人类身体、大脑孤立地存在于客观世界。人类能够察觉各种各样的颜色正是因为光反射、人类视网膜中色彩视锥以及大脑中相应神经组织的存在，而且颜色范畴的内部结构也是那些神经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Lakoff & Johnson 1999：23－26；Johnson 1999：86－88)。Berlin & Kay (1969)对颜色词的考察也证明了人类的身体体验不仅影响着对颜色的感知，也影响了人们对颜色词的命名，也就是说不仅颜色范畴具有体验性，同时用于表达颜色范畴的语言也反映出体验性(Johnson 1999:88)。

Rosch (1978)的基本层次范畴理论也是对体验性假说的有力证据。基本层次范畴在人类概念化、范畴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基本层次范畴与非基本层次范畴的划分标准在于基本层次范畴具有身体体验性，基于人体的完形感知、运动图式(motor programs)、知识结构以及心理意象(mental images)(Lakoff & Johnson 1999：27；Johnson 1999：89)。同时，基本层次范畴的一系列特征都表明它是人类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最强的范畴，这些都反映了人类身体体验的重要性，而客观主义的先验理论无法解释基本层次范畴的存在和特征。

空间关系概念也很好地证明了体验性假说。各种空间关系概念的形成与人类的感知、概念系统密切相关，我们对空间关系概念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自身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和身体体验，如，in front of，in back of 空间关系概念就是将对人体正面、背面的感知通过

概念隐喻投射到物体或其他概念上，这种身体性投射（bodily projection）正是概念隐喻的体验基础。

Lakoff & Johnson (1999: 36)将颜色范畴的体验性称为神经体验性，反映神经机制与其产生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们将基本层次范畴、空间关系概念的体验性称为现象学体验性，产生于人类对自身身体和日常接触事物的图式化过程。

(2)人类推理的体验性

人类推理具有体验性的最好证据来源于概念和推理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结构，Johnson (1999: 90)指出推理的基础是具有意象图式结构的空间关系概念，这些意象图式是人类身体性方向、运动和相互作用的普遍模式，其内部结构具有“空间”和“身体(corporeal)”逻辑，而空间逻辑正是感觉运动推理的特征，并可进一步构建抽象推理。

Stern (1985)的婴儿身体性逻辑(corporeal logic)实验证明了人类推理的意象图式基础。实验表明婴儿对世界的理解和推理需要借助于其身体经验中的结构，这些与身体相关的结构既非命题性，也非语言性，而是图式性、多模式的，并结合了基于人类身体和大脑的情感曲线(affect contours)，这种结构与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类似。同时，意象图式是人类身体和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如，日常生活我们移动身体，经过一定距离走向冰箱取出食物，或推开门进入房间，此类行为反复进行便形成了 SOURCE-PATH-GOAL 的意象图式，因此，人类基于意象图式的推理也具有体验性。

(3) 神经科学的体验性

Lakoff & Johnson (1999: 38—42; 569—587)指出伯克利大学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所语言神经理论(the Neural Theory of Language)研究小组正致力于研究人类心智和语言体验性的神经模型，认为体验性假说提供神经科学的证据。目前，已建立起 3 种神经模型：学习空间关系术语的 Regier 模型(Regier's Model for Learning Spatial-Relations Terms, Regier 1996)，学习手部动作动词的 Bailey 模型(Bailey's Model for Learning Verbs of Hand Motion, Bailey 1997)以及关于运动图式、语体和隐喻的 Narayanan 模型(Narayanan's Model

of Motor Schemas, Linguistic Aspects, and Metaphor, Narayanan 1997)。

(4) 体验性假说的其他证据

概念隐喻的体验性研究充分体现了"体验哲学思想在语言、概念化以及推理中的解释力"(Johnson & Lakoff 2002: 253)。Lakoff & Johnson (2003[1980]: 15—17)以 MORE IS UP 为例,提出了概念隐喻都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和物理体验;Johnson (1992: 54)对概念隐喻 MIND AS BODY 进行了分析,为人类身体体验性和语言思维能力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有力证据;等等。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体验性假说的跨语言、跨文化验证,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Yu (2000, 2001, 2002, 2003a, 2003b, 2004)对汉语"身体器官"隐喻、转喻表达进行了系统的认知研究,为体验性假说提供了汉语实证并展示了语言、文化、身体、认知之间的密切联系;李福印(2005b)以受试撰写的关于汉语"思想"的短文为语料,分析了"思想"在汉语中的各种隐喻模式,从实证角度支持了"体验性假说";李玉荣(2006)从认知角度对动物隐喻进行研究,采用汉语语料支持"体验性假说"等等。这些实证研究都为体验性假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然,也有学者对概念隐喻的体验基础提出了质疑,下文将简单提及。



## 19.4 体验性假说的意义和不足

体验性假说的提出对传统语言哲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哲学基础

Lakoff & Johnson (1999: 75—78)指出体验哲学是第一代认知科学和第二代认知科学分水岭。以体验性假说为哲学基础的认知语言学属于第二代认知科学,是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有力挑战。两代认知科学的主要区别归纳于表 19.2(Lakoff & Johnson 1999: 75—78; Johnson 1999: 84—85)。两代认知科学的划分有利于正确定位认知语言学,并将其与以往语言学派区别。

表 19.2　第一代、第二代认知科学

| | 第一代认知科学 (the 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 第二代认知科学 (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
|---|---|---|
| 起源年代 | 20 世纪 50 年代 | 20 世纪 70 年代 |
| 哲学基础 | 英美分析哲学<br>先验哲学 | 体验哲学<br>(体验性假说) |
| 代表学科 | 生成语言学、信息加工心理学(information-processing psychology)、早期人工智能、形式逻辑学、早期认知人类学 | 认知语言学 |
| 主要观点 | 心智可用符号表征，无体验性；思维根据形式规则进行符号运算；感知与概念分离；推理是自治能力，独立于人类感知系统和身体运动；语法、句法是自治的，与身体体验无关；语言具有任意性 | 概念、范畴、推理和心智具有体验性；认知具有无意识性；思维具有隐喻性；语法、句法不是自治系统；语言具有象似性 |

(2) 体验性假说对语言任意性的挑战

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还是象似的？这一直就是学界争论的热点。Saussure 的结构语言学和 Chomsky 的生成语言学都赞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体验性假说的提出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语言的任意性问题，为语言象似说提供了认知基础。体验性假说肯定人类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概念和推理都与身体经验相关，意义的产生是人类身体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因此，大部分语言符号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基于人类体验，并具有理据性。因此，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必然具有象似性。许多学者从文字、句法、语篇等层面探讨了基于身体体验的语言象似性(如 Haiman 1985a，b；Hiraga 2005；沈家煊 1993)。

作为一种假说，体验哲学尚有许多不足和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认知语言学家们为之进行着激烈的讨论。Johnson (1992)认为认知语义学"揭示了人类概念和推理的本质"(Johnson 1992: 345)，因此带来了很大的哲学影响，从而认为"语言学蕴涵哲学"(Sinha 1993: 53)。随后，刊物 *Cognitive Linguistics*(《认知语言学》)(1993)专刊发表了一些学者对 Johnson (1992)论述的评论：Mclure (1993)针对 Johnson (1992)提到的认知语义学的哲学影响，从"隐喻系统对思维的限制"，"概念、语言范式的身体体验"(Mclure 1993: 40)等五方面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质疑；Gorayska (1993)肯定了 Johnson (1992)认为语言哲学可以反映政治、道德、社会、文化因素的观点以及人类"最初是想象力生物(fundamentally imaginative creatures)"的论断(Gorayska 1993: 49)，但同时也认为 Johnson (1992)提出的 MIND AS BODY 隐喻并非都是真正的隐喻；Sinha (1993: 55, 58)认同基于意象图式的隐喻投射这一认知机制的普遍性，同时质疑 Johnson (1992)将体验哲学思想完全视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结果的主张。Johnson (1993: 70)在回应上述学者的评论时，分别提出了强势观点和弱势观点：强势观点认为认知语义学的观点与某些主流哲学思想、方法以及立场(如"客观主义意义观"等)完全不一致，弱势观点指出认知语义学也支持个别有建设性的可取的主张。

同时，一些学者对概念隐喻的体验基础提出了质疑(如 Haser 2005; 李福印 2005a); Lakoff & Johnson (2003 [1980]: 16)认为人们对概念隐喻 MORE IS UP 的理解建立在"增加物质数量，物质整体的高度就会上升"这类日常生活体验基础上，然而这种解释已牵涉增加(物质数量)的意义，这表示人们在理解 MORE IS UP 之前就已有目标域 MORE(增加)的概念。

另外，Haser (2005: 99—110)怀疑 Lakoff 和 Johnson 所批判的客观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他们论证自己观点时设立的"假想敌"，因为，他们的著作普遍缺乏准确的引用信息，极少列举具体的参考文献或指出持该观点的学者姓名，而通常采用诸如"客观主义"、"西方传统哲学"、"传统理论"、"主流思想"之类的总体范畴概念来替代，同时还多次扭曲和误解了所谓的"客观主义者"的观点，等等。

## 19.5 结　语

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性假说具有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本章对比了体验哲学和客观主义语言观，介绍了认知科学领域内不同维度的体验性和一些体验性假说的实证研究，最后指出了该假说在认知语言学领域的意义和不足。体验性假说需要大量的、多维度的验证，尤其是跨文化、跨语言证据。由于可操作性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从汉语语料为体验性假说提供实证支持。

## 19.5 结语

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性假设具有[illegible]

我们的研究。本章对比了体验哲学和客观主义[illegible]

科学领域内不同[illegible]

出了体验性假设在认知语言学[illegible]

的，客观主义[illegible]

[illegible]

# 第三部分：认知语法

[illegible]

# 第二十章

# 认知语法的概念分析基础

## 20.1 引 言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渗透到语言研究的各个层面，渗透到语言学的各个分支领域(Dirven 2005)。在这些分支中，发展最完善的要属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这两个领域互相支持，相辅相成。认知语义学强调语言意义的体验性，以体验哲学为它的哲学基础(Lakoff & Johnson 1999)。认知语法以认知语义学为基础。本章介绍 Langacker 赖以建立认知语法理论的概念语义学的内容。Langacker 把概念结构等同于概念化，概念化由语义内容和识解能力两部分组成。本章首先介绍概念语义学(20.2)，之后讨论语义内容(20.3)和识解能力(20.4)。最后结语部分(20.5)认为 Langacker 的概念语义学在词汇语义学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 20.2 概念语义学

初涉"概念语义学"这一领域的读者一定会有很多疑问。例如，这里谈的"概念语义学"和 Jackendoff 的"概念语义学"理论有何异同？这里讨论的"概念语义学"是否属于认知语义学？这里的"概念语义学"内容为何不放在本书第二大部分认知语义学中来讨论？"概念语义学"是一个专有名词，还是一个普通名词？它是否和"语言学"、"语义学"等名称一样，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学科名称，它可以指任何不同的理论内容？笔者带着同样的疑问与认知语法创始人 Langacker 探讨

了这些问题。为了使读者对这里讨论的"概念语义学"有个全面了解，笔者把 Langacker 的答复转引如下：

> Certainly the term "conceptual semantics" can be understood in a general sense. The way it has developed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only one broad approach (not the only one possible), and my own version is not the only one possibl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e. g. Wierzbicka's NSM approach is very different]. I think the term "cognitive semantics" is reasonable for conceptual semantics as practiced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 don't have a special term for my own version, since I think of it as compatible with most of cognitive semantics, and as basically serving to integrate the various major strands of it (including metaphor theory, blending, etc.). (个人交往：摘自 Langacker 于 2007 年 1 月 15 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
> "概念语义学"当然可以从普通意义上来理解。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发展起来的"概念语义学"仅是一种宽泛的研究范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范式)，我的版本也不是认知语言学中唯一可能的一种(例如，Wierzbicka 的自然语义元语言分析方法就与此相去甚远)。从概念语义学在认知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来看，我认为概念语义学属于"认知语义学"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没有特殊的术语来表示自己的"概念语义学"，因为，我主要认为它和认知语义学中的绝大多数理论是相容的，它基本上和认知语义学的各个领域相互融合(包括隐喻理论及合成理论等等)。

从上面的引文得知，概念语义学有很多版本，在这里讨论的也并不是唯一的概念语义学理论。"概念语义学"正如"语言学"、"语义学"等名称，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学科名称，用这个相同的名称可以指不同的理论内容。不同的学者可以提出不同的概念语义学的理论。例如，上文提到的"贾肯道夫的概念语义学"(Jackendoff's conceptual semantics)理论，国内也有人介绍过，例如，程琪龙(1997)、刘晓林(2006)等。Langacker 对于这里讨论的概念语义学没有更具体的名称。本概念语义学属于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语义学，并且和认知语言学中其他理论相互融合。因此，本文讨论的"概念语义学"指的是目前认知语言学领域的概念语义

学，是 Langacker 创建他的认知语法理论的“概念语义学”。以下我们在讨论 Langacker 的这一版本时，将使用概念语义学统称，不再加引号。

概念语义学认为语言表达的概念结构（或称语义结构）是人们的各种认知能力（这些认知能力统称“识解”）作用于语义内容的结果。Langacker 指出：“meaning is a function of both the content and the construal.”（意义是识解与内容的一个应变量。）（高远、李福印 2007b：x）

语义内容是由认知域提供的，而识解指的是人们具有的认知能力。关于这些认知能力，Langacker 谈到五个大的方面，即，详略度、凸显、视角、动态性和虚拟现实性，见表 20.1。

表 20.1　概念结构的组成

<table>
<tr><td rowspan="11">Conceptual structure<br>Semantic structure<br>Concep-tualizations<br>概念结构<br>语义结构<br>概念化</td><td rowspan="2">Semantic content<br>语义内容</td><td rowspan="2">Cognitive domain<br>认知域</td><td>Basic domain<br>基本认知域</td><td>例如：时间、空间、色彩等。</td></tr>
<tr><td>Non-basic domain<br>非基本认知域</td><td>例如：手（是“手指”的认知域）、头（是“脸”、“眼睛”等的认知域）。</td></tr>
<tr><td rowspan="9">Construal<br>(Cognitive abilities)<br>识解（认知能力）</td><td colspan="3">Level of specificity 详略度</td></tr>
<tr><td rowspan="2">Prominence凸显</td><td colspan="2">Profile/base指向与概念基</td></tr>
<tr><td colspan="2">Trajector/landmark 射体与界标，或者称为<br>Figure/ground 图形 / 背景</td></tr>
<tr><td rowspan="3">Perspective视角</td><td colspan="2">Vantage point 优势视角</td></tr>
<tr><td colspan="2">Viewing arrangement(视窗排列)</td></tr>
<tr><td colspan="2">Scope (maximum, immediate scope)辖域</td></tr>
<tr><td>Dynamicity动态性</td><td colspan="2"></td></tr>
<tr><td>Fictivity虚拟现实性</td><td colspan="2"></td></tr>
<tr><td colspan="3">Other cognitive abilities 其他认知能力</td></tr>
</table>

在表 20.1 最左侧一栏中，概念结构等同于语义结构，二者都等同于概念化。概念化是人的认知能力作用于语义内容的结果。语义内容是概念化的对象，是概念化的材料。语义内容是用概念域来描述的，这里的概念域和本书第二部分认知语义学中谈到的概念域，尤其是概念隐喻中的概念域完全相同。识解能力是一个开放系列。随着人们对识解能力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他类型的新的识解能力。另外，Langacker 谈及的识解能力是认知语言学中目前讨论的最重要的识解能力。对于其他类型的识解能力，读者可以参阅 Croft & Cruse (2004:46)。

为了更为清晰起见，我们把表 20.1 用树形图表示，见图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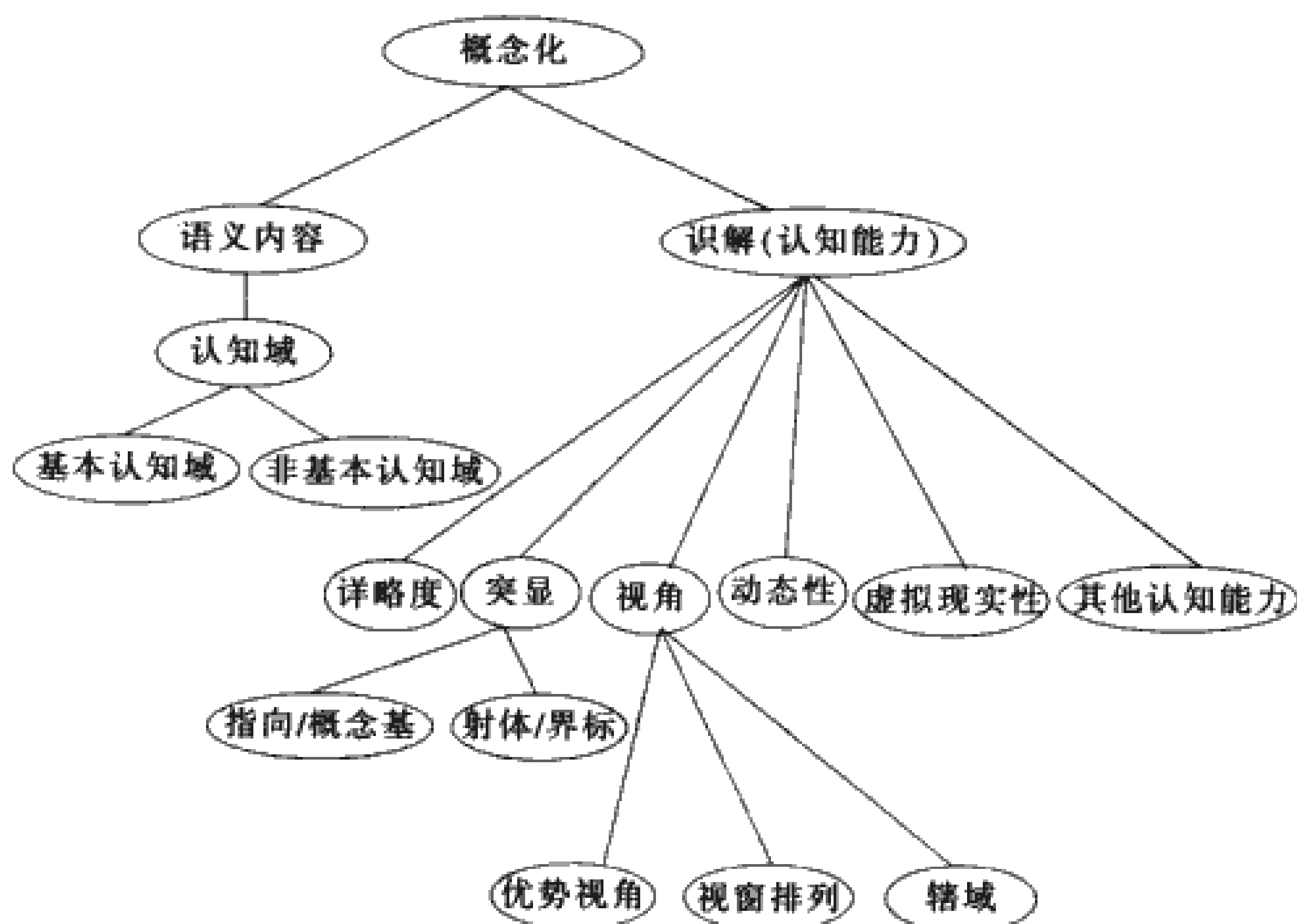




图 20.1 概念化

# 20.3 语义内容

下面我们重点讨论概念结构的两大组成部分：语义内容和识解。首先谈语义内容。语义内容由认知域提供。概念语义学认为语言表

达的意义是识解对认知域作用的结果。Langacker 曾经用玻璃杯(glass)和水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见图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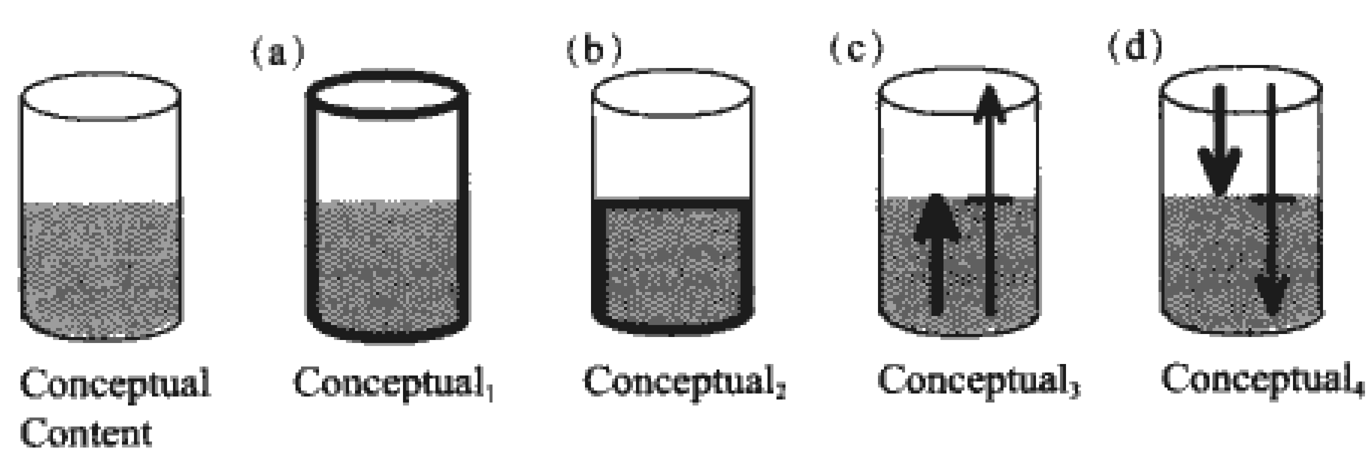



图 20.2 概念内容

图 20.2 中的概念内容是“装有水的玻璃杯”，或者说是“装在玻璃杯中的水”，我们用最左边的图表示。根据注意力焦点的不同，也就是说，由于识解方式不同，我们对这一相同的概念内容至少有四种识解结果，见例(1)。

例(1)

a. the glass with water in it(里面装有水的玻璃杯)

b. the water in the glass(水在玻璃杯里)

c. the glass is half-full(玻璃杯一半是满的)

d. the glass is half-empty(玻璃杯一半是空的)

例(1)a 句说的是“玻璃杯”，可以用图 1 中的(a)表示，这是第一种识解方式得到的结果。例(1)b 句说的是“水”，可以用图 1 中的(b)表示，是第二种识解方式得到的结果。例(1)c 句说的是“玻璃杯装水的一半”，用图 1 中的(c)表示，是第三种识解方式得到的结果。例(1)d 句说的是“玻璃杯没有装水的一半”，用图 1 中的(d)表示，是第四种识解方式得到的结果。因此，同样的语义内容，同样的认知域，由于识解方式不同，产生了四种不同的意义。因此，概念结构，或者语义结构是识解作用于语义内容的结果。

概念语义学还强调：概念的意义不是来自语言表达的词典意义，概念意义来自认知域。换句话说，概念意义不是来自人们关于语言表

达的语言知识，而是来自与该语言表达相关的世界知识。我们再借用 Langacker 对于玻璃杯 glass 的解释。玻璃杯 glass 的语义内容至少由以下这些认知域提供。

**Glass 的认知域：**

- space [basic domain]
- shape [cylinder, closed at one end] (Presupposes space. Space is the domain in which a shape conception is manifested.)
- typical orientation in space [long dimension aligned along vertical axis, closed end at bottom] (Incorporates space, verticality, and shape conception.)
- function 1 [container for liquid] (Presupposes orientation, liquid, spatial inclusion, potential motion, force, constancy through time.)
- function 2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rinking] (Incorporates function 1, the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body, of grasping, of motion with the arm, of ingestion, etc.)
- material [usually the substance glass]
- size [easily held in one hand]
- others (e. g. cost, washing, storage, possibility of breaking, position on table at meal, matching sets, method of manufacture, ...)

(高远、李福印 2007b:39)

"玻璃杯"glass 的以上认知域在"玻璃杯"的具体使用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玻璃杯"的意义构建中去，而这些意义实际上都是人们关于"玻璃杯"的世界知识，这些知识是和"玻璃杯"紧密相关的空间、形状、方向、功能、材料、尺寸等认知域提供的。人们关于"玻璃杯"的语言知识仅仅是"玻璃杯"在词典中的义项。我们再以 cat 举例，见例(2)：

例(2)

a. When she picked up the cat it started purring. (她把猫提起来时，猫开始咕噜咕噜地叫。)

b. He was saved by his cat-like reflexes.（他如同猫一样的反应速度救了他。）

c. A cat is a mammal.（猫是哺乳动物。）

d. It was a real cat-fight.（那真是一场激烈的恶斗。）

e. Watch out for ladders, black cats, and broken mirrors!（小心梯子、黑猫和碎镜子!）

f. Is this birdcage cat-proof?（这个鸟笼是否可防猫?）

g. Is this sofa cat-proof?（这个沙发是否可防猫乱挠?）

h. Is this rug cat-proof?（这个毯子能否防猫?）

i. There is cat all over the road after the accident.（车祸后，被撞碎的猫遍地散落。）

以上例子中，cat 在 a 句中表示一只具体的猫这种动物。b 句表示像猫一样的敏感的反映。c 句表示类别。d 句表示一场恶斗。e 句中的 ladders, black cats, and broken mirrors 都是美国文化中不吉祥的征兆。cat-proof 在 f,g,h 句中的意义各不相同，在 f 句中表示鸟笼子是否可以防止猫伸进爪子去抓鸟；在 g 句中表示这种沙发的质地是否可以防止猫用爪子乱挠；在 h 句中表示这种地毯是否可以防止猫乱抓而导致破损，是否易于清理等意义。i 句更是走向了一个极端，这里并不是说一辆装猫的车让猫跑到了马路上，这里的猫是单数形式，因此，表示在车祸中被撞碎的"猫"散落到了马路上。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使用 cat 的例子。因此，cat 在使用中的意义也是来自认知域，而这些认知域就是人们关于猫的世界知识。

综合以上两个例子，关于概念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概念的语义内容是由认知域提供的；概念意义是人们对于认知域进行识解的结果；语言表达的语言知识和人们关于该表达的世界知识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语言知识来源于人们的世界知识。我们无法对概念的认知域做穷尽性的描述，因为这样做我们就需要描述整个世界。这正是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

# 20.4　识解能力

正如上文所说，概念结构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是语义内容，由认知域提供，上文已经做了讨论；另一个是识解。识解指的是人们的认知能力，不同的认知方式作用于同一情景，导致了不同的语言表达和不同的意义。研究人们的不同的认知能力在语言表达中的具体体现正是认知语言学的总体任务。表 20.1 中识解一栏列出了如下一些识解方式：具体性；凸显；视角；动态性；虚拟现实性等。认知语言学家致力于寻找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的关系。认知语言学家对这些识解的方式进行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正如上文提到的文献，Croft & Cruse (2004:46)就分出了四个大类，分别是：注意力/显著性；判断/比较；视角/情景；组成/格式塔。这四类下面共分出了二十余个小类。

以下我们简单介绍表 20.1 中的识解，之后重点集中讨论与语法具有直接关系的指向与概念基(profile/base)这对概念上。

首先，范畴有不同的层次，在具体场景中，我们在哪个层面上识解事物，这就是具体性。见例(3)、例(4)和例(5)：

例(3)

a. thing → creature → animal → mammal → dog → poodle

b. do → act → move → run → sprint

例(4)

a. Something happened. → An animal moved. → A dog ran into the room. → A dirty poodle sprinted recklessly into the kitchen of our cottage.

b. An animal sprinted recklessly into the room.

c. A dirty poodle entered the kitchen of our cottage.

例(5)

a. 它只是一个动物，人干吗要和动物生气呢？

b. 我家的宠物是牧羊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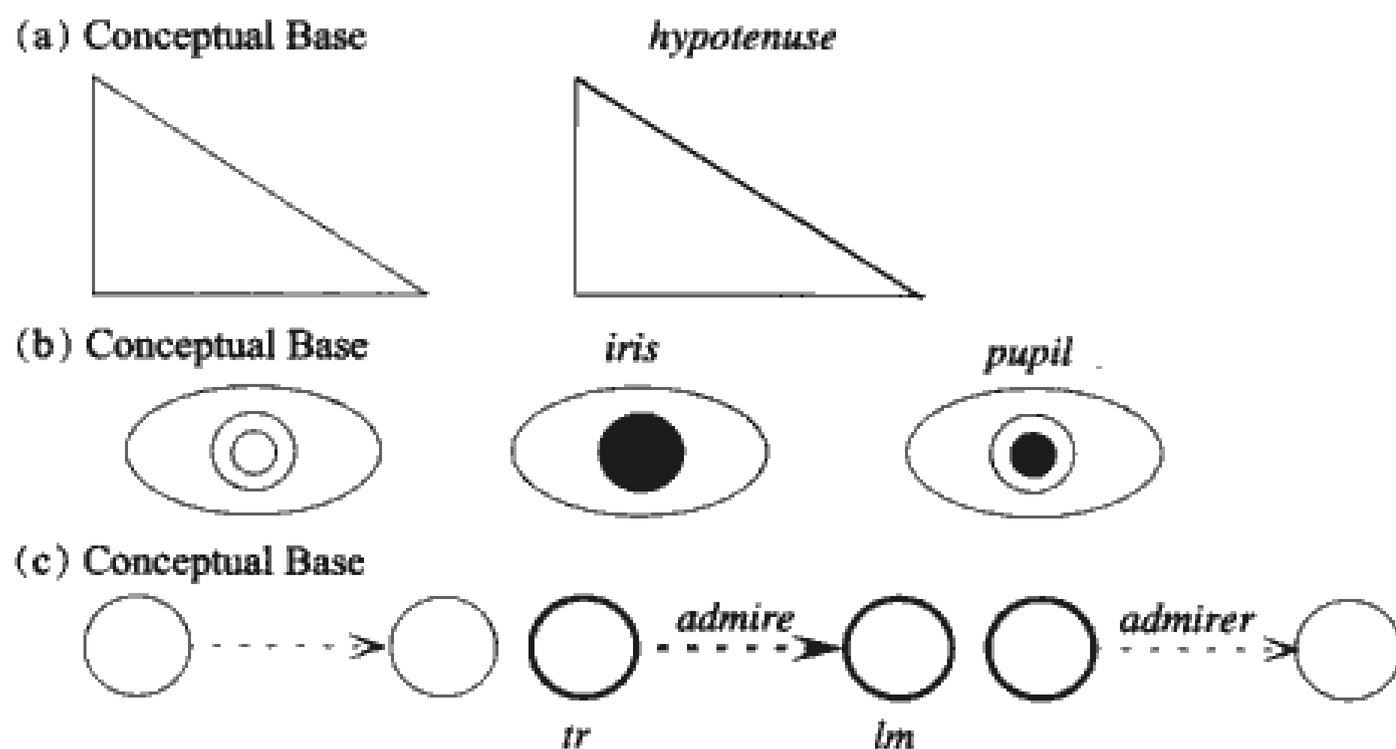
c. 京郊小汤山昨夜有 68 只羊被狼犬咬死。

d. 狗和其他家畜不同，很忠实。

不同的语用场景，哪怕相同的语义内容，我们会采用不同的详略度，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详略度同样适用于表示行为和动作的场景，如例(4)b 句中的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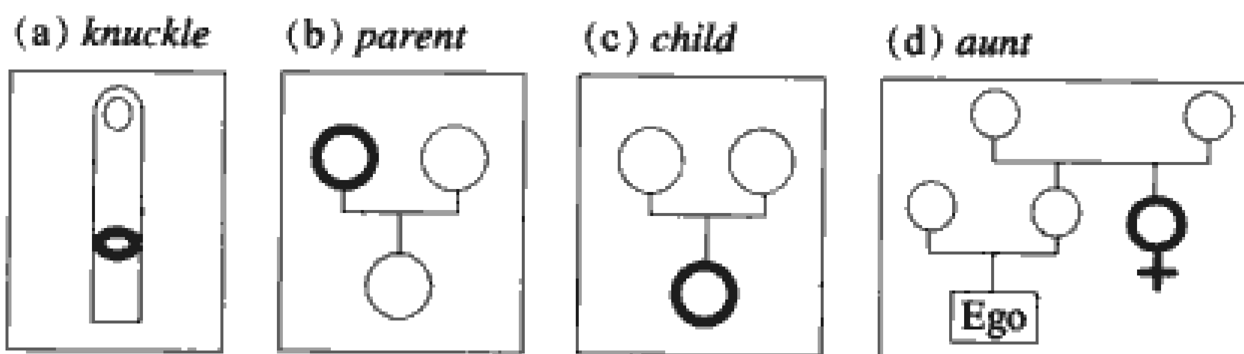
表 20.1 中识解的第二类是凸显。凸显有几个细类，但是最重要的是指向与概念基。一个语言表达能激发一系列的认知域来提供概念内容。这些认知域中在凸显中得到强化的就是指向(profile)，其他认知域就是概念基(base)。见例(6)的图：

例(6)




在例(6)(a)图中直角三角形的斜边(hypotenuse)的指向(profile)就是一个线段，但是并不是任何地方的线段都是 hypotenuse，必须把它放在直角三角形这个概念基中它才是 hypotenuse。iris(虹膜：眼睛中一层带色素，球形的可伸缩的薄膜，处于角膜和晶状体之间，可以调节进入眼球的光的数量)这个概念指向的概念基是眼睛，而瞳孔(pupil)的指向则是眼球中心部位。同样，admire 的指向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admirer 则指向概念基中的一个个体。再如例(7)：

例(7)




在例(7)中，knuckle 这个概念的指向是手指上的关节，但是理解这个概念需要整个和 finger 相关的概念基。概念 parent 指向父母双亲中的一位，它的概念基是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及上下两代这种血缘关系。child 和 aunt 的指向和概念基的图示见(7)(c)和(7)(d)。如图(7)(c)所示，理解 child 这个概念和理解 parent 这个概念的概念基是一样的，只不过 child 的指向是下一代，parent 指向上一代。aunt 的概念基中要出现另一个个体，即 ego(自我)，aunt 指向概念基中的一个女性个体。这个概念基中这个个体和自己(ego)的父母同辈。因此，父母的父母也是概念基的成分，如(7)(d)所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知当一个概念指向一种关系时，我们就建立了和语法的联系，例如，上文的 admire。trajector/landmark(射体与界标)用来分析几个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心理学用语 figure/ground (焦点/背景)相对应。当识解指向一种关系时，参与者呈现出不同的显著程度，最显著的叫做 trajector(射体，简写 tr)，另外的参与者叫做 landmark(界标，简写 lm)，见例(8)：

例(8)

a. Where is the lamp? (台灯在哪里?)

(i) The lamp (**tr**) is above the table (**lm**). (台灯在桌子上方。)

(ii) * The table (**tr**) is below the lamp (**lm**). (桌子在台灯下方。)

b. Where is the table? (桌子在哪里?)

(i) The table (**tr**) is below the lamp (**lm**). (桌子在台灯下方。)

(ii) *The lamp (**tr**) is above the table (**lm**). (台灯在桌子上方。)

例(8)显示,所谈的语义内容相同,都是 lamp 和 table 的位置关系。在例(8)a(i)句中,参与者 lamp 得到凸显,因此是射体;在例(8)b(i)中,table 得到凸显,也是射体。我们描述、判断和评价的主体是我们注意力的焦点,叫做 figure(焦点),这个主体以外的参与者就是 landmark(背景)。

鉴于本章主要介绍认知语法赖以建立的基础,即概念分析基础,我们不对其他几种识解方式深入分析。

## 20.5 结 语

本章主要分析了概念的语义结构,即 Langacker 的概念语义学的内容。概念结构由语义内容和识解方式决定。语义内容由认知域提供,识解方式则是人们的认知能力。概念的意义是识解作用于认知域的结果。这种概念语义学是整个认知语法赖以建立的基石。本书后面的几章,都建立在概念语义学理论之上。

最后,Langacker 的概念语义学在普通语义学,或者更具体讲,在词汇语义学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 第二十一章

# 语法的象征性和结构式

## 21.1 引　言




认知语法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即，语法的象征性和基于用法的性质（Evans & Green 2006:476）。本章介绍前一个原则，并在该原则的基础上介绍结构式。

关于语法本质是象征性的观点，可认为其根植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性的学说。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又包括声音意象（sound-image）和概念（concept）。索绪尔用术语"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分别指代语言符号的这两个方面。如图 2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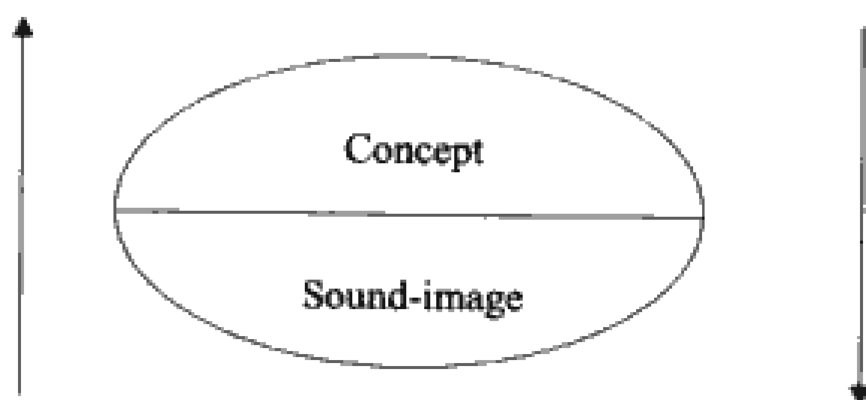



**图 21.1**(Saussure 1966: 66)

索绪尔的观点实际上揭示了语言声音和语义之间的象征关系。例如，"狗"这一词中，声音符号/gəu/象征了狗的概念。然而，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是没有理据的。认知语法借鉴了索绪尔的观点，提出语法具有象征性的本质。不同的是，认知语法认为语言以及语法是

有理据的。除却这点最大的不同，仍然可以认为认知语法的观点与索绪尔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Langacker 1987：11－12；Evans & Green 2006：476)。

根据语法的象征性，认知语法进一步提出语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象征性的结构式(construction)(Langacker 2005a：102，2007：121)，并对结构式进行了系统和详尽地研究，这也是当前认知语法被认为是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一种的主要原因。因为根据Langacker(2005a：102)，其认知语法(1987，1990，1991，1999)、Goldberg(1995，2005b)的构式语法和Croft(2001)的激进构式语法的主要共同点是都持语法的构式观。

本章首先介绍语法象征性的本质(21.2)。后面的两部分均是语法象征性的理论的扩展：象征性的结构式，包括结构式的定义和具体类型(21.3)；不同的结构式之间的关系(21.4)；最后是结语(21.5)。

## 21.2 语法的本质：象征性



首先，"语言本质上是象征性的(Language is symbolic in nature)"(Langacker 1987：11)。据此，认知语法进一步提出，语法的本质也是象征性的(Langacker 1987：12)。语法的象征性可理解为如下：

> Lexicon, morphology, and syntax form a continuum, divided only arbitrarily into discrete "components". Everything along this continuum is fully describable as assemblies of symbolic structures. A symbolic structure is specifically defined as the pairing between a semantic structure and a phonological structure (its semantic and phonological poles). (Langacker 2005a：104)
>
> 词汇、形态学和句法学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都是这个连续统一体中被任意分割的离散的"组成部分"。该连续统一体中的一切都是可以被充分描写的象征结构单位。一个象征结构可以被具体地定义为语义结构和语音结构(该象征结构的语义极和语音极)的匹配。

上面引文中的“连续统一体”和“离散”是认知语法借用的数学术语。“连续统一体”和“离散的成分”是指在一个整体中，各相邻组成成分之间并没有巨大的、质的差别，而是从一个成分逐渐过渡至另一个成分。例如，彩虹的七色之间就没有明显的区分界线，而是从一种颜色逐渐过渡到另一种颜色。

简单地说，语法的象征性包括两方面。第一，形态、词汇和语法之间紧密联系，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它们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例如，汉语中的“子”，从形态学来看，它是汉字的部首，可构成“孙”、“李”、“好”、“孕”等汉字；从词汇的角度来看，它又是独立的词，表示儿女、年龄幼小的人等意思；从语法的角度看，“子”可以做虚词。再如，在一些方言中，有“你在做啥子”的用法，“子”为语气助词。所以，我们不能明确区分“子”是属于形态范畴，还是词汇或者语法范畴，因为三者是一个连续统一体。

第二，形态、词汇和句法都是象征结构，即语音极和语义极的匹配。其中，语音极象征语义极。

更进一步地，语法只包含三种基本单位(unit)，即语音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传统上的语法单位，包括各种各样的语法范畴和语法结构式都是象征单位(Langacker 1987：16)。象征单位由语音单位和语义单位构成其两极(bipolar)，可以用图式表示为[[SEM/[PHON]]；其中 SEM 代表语义，PHON 代表语音。

例如，单词 cat 可以表示为[[CAT]/[cat]]。其中，大写字母表示语义极，小写字母代表语音极。[[CAT]/[cat]]表示语音极[cat]象征着语义极[CAT]，一种发出咕噜或喵喵声的有皮毛动物，或者家养的小动物，有柔软的皮毛、锋利的爪、尖耳朵，通常有一根长的毛绒绒的尾巴。再比如，像名词、动词等词类可以表示为[[THING]/[X]]、[[PROCESS]/[Y]]，其中，X 和 Y 代表抽象的语音极，名词的语义极是实体，动词的语义极是过程。

语法的象征性可由图 21.2 表示，其中虚线双向箭头代表两极之间的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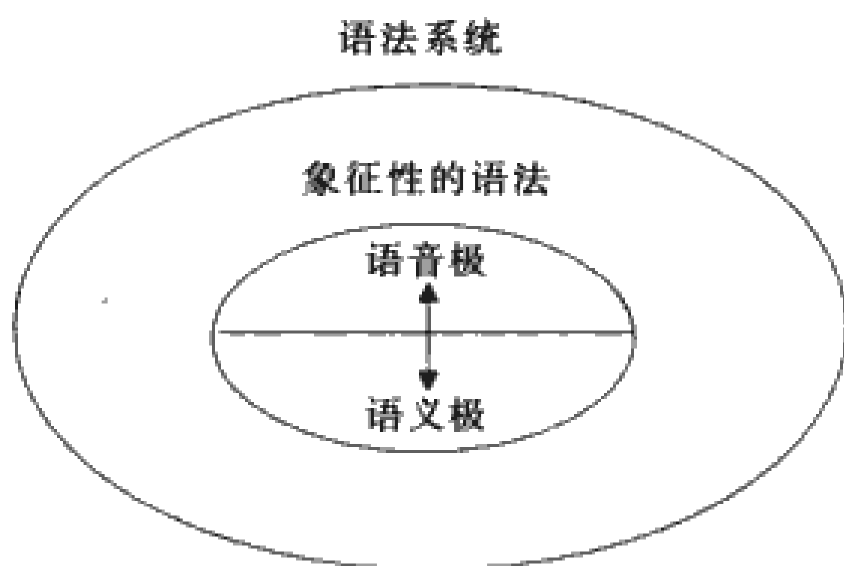



图 21.2(本图参考了 Langacker 2005a:105 与 Evans & Green 2006:477)

对于认知语法对语法象征性的解释,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该从广义上理解"语音极"的含义。这里的语音极不仅是语音形式;在书面表达中,语音极就应该理解为文字符号。例如,书面表达中,"cat"的语音极可认为是"c, a, t"这三个字母按线性顺序排列而成的单词。所以,"语音极"包含一切语法表现形式。

第二,语义是语法象征结构的一极,所以对语法形式的研究离不开语义。

综上所述,语法的象征性本质在于它是语音和语义之间的匹配。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语法、语义和语音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了语言是有理据的。而且,既然语法象征结构包括语义作为一极,语法本身自然也就是有意义的。正如 Langacker (1987:12)所指出的,"我认为语法,即把词素组合成为更大的结构的规则,本质上是象征性的,因此,也是有意义的。"(I contend that grammar itself, i. e. patterns for grouping morphemes into progressively larger configurations, is inherently symbolic and hence meaningful.)象征单位则概括地描述了所有语法范畴和结构的共性,它们都可以看作是图式[[SEM/[PHON]]的个例(instance)。

除认知语法,构式语法和激进构式语法也都认同语法的象征性(Langacker 2005a: 104)。这主要表现在认知语法、构式语法和激进构式语法都认为作为构成语法系统的基本单位以及研究和描述的主要对象,结构式是象征性的(Croft 2001: 62)。而且,对结构式的研究

也体现了这三大语法理论体系的象征性的语法观。在下面几节中，我们将具体详细地介绍结构式，以使读者对语法的象征性有更为深入和广泛的了解。

## 21.3 结构式的定义和类型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Goldberg 的构式语法和 Croft 的激进构式语法都主张语法的构式观。在他们看来，结构式占据着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不仅是语法研究和描述的主要对象，也是语言的基本单位(Goldberg1995：4)。我们先来看 Langacker，Goldberg 和 Croft 对结构式下的定义。Langacker 对结构式的定义如下：

> A construction is an assembly of symbolic structures linked by correspondences and categorizing relationships. (Langacker 2007：126)
>
> 一个结构式是象征结构的集合，这些象征结构是由对应和范畴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Goldberg 对结构式的定义：

> C is a construction iff C is a form -meaning pair $<F_i, S_i>$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_i$, or some aspect of $S_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Goldberg 2005b：4)
>
> 当且仅当 C 是形式意义的匹配，表示为$<F_i, S_i>$，并且 $F_i$或 $S_i$的某些方面不能根据 C 的组成部分，或其他已有的结构式来被严格地预测出时，我们说 C 是一个结构式。

其中，"F"代表形式，相当于 Langacker 所说的语音极；"S"代表意义，下标"i"表示它们之间的象征关系。

Croft 和 Cruse 对结构式的定义如下：

> All constructions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though, are pairings of a syntactic and morphological (and, where relevant, phonological) form with a meaning, including pragmatic meaning. (Croft & Cruse 2004：256)

构式语法中所有的结构式都是句法和形态(也与语音有关)形式与意义(包括语用意义)的匹配。

结合三者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根本上说，结构式是象征单位(... constructions are fundamentally symbolic units...)"(Croft & Cruse 2006：257)。这在于结构式是形式意义的匹配，形式象征着意义。

第二，一个结构式可以由几个象征结构，或者叫象征单位组成。

第三，由于结构式包含语义极，所以，结构式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而且其意义还包括语用方面的因素。

第四，我们在 21.1 中已介绍了结构式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能从其组成成分的语音和语义来准确地预测出该结构式的语音和意义。换句话说，结构式的语音和意义不等于其组成成分的简单叠加。请看下例：

例(1)

a. 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他打了个喷嚏，把餐巾纸从桌子上吹跑了。)

b. She baked him a cake.
(她给他烤了一个蛋糕。)

在例(1)a 中，sneeze 原本是不及物动词，表示打喷嚏，但是在此句中，它的意义却是"X CAUSE Y To MOVE by sneezing"(X 用打喷嚏的方式使 Y 移动)。在句(1)b 中，bake 原本为带两个题元(argument)的动词，但在句中它实际带了三个题元，分别为 she，him 和 cake，意义是"X INTENDS to CAUSE Y to HAVE Z"。这两个意义都不是动词 sneeze 和 bake 自己本身的意义，而是由英语使动结构式(the English 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和英语表示结果的结构式(the English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所带来的(Goldberg 1995：9，152，180)。显然，它们不是由"sneeze，napkin，off"和"bake，him，cake"等成分的意义直接相加而得到的，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些成分的意义而直接准确地预测结构式的意义。

以上我们介绍并解释了结构式的定义，下面我们继续介绍结构式

具体包括哪些类型。

Langacker (2007)把结构式分为两类：可以是一个具体的语言表达（可以是任何大小）；也可以是一个从许多语言表达中抽象出的图式，该图式能够代表这些语言表达的共性（以详略度而言，该图式可详可略）(Langacker 2007：122)。 

Goldberg (2005b：5)更详细地解释道，"所有层面的语法研究都涉及结构式……包括语素、词、习语、部分由词汇组成的短语和完全由词汇组成的短语类型。"(All levels of grammatical analysis involve constructions... including morphemes or words, idioms, partially lexically filled and fully general phrasal patterns.) 其中，"lexical filled"（部分由词汇组成的短语）即"lexically fixed"（词汇上的固定），指结构式在词汇组成上是固定(lexically fixed)的，即其组成成分不可替代(Fillmore, Kay & O'Connor 1988)，而"partially lexically filled"指某些组成成分是变量（见表21.1的实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Langacker 对结构式的定义和其包含类型的解释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根据 Langacker 的定义，结构式是几个象征结构的集合，所以语素（包括粘着语素和自由语素）都不算作结构式(Evans & Green2006：669)。而根据其对结构式类型的解释，结构式可以是任何大小的表达，那么语素应该也是结构式。我们同意 Goldberg 的看法，认为语素应当算作结构式。根据普通语言学对语素的定义，语素是语言最小的意义单位（戴炜栋、何兆雄 2002：35），说明语素也是语音语义的匹配，当然应该被包含在结构式中，并且是最小、最简单的结构式。

总之，一个结构式可以是一个具体的语言表达，或者称为"个例(instance)"，包括具体的语素、词、词组或者句子等。例如，"猫"、"儿子"、"老人与海"、"我的儿子有只猫"等都是结构式个例。结构式也可以是图式。认知语法认为，语法是基于用法的(usage-based)。人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会接触大量的语言表达，也叫做用法事件(usage events)。人们对语言表达进行范畴化，归类，并抽象出共同点，形成图式。图式一般是语法形式。例如，我们在学习母语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会经常接触如"看书"、"看报"、"看电视"等一类以"看"再加

一个具体可见的事物的词组。我们可以抽象出图式[看＋具体可见事物],作为语法规则(grammatical patterns)存储在大脑中。该图式将作为我们组织语言结构的模板或原型,指导我们的语言表达。再比如像名词短语、介词短语等短语类型以及句型等都是结构式图式。

我们在此把结构式的实例列举如下,如表格 21.1(表格中的英文例子主要来自 Goldberg 2005b: 5)所示:

**表 21.1 英汉结构式举例**

| | 英语中的结构式 | 汉语中的结构式 |
|---|---|---|
| 语素 | pre-, post-, e. g. presupposition, pre-Christian, postgraduate, postwar... | 吧,子,例如:酒吧、网吧、氧吧、山吧、陶吧,儿子、母子、小子、孩子、桌子、椅子、瓜子…… |
| 词 | avocado, anaconda, and... | 水果、动物、你、和、而…… |
| 复合词(完全由词汇组成) | dare+devil=daredevil, shoo+in=shoo-in | 仇＋恨＝仇恨<br>梁山＋好汉＝梁山好汉 |
| 复合词(部分由词汇组成) | [N-s] | "人称代词＋的",表示所属,例如:你的、我的、他们的…… |
| 短语/习语(完全由词汇组成) | going great guns, give the Devil his due... | 对牛弹琴、文质彬彬、唇亡齿寒…… |
| 短语/习语(部分由词汇组成) | jog someone's memory, send someone to the cleaners... | 有没有……,例如:有没有搞错,有没有主意,有没有搞定……;V(动词)来 V 去,例如:跑来跑去、想来想去…… |
| 句型 | passive, Subj aux VPpp ($PP_{by}$), e. g. The armadillo was hit by a car. | "把"字句,"被"字句,例如:他把我打了。我被他打了。 |

总结上文，本部分主要介绍了结构式的定义和类型。结构式的本质是象征单位，是语音语义或形式意义的匹配。小到语素，大到句子，具体如字词，抽象如句型，它们都是结构式。因此，象征性的结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而且，象征性的结构式体现了认知语法研究对语法的基本认识：语法具有象征性。

## 21.4 结构式的相互关系

上文介绍了象征性的结构式有两大类，分别是个例和图式。不管是个例，还是图式，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用法事件来学习结构式，使之规约化，储存在个人的语法知识库中，并且通过用法事件，进一步在一个语言社团中变成习惯性表达(Langacker 2007)，所以，结构式和语法都是基于用法的。但是，结构式不是杂乱无章的被储存的。它们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在本部分来介绍结构式的相互关系。

不管是个例还是图式，结构式之间的关系可以统一划分为两大类：细化关系(elaboration)和扩展关系(extension)。定义如下，其中实线箭头代表细化关系，虚线箭头代表扩展关系：

> Elaboration (A ——→ B): A is schematic, B is specific. B elaborates A. B is an instance of A. B is compatible with A but is specified in more detail.
>
> 细化关系(A ——→ B)：A 是图式性，B 是详尽的。B 是对 A 的详细阐释，是 A 的一个个例。除了更详尽细节化，B 与 A 是完全一致的。
>
> Extension (A - - - - - -→ B): A is more central or prototypical, B is more peripheral. B is an extension from A. B is not fully compatible with A, but is related to A on the basis of similarity or association. (Langacker 2007: 36)
>
> 扩展关系(A - - - - - -→ B)：A 是更中心、更原型的，B 更边缘化。B 是 A 的扩展，与 A 不完全一致，但是 B 与 A 因有相似点或联系而相互关联。

细化关系和扩展关系都是根自原型理论对范畴成员的解释。如

果把结构式看成一个范畴，详细化关系和扩展关系就是范畴成员之间的联系。其中，细化关系可以形象地理解为建筑结构图与实际建筑之间的关系：图式性的结构式是建筑的结构图，而个例就是根据结构图建造的有血有肉、有细节的实际建筑。扩展关系可以理解为结构式之间的家族相似性。

语法中的结构式或者以细化关系，或者以扩展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组成了结构式范畴的层次结构网，这个层次网由图 21.3（参考 Langacker 2007：124，有改动）所示，Sch 代表图式，E 代表具体表达，也就是 expression 的首字母大写形式，单向实线箭头代表细化关系，单向虚线箭头代表扩展关系，双向虚线箭头表示两者之间不定向的扩展关系，即也可能是表达 A 是中心成员，表达 B 是边缘成员，也可能正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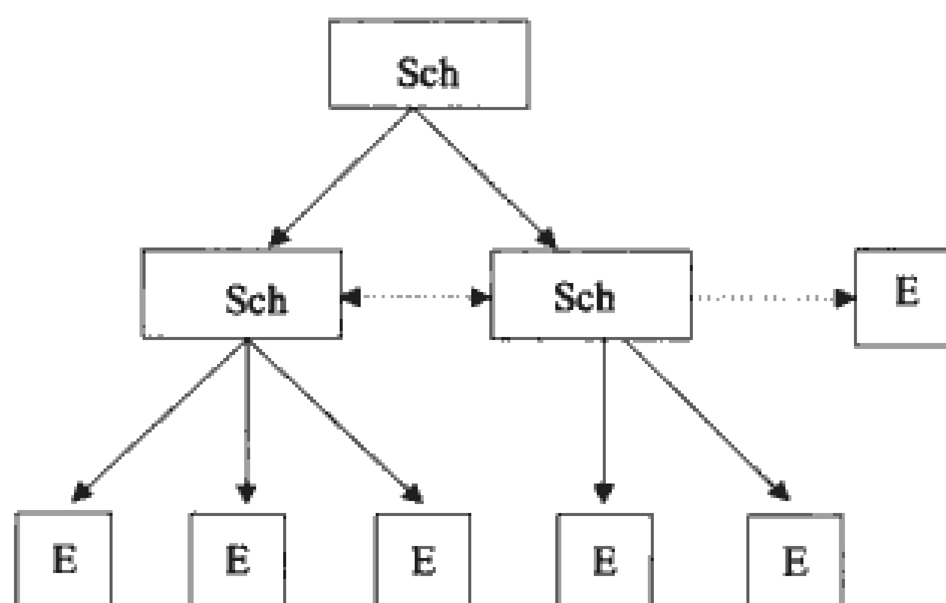



图 21.3

我们认为，在这个层次网中，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细化关系，而同一层次中各结构式之间，即 E 和 E 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扩展关系。同时，结构式之间的详细化关系和扩展关系不是绝对化的。一个结构式 A 相对于 B 而言，B 可能更详细，但是 B 相对于另一个结构式 C 而言，就是图式性的，较抽象概括的。扩展关系也是如此，B 比 A 可能是更边缘化，但是与 C 相比，就是更中心化的。我们以词类为例，来具体解释结构式之间的关系，如图 21.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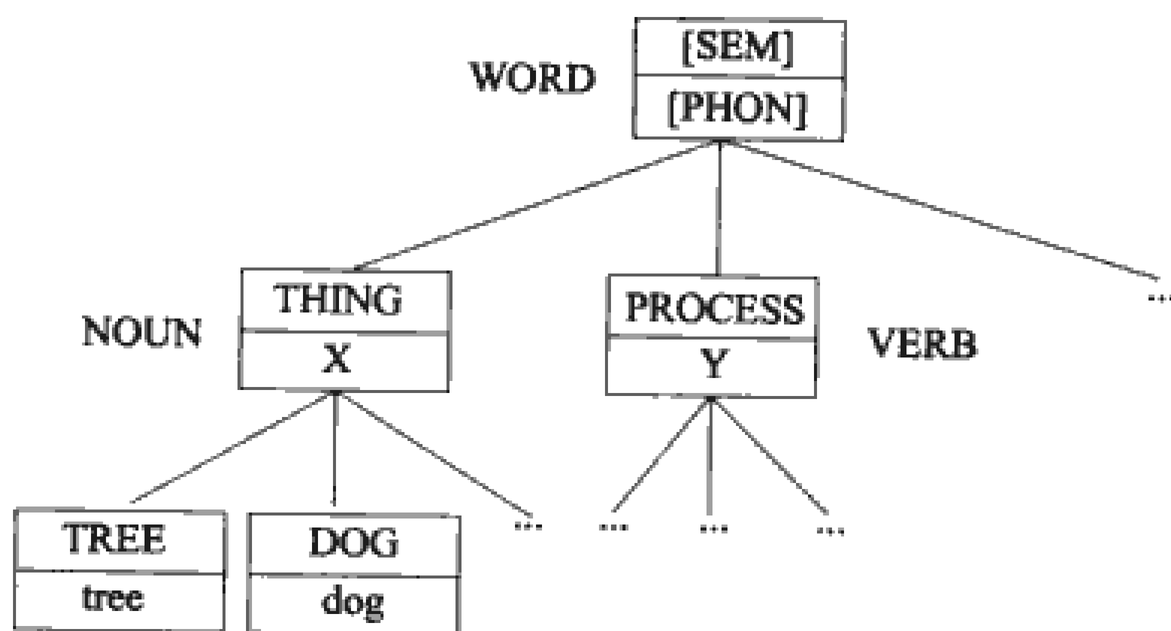



**图 21.4**(改自 Taylor 2002b：166)

图 21.4 只是表示了词类所构成的层次网的一部分，词类和其他语法范畴又构成了更大的层次网。由图 21.4，我们可以看出顶端的词类 WORD 是图式性的，最抽象、最不具体。名词 NOUN 和动词 VERB 等都是它的个例，所以词类与名词、动词等之间的关系是细化关系，而名词又包括 TREE，DOG 等个例。与词类相比，名词是个例，但与 TREE，DOG 等相比，它又是抽象的图式。

由此可见，各个结构式，不管是具体的表达，包括语素、词、词组、句子等，还是图式，也包括语法规则，相互间并没有明确的划分界线，而只是详细化程度、具体程度不同，或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有一定差异而已。根据语法的象征性，词汇、形态和语法都是象征结构，它们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词汇和语法是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两个极端。就意义方面而言，一个结构式越靠近词汇端，就越具体，越靠近语法端，就越抽象。例如，"N＋的＋N"这个汉语的结构式图式属于抽象的语法规则，更靠近语法端。而"学校的老师、猫的尾巴、科学的根据"等汉语具体表达则更靠近词汇端。就结构方面而言，一个结构式越靠近词汇端，就越简单，越靠近语法端，就越复杂。例如，"人人"与"人人都爱雷蒙德"相比，前者的结构比后者更简单。

从句法到词汇的连续统一体关系还可以参阅 Croft & Cruse (2004:255)。总之，不同结构式之间具有详细化关系或扩展关系。这

两种关系把大大小小、简单和复杂的结构式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语法的结构层次网。所有的结构式构成了一个非离散的连续统一体，而词汇和语法是这个统一体的两极。

本章重点是不同结构式之间的关系。第22章将介绍简单的结构式如何组合成复杂的结构式。

## 21.5 结　语

本章以Langacker的认知语法为主要理论基础，介绍了语法的象征性与结构式。语法的本质是象征性的，因为语法是形式（语音极）和意义（语义极）的配对，形式象征着语义。根据语法的象征性，语法研究的主要对象——结构式，本质是象征性的。结构式包括具体表达和图式。从语素到句法都是结构式，只是具体、抽象程度和复杂程度不同。所以，形态、词汇和语法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此外，小的、简单的结构式可以组成大的、复杂的结构式，其构建以语义对应为基础，判定其是否符合语法则根据基于用法的象征性原则、图式原则和关系原则。

认知语法以语法的象征性为基本原则之一。它对语法单位，即结构式，以及结构式的构建和判定等的研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它不仅是对语言现象作了描述，还解释了为什么语言现象（主要是语法结构）是这样一种形式而不是别的形式。美中不足的是，认知语法过度注重结构式结合的语义基础，没能详尽有力地解释语音极的结合方式，而只是笼统的用语序进行说明。例如，它没有解释smart与woman组合时，为什么次序是smart woman，而不是woman smart。此外，它在解释如何判定结构式是否符合语法的原则时，也没有把语音极的结合方式考虑在内。

# 第二十二章

# 概念重叠和语法化

## 22.1 引 言



认知语法认为语法的本质是象征性的。这种象征性是通过结构式来体现的。整个语言系统由无数个处于不同层级上的象征性结构组成的。每一个象征性结构都具有语音和语义两极。因此,象征性结构是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的结合。任何一个象征性结构都是一个音义结合体。本章我们首先介绍多层级象征性结构(22.2),象征性结构如何通过概念重叠从低层级的成分结构(component structure)构建成上一层次的复合结构(composite structure)(22.3),复合结构怎样进一步构成更上一层的复合结构,即句子(22.4),之后介绍概念重叠的限制条件(22.5)。在结构成分构建为上一层次的复合结构的过程中,概念重叠也就是语义对应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语义对应的条件来自用法,由此陷入一种循环。笔者在结语(22.6)中提出:这种循环是认知语法的致命弱点。以此求教于同行。

## 22.2 语言作为多层级的象征结构

关于语法的象征性,我们在第21章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语素、单词、词组、句子直至语篇都是象征单位。象征单位由语音和语义构成其两极,可以用图式表示为[[SEM/[PHON]],其中SEM代表语义,PHON代表语音。例如,单词apple可以表示为[[APPLE]/[apple]]。其中,大写字母表示语义极,小写字母代表语音极。

[[APPLE]/[apple]] 中表示语音极的语音形式为[apple]，象征着语义极的语义内容为[APPLE]，表示一种水果。在汉语中的描述，我们建议使用[[苹果]/[píngguǒ]]这种形式来表示。汉字[苹果]表示概念内容，拼音[píngguǒ]表示语音形式。

以上是一种线性的水平的描述，无法表达层次关系。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示象征性结构，见图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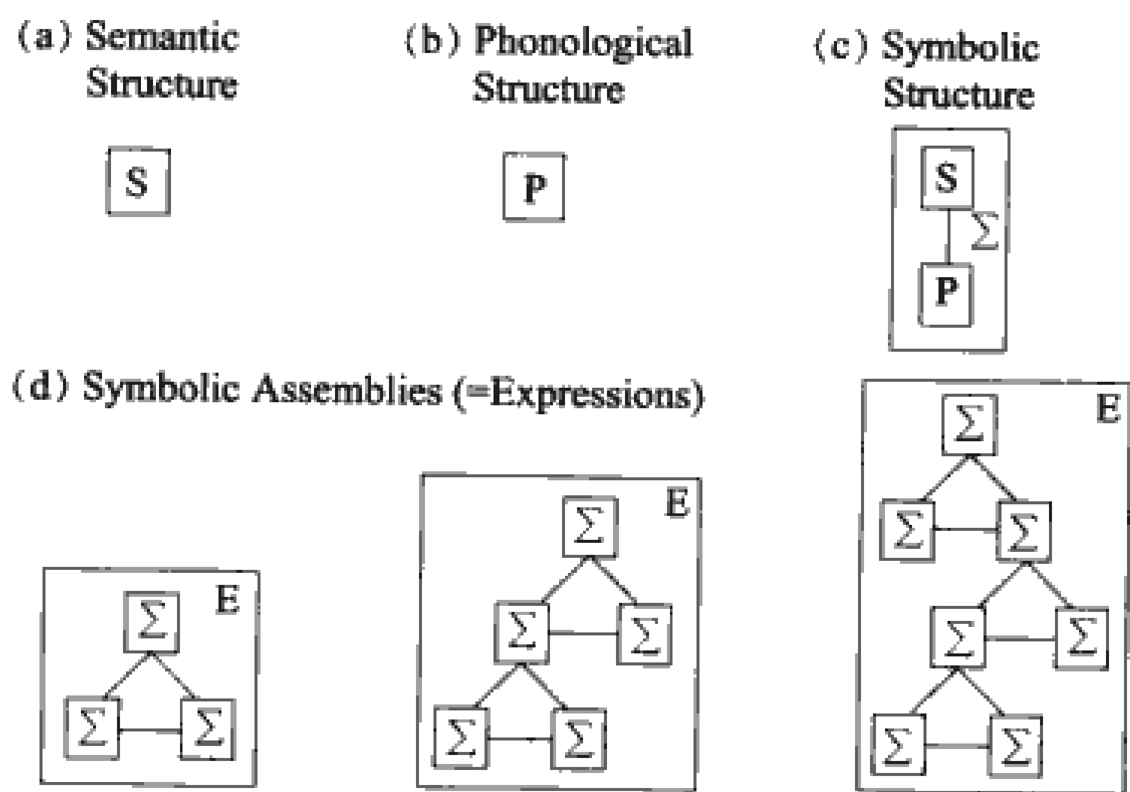



**图 22.1　象征性结构的层次**(高远、李福印 2007b:123)

在图 22.1 中，我们用(a)中的图表示语义结构，(b)表示语音结构，(c)表示象征结构，是一个音义结合体，用希腊字母 Σ 来表示。例如，概念 small，woman，man，desk 等都可以(c)图来表示。(c)图中连接上下语义和语音两极的竖线表示象征关系，可以读作"象征"。(d)组有三个表示不同层级的象征结构集合，(d)左图、(d)中图、(d)右图。(d)组的图都是表达式，我们用字母 E 表示。(d)左图是由两个象征结构组合成的一个表达式。例如，smart woman，university students，tall man，wooden desk 等都可以用(d)左图来表示。这些表达式如果再增加一个象征结构，例如，smart woman with a PhD，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driving licenses，tall man under the tree，wooden desk in that room 等表达式，都可以用(d)中图来表示。那么，把以上词组组合成如例(1)中的句子，我们就可以用(d)右图来表示。

例(1)

a. She is a smart woman with a PhD. (她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精明女人。)

b. We are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driving licenses. (我们是有驾照的大学生。)

c. I saw a tall man under the tree. (我看见树下有一个高个子男人。)

d. There is a wooden desk in that room. (那个房间里有一张木桌子。)

Langacker(高远、李福印 2007b:122)认为,语法描写主要有三种手段:规则(rules)、禁止性规则(filters)或者称为例外、图式(schemas)。规则(如转换生成规则)从整体上说明如何构成表达式,因此规则不需要和语言表达相类似。禁止性规则主要描述哪种情况是语言中不允许的。所以,禁止性规则不可能和语言表达相类似,因为语言中没有这种表达。图式是语言表达的抽象模版,它们一定和语言表达相类似。认知语法主要是通过第三种手段,即图式来描写语法模式的,见图 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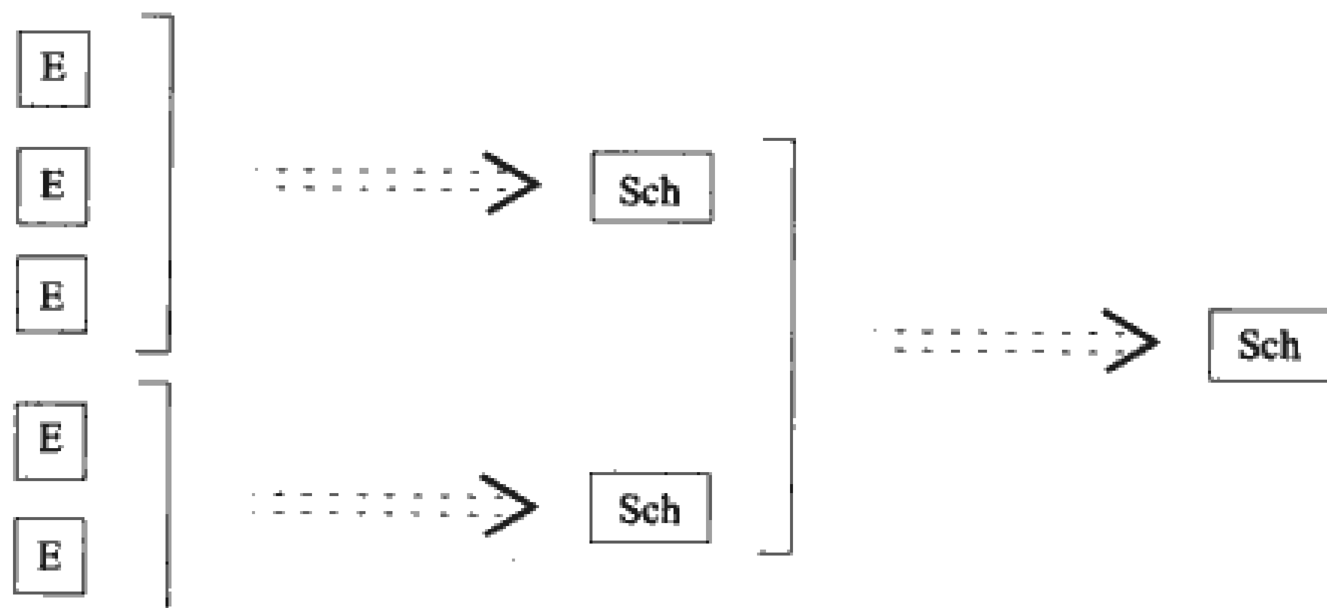



**图 22.2 语言表达式的图式化**

图 22.2 表示,两个以上的表达式都可以构成一个图式,两个相同的图式,可以抽象为更高一级的图式。例如,根据英语中的表达 smart

woman，tall man，wooden desk，我们可以抽象出[ADJ＋NOUN]这样的图式，也就是形容词可以修饰名词。再根据 smart woman with a PhD，tall man under the tree，wooden desk in that room 等，我们可以抽象出[ADJ＋NOUN＋PREP＋NOUN]这样的图式，也就是说名词短语可以有介词短语作为后置修饰。那么象征结构是遵循什么规则构建为上一层次的复合结构呢？这是我们在下一节讨论的问题。

## 22.3 概念重叠构成单词或词组

尽管结构式都是象征单位，我们注意到结构式有大小、长短、简单与复杂之分。小的、简单的结构式可以相互组合，构建成大的、复杂的结构式。本部分将介绍结构式的构建。

结构式构建的基础是概念重叠（conceptual overlap）或称语义对应（semantic correspondence）。所谓语义对应是指一个语义结构的组成成分与另一个语义结构的成分一致。下面我们以词组 smart woman 为例，具体介绍结构式的构建。



smart 是形容词，指向一种关系，可以用图 22.3 表示，其中 tr 代表射体（trajector），语义上可以理解为一个智力被评价为高于正常水平的实体，向上的箭头代表智力水平的升高，n 代表正常的智力水平参照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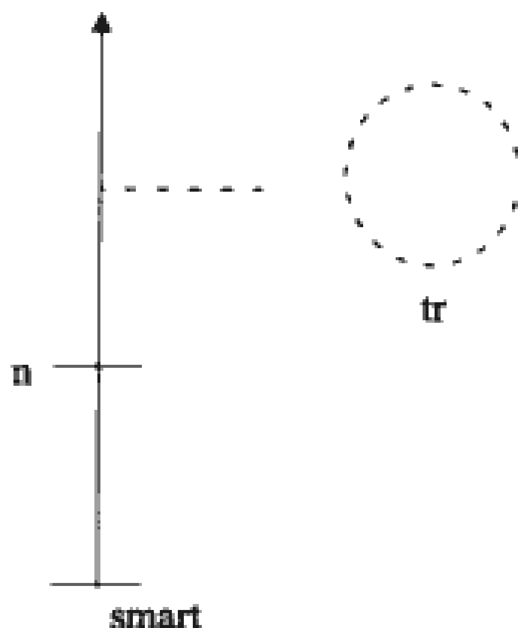



图 22.3（改自高远、李福印 2007b：127）

woman 是名词，指向一个实体（thing）。当 woman 的指向与 smart

的射体对应时，即，woman 成为被评价的一个对象时，我们说 woman 与 smart 所要求的射体存在语义对应。然后，它们可以整合(integrate)在一起了。它们语义极整合的过程和结果可由图 22.4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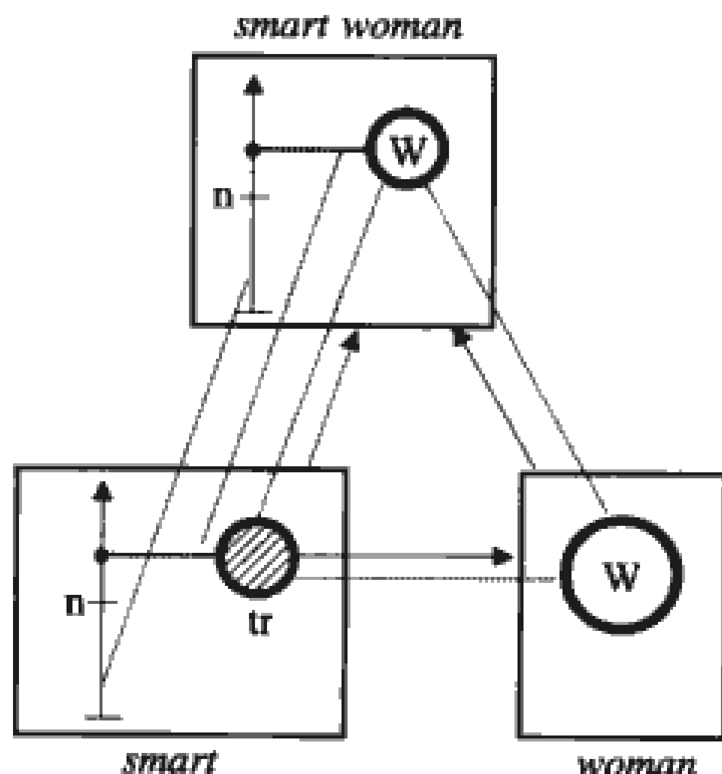



**图 22.4**(Langacker 2007：127)



其中，虚线代表语义对应，实线箭头代表详细化(或称阐释)关系，虚线箭头代表扩展关系。“W”表示“woman”。图中三个方框代表三个象征结构。三个圆圈代表三个指向，虚线圆圈代表需要阐释的指向，我们称为阐释场(elaboration site)。

Woman 的指向和 smart 所要求的射体的指向都是名词，都是实体；因此，二者具备概念重叠或者称为语义对应关系，两个象征结构具有整合的基础。当两个象征结构式在概念结构上具有语义对应的基础之后，它们的语音极也相互整合在一起，联系的方式是它们会按线性次序被人以口头文字形式表达出来(Evans & Green 2006：582)。所以，“At the phonological pole, you get the word sequence, *smart woman*. The words occur adjacent to each other and in that order: *smart woman*.”(在语音极，得到词汇序列 smart woman。这些单词彼此相邻，顺序就是 smart woman。)(高远、李福印 2007b：103)这样就得到了最终的结构式 smart woman。

我们知道 smart woman 这个复合结构在性质上是一个名词性词

组。由于词性是由一个词或词组的指向决定的，名词或名词词组指向一个实体，所以 smart woman 的指向应该是一个实体。那么，复合结构的指向从何而来？下面是对此问题的解释：

> It is typical for one component structure to contain a salient schematic element which the other component structure elaborates. This element, called an elaboration site (or e-site), corresponds to the profile of the elaborating structure. In a construction, it is usual for the profile of one component structure to correspond to the composite structure profile. The component structure whose profile is thus inherited at the composite structure level is called the profile determinant.
>
> （高远、李福印 2007b：127—128）
>
> 通常一个成分结构包含一个显著的图式成分，其他成分结构阐释该图式成分，该成分叫做阐释场（简称为 e-site），它与使其具体化的结构中的指向对应。在一个结构式中，通常有一个成分结构的指向与复合结构的指向相对应。因此，复合结构继承了该成分结构的指向。这个成分结构叫做指向决定体。

因此，复合结构的指向与指向决定体的指向相同。在一个典型的复合结构中，成分结构间是详细化（阐释）关系。复合结构与含有阐释场的成分结构间是扩展关系，与指向决定体是详细化关系，或称阐释关系。

我们还是以 smart woman 为例。如前面图 22.4 所示，smart 所指向的关系中包含一个不确定的射体。smart 的意思是某个不确定的有生实体（indefinite live entity）的智力高出一般水平，该实体即为射体，具有凸显性。又因为它是抽象和不定的，所以它是"smart"中的阐释场。另一方面，woman 所指向的事物正好是有生实体，因此，恰好与前者形成语义对应。由于 woman 是一个较为具体和确定的概念，它能够使 smart 中的不确定射体更详细具体化。woman 阐释了 smart 概念结构中的阐释场。woman 的这一作用，使得复合结构 smart woman 继承了它的指向，所以 woman 是 smart woman 的指向决定体。另外，从 smart woman 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复合结构的指向决定体一般是一个较具体和详细的结构成分。因此，它才能够对

另一个象征结构中的阐释场进行阐释。

像 smart woman 这样仅包含两个结构成分的结构是最简单的复合结构。但是,它的构建方式普遍适用于各种结构。总之,结构成分整合的主要基础是它们之间的概念重叠,即语义对应。同时,它们语音极的整合使得复合结构的表达具有次序。复合结构的指向,则由指向决定体来决定。

以上讨论的是两个简单的象征结构如何整合构成复合结构。更具体来说,两个单词如何以语义对应为基础组合成词组。下一节讨论象征结构是如何组合成句子的。

## 22.4 概念重叠构成句子

我们遵循同样的道理把象征结构整合成句子,以句子 Alice admires Bill 为例,见图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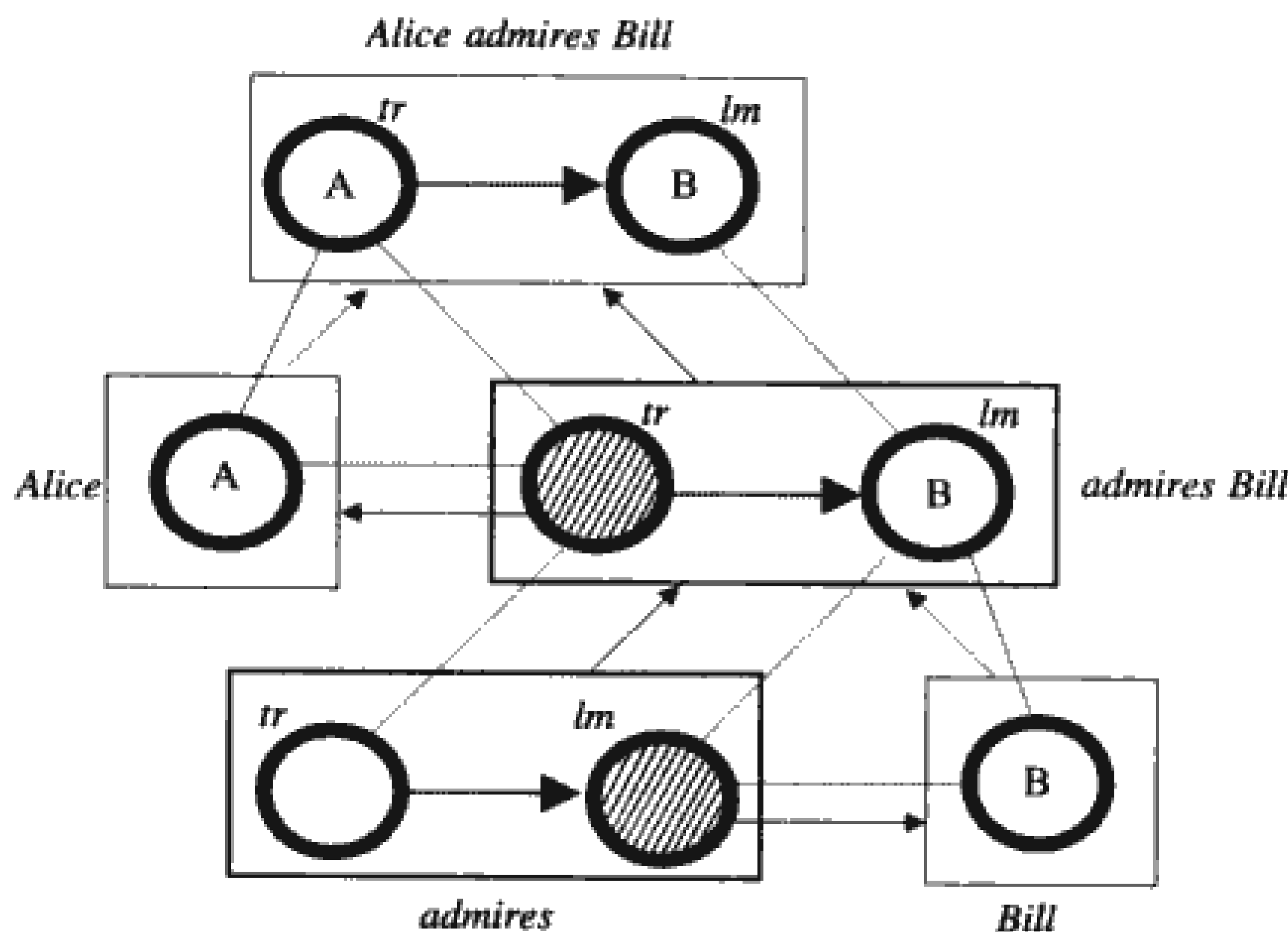



图 22.5

如前所述,我们在图 22.5 中,每个方框代表一个象征结构,共有三个层次。我们从最底层左侧开始讨论。admire 指向一种关系,在这

种关系中需要一个射体(也就是显著的参与者)和界标(次要参与者)。在 admire 与 Bill 整合构建成复合结构 admire Bill 时,admire 的界标为阐释场。Bill 与之有语义对应关系,并对这个阐释场进行阐释,因此我们用实体箭头表示。二者结合构成 admire Bill 这个象征结构。在图 22.5 的中层也有两个象征结构,Alice 和 admire Bill。在后者 admire Bill 中,界标已经得到了阐释,Bill 成为界标。此时,射体为阐释场,Alice 与之有语义对应关系,Alice 对这个射体进行阐释得到最上层的象征结构。最上层这个象征结构表示一种指向关系,其中有两个参与者,一个射体,一个界标,界标对射体是一种扩展关系。句子 Alice admires Bill 就可以用这个象征结构来描述。当然,语言中符合这个象征结构的句子是无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抽象图式生成无数的句子,但是,所生成的句子不都是有意义的。例如,我们大致可以根据句子 Strong tall man runs quickly 概括成的图式,来生成 Colorless green idea sleeps furiously。但是,后者却没有任何现实性。下一节将讨论由成分结构组合成复合结构中的一些限制规则。



## 22.5 概念重叠的限制

成分结构组合成复合结构不是任意的,这一过程必须符合内容要求(the content requirement)。内容要求是对结构式的限制,满足这些要求的结构式才是符合语法的。共有以下三条要求:

> By the **content requirement**, the elements permitted in a linguistic description are limited to: (i) semantic, phonological, and symbolic structures that actually occur as (*parts of*) *expressions*; (ii) *schematizations* of permitted structures; and (iii) *categoriz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mitted structures.
>
> (高远、李福印 2007b: 123)

内容要求是说,语言描述中许可的成分仅限于:(1) 语义结构、语音结构以及象征结构必须是实际使用中的(部分)语言表达;(2) 符合要求的象征结构的图式化;(3) 符合要求的象征结

构之间的范畴化关系。

这三条要求所涉及的语义、语音、语法结构，图式和结构式之间的关系已经分别在前面几节进行了介绍，此处不再重复。我们认为可把三条要求分别概括称为"基于用法的原则"、"图式化原则"和"关系原则"。

基于用法的原则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式应该符合语言习惯，必须是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群实际使用的。第二，结构式的基本结构必须包括语义极和语音极这两部分，其中语音极象征着语义极。两者缺一不可。

图式原则和关系原则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结构式应该符合人们在用法事件中抽象出的图式。判断是否符合，则可根据关系原则：如果一个结构与已存在的结构式是详细化关系，或扩展关系，那么它就属于符合语法的结构式。




## 22.6 结 语

本章讨论了象征结构如何整合构成复合结构。成分结构整合成为复合结构的基础是概念重叠，即简单的象征结构通过概念重叠构成复合结构。复合结构再作为成分结构与其他成分结构进一步整合构成更高一层的复合结构，直至构成句子。通过本章的讨论，我们认为认知语法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循环论证。认知语法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是基于用法的，它研究的全部语料都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表达。这样当然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认知语法研究的表达式都是符合语言规范的，没有不符合语法规范的表达式。图式正是根据这些具体的语言表达抽象出来的。我们如何解释语法？根据图式！根据图式解释具体语言表达。这样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语言表达——→图式——→语言表达。我们通过语言表达抽象成图式，我们又用图式来解释语言表达。到头来似乎什么都没有解释。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姑且提出："从用法到图式，从图式再到用法"这一反复是认知语法的一个致命弱点，与同行商榷。

# 第二十三章

# 构式语法理论

## 23.1 引 言

构式语法并不是指单一的语法理论，它包含了一组语法理论模型。它不但包括国内介绍较多的 Goldberg (1995,2003,2006)为代表的构式语法，还有 Kay & Fillmore (1999)代表的构式语法以及近年来 Croft (2001,2005)提出的激进构式语法及 Bergen & Chang (2005)提出的体验构式语法。此外，一些文献(如 Croft & Cruse 2004,Evans & Green 2006)包括 Langacker (2005a)本人也把 Langacker 代表的认知语法作为构式语法的一种。

这一理论的提出虽然只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它却有较深厚的理论渊源，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构式语法不但是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等会议的重要议题，它还有自己单独的会议。自 2001 年至 2008 年 9 月，已召开了五届国际构式语法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 ICCG)。本章首先介绍构式语法理论渊源(23.2)，进而详细介绍几种理论模型(23.3)，重点介绍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理论(23.4)，之后讨论最新研究视角(23.5)，在结语(23.6)中我们简单回顾国内的研究。

## 23.2 构式语法理论的渊源

(1) 构式语法理论的思想萌芽

构式语法有很深的理论渊源。对此，Östman & Fried (2004)及

Fried & Östman (2004)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Östman & Fried (2004：2)认为，"构式语法明显是从格语法演化而来的。"关于格语法(Case Grammar)，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Fillmore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早期的作品，尤其是 Fillmore (1968)的文章。构式语法的另一渊源是 Lakoff (1977)建立的格式塔语法(Gestalt Grammar)。在格式塔语法中，没有转换生成语法中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的转换，而是被动(Passive)、词序(Word Order)等这些模板(Template)作为一个整体，它包含一个句式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这种把句子结构视为整体而不是各个部分的理解，被后来的构式语法延承(Östman & Fried 2004：4—5)。此外，Fillmore 建立的框架语义学理论也成为构式语法重要的语义补充(Östman & Fried 2004：5)。我们认为这是构式语法思想的萌芽。

(2) 构式的概念

"构式"(construction)这个概念在语言学中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上，"构式"是和"结构"(structure)同义的(Goldberg 1995：1)。在构式语法中，对构式的定义表述有不同的版本，但基本统一的观点是："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paring of form and meaning)(Goldberg 2003：2)。下面是一些语法学家对构式的具体定义。Goldberg (1995)对构式的定义是：

> C is a construction $iff_{def}$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F_i, S_i>$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_i$ or some aspect of $S_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Goldberg 1995：4)
>
> 当且仅当 C 作为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 $<F_i, S_i>$，$F_i$ 的某些方面或 $S_i$ 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 的构成成分或从已经确立的构式中精确地推导出来时，C 就是一个构式。

Goldberg 强调了构式形式或意义的不可推导性，即，我们根据一个构式的构成成分的形式或意义，无法精确地推导出构式整体的形式或意义。比如在英语中，kick the bucket 这个习语，我们从构成它的词语的形式和意义，无法推导出该习语整体的形式和意义。句子也是一样，比如英语中的 the more..., the more... 这个句式，它的整体意义也是大于各个部分的意义之和。也就是说，在构式语法看来，这些

习语和句式与词一样，都是构式，都是以一个整体存在的，都具有其自身的形式和意义。在 2003 年的文章中，Goldberg 虽然仍然强调构式形式或意义的不可推导性，但是她对构式涵盖的范围已经明显扩大，不但包括语素、单词、习语，还包括复杂的句式或基本的句式（Goldberg 2003）。Fried & Östman（2004：18）也明确指出，构式可以是任何大小的，包括语素、短语、句子和篇章。

Langacker 代表的认知语法认为构式是“有结构的习惯性语言表达单位库（a structured inventory of conventional linguistic units）”（Langacker 1987：57）。其中，习惯性语言表达单位就是构式，语法就是由大小不同的构式组成的。请看 Langacker 的构式定义。

> A construction is either an expression (of any size) or else a schema abstracted from expressions to capture their commonality (at any level of specificity). (Langacker 2007: 122)
>
> 构式是一个语言表达式（可以是任何大小），或者是一个从许多语言表达式中抽象出来的图式，该图式能够代表这些语言表达的共性（以详略度而言，该图式可详可略）。

可见，不同的构式语法学家或理论分支对构式的定义有其共同点，但也有一定的差异。说到构式涵盖的范围，就应该提到石毓智（2007）对构式语法关于构式定义的批判。他认为，构式语法在对构式概念不合理扩大的同时，没有包括单句以上的更大结构体，如，复句或篇章，也没有对这类现象做适当处理（石毓智 2007：11）。我们认为，石毓智先生的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非常明显，发展至今，至少一部分构式语法学家或理论分支对构式的定义已经是包括篇章的。早在 2005 年，Östman（2005）以及 Fried & Östman（2005）就已经专门撰文，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对篇章或语篇（text/discourse）进行了研究，既论证了这一研究方向的可行性，又进行了实践探索。

（3）模块式语法观和构式语法观

构式贯穿了语言的各个层面，打破了传统的模块式语法观（Modular Grammar）。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模块式的语法观是一种“词汇加规则”（Word and rules）的模式（Evans & Green 2006：642），即把语言知识分为

语音(Phonology)、句法(Syntax)、语义(Semantics)各个不同的模块,不同的模块之间靠连接规则(Linking Rules)相连。在这种模式中,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汇(Lexicon),词(Word)具有其语音、句法、语义信息,并受这三个层面的规则的制约,组成短语和句子。句子的意义是由组成它的词的意义组合而成的。而且,这一模式不包括语用内容。下面我们引用 Croft & Cruse (2004)的图表来较形象地说明这一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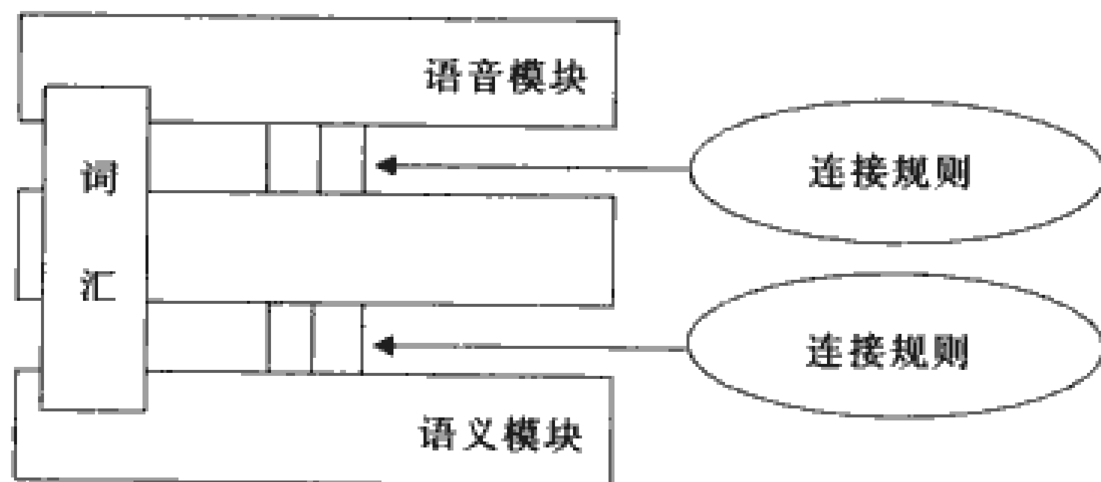



**图 25.1 模块式语法观**(译自 Croft & Cruse (2004:227))

Fillmore et al. (1988: 504)认为,这一模式只能解释语言中常规的现象,但不能解释语言中的习语。比如 kick the bucket 这个习语,模块式语法观无法解释 kick, the, bucket 这三个词如何根据语音、句法、语义的规则组成这个习语的形式、构成它的意义。因为无法解释,习语被视为例外,或语法的附属品。

但是,Fillmore 等人并不认为习语只是语法的附属品,而是希望能通过研究习语,从新的角度揭示语言的运作机制。他们对习语产生兴趣,是因为习语现象是转换生成语法无法解释的,而且被视为一种例外的语言现象而不被重视(Croft & Cruse 2004: 229 — 231)。Fillmore et al. (1988)分析了英语中的 let alone 这个构式。他们认为,let alone 具有其本身的句法结构、语义、语用特征(Fillmore et al. 1988:511)。比如在下面的句子中:

例(1)

a. George doesn't understand maths, let alone rocket science.
(乔治不懂数学,更不用说火箭科学了。)

b. George doesn't understand rocket science.

(乔治不懂火箭科学。)

他们认为,在句法上,let alone 是一个并列连词,连接上句中的 maths 和 rocket science。而且,这个构式也有其特有的语义特征,即 let alone 所连接的两个成分在强度上,后者比前者强。比如在上句中,因为乔治不懂数学,所以他更不可能懂火箭科学。其暗含的一个意思就是,懂数学是懂火箭科学的前提之一。

此外,let alone 这个构式还有其语用特征。下面,我们通过比较 a 和 b 来看一下 let alone 传递的语用意义。例(1)中,a 和 b 同样否定了"George understands rocket science"这一命题。但是在例(1)a 中,let alone 对 maths 和 rocket science 进行强度上的比较,先否定"George understands maths"这个命题,在此基础上再否定"George understands rocket science"这一命题。这样,这种否定就更加有力。

通过对 let alone 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的描述,Fillmore et al. (1988: 534)对前面提到的模块式语法观或"词汇加规则"的模式提出了质疑,反对把语言知识进行分层(Layering),反对词汇根据句法规则组成短语或句子、词汇意义组合构成短语或句子意义的观点。他们认为,let alone 这个习语作为整体具有其自身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据此,他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提出了构式语法观:

> It has seemed to us that a large part of a language user's competence is to be described as a repertory of clusters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 simultaneously, morphosyntactic patterns,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s to which these are described, and, in many cases, specific pragmatic functions in whose service they exist. (Fillmore et al. 1988:534)
>
> 我们似乎已经发现,语言使用者的大部分能力应描述为一个信息群的集合,这个信息集合同时包括:形态句法模式、描述这些模式所依据的语义阐释原则、在很多情况下还包括具体的语用功能这些形态句法模式的存在就是为这些语用功能服务的。

从这个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Fillmore 等人并没有像模块式语法观一样,把语言知识分割为语音、句法、语义、语用等模块,而是通过"构式"这个统一的表征形式来表征语言知识。Evans & Green (2006:651)用

"分格化(Compartmentalise)"和"从聚化(Cluster)"这两个词,很形象地表现了模块式语法观和构式语法观对待语言知识的方式的区别。

## 23.3 构式语法理论模型

构式语法包括多个理论模型,我们通过表 23.1 总结各种模型的提出者、代表作和主要思想。

表 23.1 构式语法的理论模型

| 理论模型 | 提出者 | 代表作 | 主要思想 |
|---|---|---|---|
| Construction Grammar | Kay & Fillmore | Fillmore et al. (1988), Kay & Fillmore (1999), Kay (1990, 1995, 2002) | 习语作为整体具有其自身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即构式。 |
| Cognitive Grammar | Langacker | Langacker (1987, 2005a) | 语法是有结构的习惯性语言表达单位库,是由构式组成的。 |
| Construction Grammar | LaKoff & Goldberg | Lakoff (1987a), Goldberg (1995, 2003, 2005a, 2005b, 2006), Bencini & Goldberg (2000) | 句型也是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体,它们独立于具体的动词而存在。 |
|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 Croft | Croft (2001, 2005) | 构式是句法表征的基本单位,语法范畴由构式构成;除了构式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其他句法关系。 |
| 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 | Bergen & Chang | Bergen & Chang (2002, 2005) | 构式包括语素到句子所有单位,构式都需要心理刺激,都依赖于基本图示。 |

这些理论模型都属于构式语法，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是，同时它们也有独特的研究重点和不同的特点，详见表 23.2。

表 23.2 构式语法的理论模型(相同点、研究重点、不同点)

| 理论模型 | 代表人物 | 相同点 | 不同点 | | |
|---|---|---|---|---|---|
| | | | 研究重点 | 是否基于用法(usage-based) | 是否采用分解论(reductionist) |
| Construction Grammar | Kay & Fillmore | 1. 都认为构式是象征性的单位，语言知识是以整体存储在构式中的。<br>2. 都认为语法是一个有结构的总库(a structured inventory)构式之间都是有关联的。 | 习语 | 否 | 是 |
| Cognitive Grammar | Langacker | | 语法结构的语义和象征性 | 是 | 否 |
| Construction Grammar | Lakoff & Goldberg | | 动词配价和句式 | 是 | 否 |
|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 Croft | | 构式的语言类型学解释 | 是 | 否 |
| 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 | Bergen & Chang | | 构式与语言理解的关系 | 是 | 否 |

## 23.4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理论

受 Kay 和 Fillmore 等人理论的影响，并基于 Lakoff (1987a)年对英语中 there 构式的研究，Goldberg 提出了一种新的构式语法理论。该理论集中体现在她 1995 年出版的专著中，该书被称为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Evans & Green 2006:667)。在这本书中，Goldberg 不再

像 Kay 和 Fillmore 等人一样研究习语，而是研究普通的句式。在书的前言部分，她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 A central thesis of this work is that basic sentences of English are instances of constructions—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s that exist independently of particular verbs. That is, it is argued that constructions themselves carry mean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words in the sentence. (Goldberg 1995:1)
>
> 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英语的基本句子就是一种构式—形式—意义的对应体，它们独立于具体的动词而存在。即本书认为，构式本身具有意义，且独立于句子中的词存在。

根据 Goldberg 的定义，英语中的基本句子就是构式。具体而言，她是从考察句子层面的题元结构入手，并把这些构式叫做题元结构构式(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表 23.3 显示的是英语中的一些题元结构构式。




**表 23.3　英语中的题元结构构式**(译自 Bencini & Goldberg 2000:642)

| Construction 构式 | Form 形式 | Meaning 意义 | Example 举例 |
|---|---|---|---|
| Transitive 及物 | Subject Verb Object 主语 动词 宾语 | X acts on Y X 作用于 Y | Pat opened the door. 帕特打开了门。 |
| Ditransitive 双及物 | Subjective Verb Object 1 Object 2 主语 动词 宾语 1 宾语 2 | X causes Y to receive Z X 使 Y 收到 Z | Sue gave her a pen. 苏给了她一支笔。 |
| Resultative 结果 | Subject Verb Object Complement 主语 动词 宾语 补语 | X causes Y to become Z X 使 Y 成为 Z | Kim made him mad. 金把他气疯了。 |
| Caused motion 使役移动 | Subject Verb Object Oblique 主语 动词 宾语 间接格 | X causes Y to move Z X 使 Y 沿 Z 移动 | Joe put the cat on the mat. 乔把猫放在毯子上。 |

从表 23.3 我们可以看出，Goldberg 根据句子中的题元结构，把句

型分为不同的构式。而且,这些构式都具有各自的形式和意义。此外,构式的意义也是具体的句子意义的一部分。当形成具体的句子时,动词的意义与构式的意义结合,构成句子的意义(Goldberg 1995: 11—12,59—60)。

Goldberg 的理论为句子的题元结构构式赋予意义,并且构式的意义直接构成一个句子意义的一部分。Bencini & Goldberg (2000)将之称为构式中心论(Construction-centered view),即,构式是一个句子意义的中心部分,动词只贡献一部分意义。与此相对的是动词中心论(Verb-centered view),Bencini 和 Goldberg 认为,传统的动词中心论把动词看作一个句子的中心,动词投射(Project)出句子的题元结构信息。对于成分相同但题元结构不同的句子,如例(3),动词中心论的观点是,a 句从 b 句中转换而来。

例(3)

a. Pat gave Jim a cookie.
(帕特给了吉姆一块饼干。)

b. Pat gave a cookie to Jim.
(帕特把一块饼干给了吉姆。)

Bencini 和 Goldberg 认为,动词中心论有很多语言现象无法解释,采用构式中心论,则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其中一种现象是同一个动词出现在不同的题元结构中,如:

例(4)

a. Pat kicked the ball.
(帕特踢球。)

b. Pat kicked Bob black and blue.
(帕特踢得鲍勃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c. Pat kicked the football into the stadium.
(帕特把足球踢进了运动场。)

d. Pat kicked at the football.
(帕特踢向足球。)

e. Pat kicked her foot against the chair.

(帕特把脚踢到了椅子上。)

f. Pat kicked Bob the football.

(帕特把足球踢给鲍勃。)

g. Horses kick.

(马踢人。)

h. Pat kicked his way out of the operating room.

(帕特一路踢着出了操作室。)

Bencini & Goldberg (2000:641)

在以上8个句子中，都有 kick 这个动词，但是各个句子的题元结构并不相同。对此，动词中心论的办法是为 kick 这个词给出8个不同的意思(Multi-sense approach)。这样一来会带来很多麻烦，二来也会出现例(5)所示的问题：

例(5)

She sneezed the foam off the *cappuccino*.

(她打喷嚏把泡沫从卡普契诺咖啡上吹落。)

按照动词中心论，sneeze 这个词本是不及物的，但是在例(5)中却是及物的用法。这时，动词中心论就需要给 sneeze 一个新的意思。

相反，构式中心论则可以避免上面的问题。按照构式中心论，例(4)所列的8个句子各属于不同的构式，而各个构式本身是有意义的。作为动词，kick 有一个基本意义，与不同的构式结合，构成不同句子的意义。对于例(5)，这个句子属于表 23.3 所列的使役移动构式(Caused Motion Construction)，句子成份与构式结构的对应如下：

| She | sneezed | the foam | off the *cappuccino* |
|---|---|---|---|
| X | causes | Y | Z |

使役移动构式为这个句子贡献了它的意义，动词 sneeze 的意义与之结合，构成整个句子的意义。

通过分析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理论；通过比较它和动词中心论，我们也能更清楚地看到该理论的解释力。当然，由于限于篇幅我们没有介绍动词与构式之间的关系、

动词义(Verb meaning)与构式义(Constructional meaning)如何结合、构式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对此,读者可参考 Goldberg (1995 第 2、3 两章)及 Goldberg (2005b)。

## 23.5 构式语法研究的新视角

(1) 构式语法与语篇研究

Östman (2005)指出,体裁(Genre)、语用功能、语篇间关系(Interdiscursivity)、交流顺序(Interactional Sequentiality)等语篇特征都可从构式角度研究。Fried & Östman (2005)则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具体分析了捷克语中的语用标记语(Pragmatic Particle)。我们认为,这个可以算构式语法研究最新的角度之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挖掘。

(2) 构式语法与语言习得

Goldberg 1995 年的专著出版后,Tomasello (1998)对该书进行评介时,强调了构式语法理论对语言习得的重要启示,把构式语法,尤其是以 Goldberg (1995)为代表的理论,称为"对语法发展研究具有革命性启示的理论突破"(Tomasello 1998:441)。儿童学习语言并不是像叠积木一样,学习词素如何构成词,词如何构成短语,短语如何构成句子;而是在几个层面上同时学习语言的结构,包括句子层面的构式(Tomasello 1998:438)。

在二语习得领域,有些研究(如董燕萍、梁君英 2004)也发现,初学者更容易受动词的影响,而中级和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则倾向于依据构式来理解句子意义。我们认为,上面介绍的各种构式语法理论,对语言习得研究都会有所启示,我们可以从一语或二语习得的角度来应用或验证这些理论。

(3) 构式语法与汉语研究

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在关于构式语法理论的英文文献中,还未出现汉语相关的研究。但是,国内有部分学者使用该理论,对汉语的一些现象进行分析,并对该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推进。比如,陆俭明(2004)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相同的词类序列、相同的词语、相同的

构造层次，而且相同的内部语法结构关系，甚至用传统的眼光看还是相同的语义结构关系，却表示不同的句式意义？他的观点是，可以从“词语句法、语义的多功能性”理论来加以解释。王黎（2005：5）则在分析汉语句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即“该用构式语法理论来解释词语的多功能性，而不该用多功能性理论来解释构式”。这个有趣的反差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根据构式语法理论解释汉语现象，或通过分析汉语验证构式语法理论，将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

国内对构式语法的研究相对较晚，但是也有了一定发展。除上文提到的文献对构式语法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如，陆俭明 2004，王黎 2005，王惠 2003）外，也有多篇介绍性文章（如董燕萍、梁君英 2002；纪云霞、林书武 2002；王寅 2006a）。

## 23.6 结　语

从本章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构式语法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研究领域，包含多种理论。很明显，这一领域还很“杂乱”，包含很多理论分支，且各有侧重。各个理论分支有同有异，相互交织，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模型。初涉该领域，可能会觉得有些迷茫，但这也正是其迷人之处。我们建议读者深入而广泛地了解构式语法理论（包括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从上文提到的一些角度出发，进行构式语法方面的研究，解释更多的语言现象，推进该理论的发展。

# 第二十四章

# 语言中的焦点和背景

## 24.1 引　言

"焦点/背景[①]"（Figure-Ground）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以凸显原则（prominence）为基础的一种理论。"焦点/背景分离原则"（Figure-Ground segregation）不仅体现了人类空间组织的一种基本认知能力（Langacker 1987：120），还可以运用到语言信息组织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解释力。

本章首先回顾焦点/背景理论的心理学理论渊源并追寻其发展路径（24.2）；继而通过焦点和背景的定义及特征来向读者展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内容（24.3）；随后着重介绍该理论如何解释句法中的两个常见现象：单句的主语和宾语选择以及复句的主句和从句选择（24.4；24.5）；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最后的结语部分对焦点和背景的本质作一探讨，概述了该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该理论进行了简单评述，希望读者对其能有一个客观的了解（24.6）。

① 我国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对 Figure 与 Ground 这对术语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如"图形/背景"（车文博 1998：426；赵艳芳 2001：148），"图/衬"以及"目标/背景"和"形/基"等等。使用较多的是"图形/背景"的译法。但是，我们认为"图形"只是对 Figure 的简单直译，容易引起歧义。因为，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Figure 既可以指实体（如视觉场中凸显的物体和听觉场中凸显的声音），也可以指时间关系或因果关系等等中的某个事件，所以，"图形"的译法偏于狭窄。我们在本书中统一把 Figure 译为"焦点"，为意译。

## 24.2 焦点/背景理论的渊源

(1) 理论渊源: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

讲到“焦点/背景”理论的渊源就不能不提到丹麦心理学家 Rubin 著名的“脸与花瓶幻觉图”(face/vase illusion),他用该图来描述人类在视觉感知时焦点感知和背景的关系(Rubin 1958: 201; Ungerer & Schmid 1996: 157)。我们在观察图 24.1 的时候,会有两种观察结果:白色背景上的两张脸或者黑色背景上的一只花瓶。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两种图像,这是因为大脑对视觉信息的组织遵循“焦点/背景分离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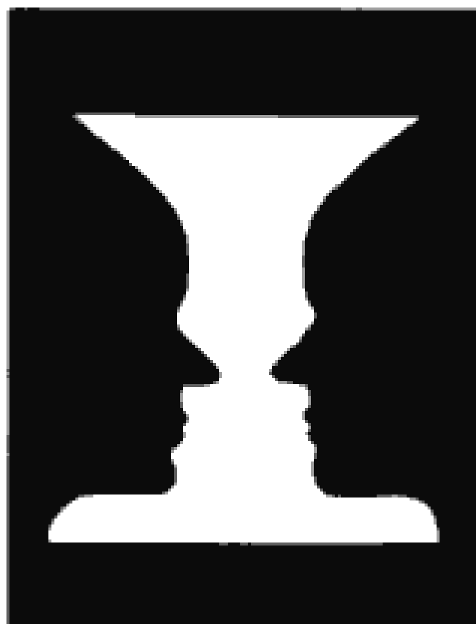


**图 24.1 脸与花瓶幻觉图 Rubin**(1958:201)

Figure 和 Ground 这一对术语最早由 Rubin 于 1915 年提出,后来德国的 Koffka 等完形心理学家将该概念运用到知觉组织(perceptual organization)的研究之中(Koffka 1935)。完形心理学认为每一种心理现象都是一个完型,都是一个被分离的整体,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整体不等于部分的总和,整体决定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知觉是完形心理学派研究的起点和重点,揭示出知觉的组织法则;如:焦点/背景法则(principle of figure and ground)、临近法则(principle of proximity)、相似法则(principle of similarity)、闭合法则(principle of closure)以及连续法则(principle of continuity)(车文博 1998:426-427)。

这里我们只阐释其中的焦点/背景法则，其他法则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参阅 Koffka 的专著(1935)。完形心理学虽然重视整体，但是也承认分离性的存在。知觉主体(perceiver)的知觉场(perceptual field，包括视觉和听觉)始终被分成焦点与背景两部分。“焦点”是一个格式塔，是突出的实体，是我们感知到的事物；“背景”则是尚未分化的、衬托焦点的东西(Koffka 1935；Ungerer & Schmid 1996)。焦点和背景是可互换的，如图 24.1 所示。又如：当一个学生在听讲座时，讲座者的话是焦点，周围人的议论是背景，而当这位学生与身旁的同学讲话时，他们之间的谈话成为焦点，讲座者的话则成为背景。

(2) 理论发展：认知语言学

最早把完形心理学的思想引入语言学研究并系统加以应用的是认知语言学家 Talmy (1975，1978，2000a，b)。Talmy 运用完形心理学中的知觉场焦点/背景分离概念，注意力视窗概念等解释语言现象。他把语法子系统(grammatical subsystem)(或称为概念结构系统 conceptual structuring system)分为 4 个图式系统：完形结构系统(configurational structure system)，注意力系统(attentional system)，视角系统(perspectival system)和力动态系统(force dynamics system)。焦点/背景模式就是注意力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与完形心理学中的“焦点/背景”相区别，Talmy 把 figure 和 ground 的两个概念的首字母大写。指出，焦点(Figure)和背景(Ground)是语言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基本认知概念，前者需要被定位(anchored)，后者可以作为参照点(reference point)(Talmy 2000a：311)。他首先用焦点/背景关系来解释自然语言里的空间关系，包括方位关系和位移关系。请看例(1)。

例(1)

a. The pen [F] lay on the table [G]. (方位关系)
(钢笔放在桌上。)

b. The pen [F] fell off the table [G]. (位移关系)
(钢笔掉下桌子。)

在以上两例中，pen 和 table 之间的空间关系通过 on 和 off 体现

出来，也就是说，空间介词的意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焦点/背景关系。

空间关系是焦点/背景理论最先着眼的领域，在此之后，Talmy 把研究深入到对复杂句（complex sentence）的分析（Talmy 1975, 1978）。这些成果又带动了认知语言学界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如，Langacker (1987, 1991), Ungerer & Schmid (1996), Chen (2003), Croft & Cruse (2004)等学者相继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把焦点/背景理论的运用扩展到句法、语篇和言语事件(speech event)等语言范畴的研究，我们将在后面逐一介绍。

## 24.3 焦点/背景理论

(1) 定义

Talmy 对焦点和背景的研究是在概念结构系统的"注意观"(attention)框架内进行的，他在两卷本专著《走进认知语义学》(Talmy 2000a, b)中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把焦点和背景定义如下：

> The **Figure** is a moving or conceptually movable entity whose path, site, or orientation is conceived as a variable, the particular value of which is the relevant issue.
>
> The **Ground** is a reference entity, one that has a stationary setting relative to a reference frame,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Figure's path, site, or orientation is characterized.
>
> (Talmy 2000a: 312)
>
> **焦点**是一个移动的或概念上可移动的实体，它的路径、位置或方向被认为是一个变量，相关的问题就是这个变量的具体的值。
>
> **背景**是一个参照实体，它有一个相对于参照框架静止的场景，焦点的位置、路径和方向可以通过这个参照框架来描述。

这一定义是 Talmy 对于一般情况下，单句中描述空间关系的焦点和背景所作的定义，他在《走进认知语义学》中对主从复合句中的焦点和背景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介绍。

Langacker 把焦点和背景归为人类认知建构活动，把它们放在"视

角"(perspective)这个大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对焦点和背景作出如下定义：

> Impressionistically, the **figure** within a scene is a substructure perceived as "standing out" from the remainder (the **ground**) and accorded special prominence as the pivotal entity around which the scene is organized and for which it provides a setting. (Langacker 1987:120)
>
> 主观上来讲，一个情景中的"焦点"是一个次结构，在被感知时，它相对于情景的其余部分(背景)更"突出"，被给予特殊的显著性，成为中心实体，情景围绕"焦点"组织起来，并为它提供一个环境。

可见，Talmy 和 Langacker 对焦点和背景所下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有两点需要提醒读者注意：首先，不要望文生义，认为焦点和背景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实际上两者相互独立、分离，处于共同的参照框架(reference frame)中；其次，语言中的焦点、背景与视觉和听觉中的焦点、背景不一样，后者指具体的实体，前者既可以指空间中的运动事件(motion event)或方位事件(location event)中两个彼此相关的实体，也可以是在时间上、因果关系上或其他情况中彼此相关的两个事件。读者可以在后文中找到解释。

(2) 焦点和背景的定义特征和联想特征

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是什么支配人们对焦点和背景的选择呢？除了以上的基本定义之外，有没有外在的、具体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方便地确定焦点[F]和背景[G]呢？我们借助图 24.2 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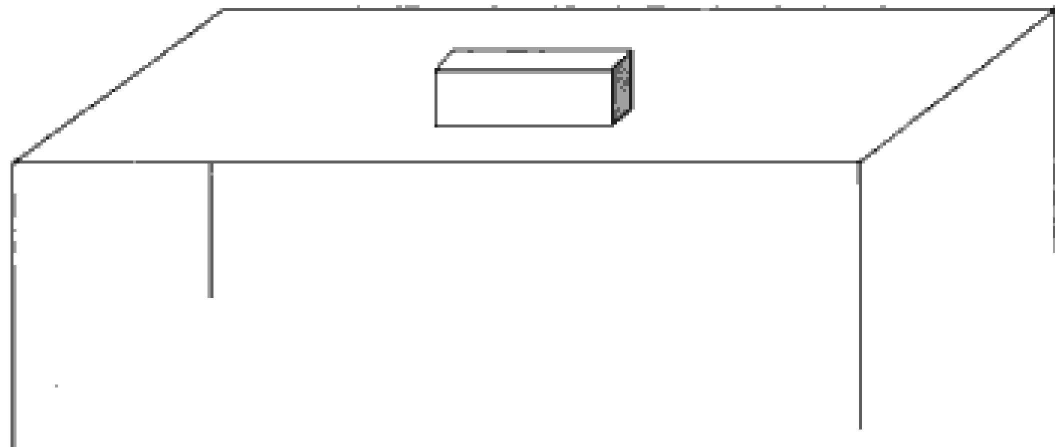


**图 24.2 桌子和盒子**

完形心理学家曾提出“普雷格朗茨原则”(Principle of Prägnanz)来确定视觉感知场中的焦点，即具有“闭合，连续，体积相对较小，颜色相对较深，比例均衡且易于运动”的特征(Ungerer & Schmid 1996：34，158)。图 24.2 中，盒子和桌子相比，盒子更符合上述特征。因此，我们更倾向于用 The box is on the table 来描述该图，而不是 The table is under the box.

在“普氏原则”基础上，Talmy 把空间域内焦点和背景的特征(包括定义特征和联想特征)列举如表 24.1。联想特征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描写，如空间大小、动态性、依赖性、复杂性、熟悉性等。

**表 24.1 焦点和背景的定义特征和联想特征**(Talmy 2000a：315—316)

| 特征 | 焦点 | 背景 |
|---|---|---|
| 界定性特征 | 空间(或时间)特征未知、不确 | 可以作为参照点，用自己的已知特征描述焦点的未知特征 |
| 联想性特征 | 较易移动 | 位置较固定 |
| | 较小<br>几何图形较简单(通常像个点) | 较大<br>几何图形较复杂 |
| | 新信息，不易预料 | 较熟悉，更易预料 |
| | 相关性较高 | 相关性较低 |
| | 不易立刻被感知 | 较易立刻被感知 |
| | 凸显程度高<br>较依赖 | 凸显程度低<br>较独立 |

根据表 24.1 中的特征，我们能很容易指出例(2)中四句话中的焦点[F]和背景[G]。

例(2)

a. Rocks [F] filled the box [G].
(石头填满了盒子。)

b. The river [F] flowed alongside the mountain range [G].
(河水环绕山脉流淌。)

c. 观众[F]走进剧场[G]。

d. 这位先生[F]就是比尔·盖茨[G]。

当然，在确定焦点和背景时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界定性特征，而联想性特征只起辅助作用，表示一种倾向性。当两者不一致时，联想特征应服从于界定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的语言表达通常是非常规性的，或者说是标记性(marked)的。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3)

a. * I want the house [F] to be behind Susan[G].

(我想让房子在苏珊后面。)

b. * 爸爸[F]长得像我[G]。

在特定的语境中，例(3)a 和(3)b 都是合理的。(3)a 的讲话者可能正在画一幅画，他先画好了人物 Susan，现在准备画一幢房子，安排房子的位置；(3)b 的讲话者可能在向大家开一个玩笑。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讨论的都是在焦点和背景的区别较大的情况下的语言现象。当两者区别较小的时候，焦点和背景互换更加自由，不涉及标记性的问题。请看下面的例句：

例(4)

a. John[F] is near Mary[G].

(约翰在玛丽附近。)

b. Mary[F] is near John[G].

(玛丽在约翰附近。)

例(4)a 和(4)b 两句话都不需要在特定语境下加以理解，两句话都不具标记性。不过，即便如此，焦点和背景还是在发挥着作用，两句话在语义上并不完全等值，体现了知觉主体对同一场景不同的认知方式。

前文已经提到，焦点/背景理论在语义研究方面的成果体现在对空间关系中介词词义的理解分析上，但是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它对于单句和复句的句法结构也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对此我们将逐一阐述。

## 24.4 焦点/背景和单句的主语/宾语

单句的主语和宾语是如何选定的？焦点/背景理论对此提出了合理的解释。

传统语法认为一个单句一般包含三个基本成分：主语，动词（或谓语），补语（宾语或状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暂不考虑补语这一成分，把单句的范围缩小一些，从简单及物句着手分析。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简单及物句的主谓宾结构是焦点/背景这一认知理论在句法层面上的一种体现。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把概念上凸显的事物（焦点）作为主语，而把不那么凸显的事物（背景）作为宾语，焦点和背景之间的关系则通过动词体现出来。见例5。

例(5)

a. Susan broke the glass (with a hammer).
(苏珊打破了玻璃杯〔用一个锤子〕。)

b. The hammer broke the glass.
(锤子打破了玻璃杯。)

c. The glass broke.
(玻璃杯碎了。)

例(5)中的三句话实际上描述的是同一个场景，但是主语选择却不同。Langacker (1991：285)在研究单句结构时引入了角色原型(role archetype)这一概念，旨在给句子的非动词成分在语义的基础上作出分类。最常见的四种角色原型是施事(AGENT)，受事(PATIENT)，工具(INSTRUMENT)，经验体(EXPERIENCER)。例(5)描述的场景中，Susan是施事，glass是受事，hammer是工具。(5)a，(5)b，(5)c分别以施事、工具、受事作为主语，(5)a和(5)b均以受事作为宾语。

事实上，(5)a是对该场景的原型表达，因为人们在描述这一类场景时都倾向于把施事看作焦点，置于句子主语的位置。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性？这需要运用Langacker的运动链观点(action chain)

来解释(Langacker 1991: 283)。运动链中蕴含着能量的传递。运动链的起始部分是能量的源头,末端部分是能量吸收或消耗的地方,源头和末端之间可以加入中间环节。因为施事是能量传递的起点,所以是一个场景中最凸显的成分,通常被视为焦点,置于主语的位置,而受事通常被当作背景,作宾语,工具作状语,这是运动链的原型表达,正如(5)a。

为什么工具和受事也可以被视为焦点作主语?这是因为对同一个运动链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得以识解。请看图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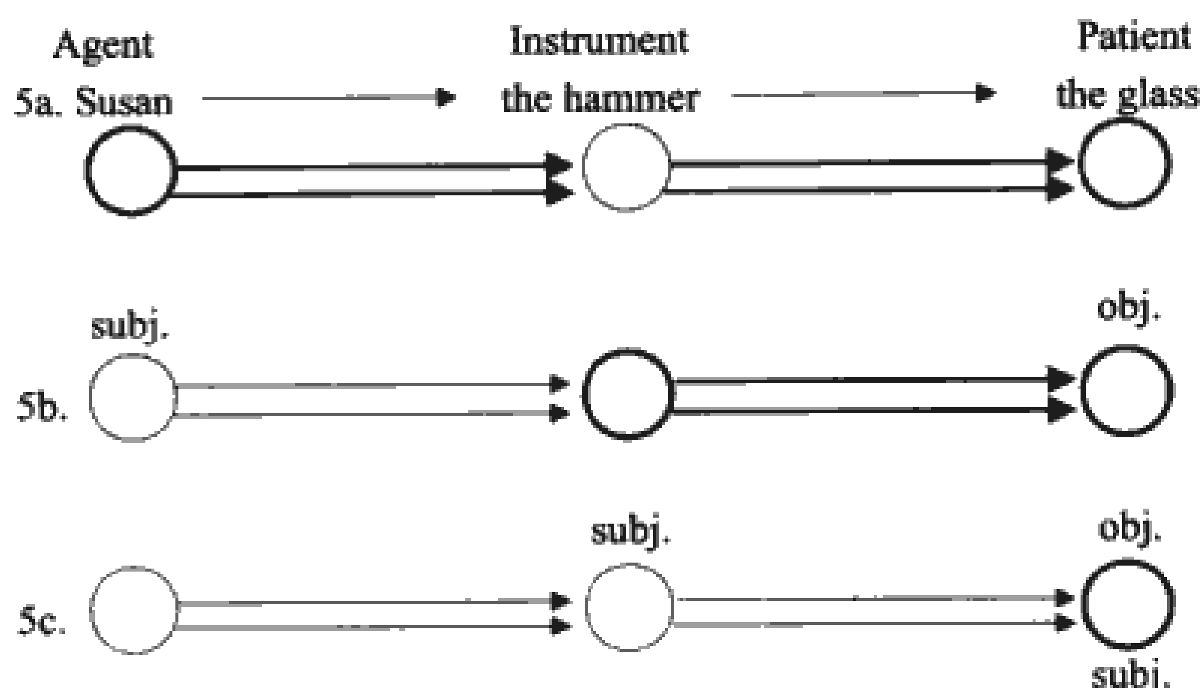



**图 24.3 运动链在语言层面的实现**(Ungerer & Schmid 1996: 176)

(5)a 是对运动链的全方位描述,(5)b 和(5)c 只是对运动链的部分描述。(5)b 中工具和受事在视角内,施事这个主语的首选成分在语言层面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能量传递中位置相对靠前的成分 INSTRUMENT (hammer)代替 AGENT 充当主语;(5)c 中只有 PATIENT (glass)处于释解范围内,理所当然地充当了主语。进一步分析,(5)c 中的 glass 是 PATIENT,是能量传递的末端,本应是宾语的首选成分,却做了主语,表明该句强调了 PATIENT 状态的改变以及变化的自发性,不存在物体的接触,因而也就不存在能量的传递。所以,(5)c 是从及物句衍生出来的非及物句(Langacker 1991: 286—291; Ungerer & Schmid 1996: 177)。

以上我们分析的是存在物体接触的简单及物句的主语和宾语的

选择规律，另外还存在一种常见的表达心理活动的及物句(如：Susan loves bananas.)，是否也遵循类似的规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Ungerer & Schmid (1996)的《认知语言学入门》177 至 181 页。

这里我们想补充一点：Langacker 在分析句子的主语、宾语选择规律时，在焦点/背景概念的基础上引入了"射体/界标"(Trajector-Landmark)概念。他把射体和界标分别定义为凸显关系中的"主要焦点"(primary figure)和次要焦点(secondary figure)(Langacker 1991：308，323；1999：47)。前者表示关系结构中最凸显的部分，在单句中倾向于充当主语，后者表示次凸显的部分，倾向于充当补语(包括宾语)。在例(5)a 中，主语 Susan 是射体、主要焦点，glass 是界标、次要焦点，Susan 和 glass 共同所在的场景(room)为背景(在句中未体现)。事实上，Langacker 的"射体/界标"是"焦点/背景"理论的具体运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主语和宾语的选择千变万化，某一个原则不可能提供面面俱到的解释。不过，对于一般情况下的原型表达仍然可以做出一个图式性概括。根据 Langacker (1991)第 7 章的分析，我们把单句的原型主语和宾语的特征归纳如表 24.2：

**表 24.2 单句的原型主语和原型宾语的认知特征**

| | 原型主语 | 原型宾语 |
|---|---|---|
| 原型角色 | 施事 | 受事 |
| 运动链位置 | 位于运动链首位，是能量传递的源头 | 位于运动链的末端，是能量传递的结束 |
| 参与成分 | 主观上具有主动性的参与者 | 不具有主观性的参与者 |
| 凸显性 | 单句的主要焦点 | 单句的次要焦点(背景) |

在具体的语言现象中，有很多与以上特征不符的实例，如被动句、倒装句等，这些都属于标记性表达，主语和宾语的选择从根本上要由讲话者/感知者对焦点和背景的主观选择决定。读者如果想了解标记性句子的认知结构，请参阅 Langacker (1991)第 8 章"标记性句的结构"以及 Chen (2003)。

## 24.5 焦点/背景和复句的主句/从句

I dreamt 和 I slept 虽然是同时发生，但是主从位置不能互换。因为 dreaming 是依赖于 sleeping 而存在的，所以 sleeping 这一事件作为背景通常情况下在从句中表达，因此例(7)a 更容易接受，而(7)b 极少用到，除非用于特殊语境中的标记性表达。

至此，焦点和背景的定义可以在 24.3 节的定义基础上做如下扩展：

> The Figure is an event whose location in time is conceived as a variable the particular value of which is the relevant issue. The Ground is a reference event, one that has a stationary setting relative to a reference frame (generally, the one-dimensional timeline),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Figure's temporal location is characterized. (Talmy 2000 a: 320)
>
> 焦点是在时间轴上位置不确定的一个事件，可以被视为一个变量，它的特定值是一个相关性事实。背景是一个参照事件，处于一个参照框架内(通常是一维的时间轴)，拥有一个固定的场景，焦点的时间位置特征依据参照框架而确定。




Talmy 把一般情况下时间事件复合句中的焦点/背景定位原则归纳为如下五条：顺序原则、因果原则、包含原则、决定原则和替代原则(Talmy 2000a: 325—326)，我们将其归纳描述如表 24.3，辅以相应的例句。

表 24.3 时间事件焦点/背景定位原则

| | 焦点(主句) | 背景(从句) | 例 句 |
|---|---|---|---|
| 顺序原则 | 后发生的事件 | 先发生的事件 | The class began after the bell rang.(铃响后上课了。) |
| 因果原则 | 结果事件 | 原因事件 | She slept until he arrived.(她一直睡到他到来。) |
| 包含原则 | 时间范围小的，被包含的事件 | 时间范围大的，具有包含性的事件 | He had two affairs while he was married.(他有两段婚外情。) |

续表

| | | | |
|---|---|---|---|
| **决定原则** | 具有依赖性的事件 | 对另一个事件具有决定性的事件 | He dreamt while he slept.（他睡觉的时候做梦了。） |
| **替代原则** | 不可预料但事实上发生的事件 | 可预料但事实上并未发生的事件 | He is playing rather than working.（他在玩而不是在工作。） |

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可以判断很多复合句的标记性(markedness)。符合上述原则的句子属于非标记性句，即，这些句子在我们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是原型性表达。违背上述原则的句子要么不存在（如 * He arrived immediately-before-the-end-of her sleeping)(Talmy 2000 Vol. 1:326)，要么属于标记性句，用于特殊语境满足特殊的语用需要，如：

例(8)

a. When Jerry was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everything was all right.

(杰里当系主任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

b. * When everything was all right, Jerry was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 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杰里当系主任。)

例(8)b 违反了因果原则，比起例(8)a 来是非原型性表达，它想传递的信息可能是 Jerry 很会利用时局为自己的仕途开路。

## 24.6 结　语

本小节首先在前文基础上对语言中焦点和背景的本质作出归纳，随后介绍焦点/背景理论在语用、外语教学等领域的应用，最后指出该理论存在的不足。

焦点和背景的本质可归纳为以下 4 点：

(1) 焦点和背景的共存性

不论是描述方位事件、运动事件，还是时间事件，在认知层面上，焦点和背景必定同时存在，二者相互依存。不过，在语言层面，背景有时可以隐去。如，我们可以把例(6)a 改为 The window was broken，原因事件被省略。

(2) 背景的复合性

焦点和背景并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同一个焦点可以对应若干个背景，见例(9)：

例(9)

The pen [F] rolled off the table [$G_1$] onto the floor [$G_2$].
(钢笔[F]滚下桌子[$G_1$]，滚到了地板上[$G_2$]。)

(3) 焦点和背景的语法范畴

焦点和背景并非只以名词性短语或从句的形式编码，其他语法范畴中也有他们的踪影。例如，英语中有一些特殊动词包含焦点的概念，如：pit, skin, shave, tag (I tagged the suitcase.)；也有一些动词包含背景的概念，如：shelve, box, quarry (I shelved the books)。在 Atsugewi 语中，动词的词根是焦点，词缀表示动作的路径，是背景。关于 Atsugewi 语中的这种动词组合，Talmy 在《走进认知语义学》(2000a: 192—195)的第三章"语言如何构架空间"中有详细介绍。

(4) 焦点和背景的内嵌性

在复杂句中，一对焦点背景组合会嵌在另一组焦点背景组合中，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名词短语同时拥有"焦点"和"背景"两种身份。如例(10)：

例(10)

The lion [F] chased the gazelle [G/F] through the forest [G].

(狮子追逐着羚羊穿越了森林。)

首先 lion 和 gazelle 是一对焦点和背景组合，两者相对于 forest 而言又都是焦点，后者是背景。这里的 gazelle 就具有双重"身份"。

认知语言学对焦点/背景原则的运用并没有停留在语义和句法分析上，而是把其扩展到了语用方面的研究，更加强了其理论张力。引领这方面研究的是 Langacker (1987, 1990a, 1999)。他指出，焦点/背景关系对言语事件中情景的“背景设置(grounding)”过程起着重要作用。言语事件(包括讲话者 speaker，听话者 hearer，言语行为 speech act，言语行为的时间 speech act time)是背景，而用来交流的语言表达是焦点。时间关系情景的背景设置通过时态系统实现，参照关系情景的背景设置通过限定系统实现。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多作介绍，请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Langacker (1990a)第 12 章第 2 节“Grounding”。

也有学者把焦点/背景理论运用到外语教学当中，例如 Grundy (2004)撰文尝试回答了如下三个问题：(1) 如何根据语言范畴的凸显程度确定某一教学内容的讲授顺序？(2) 如何根据焦点背景理论选择恰当的教学材料？(3) 在传统的句子替换练习中，被重复的部分应当是焦点还是背景？

另外，焦点背景在复合句理解过程中的心理现实性也得到了认知语言学家的关注，有实验表明，受试在理解复合句时，主从复合句在他们的瞬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中保存的时间比并列复合句要长很多(Nwokah 1981)。

我国学者也凭借焦点/背景理论对各种语法范畴对加以探讨，如：中动结构(杜鹃 2006)、关系分句(余玲丽 2005)、存现句(张克定 2006)、歇后语(谢艳红 2006)等等。

不过，总体说来，焦点/背景理论的相关研究仍然为数不多，而且国外认知语言学界对于焦点/背景理论研究数量比国内还少。我们查阅了 Elsevier Science 数据库和 Pro Quest 美国博士论文数据库，搜索字段输入“figure/ground”和“linguistics”，搜索结果只有寥寥数篇(如 Chu 2004; Kawachi 2007)。有很大一部分焦点背景研究论文是在心理学方面的。这说明焦点背景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更多的学者的参与使其不断发展成熟。

从本章的介绍可知，焦点/背景理论从凸显观的角度分析单句主宾语选择、复句主从句选择，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句法结构是复

杂的，有很多如非运动、非处所关系的单句、祈使句、英语中的形式主语句等都无法用焦点背景解释清楚。即便是分析运动和处所关系的单句，仅仅通过焦点和背景的二元分析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就连Talmy本人在对运动处所事件作概括时也引入了Motion和Path两个新的概念成分作为补充（Talmy 2000a：341）。我们认为，只有综合运用焦点/背景理论和其他理论，坚持语言理论的多元化，才能对语言现象做出较为完满的解释。

# 第二十五章

# 认知参照点

## 25.1 引 言

基于对语言结构的非自治性的假设，即语言结构是基本认知能力在实践中获得的认知模式的外在体现，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多种基本认知能力和认知模式来解释语言结构背后的普遍心理基础，如，力动态系统（force dynamics）（Talmy 1988a）、意象图式（Johnson 1987；Lakoff 1987a）、识解（Langacker 1985，1990b）、认知域（Lakoff & Johnson 2003[1980]）以及心理空间（Fauconnier 1985）等。本章介绍的认知参照点作为人类另一个基本认知模式进一步支持了语言的非自治性。本章将在认知语法框架内系统地介绍认知参照点模式，并着重阐述认知参照点作为语言和认知结构的最基本概念在语言现象中普遍存在的可能。本章首先介绍认知参照点的定义（25.2），之后讨论认知参照点的凸显性和动态性（25.3）。本章重点内容为认知参照点的解释力（25.4）。

## 25.2 认知参照点的定义

在认知语言学的早期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认知参照点这一现象。Rosch (1973)借鉴 Wittgenstein (1953)的家族相似性理论提出人类的概念系统是由原型和基本层次范畴来组织的。同时，Rosch (1978)，Lakoff (1986b)，Brown (1990)等学者都将范畴的原型视为范畴中的"凸显成员（salient examples）"或"中心典型成员（central and

typical members)"。其他学者也认同原型可以作为范畴的认知参照点，也就是说，判断某一事物是否属于该范畴，只需比较它与原型即认知参照点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程度（如 Taylor 1995; Ungerer & Schmid 2001; Kövecses 2006 等)。另外，Lakoff (1987a)提出的"理想认知模式(ICM)"也反映出认知参照点模式在认知思维中的重要性，人们通常是将 ICM 作为参照点来推知非典型范例和认知模式。

Langacker (1993: 5)认为认知参照点是普遍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日常经验中的一种基本认知能力，并将其定义为：

> For the analysis of possessives, it is best described as the ability to invoke the conception of one entity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mental contact with another, i. e., to single it out for individual conscious awareness. (Langacker 1993:5)
>
> 为了分析所有格，认知参照点最好被描述为一种认知能力，通过激活某一实体概念来建立与另一实体的心理接触，即，使之获得意识的单独重视。





Langacker (1991: 170)曾用一个星空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阐述了认知参照点现象：

> The world is conceived as being populated by countless objects of diverse character. These objects vary greatly in their salience to a given observer; like stars in the nighttime sky, some are immediately apparent to the viewer, whereas others become apparent only if special effort is devoted to seeking them out. Salient objects serve as reference points for this purpose: if the viewer knows that a non-salient object lies near a salient one, he can find it by directing his attention to the latter and searching in its vicinity. (Langacker 1991: 170)
>
> 世界可被想象为有着不同特征的无数事物。这些事物对于特定的观察者而言，其凸显程度有很大差异，就如夜晚的星空，有些星星对于观察者来说十分明显，而有些却只有经过努力寻找才能发现。凸显的事物可以作为寻找目的的参照点：如果观察者知道某一非凸显物在凸显物附近，他可将注意力投向凸显物，然后再在其附近寻找，从而找到那个非凸显物。

我们可用图 25.1 来表示认知参照点能力涉及的基本成分。圆圈内的 C 表示认知主体(conceptualizer),R 代表参照点(reference point),T 表示目标(target)即认知主体利用认知参照点与其建立心理接触的实体;虚线箭头代表了认知主体到达目标的认知心理途径(mental path);大椭圆 D 代表着一个抽象实体——认知领地(dominion),认知领地是由通过某一特定参照点可以直接达到的一系列概念范围或实体(即潜在目标)。加粗的圆圈表示具有凸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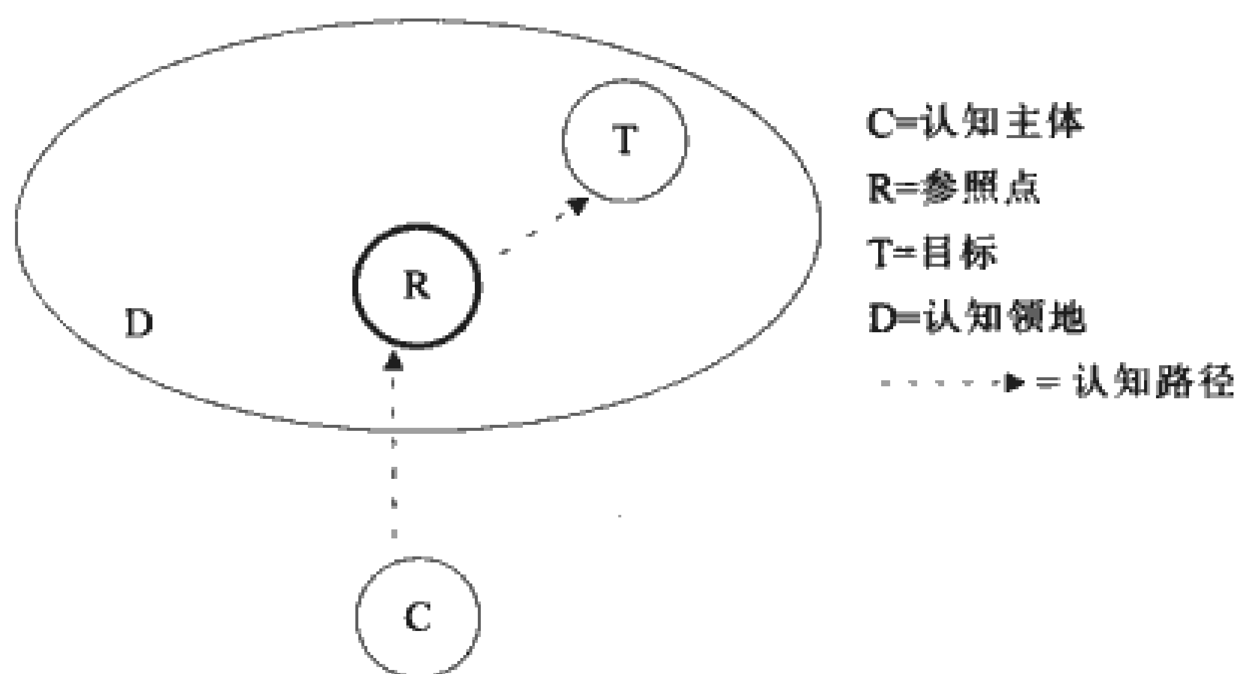



图 25.1 认知参照点(Langacker 1993: 6)

正如例(1)的句子,(1)a 中 boat 给 bird 提供了一个视觉参照点,与 bird 相比,体积较大的 boat 更容易引起人们视觉上的注意,再以 boat 为参照点,很容易找到要表达的目标实体即 bird,这是感知层面的参照点现象。当然,认知参照点还可以用于抽象的、非感知关系中,如例(1)b 中说话者要表达的目标是生了双胞胎的女人,但由于听话人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说话者选取外科医生作为参照点来为目标提供认知途径,这样听话人就明白是在聚会上遇到的那个外科医生的妻子生了双胞胎。这里不再涉及视觉感知,而是心理、认知层面上的参照点现象。汉语表达中也有大量的认知参照点现象,如例(1)c 和(1)d 中"姐夫"和"巨石"分别作为认知参照点,为目标"姐姐"和"骸骨"提供认知途径。

例(1)

a. Do you see that boat out there in the lake? There's a bird in the water right next to it. (Langacker 2007: 181)
(你看到湖上那船了吗? 有只鸟就在它旁边的水面上呢。)

b. Do you remember the surgeon we met at your sister's party? His wife just had twins. (Langacker 2007: 182)
(你记得我们在你妹妹聚会上遇见的那个外科医生吗? 他妻子生了对双胞胎呢。)

c. 下了新民桥包青就看见他姐夫推着辆自行车从肉联厂那里向他跑来,后面跟着他姐姐。(苏童《私宴》,第 3 页)

d. 山顶的一块巨石上铭文剥落,旁边堆着一匹驿马的骸骨。(张承志《大坂》,第 429 页)




## 25.3 认知参照点的凸显性和动态性

认知参照点的选取不是任意的,需要遵循一定的认知规律:人们趋向于选择凸显的实体作为认知参照点来激活非凸显的实体。通常凸显性受认知凸显原则(principles of cognitive salience)的制约,即人们对事物凸显性的认知一般遵循以下顺序:人类>非人类,整体>部分,具体>抽象,可见的>非可见的(human>non-human, whole>part, concrete>abstract, visible>non-visible)(Langacker 1993: 30; 1999: 201)。同时,Langacker (1993: 6)指出认知参照点的认知凸显性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由语境决定的。只有具备凸显性的实体才能作为最初的认知参照点;通过认知参照点的激活,目标才能获得凸显(prominence),吸引认知主体的注意。如例(1)a 以 boat 作为认知参照点来激活目标 bird,因为和 bird 相比,boat 在体积上更加凸显,能够成功地为 bird 提供认知途径,正由于参照点的指引,人们的注意力最终才集中到 bird 上。

同时整个概念化的动态特征在认知参照点模式中也得以体现。Langacker (2001: 18)认为认知参照点"作为有序的心理路径,其内在性

质是动态的(Being a matter of sequenced mental access, the reference point phenomenon is inherently dynamic)"。如图 25.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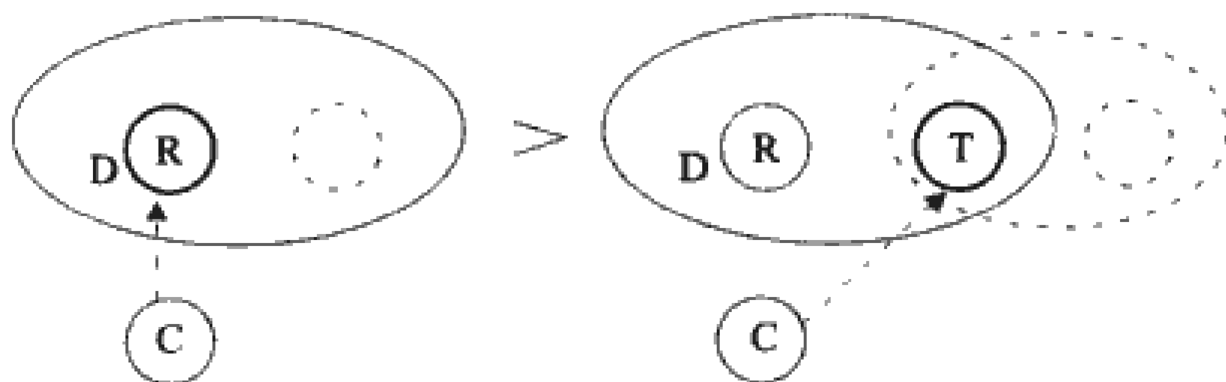



**图 25.2 认知参照点凸显性的动态过程**(Langacker 1993: 6)

> In the first phase, R becomes prominent as the focus of C's conception, thus creating the potential for the activation of any element in R's dominion. However, when this potential is exploited—when R is actually used as a reference point—it is the target thereby reached that now becomes prominent in the sense of being the focus of C's conception. Even as it fulfils its reference-point function, R recedes into the background in favour of T, which may itself then be invoked as a reference point for reaching another target. (Langacker 1993: 6)
>
> 首先,R获得凸显成为认知主体C的概念焦点,从而具有在认知领地D中激活任意一个目标的潜势。然而,当这一潜势得以实现,即R确实当作参照点,其激活的目标即可获得凸显成为认知主体C的概念焦点。当R实现其参照点功能后,随之便隐退为目标T的背景,而目标T可进一步作为认知参照点来激活下一个目标。

可以看出,从最初参照点的选择,认知途径的建立到目标的激活,整个概念化的过程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具有动态性。这种动态的概念化过程使得前一个认知参照点和接续生成的一系列参照点构成了参照点链(reference point chain)(Langacker 1999: 364)。如例(2)a中"扶犁的"在人们视野的最前面,具有凸显性,作为首选的参照点,激活目标"撒粪的"使之也获得凸显,接着"撒粪的"再作为参照点激活下一

个目标"点籽的"。同理,"点籽的"也可作为参照点为"打土坷垃的"提供心理通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认知参照点链。例(2)b 中"公告栏"、"垃圾箱"、"蟹壳"、"蟹腿"之间也构成了动态的参照点链。

例(2)

a. 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第 478 页)

b. 爱国左右环顾了一下。这一环顾,就瞥见了离公告栏有几步之遥的垃圾箱。……他觉得花花绿绿的垃圾箱里有一个什么东西挑动了他。……他看到了一个红色的蟹子壳……马上在蟹壳的旁边又发现了几只吃过的蟹腿,支离破碎。(陈昌平《大闸蟹》,第 216 页)




## 25.4 认知参照点的解释力

通过上面两节的介绍我们对认知参照点的本质有所了解,但是认知参照点"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却常被我们所忽略"(so ubiquitous in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that we are largely oblivious to it)(Langacker 1993: 1)。以下介绍认知参照点在以下五种语言现象中的解释力:所属结构、定冠词使用、转喻、代词先行关系、话题结构。

(1) 所属结构(possessive construction)

Langacker 指出认知参照点的重要性首先明显地反映在所属结构中,并详细论述了多种语言中的名词性所属结构以及从句所属结构(Langacker 1993: 7—18; 2007: 302—326)。Langacker (1999: 171—176)认为所属结构本质上是两个事物之间的认知参照点关系,在语义上可通过具有体验性且反映出典型所属关系的概念原型(conceptual archetypes)来描述。Langacker 将典型的所属关系分为三类:占有关系(ownership)、亲族关系(kinship)以及部分—整体关系(part-whole relations);在最抽象的图式层面上,所属结构的所属者作

为认知参照点为目标实体即所属物提供心理路径。例如，人们常根据占有者来限定占有物（Mary's house），利用交际双方熟知的与之相关的另一人提供心理路径（Mary's husband），也会借助于具有完形特征的整体来唤起人们对其中某一部分的认知（Mary's head）等等。同时，所属结构中所属者和所属物之间的关系通常不对称，难以逆转。如，我们可以接受 Mary's head，"狗的尾巴"，但很少说 head's Mary 或"尾巴的狗"。这种所属结构的不对称性正受到了认知参照点凸显性的影响。

名词性所属结构中，所属者通常是确定的。因此，说话人可利用所属者作为参照点为所属物提供认知途径，从而使所属物变得明确。同时，"名词性所属关系指向目标"（Nominal possession profiles the target）（Langacker 2007：315），如 Sam's mother 整个所属结构最终描绘的是 mother，"电脑的屏幕"最终描绘的是"屏幕"。图 25.3 即是名词性所属结构的图式。

例（3）

a. My elbow; Sam's mother; the dining hall of Beihang University

（我的肘部；山姆的妈妈；北航的食堂）

b. 我的姐姐；狗的尾巴；电脑的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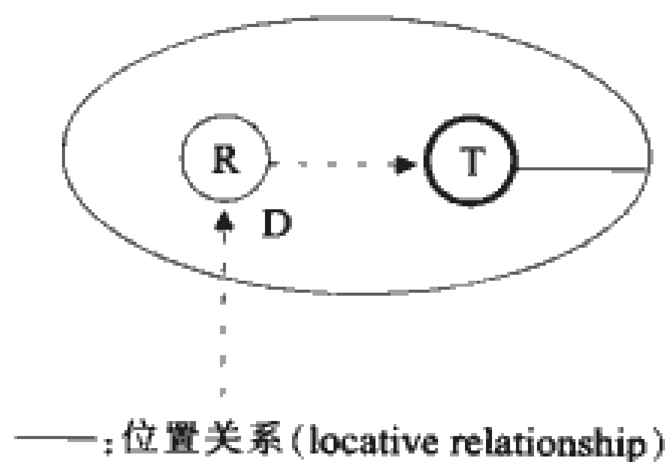



**图 25.3 名词性所属结构**（Langacker 2007：340）

同时，Langacker（2007：317—335）还探讨了英语中常见的两类从句所属结构，即，HAVE 所属结构和 BE 所属结构，指出从句所属结构本质也是认知参照点现象，并指向一种关系（profiles a relationship）。图式层面上，HAVE 所属结构指向参照点和目标之间的一种参照点关系（图

25.4)。BE所属结构指向目标与认知领地之间的位置关系(图25.5)。例(4)a和b指向的是整个参照点关系(图25.4),即射体(主语He,I)与界标(宾语house,book)之间的认知途径。例(4)c采用的there be句型本质上也是一种认知参照点现象,凸显的是界标(book)和认知领地之间的位置关系(图25.5),即一种存在关系(existence)。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汉语中"有"字句既具有英语HAVE所属结构的功能(如"我有一本书")也可用作BE所属结构(如"桌子上有书")。

例(4)

a. He has a house.
(他有一座房子。)

b. I have a book.
(我有一本书。)

c. 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桌子上有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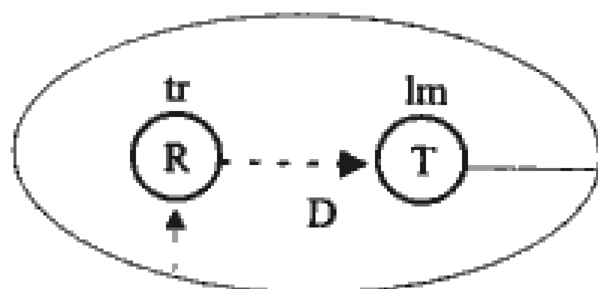



图25.4 HAVE所属结构(Langacker 2007: 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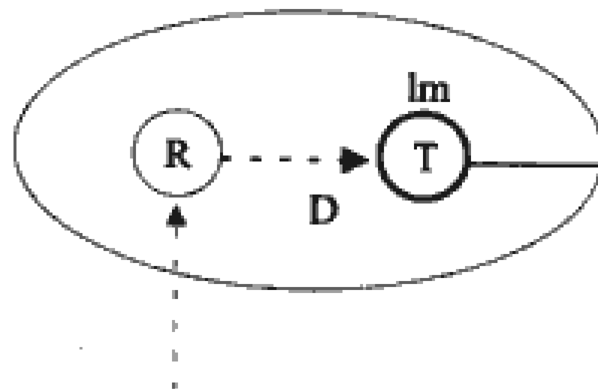



图25.5 BE所属结构(Langacker 2007: 340)

(2) 定冠词使用

当代英语语法认为"定冠词 the 的使用部分取决于前文，部分取决于通常的语用知识"(Biber et al. 2000[1999]: 264)。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决于"通用的语用知识"，我们不得而知。Mey 从语用学的角度是这样分析的：

> Over time, such deictics may lose their specific referential powers altogether, ... what is left of deixis in such expressions is the pure function of referring to earlier mentions of the noun that the definite article in question identifies. (Mey 2001: 58)
>
> 指示词逐渐失去了专有的指示功能，……只剩下了回指上文提及的有定冠词修饰的词所指的名词的功能。

但该说法无法解释用定冠词来修饰前文未曾提及的实体的现象。为此 Langacker 从认知语法的角度对定冠词的使用进行了阐释：

> I devised the notion "mental contact"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characterizing the definite article, which—very roughly—indicate that the speaker and addressee have each established mental contact with the same instance of the relevant nominal class (which is specified by the remainder of the noun phrase). (Langacker 1993:10)
>
> 我专门用"心理接触"这一概念来解释定冠词，简言之，冠词粗略地指示了说话人和听话人对相关名词范畴的同一个实例都建立了心理接触，而这一接触由名词短语的剩余部分来说明。

如例(5)中 roof 和 motor 都在文中首次出现，当提及 this house，说话人和听话人都会对 house 有个概念原型，典型的房屋有且只有一个房顶，因此，the roof 特指的就是由 this house 提供心理接触的那个房顶，即 the roof of this house。这里，the house 充当认知参照点，借助房屋原型认知模式，与房屋相关的事物(如房顶、烟囱、窗户等)可以构成一个认知领地，目标 the roof 即是该参照领地中的那个房顶。例(5)b 中的 the motor 就是 the motor of my car，是属于参照点 my car 的认知领地中的那个引擎。

例(5)

a. I would never buy this house. The roof leaks badly. (Langacker 2007: 183)

(我绝不会买这房子。它房顶漏得厉害。)

b. My car is no longer dependable. The motor is just about shot. (Langacker 2007: 183)

(我的车已经不可靠了。它引擎快坏了。)

(3) 转喻

Langacker 认为转喻的本质是一种认知参照点现象(Langacker 1993: 30),其中"转喻喻体作为认知参照点为转喻目标提供心理通道"(the entity that is normally designated by a metonymic expression serves as a reference point affording mental access to the desired target)。同时,Langacker (1993: 30)指出由于认知参照点能力是基本的、无处不在的,因此转喻普遍存在于语言表达中,并发挥着其认知、交流功能。认知参照点能力使我们可以用凸显的、容易命名的实体自动激活凸显性差、难以命名的实体。比如,例(6)a 中感到兴奋的并非芝加哥城市本身,而是芝加哥的市民,这里用城市本身作为参照点激活目标"市民";(6)b 中参照点仍然是"芝加哥城市",其激活的目标则是"芝加哥公牛队";(6)c 中利用人面部最凸显的实体"花白胡子"为目标"长着花白胡子的人"提供了认知途径。

例(6)

a. Chicago is all excited about the Bulls. (Langacker 2007: 184)

(芝加哥民众都为公牛队的胜利感到兴奋。)

b. Chicago has just won another championship. (Langacker 2007: 184)

(芝加哥队又获得了一个冠军。)

c.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鲁迅《药》,第 30 页)

Langacker 在早期著作(Langacker 1993: 31)中论述转喻时,还提

及另一现象即活跃区现象(active-zone phenomenon),并将其归为认知参照点现象。实体的活跃区由该实体所处关系中的直接参与的重要成分构成。比如例(7)a中"咬"这一动作中,dog的活跃区是与"咬"相关最直接、最重要的成分"牙齿",而非"下颚"、"肌肉"等次要成分;而cat的活跃区则可假设为其全身肌肤中的一小部分;该表达属于整体代替部分的转喻现象。活跃区是实体中凸显的部分,Langacker (1993: 31—32)称这类现象为活跃区/指向差异(active zone/profile discrepancy)。指向的成分作为认知参照点激活指向的关系直接描述的实体即该关系中的活跃区(The profiled participant serves as a reference point which is able to evoke the entities that figure directly in the profiled relationship)。例(7)a和b分别用图25.6a和b表示,其中直线表示两实体之间指向的关系(profiled relationship),阴影部分代表着活跃区。(7)a句中活跃区是句子射体(主语)the dog和界标(宾语)the cat中的某一部分,而(7)b中活跃区恰好与射体(主语)the spacecraft及界标(宾语)Venus重合。

例(7)

a. The dog bit the cat. (Langacker 1993: 31)

(狗咬了猫。)

b. The spacecraft is now approaching Venus. (Langacker 1993: 31)

(宇宙飞船正向金星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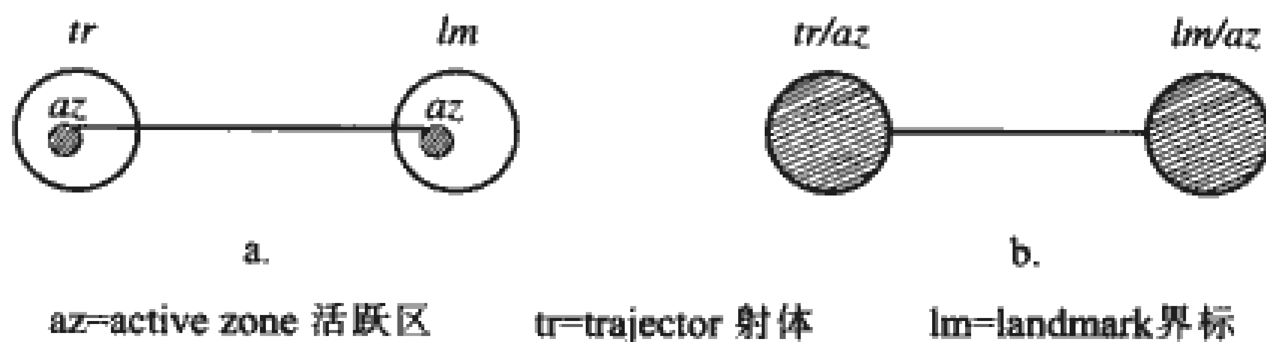



图25.6 活跃区/指向差异(Langacker 1993: 31)

(4) 代词先行关系

代词先行关系(pronoun antecedence relationship)指代词和其先行名词之间的关系。Mey (2001:56－60),Levinson (1987)等学者从语用的角度探讨过这种现象,即"回指(anaphor)"现象。语用学者的研究侧重代词先行现象在语言使用中的语用规律和效果;功能语言学派也从语篇衔接的角度探讨了代词先行关系的指代现象(Halliday & Hasan 2001[1976]: 54－55)。认知语法旨在发掘代词先行现象背后存在的普遍认知规律。van Hoek (1995, 1996, 1997a, 1997b)在认知语法框架内对此现象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国内学者(如王义娜 2006)等也利用参照点理论对汉语代词先行现象进行阐释。认知语法(Langacker 2007: 197)认为代词先行关系中,代词的先行词作为认知参照点为其目标,即该代词提供认知途径。例如,例(8)a 句中,专有名词 John 具有认知凸显性,可充当参照点形成一个确定的认知领地,从而顺利激活处于该认知领地内的目标,即代词 He;而例(8)b 中当代词 He 和后一分句中主语 John 指称同一个人时,这种说法就不易为人接受了,因为代词 He 无法确定一个明确的认知领地,也就谈不上为其他目标提供认知途径了;例(8)c 和(8)d 也是同样的道理。

例(8)

a. John went into the study. He picked up the phone. (van Hoek 1995: 311)
(约翰走进书房。他拿起了电话。)

b. He went into the study. *John picked up the phone. (he＝John)(van Hoek 1995: 311)
(他走进书房。*约翰拿起了电话。)

c. 老通宝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茅盾《春蚕》,第 371 页)

d. *他抬起老通宝那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老通宝面前的那条河,……(他＝老通宝)

(5) 话题结构

Langacker (2007: 188)认为在图式层面上,话题结构(topic

construction)也是一种认知参照点现象，该参照点关系中话题(通常是某实体)作为认知参照点为目标提供认知途径，此时目标多为从句或命题(如图 25.7 所示)。这样就避免了从语义角度对话题进行定义的模糊性。

如例(9)a 中话题是 Jason，其作为参照点为目标即命题 I really like him 提供了认知途径；(9)b 和(9)c 中话题分别是"乔光朴"和"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分别作为参照点激活了命题"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以及"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的内容。可以看出，话题结构的认知参照点现象与上述所属结构、代词先行关系等最大的区别在于：话题结构中认知参照点激活的目标通常不是具体的实体，而是与命题相关的知识；同时，话题结构已不是词组层面上的参照点现象，而是语篇层面的认知参照点现象。

例(9)

a. Jason, I really like him.
(贾森，我真的喜欢他。)

b. 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第 287 页)

c. 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第 2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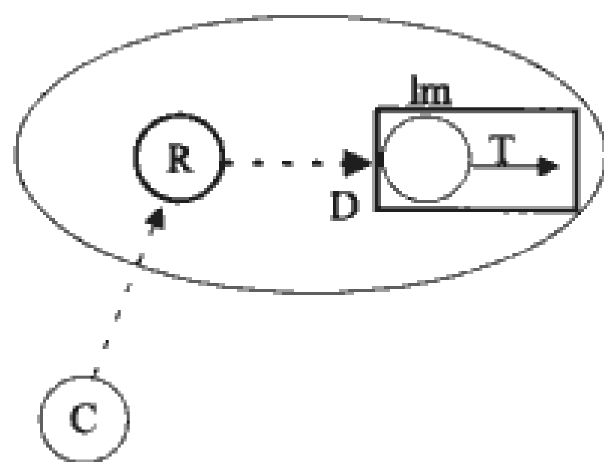



**图 25.7 话题结构**(Langacker 2007：211)

上述五种语言现象都包含比较明显的认知参照点结构，但是它们之间略有区别，现列表如下：

表 25.1　常见的认知参照点结构

| 语言现象 | 参照点的构成 | 参照点与目标的关系 | 指向的内容 |
| --- | --- | --- | --- |
| 所属结构 | 所属者 | 二者关系明确，如亲属关系、部分与整体关系等 | 实体 |
| 定冠词结构 | 通常在该小句中并不出现，要追溯到前面的小句中 | 二者关系可依照上下文推断 | 实体 |
| 转喻 | 转喻喻体 | 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或联系(association)关系 | 实体 |
| 代词先行 | 专有名词 | 参照点与目标是同一实体 | 实体 |
| 话题结构 | 话题 | 二者关系可依照上下文推断 | 关系 |




## 25.5　结　语

认知参照点结构作为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普遍存在于语言现象中。Langacker 对这一点曾做过如下强调：Reference-point organization represents so basic a cognitive ability that there may indeed be no linguistic phenomenon that does not involve it in some way. (Langacker 1993：35)(认知参照点结构表征了一种如此根本的认知能力，以至于确实不存在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含有参照点的语言现象。)因此，我们几乎可以利用认知参照点来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本文阐述了认知参照点的一些基本概念，侧重介绍了 Langacker 等人在认知语法框架内对所属结构、定冠词使用、转喻、代词先行关系、话题结构中认知参照点能力的论述。国内已有学者将认知参照点理论运用于解释汉语中的一些语言现象，如蒋勇(2003)探讨了某些汉语特别概念的认知参照功能，王义娜(2006)侧重讨论了语篇指称中的认知参照点现象等，这些都为认知参照点的普遍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跨语言、

跨文化的证据。纵观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将认知参照点理论与语用学、语篇分析以及系统功能学派的衔接、连贯理论结合用于语篇分析，将有很大的前景。

# 第二十六章

# 话题、主语和所有格

## 26.1 引 言





话题，也叫做主题，不同的语言学派对话题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看法。例如，形式主义的生成语法认为话题是由深层结构成分的话题化生成的表层结构（Ouhalla 2001：64）。在功能主义的语言学看来，话题与语言的功能有关。话题所携带的是已知信息，同时它也是信息的起点（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64 — 71，79 — 87）。Gundel（1985：86），Lambrecht（1994：131）等则认为话题是句子命题所关于（aboutness）的指称，说话人使用话题，旨在提高听话人有关该话题的知识，或索取有关的信息。所以，话题主要是句子成分的功能。

传统观点认为，像在英语等许多语言中，话题常常是无标记结构中的主语（Trask 1993：279），可以理解为通常由主语承载话题的功能。然而，像在汉语这种话题出现较多，形态变化又不发达的语言中，话题和主语的联系要复杂得多，往往难以辨别。例如，Li & Thompson（1976：479）认为汉语句子里没有成分具有主语的特征，并且从类型学角度把汉语归为话题突出的语言，话题在汉语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国内很多学者对 Li 和 Thompson 的看法并不完全认同。例如，曹逢甫（1995：37）就认为，"汉语的主语可能不像英语主语那么清楚地具有许多特征，但是汉语中主语确实存在。"

Langacker（1993，2001，2007）创造性地运用认知参照点理论来解释话题和主语之间的相通之处和本质区别，而且还把所有格（可对应于汉语的"的"字结构）与话题和主语联系在一起，做出概括性的解

释——这三者都属于语言中的认知参照点现象。针对主语和话题之间交错的关系，Langacker 还专门从功能和结构层次两个方面解释了主语和话题的区别。本章介绍 Langacker 对话题、主语和所有格的观点。首先介绍话题与主语的理论基础，即凸显(26.2)，然后，对三者的共性进行分析，即都是认知参照点现象(26.3)，随后，本章将重点解释三者之间的区别(26.4)，最后是结语(26.5)。

## 26.2 话题与主语概念的理论基础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并不是自足的，许多基本的认知能力都有大量的语言表征(Langacker 1993: 1)，这些认知能力就被统称为识解(construal)。由于认知语法总是结合基本认知能力和原则解释语言现象，所以识解的定义和具体内容是学习和理解认知语法的基础。本章对主语、话题和所有格的解释也离不开识解，并着重介绍识解中与主语、话题和所有格有关的凸显概念。“识解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认知及描述同一情景的能力。”(Construal is our ability to conceive and portray the same situation in alternate ways.) (Langacker 2007:41)具体来说，识解就是指与语言关系密切的各种认知能力，对相同的情景，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语义内容和结构。这一点，我们已经在本书第 20 章讨论过。

凸显来自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指人们在观察一个情景时，往往会在这个情景中选择一个最明显、最能吸引注意力的事物作为观察对象。例如，人们在观看一场跳高比赛时，他们的视线往往追随着跳高运动员的运动，而不是横杆或者是裁判员，因为跳高运动员是最有凸显性的观察对象，是人们注意力的焦点(Ungerer & Schmid 2001: 156)。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凸显性。例如，具体的事物比抽象的事物更具有凸显性；在一个范畴中，原型成员比边缘成员更具有凸显性。

人们在观察同一情景时，既能根据事物本来的凸显性选择自己的焦点，也可以能动地凸显其中的各个要素，进行概念化。被凸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它们或属于部分与整体、包含与被包含的

关系，或是有联系的两个或多个不同事物。凸显在语言中的表征也就相应分为两种：概念基（base）/指向（profile）和射体（trajector）/界标（landmark）。

我们先来看概念基/指向的定义：一个语言表达引发的一系列的概念内容，称作这个表达的概念基。该表达能够凸显出这个概念基内的某一部分，该部分称作指向。一个表达的指向就是它在自己的概念基内所指明或指定的部分（Langacker2007：41）。所以，指向是一种注意力的焦点。例如，hypotenuse 这一概念的概念基是直角三角形，它又包括直角、直角边、斜边等部分。hypotenuse 凸显的是直角三角形中直角所对的边，所以它的指向是概念基中表示斜边的部分。

一个语言表达的语法范畴取决于它的指向的性质，如，名词指向一个实体；形容词、副词和介词指向各种各样的非过程性的（或非时间性的）关系（Langacker 2007：126）；动词指向一个过程类型（过程是一种随时间而发展变化的关系）；句子则指向该过程的个例（Langacker 1999：23）。例如，动词 wash 只是指向一个过程类型，而句子 I washed it 指向 wash 这一过程的个例，既包括过程的具体参与者，也包括了这一过程发生的时间。

当一个表达的指向是某种关系时，该关系的各个不同参与者会获得不同程度的凸显。在这个关系中，某个实体是该表达以其他实体为参照进行定位，描述或评价的焦点，称作射体。与射体的定位或评价有关的其他凸显实体称作界标（Langacker 1987：231）。一个关系的射体和界标可以被描述为这个关系的主要焦点参与者和次要焦点参与者（Langacker 2007：211）。

例如，在 the book on the table 中，on 所指向的是两个物体的相对空间关系。其中，位置较高的物体是描述的重点，而位置较低的物体是参照物。the book 是射体，the table 是界标。

概念基/指向，射体/界标都是认知语法的重要概念，是其对各种语法现象进行研究和描述的理论基础之一。认知语法对任何语言层面，包括词汇、短语、分句、句子等的解释都离不开这两对概念。在下一节中，我们以它们为基础介绍主语、话题和所有格之间的共性。

## 26.3 主语、话题和所有格的共性：认知参照点

主语和话题的密切关系是公认的，关于它们区别的研究也有很多，如 Li & Thompson (1976)，Lappolla (1995)，Aissen (1999)以及徐烈炯、刘丹青(1998)、袁毓林(2004)等。然而，以往的研究过于注重两者间的差异，很少注意到它们的相通之处。认知语法则给出了合理的分析，并且还把所有格与话题和主语联系在一起，做出了概括性的解释。本部分将结合 26.2 节讨论的凸显、概念基/指向和射体/界标的概念和认知参照点理论(Langacker 1993)，通过实例对三者间的共性进行介绍。

首先，如果仔细观察三者在语言中的分布，我们会发现它们常常同时出现，并且相互制约。在英语、法语和汉语等语言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现象。例如：

例(1)

a. **As for Bill**, *he* is a good guy.
(至于比尔，他是个好人。)

b. **Your nephew**, *he* will never amount to anything.
(你的侄子，他将一事无成。)

c. **Bill**, *his friend* just died.
(比尔，他的朋友刚死了。)

d. **La France**, *elle* est un pays célèbre pour son vin.
(法国，她是个因葡萄酒而出名的国家。)

e. **La vie du Français**, *elle* vous toujours fait plaisir.
(法国的生活，她总是让你感到高高兴兴的。)

f. **Pierre**, *sa soeur* me déteste.
(皮埃尔，他的姐姐讨厌我。)

g. **小王**，她最喜欢逛街。

h. **猫的眼睛**，它们一到晚上就闪闪发亮。

i. **老王**啊，*他*的儿子考上清华了，把他乐得嘴都合不拢。

其中，黑体表示话题，斜体表示主语。观察这些例子，可以发现当主语和话题都不是所有格时，它们可以直接共指（例(1)a，d，g）。所有格可以充当话题和主语（例(1)b，c，e，f，h，i）。所有格充当话题时，被所有者(possessed)与主语共指（例(1)b，e，h）；充当主语时，话题与所有者共指（例(1)c，f，i）。

为什么当话题、主语和所有格同时出现时，它们可以有各种共指关系？这种密切联系的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话题、主语和所有格都是认知参照点能力（reference-point ability）在语言中的表征（Langacker 1993：5－22），可以称为参照点结构（reference point constructions）。正是这种共性使得它们密切联系。

第25章中已经详细的介绍了认知参照点，和作为认知参照点的所有格。此处我们着重解释为什么主语和话题是认知参照点现象。

首先来看主语。如下是主语在认知语法中的定义：

> A subject is a nominal whose profile corresponds to the trajector of a profiled relationship, and an object, one whose profile corresponds to the landmark. (Langacker 2007：245)
>
> 主语是一个名词性成分，它的指向对应于一个关系的射体；宾语也是一个名词性成分，它的指向对应于一个关系的界标。

因此，通俗地说，主语一般是名词，或起名词作用的其他结构。它和宾语都是一个动词（指向动态的、或时间性的关系）所指动作或活动的参与者，属于一个关系的不同参与者。不同的是，主语是射体，所以从凸显性来讲，担当主语的参与者是主要焦点参与者，是注意力的焦点，而担当宾语的是次要焦点参与者。

不仅如此，当对一个关系进行概念化时，主语是认知参照点（Langacker 1999：367），提供通往该关系的心理通道。就是说，主语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对一个关系的概念化需要认知参照点？我们认为，原因主要在于一个脱离了具体参与者的关系是抽象和难以理解的，无法对其进行概念化和表达。例如，我们看到张三打了李四，可能会说“张三把李四打了”，或者“李四被张三打了”等等，但

是不会只说"打"。动词"打"只是指向一个动作类型，说明发生的不是"抓"、"拍"或"挠"等其他动作，所以它需要具体的参与者"张三"和"李四"使动作具体化，成为有意义的表达。有关系就必有参与者，没有参与者也就谈不上存在任何关系。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主语是认知参照点？这是由主语的凸显性决定的。做主语的参与者通常具有较大的凸显性，也是注意力的焦点，所以被选作认知参照点。

综上所述，凸显性较大的参与者一般充当主语，并同时成为认知参照点。下面我们介绍为什么话题也是认知参照点。

在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的时候，常常可以发现话题与句子其他成分，特别是谓语的联系比较松散，见例(2)。

例(2)

a. The lottery, I am always unlucky.

(彩票，我总是不走运。)

b. 那场大火，幸亏消防队来得早。

这两句话中，话题"lottery"和"那场大火"与后面的句子没有句法上的联系。有很多学者用关于(aboutness)来解释话题与句子的关系，认为话题是关于句子要说的事(徐烈炯、刘丹青 1998:9)。这样的解释比较模糊，比如，什么程度才算是"关于"？而且，"关于"本身就是个模糊的概念(徐烈炯、刘丹青 1998:9)。

实际上，话题与句子是参照点与目标(target)的关系。其中，话题是认知参照点，为句子的命题提供心理通道。它的定义如下：

> A topic is a reference point, which evokes a certain domain of knowledge (its dominion) into which the associated proposition (the target) is integrated. (Langacker 2007: 244)
>
> 话题是一个参照点，它引发某个知识域(它的认知领地)，这个知识域包含相关的命题(目标)。

例如，在例(2)b 中，话题"那场大火"可以引发一个知识域，这个知识域可以包括什么是大火、灭火手段、着火的原因、大火后果等百科知识，还包括某时某处发生了火灾以及火灾的原因、后果等特定语境。

在这个知识域中，话题建立通往"幸亏消防队来得早"这一命题的心理通道，命题成为目标。如果没有话题作为参照点，也没有它引发的知识域，"幸亏消防队来得早"只是一个孤立的命题，人们很难理解它。

话题是认知参照点，这就从认知的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话题与句子的关系比较松散。当一个表达所引发的认知领域中包含命题的概念基础，它和该命题就能组成话题结构。不过，松散的关系是相对的，话题也可以和句子的主语、宾语等成分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比如，它们可以是共指的关系。

综上所述，主语、话题和所有格都是认知参照点能力在语言中的表征。这种共性使它们有密切联系。需要注意的是，主语和话题本身就是认知参照点，而在所有格中，所有者成分是认知参照点，而被所有者成分是目标。

本部分主要介绍了主语、话题和所有格之间的共性：从认知角度看，它们本质上都是认知参照点。在第 29.4 中，我们将进一步介绍三者之间的区别。




## 26.4 话题、主语和所有格的区别

在 26.3 的开头，我们用包括来自英语、法语和汉语的例子具体地表明了主语、话题和所有格之间有密切联系，原因是它们本质上是认知参照点。不过，三者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本部分主要辨析它们的差别。

首先，它们属于不同语言层面上的参照点现象。所有格属于词组层面上的参照点现象，主语和宾语属于句子层面，而话题属于语篇层面。

其次，它们的目标的性质不同。所有格中所有者的目标一般是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主语的目标是一个过程或关系，话题的目标是一个命题。

此外，它们的具体作用也不同。所有者帮助确定一个名词性成分的所指，例如，the boy's shoes 表示一双特定的鞋，而不是一双任意的鞋。主语是对一个过程或关系进行概念化的起点。话题能够激发与

一个命题相关的知识域。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主语与话题之间的区别。它们主要区别如下：

A discourse topic is commonly extrinsic and structurally external to a comment clause, whose integration in its dominion depends on contingencies of the current discourse.

A subject or object is an inherent part of a clause's internal structure, serving as reference point with respect to the very act of conceptualizing the profiled relationship. (Langacker 2007: 214—215)

对于一个作为述题的句子，语篇话题通常在结构上是外在的，它的认知领地是否包含述题，依赖于当前语篇的变化。

主语和宾语是一个句子内部结构的固有成分，在对一种指向关系的概念化中，它们的作用是参照点。

我们认为，主语是动词本身固有的内部参照点，它的目标是动词所描述的动作和活动。所以，主语是一个句子的内部结构成分。主语的作用主要是针对概念化的主体，即说话人而言。它是一句话的概念化的起点(Langacker 2001: 22)，使得表达具有概念基础。从主语的句法地位来看，由于主语这种重要的认知作用，使得它成为句子不可或缺的基本结构成分。具体在语言中，表现为主语与句子主动词总有密切的语义关系，有主谓一致，能够决定代词指称等。

而话题是句子的外部参照点，它的目标是一整句话，它主要为句子的概念化提供必要的语境和知识。话题与句子的关系要松散的多，它的作用主要是针对听话人而言，也就是传统语法所讲的语用作用，使得表达能够被更好的理解，具体表现为话题和句中的核心动词没有语义的选择关系，它可以用介词或语气助词与句子隔开等等(高顺全2004: 193—194)。与主语相比，话题只是语用成分语法化的结果，不能算作句子的基本结构成分。

话题语法化的动因是说话人的交流目的。如 Hopper & Traugott (2003: 56)所言，“语法化成为可能，在于说话人尽力能提供最大量的信息，这取决于情景的需要。”(The potential for

grammaticalization lies in speaker's attempting to be maximally informative, depending on the needs of the situation.)话题通过其认知参照点的作用,在听话人心中建立通往目标命题的心理路径,能够满足情景的需要,使得说话人能够向听话人提供最大量的信息,这使得话题的语法化成为可能。

话题的语法化是通过语言使用者大量的用法实现的。"有不少语法现象是语用法'凝固化'的结果。它们原先是语言使用的一些带倾向性的原则,即语用法。这些用法广为使用、反复使用的结果就是它们逐渐固定下来,约定俗成,变成了语法规则"(沈家煊 1998: 1)。

在像英语这种主语突出的语言中,话题的语法化相对还比较原始,而且话题常常是无标记结构中的主语。换句话说,作为认知参照点的主语,能够同时为两个目标提供心理路径:动词所描述的动作和活动,和句子的命题内容。这就使得主语的句法地位十分突出,再加上英语有格(case)的标记,所以对于英语一类的语言而讲,主语和话题的区别十分明显。

而在汉语中,主语和话题常常不会重合。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话题的语法化的程度比较高,所以话题出现频率较高,可充当话题的成分也多种多样,包括名词词组、动词词组,甚至小句等都可以通过话题化成为话题(徐烈炯、刘丹青 1998:39)。话题的高度语法化,加上话题与主语都常常同时出现在句首位置,而且汉语形态变化又不发达,这些都使得主语的句法地位不是非常突出,主语和话题难以区分辨别。

总之,认知参照点理论既解释了话题、主语和所有格的共性,又能解释三者间的区别。例如,它们属于不同语言结构层次上的参照点,它们的目标不同等等。更重要的是,与语法化理论结合,认知参照点理论还有助于说明像在汉语之类话题突出的语言中,话题和主语的区别:话题是句子的外部参照点,只是语用成分语法化的结果,不能算作句子的基本结构成分;主语是动词本身固有的内部参照点,是一个句子的内部结构成分。

# 26.5 结　语

本章首先介绍了识解、凸显、概念基/指向和射体/界标的概念。它们是理解认知语法对语言现象的解释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这些概念介绍了话题、主语和所有格的共性：三者本质上都是认知参照点现象。当然，三者之间也有很大区别，简单列如下表：

表 26.1　话题、主语和所有格的区别

| | 所属层面 | 目标 | 功能 | 与句子关系 |
|---|---|---|---|---|
| 话题 | 语篇 | 命题 | 为命题提供知识域 | 外在的结构 |
| 主语 | 句子 | 过程或关系 | 概念化的起点 | 内在的结构 |
| 所有格 | 词组 | 抽象或具体事物 | 确定一个名词性成分的所指 | 可以充当主语、话题和宾语等成分 |

认知参照点理论具有较强的概括力，除话题、主语和所有格之外，它还可以解释指示代词和其先行词（van Hoek 1995，1997a）、转喻（Langacker 1999，2001）等语言现象。目前，对认知参照点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国内和国外研究的不平衡，国内把认知参照点和汉语语法理论相结合而进行的研究比较少。认知参照点在汉语中有哪些表征？这些表征有何特点？与其他语言相比，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外，汉语界中单独研究所有格“的”字结构（如朱德熙 1978，陆俭明 1983，袁毓林 1995b，石定栩 2004 等）以及主语和话题联系和区别的著作比较多（如曹逢甫 1995，徐烈炯、刘丹青 1998，石毓智 2001 等），但是将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比较的很少。

# 第二十七章

# 概念化的动态性

## 27.1 引 言




Langacker指出:"认知语法在语言描述中重视心理真实性这一目标。"(Cognitive Grammar takes seriously the goal of psychological reality in linguistic description.)(Langacker 1987: 56)对概念化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概念化可以理解为人们形成概念的心智活动,等同于意义。概念化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过程,语法作为象征性结构,使得概念化具有可见的结构和形式。通过对语言现象的系统研究,Langacker提出,"我还一直强调它(注:指概念化)的内在的动态性本质。"(I have also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its inherently dynamic nature.)(Langacker 1999: 361)

概念化的动态性是一个对语言和其他认知活动的一个具有概括性的总结,因为它能广泛地解释存在于语言各个层面上的平行现象(parallel phenomenon)。例如,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词、句和语篇层面上都存在认知参照点现象(指所有格,指示代词和其先行词,以及话题等)。

本章首先介绍什么是概念化和概念化的动态性(27.2),然后介绍动态性的背后的认知基础(27.3),指出能够体现动态性的主要语言现象(27.4),随后介绍动态性所体现的概念化的顺序(27.5),最后一部分为结语(27.6)。

## 27.2 什么是概念化和概念化的动态性

概念和概念化在认知语言学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体现在认知语言学对意义持的是概念主义观(conceptualist)，正如 Evans & Green 指出的，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意义构建主要是概念上的，而不是语言结构上的(2006: 363)。Langacker (1990a: 2)认为，"意义等同于概念化。"(Meaning is equated with conceptualization.) *The MIT Encyclopaedia af Cognitive Sciences* (2000)中对此也有说明。

> Meaning is characterized as conceptualization: The meaning of an expression is the concepts that are activated in the speaker or hearer's mind. In this view, meaning is characterized as involv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the mind, not directly between words and the world. (van Hoek 2000: 135)
>
> 意义可以被描述为概念化: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它在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心理中被激活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意义被描述为词语和心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词语和世界之间的直接关系。

概念化的外延广泛，不仅指人们头脑中已经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也包括即时的概念。

> The term conceptualization is interpreted quite broadly: it encompasses nove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fixed concepts; sensory, kinesthetic, and emotive experience; recognition of the immediate context (social, physical, and linguistic); and so on. (Langacker 1990a: 2)
>
> 概念化这一术语的意思有十分广泛的解释:它包括新奇的概念和固定的概念;感觉、肌肉运动和情感的体验;对即时情景的认识(社会的、物质的和语言的)等等。

例如，人们接触到熟悉的事物，其概念化就包括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现成的固定的概念。接触到不熟悉的，乃至未知的事物，概念化形成的概念是头脑中原来没有的、新的概念。人们的感觉，肌肉运动和情感的体验，例如，感到寒冷或温暖，举手投足，遭受痛苦或者感觉高

兴；人们对所处社会环境，物质环境，或者是说话时语境的理解，这些都可以通过概念化，形成概念，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认知语法认为概念化是动态的过程（a dynamic process）（Langacker 1999，2001）。作为语法概念，dynamicity 一词是 Langacker 创造的，本文将其翻译为"动态性"。概念化的动态性被定义为"概念结构需要经过加工时间来产生和发展。概念化的动态性就存在于加工活动中，加工活动的时间尺度对它的描述至关重要"（Langacker 1999：361）。

其中，加工时间指人们大脑进行概念化的时间。根据 Langacker 的定义，我们认为可以这样理解概念化的动态性：概念化是人们的心理活动，是大脑对外界产生反应后，出于语言表达需要而进行的加工活动。这种活动显然需要加工时间，尽管由于大脑的生理特性，这段加工时间可能十分短暂，转瞬即逝。在加工时间中，一个概念结构不是作为一个稳定的整体，而是分成不同部分，有次序、有方向地被激发（Langacker 2001:8）。概念化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搭积木的过程：选择不同的积木，有次序的分步搭建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选择的积木不同或者搭建的顺序不同，最后的整体外观自然不同。因此，概念化在这段加工时间中是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对语言的结构和意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Langacker2001：8）。换句话说，概念主体对客观情景的识解不同，语言的意义就不同。

总之，概念化等同于意义。动态性是概念化的本质特征，概念化是随加工时间而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对同一情景的概念化，如果其发展的方式不同，那么概念化的结果就不同。体现在语言表达中，就是表达的结构和意义不同。

## 27.3 动态性的认知过程

概念化的动态性背后隐藏的认知过程是动态的注意力（dynamic attention）。动态的注意力指一个人的注意力能够从头到尾沿一个场景移动（Croft 2006：53）。我们在语言中能够发现很多表明人们动态注意力的表征，见例（1）。

例(1)

a. 车窗外的树飞快地向后退去。

b. 小路一直延伸到森林深处。

例(1)a 中树是静止的,但是对它的描述"向后退"却是动态的,例(1)b 中同理,用表示移动的动词"延伸"来描述静止的小路。Talmy 把这类语言现象称为 fictive motion(虚拟位移),指"描述并未实际发生位移的句子"(Talmy 2000a: 99)。语言中存在这样的表达式,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在移动。

根据 Langacker (2000:362),人们注意力的移动方式可分为两种: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和总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一般来说,人们对移动的场景进行观察时,其认知过程就是顺序扫描。顺序扫描指一种基本的、有次序的心理活动。是对在实际时间(注:与加工时间相对的、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中发生的事件的观察。当我们在实际时间中追随一个事件,(在加工时间中)我们观察到一系列连续的、有微小不同的情况。这些情况组成一个连贯完整的体验,因为我们根据每一个情况与前一个情况的关系来理解它们,注意有什么一致性或变化。这些概念形成一系列比较,由此我们通过在加工时间中的扫描来追随一个发展的事件(Langacker 2002: 22)。

与顺序扫描相对的是总体扫描,一般人们在观察静止的情景时是这种认知过程。通过记忆,我们也有能力在心理上把这样一个事件的连续不断的阶段组合起来,逐渐地建立一个越来越详细的概念(Langacker 2000: 362)。我们把这个概念的各个阶段体验为一个同时可及的完形。

次序扫描和总体扫描总称为心理扫描(mental scanning)。前者是把一个事件看成是不断展开,发展变化的过程,后者是把一个事件当成整体来看待。需要注意的是,总体扫描中蕴含着次序扫描,因为总体扫描强调扫描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通过次序扫描得到的, 见例(2)。

例(2)

a. 游客涉水过河。

b. 桥横跨在河面上。

例(2)a描述的是游客过河的过程。游客在实际时间中过河，说话人的注意力也随着他渡过从河这边到另一边的每一处，是一个次序扫描。例(2)b描述的桥的状态。尽管桥是静止的，在同一时间内占据着从河这边到另一边的空间，说话人的注意力还是从河的一边到另一边对它进行扫描，然后再把扫描的结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所以是总体扫描。

当人们用次序扫描去观察一个静态的情景时，就会产生虚拟位移的语言现象。移动的不是静态情景，而是人们的注意力。其实，无论是次序扫描，还是总体扫描，人们都是在用动态的注意力去观察事物，进行概念化。总之，从人们的认知过程来看，注意力的动态性带来了概念化的动态性；注意力随时间移动的次序和方向，正是概念化的次序和方向。





## 27.4 动态性的语言表现

首先，象似性(iconicity) (Haiman 1983, 1985a, 1985b)是概念化的动态性的重要表现之一(Langacker 2001: 14)。象似性指人的语言结构与经验结构和概念结构之间的自然联系。在句法中，最明显的是语序与概念的顺序相一致。这进一步说明了概念化随着加工时间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对语法结构和意义的影响。例如，

例(3)

a. 她辞职结婚了。

b. 她结婚辞职了。

这两句话都包括两个动作事件的时间顺序。前一句中，概念化的发展按照从辞职到结婚的顺序，后一句的发展是按照相反的顺序，使得两句话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

除了语法结构，我们还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找到能够反映概念化的动态性的语言现象，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是参照点(关于认知参照点的详细介绍，参阅本书第25章)。所有格结构(Langacker 1993, 1995; Taylor 1996)、话题(topic) (Langacker 2001)、指示代词

和其先行词(van Hoek 1995, 1997a and b)以及转喻(Langacker 1999, 2001)等都可以用参照点来解释,而所有这些参照点现象,都能表现出概念化的动态性。在概念化中,具有凸显性的参照点首先被激活,建立通往目标的心理通路,心理通路的方向是从参照点到目标,后者随之取代参照点成为最具凸显性的,参照点隐退,变为目标的背景(background)。从选择参照点,建立心理通路,到激活目标,整个过程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参照点现象本质上是动态的。"(The reference point phenomenon is inherently dynamic.)(Langacker 1999: 174)因此就两者间的概念化顺序而言,参照点先于目标。例如,有 human>non-human, whole>part, concrete>abstract, visible>non-visible(人类＞非人类,整体＞部分,具体＞抽象,可见的＞非可见的)(如 Deane 1987)等等概念化顺序。例如,在所有格结构中,所属者是参照点,建立与所属物之间的心理通路,后者是目标,两者的概念化顺序是所属者在所属物之前,具体表现在所有格结构中也是如此,如例(4)。

例(4)

a. 我的书;猫的尾巴;男孩的帽子;地震的结果

b. 父母的我;尾巴的猫;帽子的男孩;结果的地震

例(4)a 中四个词组分别符合人类＞非人类,整体＞部分,具体＞抽象的概念化顺序,b 则不符合。可见如果违反了两者间的概念化顺序,所有格结构不仅不符合语法,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概念化的动态性对语言表达的意义有重要影响。

转喻也遵循和所有格类似的概念化顺序。喻体是参照点,本体是目标。与所有格不同的是,作为目标的本体不实际出现在语言表达中,只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见例(5)。

例(5)

a. 但丁在书架的最上面。

b. 壶开了。

这两个句子都是转喻，作为参照点的喻体分别是“但丁”、“壶”，目标是“但丁写的书”、“壶中的水”，心理通路的方向是从喻体到本体。喻体和本体分别符合人类＞非人类，可见的＞非可见的。

在具体语境中，我们经常发现很多转喻不符合人类＞非人类，整体＞部分等顺序和方向，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概念化的动态性对意义的影响。例如，

例(6)

a. 三号桌需要餐巾纸。(餐馆服务员对领班说)

b. 那边走过来一个络腮胡。(路人对马路的观察)

这两个转喻的概念化方式是非人类＞人类，部分＞整体。例(6)a中，对于不认识顾客的服务员来说，餐桌的号码更具有凸显性，因而是参照点，也即概念化的起点。例(6)a与例(4)a相比，概念化方式正好相反，因此选择的本体和喻体的性质也不同：前者以非人类的实体为参照点，人类的实体为目标。例(6)b也是同样道理，路人不知道“络腮胡”的姓名，故而用最显眼的部分特征来指称整个人。

认知参照点现象与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也有很大关系。所以，语篇层次也能表现出概念化的动态性。而且，因为语篇是一个相对宏观的层面，概念化的动态性在该层面最为明显。请看例(7)。

例(7)

a. 凡·高的作品《阿尔勒的桥》最主要的特点是画面给人的那种平缓悠然感。桥的背景是淡蓝色的天，晴空明净；近处的树直直的，树梢和树叶一动不动，说明没有风；一个马车夫正坐在车里悠闲的从桥上走过；桥下，女人们正在河边洗衣服，看上去安闲自得。前景是一条船，负载柔和的波纹之中，看上去也是那么赏心悦目。(鲁忠义、彭聃龄 2003:35)

b. 我的眼前，一片镶着露珠的绿茵茵的草滩，草滩上长着一垄垄黄灿灿的油菜花，在这绿色和黄色的背景后，又衔接着一派无边无际的蓝色的湖水。(鲁忠义、彭聃龄 2003:36)

这两个语篇都运用了地点衔接的手段，下划线部分为地点衔接成

分。这些衔接成分使得描写井井有条，为叙述的对象提供了方位或场所。实际上，这些衔接成分都可以被视为参照点，一连串的地点衔接成分构成一条参照点的链，每一个参照点都不断引进新的概念化的内容，引导着读者的注意焦点。所以，整个语篇就是不断发展和扩展的概念化。

本部分，我们结合大量实例介绍了概念化的动态性在语言中的表征。根据这些表征，可以看出不管是从语法方面看，还是语义方面看，我们在语言结构的各个不同层次上，包括词、句和语篇，都能找到概念化的动态性的表征。

## 27.5 自然路径

一个概念化过程，特别是复杂的概念化过程中，同时可以存在多个路径，或者说多个顺序和方向(Langacker 2001:17)。

> An important general point, which needs to be reiterated and kept in mind, is that no single conceptual ordering—no single pass through the elements of a complex conceptual structure—accounts for all facets of its comprehension. (Langacker 2001: 17)
>
> 一个需要再次重申并牢记的要点是，一个单独的概念顺序不能解释对该概念理解的方方面面，因为通过一个复杂概念结构中的成分路径不只有一条。

Langacker用自然路径(natural path)来描述概念化的顺序和方向。因此，一个概念化的过程中并存着多条自然路径。在语言中表现为，一个复杂的语言结构，例如一个句子，是由许多自然路径构成的，这些路径属于结构的不同层面，在不同的时间轴上表现出来(Langacker 2000:363)，见例(8)。

例(8)

猫打碎了花瓶。

这一句子中有四条自然路径：第一，“打碎”这一动作的参与者之

间的能量流动路径(Talmy 2000a:409),属于物理层面,路径的起点是施事者;第二,这句话所描述的事件中,各个组成部分的时间顺序路径,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时间层面,起点是事件的第一个组成成分;第三,该表达中各个单词出现的时间顺序路径,属于语言表达的层面,路径的起点是表达的第一个单词;第四,根据动作参与者的凸显性大小,所形成的顺序路径,属于心理层面,路径的起点是主语。这些路径所代表的顺序需要不同的时间轴衡量,例如第二个路径的时间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包括年、月、日,钟点等,而第四个路径的时间轴则是大脑的加工时间。对"猫打碎了花瓶"这一情景的概念化就是这样沿着四条自然路径完成的。

不同的自然路径常常会互相对齐(coalign)(Langacker 2001:17—22)。能够最大限度地使自然路径对齐的表达是最基本的表达,或者说无标记的。如在例(8)中,四条自然路径全部是相互对齐的,能量流动的顺序、组成部分的时间顺序、相应的表达顺序和凸显性大小顺序都是一致的,起点都是一样的:"猫"既是施事者,事件的第一个组成成分,也是表达的第一个单词和主语。例(9)是一个有标记的表达。




例(9)

花瓶被猫打破了。

这句话是例(8)的被动式,它是有标记的,因为自然路径没有最大程度的相互对齐。"花瓶"是主语,是凸显性最大的参与者,也是表达的第一个词,但是它不是施事者,也不是事件的第一个组成成分。Langacker (2001:22)共总结了11种自然路径,我们在此列表27.1。

**表 27.1 自然路径**

| 自然路径的种类 | 举例 |
|---|---|
| 言语时间<br>speech time | 指语序,即说话人表达顺序。此处不再具体举例。 |

| | |
|---|---|
| 位置路径<br>locational path of access | a. The address is No. 12 Wright Road, New York, New York State, USA.<br>b.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缸,缸里有块肉。 |
| 事件的时间顺序<br>temporal sequence of events | 我先逛街买衣服,然后才去超市买饭。 |
| 沿着某尺度上的连续的点<br>successive points along any scale | a.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 1:8 涨至 1:7.6。<br>b. 我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然后乘飞机去美国。 |
| 参照点关系链<br>chain of reference point relationships | 我的妈妈的同事的孩子的书包 |
| 移情(说话人>听话人>其他人,人类>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等等)<br>empathy (speaker > hearer > other; human > animate > inanimate; etc.) | 我喜欢听莫扎特。(指莫扎特谱写的音乐)<br>他长得很英俊。(指他的脸很英俊。) |
| 因果关系链<br>chain of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 他的刚愎自用使同事们都很反感,影响了工作,导致上司决定找他谈话。 |
| 句子的组织(主句>从句或小句)<br>clausal organization | 老板强迫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br>(主句>小句) |
| 观点链<br>viewpoint chain | 我觉得他不知道他的同学认为他是个爱打小报告的家伙。 |
| 整体—部分关系<br>partonomy | 房子>门>把手,房门,门把手 |
| 语法关系(主语>宾语> 其他)<br>grammatical relation |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吸引人。<br>(主语>宾语>补语) |

通过本部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概念化的动态性是十分复杂

的，同时包含许多不同的发展方式。自然路径是对这些发展方式，特别是发展顺序和方向的抽象概括和总结。我们认为，自然路径能够有助于从认知角度解释语序问题，语序本质上就是概念化的顺序。

## 27.6 动态性的理论意义

我们认为，概念化的动态观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意义的动态观，因为意义等同于概念化，所以也应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意义。Langacker 自己也曾解释过："我使用概念化一词，而不是概念，来强调语言意义动态性的本质"(Langacker 2001：11)。这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语言学和语义学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后者持意义的静态观，认为意义相当于真值条件，句子和世界之间的意义关系是一种描述性的静止的关系。因为，尽管意义关系本身可能随着时间改变，意义关系自己不会带来变化(Stokhof & Groenendijk 2000：247)。




根据概念化的动态性，我们可以还可以看出意义具有即时性。这不仅指意义随着语境或上下文而变化，还指意义随着加工时间而产生和发展。产生和发展的方式不同，意义不同。例如，

例(12)

a. the line from A to B
(从 A 到 B 的线段)

b. the line from B to A
(从 B 到 A 的线段)(Langacker 2001：12)

这两个短语的真值条件完全相同，都是指一条线段 AB 或 BA。这两个短语的概念化过程如图 27.1 和图 27.2 所示，T 代表加工时间。由两个图在 T5 时刻的结构可以看出，两个概念化的结果相同，但是识解的方式，或者说是形成最终概念"线段"的方式迥异。图 27.1 表示识解的方向是从 A 到 B，而图 27.2 表示的方向是从 B 到 A，因此，这两个短语的意义不同(Langacker 200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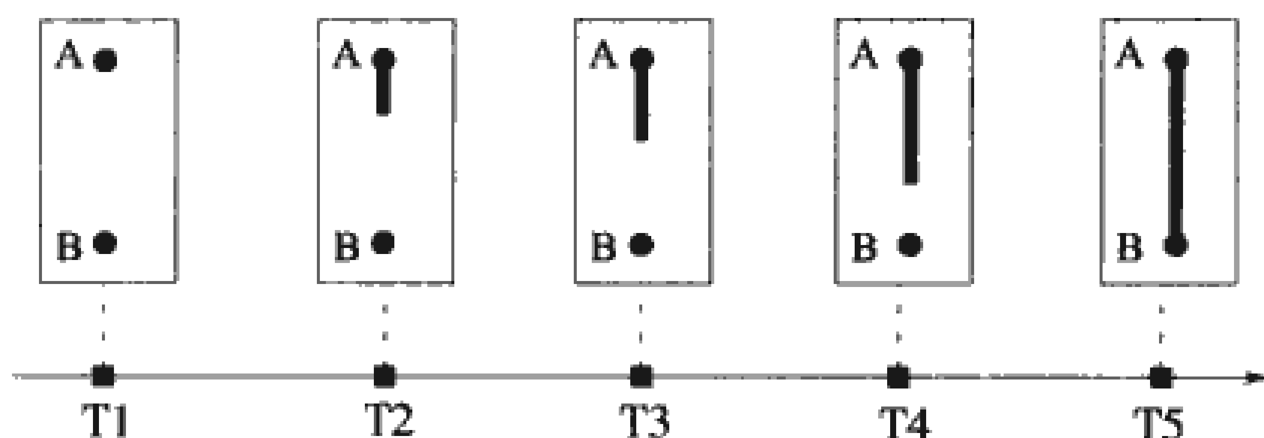



图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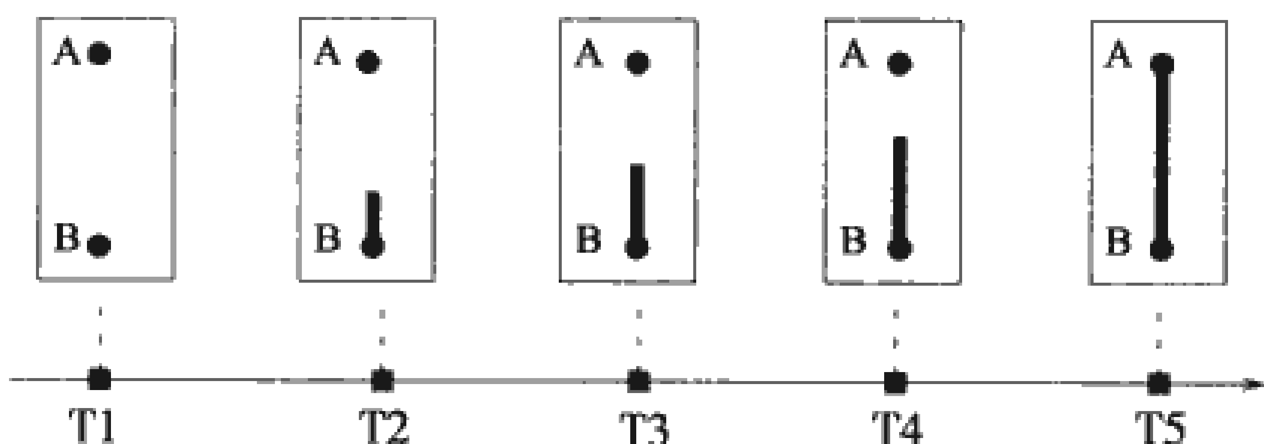



图 27.2(Langacker 2001：12)



认知语法的意义动态观与语用学的意义动态观也不一样。语用学强调的是话语意义，与一定语境有关。语境主要包括上下文，即时的情景因素和相关百科知识。话语意义随着语境变化，“具有交际价值，是动态的”(李福印 2006：63)。认知语法的意义动态观更深入，更广泛。它深入到了语义的概念基础，而且概念不仅包括语境，还包括新奇的概念和固定的概念，感觉，肌肉运动和感情的体验。

概念化是一个随时间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其发展方式对语言表达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动态性是由动态的注意力带来的。概念化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用动态的眼光看待意义，而不是死板地把意义当作真值条件。

## 27.7 结 语

概念化的动态性具有广泛的研究应用范围，是对很多语言现象的

解释。除本章提及的象似性，认知参照点现象外，它还被应用在研究概念范畴(Croft 2006：92)，意义的关系(sense relations)，包括反义词和互补分布、下义词和转喻等方面(Croft 2006:164,192)。另外，石毓智(2003)分别从历时的角度讨论了古今概念化的方式对汉语语法的影响以及以英汉对比的角度比较了两种不同的语言概念化方式对动词的影响。

这一理论支持了认知语言学的概括性共识(the 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Evans & Green 2006:28)。概念化的动态性体现了意义的动态观，这正是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所在。

# 第二十八章

# 主观性和主观化

## 28.1 引 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随着功能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语言学家开始重视语言的主观性。在国外，许多学者先后提出应该注意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现象，并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和研究，比较著名的有 Benveniste (1971 [1958])，Bréal (1964 [1900])，Bühler (1990 [1934])，Jakobson (1957)，Langacker (1985, 1987)，Lyons (1982)，Traugott (1988,1989,1995)，Traugott & Dasher (2002)等。1992 年，在剑桥大学召开了关于语言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的国际专题研讨会，标志着主观性和主观化已经成为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领域，该会的论文得以编辑出版(Stein & Wright 1995)。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介绍和具体问题的研究，如，冯光武(2006)、牛保义(2006)、沈家煊(2001)、徐李洁(2005)、吴一安(2003)、曾立英(2005)等。

现代语言学家们对主观性和主观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支流(Athanasiadou, Canakis & Cornillie 2005: 2)：一支以 Langacker 等为代表，注重共时的、认知的角度；另一支以 Traugott, Dasher 等为代表，注重历时的、语用的角度。本章着重解释前者的理论，简明扼要地介绍后者。

本章各节层层深入，首先解释与主观性有关的两个核心概念，即视角(28.2)和观察排列(28.3)，以便引入主观性(28.4)和主观化的定义(28.5)，之后介绍主观化与语法化的关系(28.6)，最后是结

语(28.7)。

## 28.2 视　角

为方便引入主观性,我们先介绍与主观性相关的概念作为基础:视角(perspective)和观察排列(viewing arrangement)。

视角这一概念在认知语法中占有重要地位,Langacker几乎在每一部著作中都会谈到相关的问题。国内虽然有不少学者介绍和研究认知语法(例如,龚放2001,刘宇红2004,陶文好2000,沈家煊1994、2000等)。但是,据我们所知,都很少准确介绍该概念的定义,大多只是一笔带过。Langcker认为视角是识解的一个维度,其定义如下:

> Perspective: The way in which a scene is viewed. Aspects of which include figure/ground alignment, vantage point, and subjectivity. (Langacker 1987: 491)
>
> 视角:观察一个情景的方式,包括焦点/背景排列、优势观察点和主观性。

焦点/背景排列可以理解为,人们在观察一个情景时,会选择某事物作为观察的重点,该重点即为焦点。情景中的其他事物以该重点为中心,提供观察该重点的背景情况。优势观察点指人们观察事物的位置,观察位置不同,观察的结果不同。例如:

例(1)

a. The tree is in front of the rock.
(树在岩石的前面。)

b. The tree is on the left of the rock.
(树在岩石的左边。)

c. The tree is on the right of the rock.
(树在岩石的右边。)

例1(a)表明说话人的观察位置在树和岩石的前面,如果说话人位于树和岩石之间,或者岩石的后面,说话人不可能做出树在岩石之前的判断,也就不可能表达树在岩石的前面的意思。即使说话人处于同

样位置，他还可以选择以某一边为观察方向，如例1(b)和例1(c)。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立场和方向既包括具体的空间位置和方向，也包括抽象的时间中的位置和方向。例如，“现在”表达的时间位置是“此刻”，“昨天”表达的时间位置是过去一天，方向是以“现在”为起点往过去追溯，而“明天”表达的时间位置是将来的一天，方向是以“现在”为起点向将来延伸。

至于主观性，它是视角的一种，也属于识解范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认知能力和方式之一，我们在28.4中详细解释。下面介绍另一个重要概念——观察排列。

## 28.3 观察排列

观察排列是对人们的观察方式的具体描述。它与识解类似，都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不同之处在于，识解是人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方式，观察排列则描述了人在被观察情景中的位置和两者的关系。观察排列是本章中心内容主观性的理论基础。

首先，观察排列包括观察者、最大视野、台上区域、台下区域和焦点等要素，由图28.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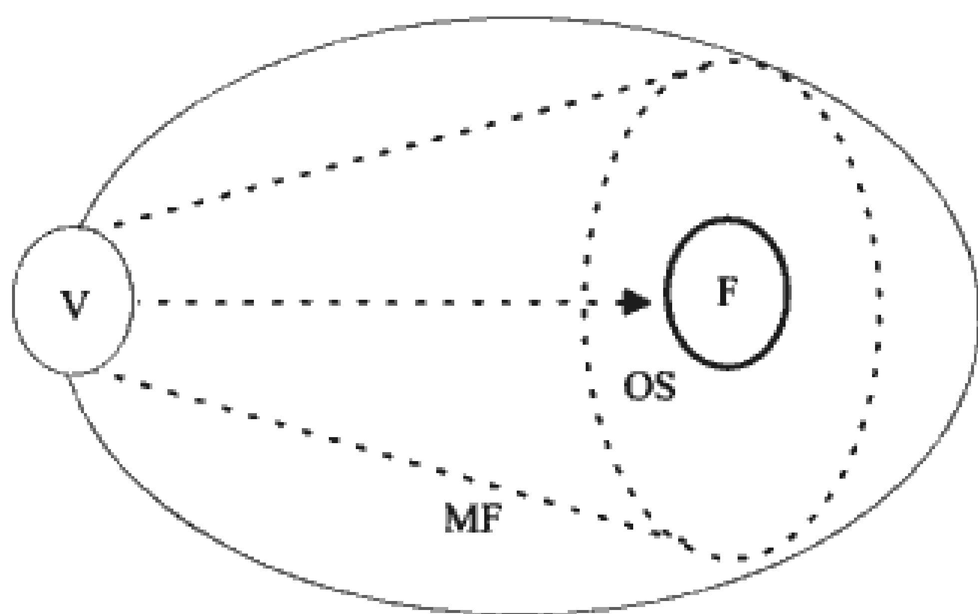



**图 28.1**(Langacker 1999: 205)

其中，V代表观察者(viewer)，观察者处于一个特定观察位置，即立场，朝向一个观察方向，MF(the maximal field of view)代表观察者所能

及的最大视野。最大视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观察者和其周围区域，这部分通常不受注意，Langacker 用一个剧院的比喻，形象的称之为台下区域(offstage)。另一部分为观察的重点区域，称为台上区域(onstage region 或 OS)。F(focus)为注意力的焦点，也即观察对象。打个比方说，人们观察事物就好比在剧院中看戏，戏台上是观看的重点。尽管人们也能看到戏台之外，但这不是人们注意力的焦点所在。

观察排列包括两种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分别是最佳观察排列(optimal viewing arrangement)和自我中心观察排列(egocentric viewing arrangement)(Langacker 1987：129)。这两种情形可如图28.2 和28.3 表示，其中，S 代表观察者(viewer)，或者自我(SELF)，O(OTHER)代表被观察的事物，箭头代表两者之间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虚线划定的范围代表观察者的观察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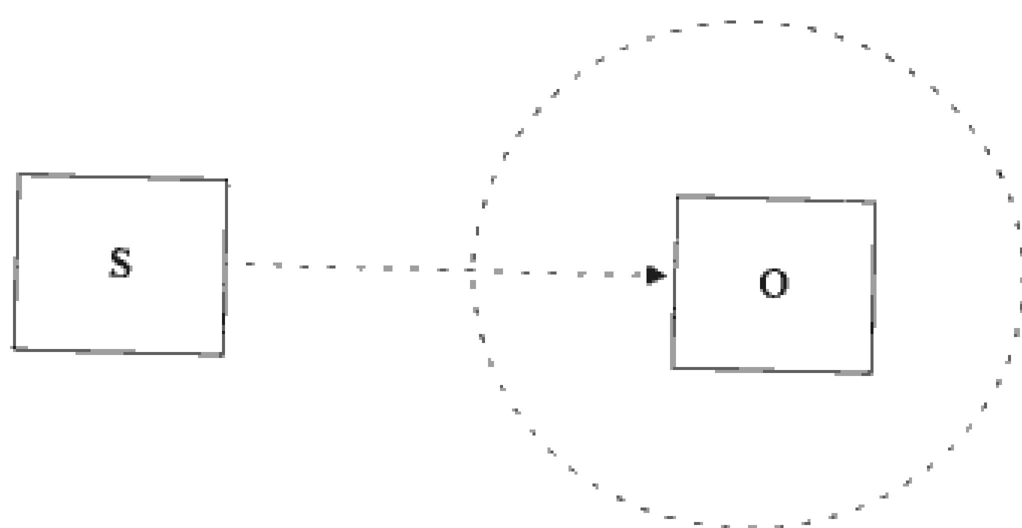



**图 28.2 最佳观察排列**(Langacker 1987：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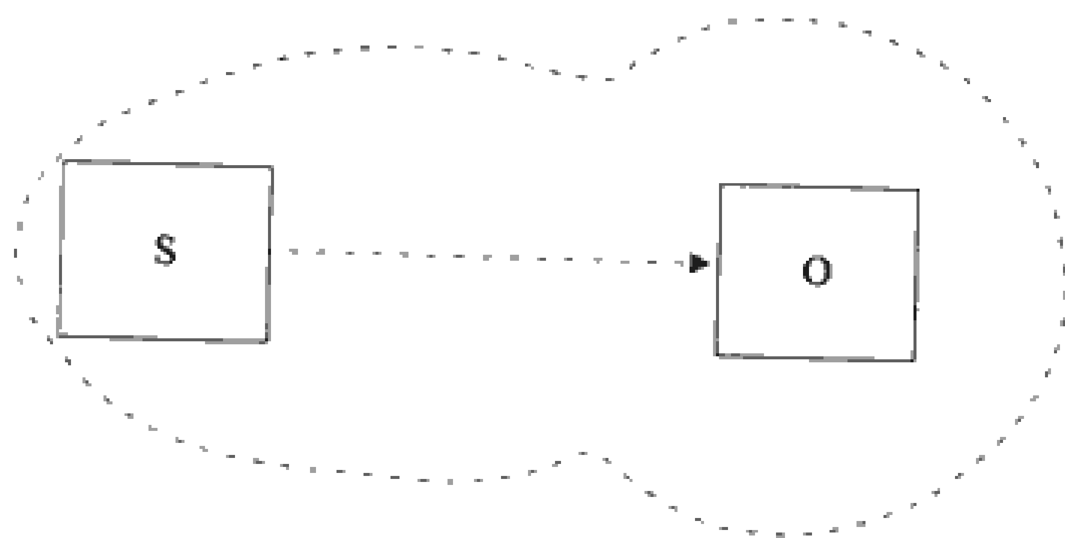



**图 28.3 自我中心观察排列**(Langacker 1987：129)

最佳观察排列指人们专注于对外界的观察，把自身完全排除在观察范围之外，这时人们处于台下区域；自我中心观察排列指人们把自身纳入观察范围，使自己处于台上区域，成为观察对象，换句话说，人们同时扮演观察者和观察对象的角色。

例如：

例(2)

a. Vanessa is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 from me.

（瓦奈萨正坐在桌子另一边，我的对面。）

b. Vanessa is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

（瓦奈萨正坐在桌子对面。）

两句话表达的客观情景相同，都描述了瓦奈萨的空间位置，但是它们所体现的说话人的观察排列不同。例(2)a 中，说话人的观察范围既包括瓦奈萨和桌子等外部事物，也包括自己，所以是自我中心观察排列。例 2(b)中，说话人的观察范围只包括外部事物，所以是最佳观察排列。

观察排列描述了人们观察时与外部世界和事物的关系，而视角是人们观察时的认知方式。两者再加上识解的概念，它们都是认知语法定义和解释主观性、主观化的理论基础，是本章其他部分的铺垫，下面我们依次介绍主观性和主观化。

## 28.4 主观性

本部分结合前两部分关于视角和观察排列的理论，介绍主观性的定义和理解。因为主观性和客观性有密切联系，而且都与下一部分要介绍的主观化有关，所以本部分也会涉及客观性的概念。

首先，根据两种观察排列方式，即，最佳观察排列和自我中心观察排列，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只以外界的某个实体(entity)为观察对象；第二种是把自己也纳入观察对象。当采用第一种观察方式时，观察者处于台下区域，而该实体处于台上区域，也叫客观场景区域(objective scene)(Langacker 1987：130)，此时，我们说

该实体受到客观性的识解，而观察者受到主观性的识解（Langacker 2000：297），仅是观察的主体，或者叫概念主体，而本身的状态被忽视，这也是大多数时候人们采用的观察方式。当采用第二种观察方式时，观察者也处于台上区域。这时候，观察者也受到客观性的识解。因此，主观性以及客观性也就相应地定义如下：

> An entity is construed objectively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ut onstage as a focused object of conception. By definition, an expression's profile is construed with a high degree of objectivity, be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within its immediate scope. At the opposite extreme, an offstage conceptualizer is subjectively constru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functions as the subject of conception without itself being conceived. Maximal subjectivity attaches to a tacit locus of consciousness, an implicit conceptualizing presence that is not itself an object of conception. So defined, subjectivity/objectivity is a matter of vantage point and role in a viewing relationship. (Langacker 2000:297)
>
> 当一个实体作为概念化的焦点被置于台上区域时，对它的识解是客观的。根据定义，当一个表达的指向是直接辖域中的注意力焦点时（注：直接辖域指与表达的指向直接相关的概念基础，例如，"头"、"臂"、"腿"等词的直接辖域是"躯体"），该指向的识解具有高度的客观性。截然相反的是，当一个处于台下区域的概念主体作用仅是形成概念化，其本身不受注意时，对它的识解是主观的。最大程度的主观性取决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主观意识，即，概念化主体的存在是不明显的，其本身并不是概念化的对象。这样定义的话，主观性/客观性是立场的问题和在观察关系中的角色问题。

所以，主观性/客观性是识解的两个方面，主要指一个实体是否处于台上区域。若不处于台上区域，对该实体的识解就是主观性的；若是，则识解就是客观性的。就概念主体而言，也可能受到主观性的识解，也可能受到客观性的识解。就除概念主体之外的事物而言，它们受到的都是客观性的识解。这与概念主体的立场以及概念主体、其他

事物在观察关系中的角色有关。概念主体即可以是观察者，也可以是观察对象，而其他事物总是观察对象，这决定了对他们的识解是主观性的还是客观性的，见例(3)。

例(3)

a. 他向我走过来了。

b. 他走过来了。

例(3)a中，“他”和“我”都是台上区域中的观察对象，是概念化的焦点，它们的识解具有高度客观性。在例(3)b中，“他”的识解是客观性的，说话人“我”不受注意，其识解是主观的。

理解该定义，要注意认知语法对主观性的定义和传统的不同以及该定义所具有的心理真实性。一般认为，主观性指人的判断和认识是受个人偏见或局限性所限定的，客观性指按事物本来面目去考察，与一切个人感情、偏见或意见都无关，或指事物在意识之外，不依赖精神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主观性和客观性在认知语法中的意义和它们的一般意义不同，表现了人的两种不同心理状态，分别为主观自我意识状态(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和客观自我意识状态(o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比如，当外界事物完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时，我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是观察者，并且能够对它们形成概念。但当我们照镜子，或者看自己的照片时，我们才把自身作为观察和形成概念的对象。这是人们的意识状态所引起的、与外部事物之间一种不平衡的关系。由此可见，认知语法对主观性的定义具有心理真实性的基础。

与 Langacker 不同的是，很多其他语言学家从与意义的客观主义理论相对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主观性(客观主义的意义，强调真值条件，忽略意义中包含的个人思想、感情和态度等主观性成分)。例如：根据 Lyons (1982:102)，主观性是自然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即，自然语言在其语言结构和正常运作中，能够提供言外行为实施者的关于自我、态度和信条的表达。就是说，语言总会带有表现人们自我的印记(Lyons 1977: 739)。其他像 Traugott & Dasher (2002)等研究主观性和主观化的语言学家们基本持和 Lyons 类似的观点。Langacker 和

Lyons，以及 Traugott 和 Dasher 等对主观性的不同定义和理解，代表了现代语言学中主观性乃至主观化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Athanasiadou et al. 2005：2)。

总之，本部分介绍了主观性的定义和对其定义的理解。它与客观性属于识解的两个方面。当一个实体处于台上区域，其受到的识解是客观性的；处于台下区域，受到的识解是主观性的。不过，识解的这两个方面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共存、甚至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涉及了主观化。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介绍主观化。

## 28.5 主观化与虚化

本部分介绍主观化的定义和主观化所伴随的重要变化：虚化(attenuation)。我们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来看待主观化，而认知语法主要是从共时角度研究主观化。

从历时的角度看，“主观化”是指语言为表现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沈家煊 2001：268)。

从共时角度看，主观化的定义是，“主观化是指对某些实体的识解从相对客观变化为较为主观。”(Subjectification is a shift from a relatively objective construal of some entity to a more subjective one.)(Langacker 2000：297)

也就是说，在主观化的过程中，识解的客观性逐渐消退，主观性继续保留(Langacker 2000：298)，也就相对变得越来越明显。它们是识解的两个不同方面，是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

这种此消彼长的主观化过程可由图 28.4、28.5、28.6(均来自 Langacker 2000：298)表示。其中，图 28.4 代表主观化过程前的识解，图 28.5 代表识解的客观性减弱的过程，图 28.6 表示主观化的完成。各图中，最大辖域代表一个表达的全部概念基础，直接辖域则是在最大辖域中和表达的指向直接有关的部分，T 代表概念化的加工时间，箭头代表时间轴，C 代表概念主体，tr 代表射体，lm 代表界标，C 与 tr 和 lm 之间的虚线箭头代表概念主体对射体和界标之间互动关系的心理扫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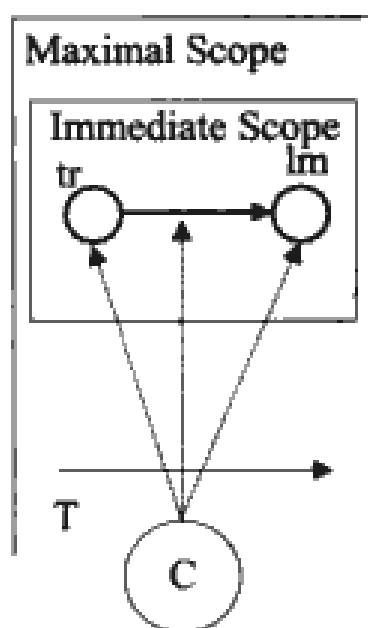


图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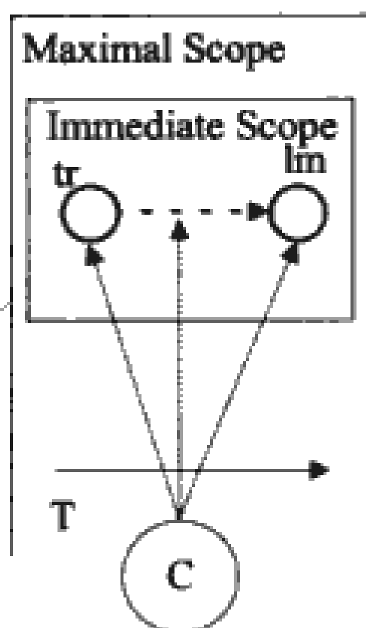


图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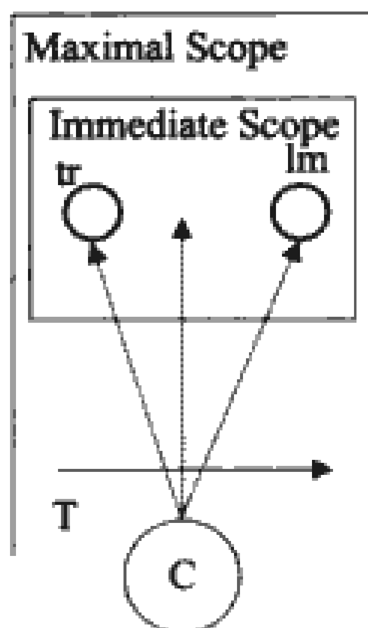


图 28.6

观察三图,可发现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射体和界标之间的粗线箭头。图 28.4 中,该箭头是实线,这表示在主观化过程前,两者的互动关系在台上区域,对该关系的识解是客观的。图 28.5 中,该箭头变为虚线,表示对该关系识解的客观性减弱了。识解客观性的减弱,也叫做虚化(attenuation)。图 28.6 中,表示射体和界标关系的箭头完全消失了,表示它们的互动关系不是客观观察到的,而是只存在于概念主体的思想中,是由概念主体的心理扫描带来的。

认知语法对主观化过程的图示和解释比较抽象,我们结合实例以及主观性、观察排列来理解。

例(4)

a. The child hurried across the street.
(孩子匆忙穿过街道。)

b. There is a mailbox across the street.
(街道对面有个邮箱。)

c. An earthquake will happen across the city.
(地震将横扫这座城市。)

介词 across 指向射体和界标之间的关系。在例(4)a 中,射体是一个移动的实体 child,也叫运动者(mover),界标是静止的实体 street。如图 28.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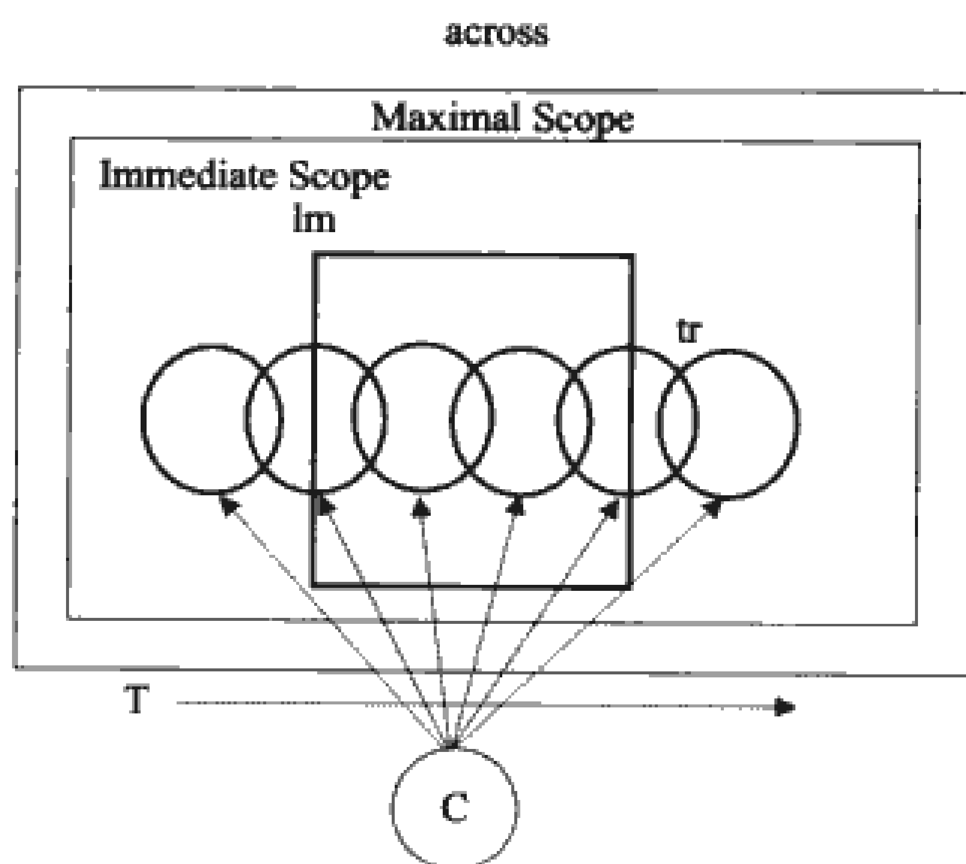



图 28.7(Langacker 1999：300)





在例(4)a 中，随着时间变化，射体沿着一条空间路径穿过了静止的界标。在这一过程中，射体的运动是空间中实际存在的运动，射体经过了这条空间路径上的所有的部分。说话人实际观察到该过程，沿着一条心理路径，以射体的初始位置为起点，追随射体的实际运动路径到射体的最终位置，完成心理扫描，对其进行概念化，并用语言表达出来。通过对这句话的分析，可以知道对射体与界标之间的关系的识解是客观性的，因为这个关系一直处于台上区域，是客观观察的对象。

在例(4)b 中，射体 mailbox 是静止的，它只占据了街道对面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相当于 a 中射体 child 的最终位置。射体是静止的，不再是一个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但是，说话人仍需要与(4)a 中相同的心理扫描，以街道这一边(相当于例 4(a)中射体的初始位置)为参照点，沿着与 a 相同的心理路径，确定射体 mailbox 的空间位置，完成对射体空间位置的概念化。射体在说话人的认知过程中沿着一条心理路径运动。该运动处于台下区域，因为它只存在于说话人的心里，没有受到实际观察，或者叫客观性的识解。不过，说话人对射体与界标之间相互关系的识解还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因为心理扫描的终点与现实中 mailbox 的位置是对应的，是处于台上区域的。从(4)a 到(4)b 是一个识解的客观性虚化，主观性增加的过程，如图 28.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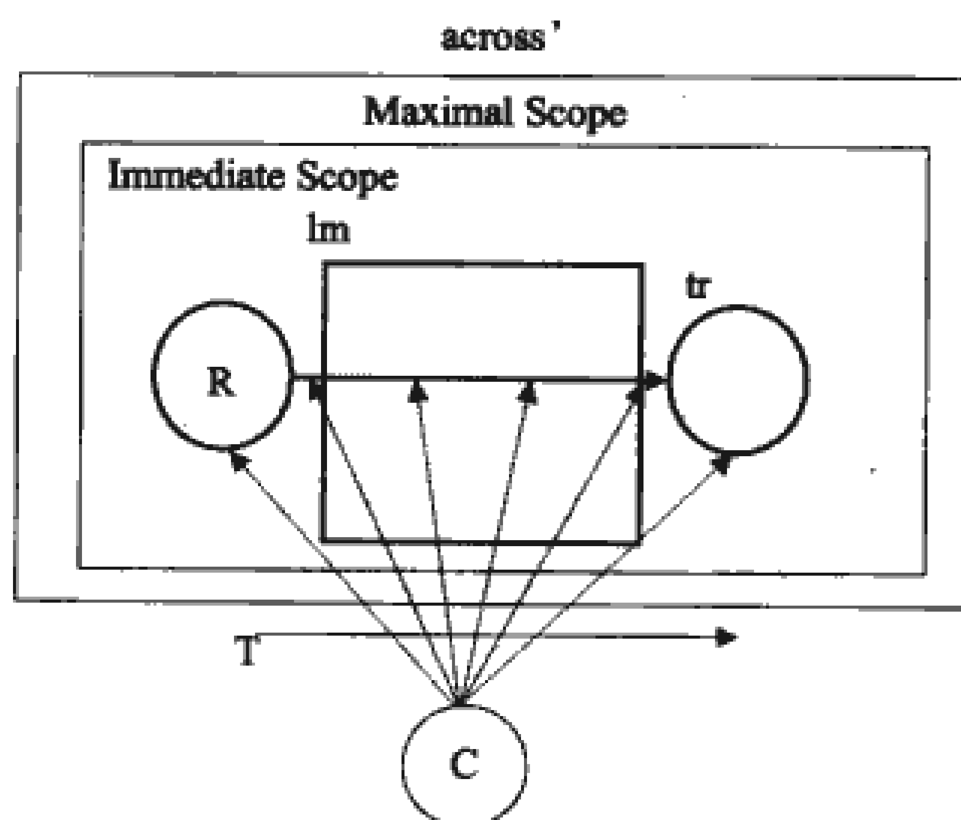



图 28.8(Langacker 1999：300)

最后我们对例(4)c 进行分析。如图 28.9 所示，界标为 city，M 代表心理路径，R 代表参照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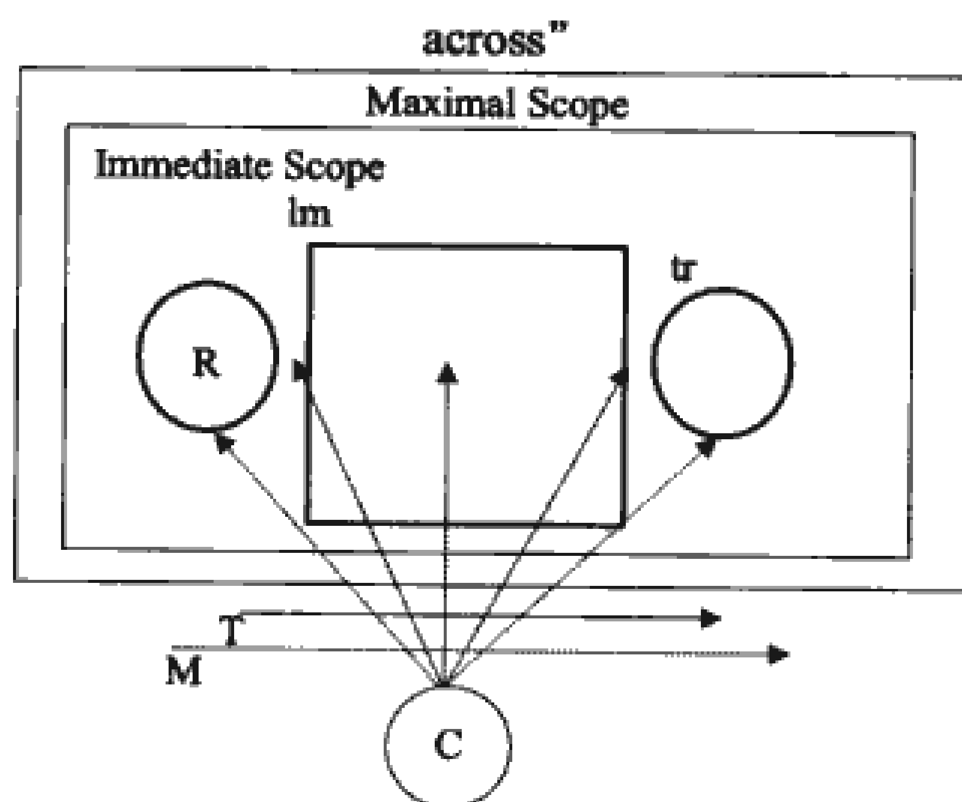



图 28.9

射体 earthquake 不可能仅沿着一条空间路径移动，而是直接在界标 city 所代表的具体地点发生。由图 28.9 可看出，说话人对这一情景进行识解和概念化时，遵循着和例(4)a，b 一样的心理扫描，他在头脑中认为射体以某个参照点为起点移动，并依次穿过整个城市到达终点。与例(4)a，b 比较，例 4(c)中对 across 勾画的关系的识解没有客观观察的基础，已经完全主观化了。

实际上，由于心理扫描始终存在于人们概念化的过程中，而且不管概念主体是否在台上区域，他都不会观察到自己的心理扫描，心理扫描始终位于台下区域，所以，识解都具有主观性(Evans & Green 2006：728，Langacker 2005b：24)。主观性是识解所固有的本质特征。

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认知语法是如何从认知、共时的角度研究主观化的。所谓主观化，是指识解的主观性增加，客观性减弱，或叫客观性虚化的过程。本部分所介绍的研究的重点是某个特定时期内，语言形式和结构是如何体现主观性识解以及客观性识解的。下一部分将介绍如何从历时的角度研究主观化。




## 28.6 主观化与语法化

这里介绍从历时的角度研究主观化的问题，主要涉及主观化与语法化之间的关系。语法化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认知语法认为，主观化，即识解客观性的虚化，可以解释许多语法化现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主语对动词控制(subject control)的减弱，就是说，主语不一定实际发出动词表示的动作。主语控制的减弱能够解释很多动词的语法化，它是由主观化造成的。请见例(5)。

例(5)

a. Sam is going to mail the letter.
   (塞姆正在去寄信。)

b. Sam is going to mail the letter.
   (塞姆将要去寄信。)

在同样一句话中，be going to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例(5)a中，be going to 表达的是说话人说话时正在发生的动作，为现在进行时，射体 Sam 正沿着一条空间路径移动，到达路径的终点后，实施不定式 to mail 所表示的活动，不定式 to mail 为界标。如图 28.10 所示，这句话表达的是客观性的识解（t 表示射体运动的时间，space 表示实际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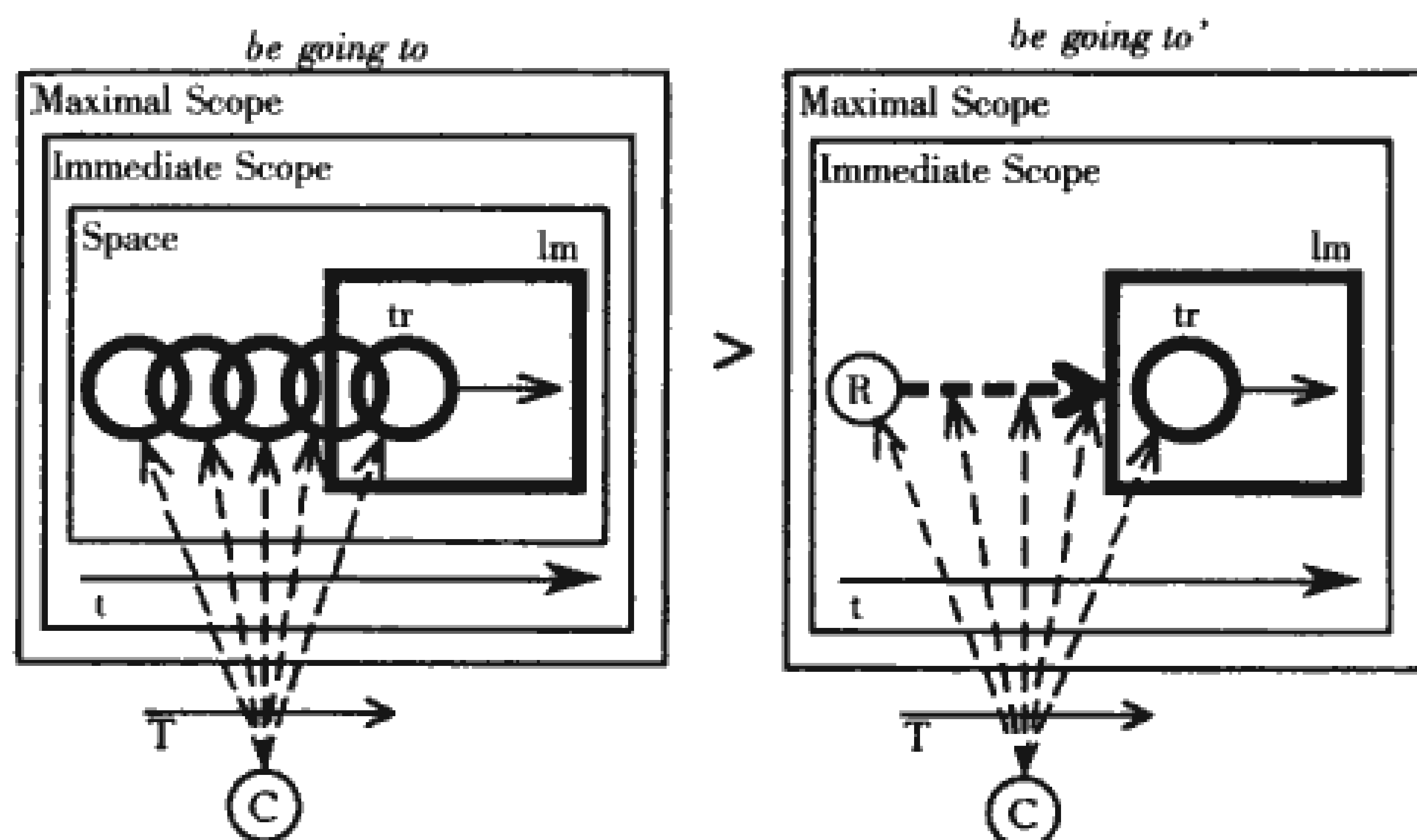



**图 28.10**(Langacker 2000：303)

例(5)b 中，be going to 表示的是将来时，同时暗含了不定式所表示的活动是射体的目的或打算。Sam 并不一定沿着一条空间路径移动，比如说，Sam 可能已经站在邮筒旁，手里拿着信，说话人看到了，然后预测说"Sam 将要寄封信"。

在例(5)b 中，主语 Sam 没有实际做出 go 这一动作，它只是不定式动作的实施者，主语控制减弱了。这是由主观化造成的。射体的运动仅存在于说话人或概念主体(Conceptualizer)的心理扫描中。它沿着心理路径运动，到达路径的终点后，实施不定式 to mail 所表示的活动。不定式表示的动作发生在射体的运动之后，而该运动显然需要时间来完成，因此，不定式的动作发生在将来。go 由一个实义动词，语法化为将来时的标志，主观化在这一语法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 Langacker 不同的是，以 Traugott & Dasher (2002)为代表的

语言学家们，则从语义变化和语用来看主观化。主观化，即“意义变得越来越存在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中”（Meanings ten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situated in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belief state or attitude toward the proposition）（Traugott 1989：31），即，主观意义增加，客观意义减少。像具有指示功能的词汇的演变，如 here，there，yesterday，you 等，就是主观化的结果。这些指示词的意义都离不开说话人的视角。根据沈家煊（2001：269），说话人的视角是说话人对客观情状的观察角度，或是对客观情状加以叙说的出发点。说话人的视角包括说话人的时间、空间位置和说话人自身。here，there 的意义表明一个以说话人的所在处为出发点的位置，yesterday 则以说话人所处时间为出发点，you 以说话人自身为出发点。请看例（6）。

例（6）

a. 他不在。

b. **我**认为他**昨天**不在**这里**。





例（6）a 仅是对一个事实的客观描述，而在例（6）b 中，如“我”、“昨天”和“这里”这三个指示词，都体现了以说话人为中心的观察视角，而不仅是客观描述，所以例（6）b 与例（6）a 相比，主观性的意义成分增加了。

总之，不管是认知语法，还是如 Traugott 和 Dasher 等学者的理论，都认为主观化是导致语法化的重要因素。不同之处在于，认知语法认为主观化是识解的主观性增加，客观性减弱，所以，更强调认知的角度；Traugott 和 Dasher 等学者的理论认为主观化是主观意义增加，客观意义减少，所以，更强调从语言表达的层面定义和解释主观化。

## 28.7 结　语

与其他关于主观性和主观化的理论相比，认知语法主要是从认知的识解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主观性是识解的主观性，是概念主体和认知对象之间不平衡的关系。主观化是识解从相对客观变得更为主观的过程，与语法化有密切联系。不过，目前对主观性和主观化的研

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是否存在一个与主观化相反的过程，即识解能否能从相对主观变得较为客观？另外，对汉语的主观性和主观化研究也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汉语中有哪些表现主观性的方式？汉语语法化中有哪些涉及主观化？汉语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具有什么特点？与其他语言是否也有相同之处？这些问题都值得做进一步的探索(沈家煊 2001:275)。

# 参考文献

1. Aissen, Judith. 1999. Markedness and subject choice in optimality theory.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7:673—711.

2. Akubo Y. and S. Kinsui. 1997. Discourse management in terms of mental spac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8: 741—758.

3. Allan, Keith. 1994. The anthropocentricity of the English word(s) "back". *Cognitive Linguistics*, 16: 11—31.

4. Alvarado, Nancy and Kimberly A. Jameson. 2005. Confidence judgments on color category best exemplar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9(2): 133—158.

5. Anderson, Earl R. 1998. *A Grammar of Iconism*. Madis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6. Ariel, Mira. 1988. Referring and accessibilit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4: 65—87.

7. Aristotle, Alexander. 1954. *Rhetoric and Poetic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8. Aristotle, Alexander. 1999 [1960]. *Metaphysics*. Trans. Richard Hop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9. Armstrong, Sharon Lee, Lila Gleitman and Henry Gleitman. 1983. What some concepts might not be. *Cognition* 13: 263—308.

10. Athanasiadou, A., Canakis, C and Bert Cornillie (eds.). 2005. *Subjectification: Various Paths to Subjectivity*.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1. Atkins, Beryl T. S. 1994. Analyzing the verbs of seeing: A frame semantics approach to corpus lexicography. In Chris Johnson,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23—131.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2. Atkins, Beryl. T. S. 1995. The role of the example in a frame semantics dictionary, In M. Shibatani and S. Thompson (eds.), *Essays i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25—4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3. Bache, Carl. 2005. Constraining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Levels of blending and disintegr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615—1635.

14. Bailey, David. 1997. *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Embodiment in the Acquisition of Action Verbs*. Ph. D. dissertation, Computer Science Division, EE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5. Baker, Collin F., Charles Fillmore and John B Lowe. 1998. The Berkeley FrameNet project.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LING-ACL*, Montreal, Canada. Retrieved April 23, 2007. http://framenet. icsi. berkeley. edu/index. php? option=contentandtask=viewandid=39andItemid.
16. Barcelona, Antonio. 2000. Introduction: The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Antonio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1—28.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7. Barcelona, Antonio. 2002. Clarifying and applying the notion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with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update. In Ren Dirven and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207—277.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8. Barsalou, Lawrence. 1992. *Cognitive Psychology: An Overview for Cognitive Scientist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 Barsalou, Lawrence. 1993. Structure, flexibility, and linguistic vagary in concepts: Manifestations of a compositional system of perceptual symbols. In Susan E. Gathercole, Alan F. Collins and Martin A. Conway (eds.), *Theories of Memory*, 29—101.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20. Beaugrande, Robert de. 1981. Design criteria for process models of reading.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16(2): 261—315.
21. Beitel, Dinara., Raymond Gibbs and Paul Sanders. 1997. The embodied approach to the polysemy of the special preposition ON. In Hubert Cuyckens and Britta Aawada (eds.),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241—260.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2. Bencini, Giulia M. L. and Adele E. Goldberg. 2000. The contribution to 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s to sentence meaning.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3: 640—651.
23. Benveniste, E. 1971 [1958]. Subjectivity in language. In *Problem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223—230. Trans. Mary Elizabeth Meek.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24. Bergen, Benjamin K and Nancy Chang. 2002. 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simulation- based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Berkeley, Calif: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 Berkeley.
25. Bergen, Benjamin K and Nancy Chang. 2005. 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simulation-based language understanding. In J. Östman and M. Fried (eds.),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147—19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6.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 1991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7. Berlin, Brent, Dennis Breedlove and Peter Raven. 1974. *Principles of Tzeltal Plant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8. Biber, D., G. Leech, S. Conrad and E. Finegan 2000[1999].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9. Blank, Andreas. 1999. Co-presence and succession: A cognitive typology of metonymy. In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169—191. Amsterdam/Philadelphia: Benjamins.
30. Blasko, D. G. 1999.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Who understands what about metaphor.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12): 1675—1684.
31. Boroditsky, L. 2000. Metaphoric structuring: Understanding time through spatial metaphors. *Cognition* 75: 1—28.
32. Brandt, Per Aage. 2005. Mental spaces and cognitive semantics: A critical comment.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578—1594.
33. Bréal, Michel. 1964 [1900]. *Semantics: 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Meaning*. Trans. Mrs Henry Cust. New York: Dover.
34. Bréal, Michel. 1897. *Essai de Semantique: Science des Significations*. Paris: Hachette.
35. Bréal, Michel. 1991. *The Beginnings of Semantics: Essays, Lectures, and Review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Wolf. London: Duckworth.
36. Brisard Frank, Gert Van Rillaer and Donimiek Sandra. 1997. Processing polysemous, homonymous, and vague adjectives. In Hubert Cuyckens and Britta Aawada (eds.)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261—28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7. Brown, Cecil H. 1990. A survey of category types in natural language. In Savas Tsohatzidis (ed.),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on Linguistics Categorization*, 17—47. Oxford: Routledge.
38. Brown, H. D. 1987.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Regents.
39. Brown, Paul. 2006. Language, culture and cognition: The view from space. *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34(1/2): 65—86.
40. Brown, Roger W. 1958. How shall a thing be called? *Psychological Review* 65: 14—21.
41. Brown, Roger W. 1965.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42. Brown, Roger W. and Eric H. Lenneberg. 1954. A study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454—462.
43. Brugman, Claudia. 1988. *The Story of Over: Polysemy, Semantic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exico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44. Brugman, Claudia. 1990. What is Invariance Hypothesi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 257—266.
45. Bryant, John and Eva Mok. 2003. *Constructing English Conditionals: Building Mental Spaces in ECG*. Technical Report.
46. Bühler, K. 1990 [1934]. *Theory of Language: The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Trans. Donald Fraser Goodwi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7. Bybee, J. L. 1988. Semantic substance vs. contra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ammatical meaning.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4: 247—264.
48. Cacciari, Cristina and Sam Glucksberg. 1994. Understanding figurative language. In Morton Ann Gernsbacher (ed.),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447—477.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49. Carlson, Laura. 2003. Object use and object location: The effect of function on spatial relations. In Emile van der Zee and Urpo Nikanne (eds.), *Cognitive Interfaces: Constraints on Linking Cognitive Information*, 94—1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0. Casad, Eugene. 1997. Where do the senses of Cora va'a- come from? In Hubert Cuyckens and Britta Aawada (eds.)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83—11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51. Charniak, Eugene. 1979. Ms. Malaprop, a language comprehension program. In Dieter Metzing (ed.), *Frame Conceptions and Text Understanding*.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Retrieved April 23, 2007, from http://dli.iiit.ac.in/ijcai/IJCAI—77—VOL1/PDF/001.pdf.
52. Charniak, Eugene. 198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ming*.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Publishers, Hillsdale, NJ.
53. Chen, Rong. 1991. Logical connectors, grounding, and cognition. *Language Sciences* 13 (3/4): 433—445.
54. Chen, Rong. 2003. *English Inversion: A Ground-before-Figure Construction*.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55. Chomsky, Noam. 1949. Morphophonemics of Modern Hebrew, undergraduate honors essa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56. Chomsky, Noam.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57. Chomsky, Noa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58. Chomsky, Noam. 1971. Deep structure, 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Danny Steinberg and Leon Jacobovits (eds.), *Semantic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in Philosophy, Linguistics, and Psychology*, 183—2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9. Chomsky, Noam. 1977. *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Elsevier.

60.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61. Chomsky, Noam. 1993.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 In K. Hale and S. J.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1—52.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Reprinted in Chomsky (1995), 167—217.]

62.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63.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 Martin, D. Michaels and J.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89—155.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64. Chu, Chengzhi. 2004. *Event Conceptu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 Realization: The Case of Mo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Ph. D. dissertation, Hawaii University.

65. Cienki, Alan. 1997. Some properties and groupings of image schemas. In Marjolijn Verspoor, Kee Dong Lee and Eve Sweetser (eds), *Lexical And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3 — 15. Amsterdam/Philadelphia: Benjamins.

66. Cienki, Alan. 1998. Straight: An image schema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9: 107—149.

67. Clausner, Timothy and William Croft. 1999. Domains and image schema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0 (1): 1—31.

68. Cohen, G. 2000. Hierarchical models in cognition: Do they have psychological re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12 (1): 1—36.

69. Coulson, Seana. 2001. *Semantic Leaps: Frame-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0. Coulson, Seana and Gilles Fauconnier. 1999. Fake guns and stone lions: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privative adjectives. In Barbara Fox, Dan Jurafsky and Laura Michaelis (eds.), *Cognition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143—158. Palo Alto, CA: CSLI.

71. Coulson, Seana and Todd Oakley. 2000. Blending bas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175—196.

72. Coulson, Seana and Todd Oakley. 2005a. Blending and coded meaning: Literal and figurative meaning in cognitive seman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510—1536.

73. Coulson, Seana and Todd Oakley. 2005b.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507—1509.

74. Croft, William. 1993.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4): 335—370.

75.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6. 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7. Croft, William. 2005. Logical and typological arguments for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J. Östman and M. Fried (eds.),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273 — 31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78. Croft, William and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9. Croft, William and Alan Cruse.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80. Cruse, Allan. 1977. The pragmatics of lexical specificit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3: 153—164.

81. Cutrer, M. 1994. *Time and Tense in Narratives and Everyday Languag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82. Cuyckens, Hubert and Britta Aawada (eds.). 1997.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83. Cuyckens, Hubert, Thomas Berg, Ren Dirven and Klaus-Uwe Panther. 2003. *Motivation in Language—Studies in honor of Gunter Radde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84. Dancygier, Barbara. 2002. Mental space embeddings, counterfactuality, and the use of unless, 6: 347—377.

85. Dancygier, Barbara. 2005. Blending and narrative viewpoint: Jonathan Raban's travels through mental space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4: 99—127.

86. Dancygier, Barbara. 2006. What can blending do for you?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 5—15.

87. Deane, Paul D. 1987. English possessives, topicality, and the silverstein hierarchy.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3: 65—76. Californi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88. Dewell, Robert. 1994. Over again: Image-schema transformations in semantic analysis. *Cognitive Linguistics* 5(4): 351—380.

89. Dews, S. and E. Winner. 1999. Obligatory processing of literal and nonliteral meanings in verbal iron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12): 1579—1600.

90. Dirven, Ren. 2002. Metonymy and metaphor: Different mental strategies of conceptualisation. In Ren Dirven and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75 — 111.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91. Dirven, Ren. 2003. In search of conceptual structure: Five milestones in the work of Günter Radden. In Hubert Cuyckens, Thomas Berg, Ren Dirven and Klaus-Uwe Panther (eds.), *Motivation in Language*, viii — xxvi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92. Dirven, Ren. 2005. Major stran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Ruiz de Mendoza Ib nez, Francisco J., and M. Sandra Pena Cervel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17—68.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93. Dirven, Ren and John Taylor. 1988.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vertical space in English: The case of tall. In Rudzka-Ostyn (ed.),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379—40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94. Dirven, Ren and Marjolijn Verspoor. 2004[1998].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95. Dirven, Ren, Roslyn M. Frank and Cornelia Ilie. 2001. *Language and Ideology. Vol. 2: Descriptive Cognitive Approach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96. Dirven, Ren, Roslyn M. Frank and Martin Pütz. 2003. *Cognitiv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Ideology, Metaphor and Meaning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97. Dixon, Robert. 1977. Where have all the adjectives gone? *Studies in Language* 1: 19—80.

98. Dodge, Ellen and George Lakoff. 2005. Image schema: From linguistic analysis to neural grounding. In Hampe and Grady (2005): 57—92.

99. Dowker, Ann. 2003. Young children's and adults' use of figurative language: How important ar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nfluences? In Nerlich Brigitte, Zazie Todd, Vimala Herman, et al. (eds.),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317—332.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00. DuBois, John W. 1985. Competing Motivations. In John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343 — 36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01. Durieux, Frank. 1990. The meanings of the specifying genitive in English:

A cognitive analysis. *Antwerp Papers in Linguistics* 66: 1—94.

102. Engstrøm, Anders. 1999.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revisited. *Metaphor and Symbol* 14(1): 53—61.

103. Evans, Vyvyan. 2001. Reconsidering prepositional polysemy networks: The case of *Over*. *Language* 4: 724—766.

104. Evans, Vyvyan. 2007. *A Glossa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05. Evans, Vynyan and Melanie Green.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06. Evans, Vyvyan, Benjamin K. Bergen and Jörg Zinken. 2007.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enterprise: An overview. In Vyvyan Evans, Benjamin K. Bergen and Jörg Zinken (eds.),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Reader*. 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Company.

107. Fauconnier, Gilles. 1984. *Espaces Mentaux: Aspects de la Construction du Sens Dans les Langues Naturelles*. Paris: Minuit.

108. Fauconnier, Gilles. 1985.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109. Fauconnier, Gilles. 1994 [1985].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0. Fauconnier, Gilles.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1. Fauconnier, Gilles. 1998. Mental spaces, language modalities,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In Tomasello (eds.),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251—279. Michael. London/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112. Fauconnier, Gilles and Eve Sweetser. 1996.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3.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1994. Conceptual projection and middle spaces. *UCSD Cognitive Science Technical Report*.

114.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1996. 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 In Adele E. Goldber (eds.),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113—129.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15.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1998.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Cognitive Science* 22 (2): 133—187.

116.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1999. Metonymy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In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77—90.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17.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2000. Compression and global insight.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283—304.

118.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19.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2003. Polysemy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Nerlich Brigitte, Zazie Todd, Vimala Herman, et al. (eds.),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79—94.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20. Feyaerts, Kurt. 2000. Refining the Inheritance Hypothesis: Interaction between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hierarchies. In Antonio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s the Crossroads*, 59—78.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21. Fillmore, Charles.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Emmon Bach and Robert T.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1—8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22. Fillmore, Charles. 1975.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In Cathy Cogen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23—131.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23. Fillmore, Charles. 1977a. 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 In Antonio Zampolli (ed.), *Linguistics Structures Processing*, 55—81. Amsterdam/New York: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24. Fillmore, Charles. 1977b. Topics in lexical semantics. In Roger Cole (ed.),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76—13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25. Fillmore, Charles. 1982a. Frames semantics.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111—137. Seoul: Hanshin.

126. Fillmore, Charles. 1982b. Towards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a spatial deixis. In Robert Jarvella and Wolfgang Klein (eds.),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Studies in Deixis and Related Topics*, 31—59. Chichester/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27. Fillmore, Charles. 1985a.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Quaderni di Semantica* 6(2): 222—254.

128. Fillmore, Charles. 1985b. Syntactic intrusions and the notion of grammatical constrction. In Mary Niepokuj,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73—86.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29. Fillmore, Charles. 1988. The mechanism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Shelley Axmaker, Annie Jaisser and Helen Singmast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35—55.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30. Fillmore, Charles. 1994. The hard road from verbs to nouns. In Matthew

Y. Chen, Ovid J. L. Tzeng and William S. Y. Wang (ed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105—129. Taiwan: Pyramid Press.

131. Fillmore, Charles and Beryl Atkins. 1992. Towards a frame-based lexicon: 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 In Adrienne Lehrer and Eva Feder Kittay (ed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 New Essays in Semantic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75—102.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32. Fillmore, Charles and Beryl. T. S. Atkins. 1994. Starting where the dictionaries stop: The challenge of corpus lexicography. In Beryl. T. S. Atkins and Antonio Zampolli (eds.),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Lexicon*, 349—3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3. Fillmore, Charles, Paul Kay and Mary Catherine O' 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lone. *Language* 64 (3): 501—538.

134. Finch, G. J. 1995. Metaphor and poetic discourse. *English* 44: 56—70.

135. Foley, William A. 1997.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36. Frank, Roslyn M. 2003. Conflicting identitie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European and Basques re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Being. In René Dirven, Roslyn M. Frank and Martin Pütz (eds.), *Cognitiv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Ideologies, Metaphors, and Meanings*, 123—157.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37. Frank, Roslyn M. and Mikel Susperregi. 2001. Conflicting ident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ncommensurate root metaphors in Basque and European image schemata. In René Dirven, Roslyn M. Frank and Cornelia Ilie (eds.), *Language and Ideology (2): Descriptive Cognitive Approaches*, 134—160.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38. Freeman, Margaret. H. 1995. Metaphor making meaning: Dickinson's conceptual unive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6), 643—66.

139. Freeman, Margaret. H. 2002. Momentary stays, exploding forces.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30(1): 73—90.

140. Freeman, Margaret. H. 2006. Blending: A respon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 107—117.

141. Freeman, Margaret. 2002. The body in the word: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hape of a poetic text. In Elena Semino and Jonathan Culpeper (eds.),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23—47.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42. Fried, Mirjam. 2007. What is Construction Grammar? http: www.constructiongrammar.org.

143. Fried, Mirjam and Jan-Ola Östman. 2004. Construction grammar: A thumbnail sketch. In M. Fried and J. Östman (eds.),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a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 11 — 8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44. Fried, Mirjam and Jan-Ola Östman. 2005.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spoken language: The case of pragmatic particl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1): 1752—1778.

145. Fujii, Seiko. 1993. *The Use and Learning of Clause-linkage: Case Studies in Japanese and English Conditionals*.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46. Gavins, Joanna and Gerard J. Steen. 2003.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gmatic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47. Geeraerts, Dirk. 1989. 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prototype theory. *Linguistics* 27: 587—612.

148. Geeraerts, Dirk. 1993. Vagueness's puzzles, polysemy's vagar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223—272.

149. Geeraerts, Dirk. 2002.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osite expressions. In Ren Dirven and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435 — 465.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50. Geeraerts, Dirk. 2006a.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51. Geeraerts, Dirk. 2006b. Introduction: A rough guide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Dirk Geeraerts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1—28.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52. Geeraerts, Dirk. 2007.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erview by Juan I. Marín-Arrese).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5: 289—305: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53. Geeraerts, Dirk and Hubert Cuyckens (Eds). 2007.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s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4. Geeraerts, Dirk, Stefan Grondelaers and Peter Bakema. 1994. *The Structure of Lexical Variation: Meaning, Naming, and Context*.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55. Gernsbacher, M. A. and R. R. W. Robertson. 1999. The role of suppression in figurative language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12): 1619—1630.

156. Gibbs, Raymond W. 1980. Spilling the beans on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for idioms in conversation. *Memory and Cognition* 8: 449—456.

157. Gibbs, Raymond W. 1986. Skating on thin ice: Literal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dioms in conversation. *Discourse Processes* 9: 17—30.

158. Gibbs, Raymond W. 1992. Categorization and metaphor understand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99: 572—577.

159. Gibbs, Raymond W. 1994a.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0. Gibbs, Raymond W. 1994b. Figurative thought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In Morton Ann Gernsbacher (ed.),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441—446.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61. Gibbs, Raymond W. 1996. Why many concepts are metaphorical. *Cognition* 61: 309—319.

162. Gibbs, Raymond W. 1999. Taking metaphor out of our heads and putting it into the cultural world. In Gerard Steen and Raymond Gibbs (eds.),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45—166.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63. Gibbs, Raymond W. 2000. Making good psychology out of blending the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347—358.

164. Gibbs, Raymond W. 2001. Evaluating contemporary models of figurativ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contextual information. *Metaphor and Symbol* 16: 317—333.

165. Gibbs, Raymond W. 2003. Prototypes in dynamic meaning construal. In Joanna Gavins and Gerard Steen (eds.),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27—40. London: Routledge.

166. Gibbs, Raymond W. 2007. Why cognitive linguists should care more about empirical methods. In Gonzalez-Marquez et al. (eds.), *The Empirical Metho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 3—1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67. Gibbs, Raymond W. and Herbert Colston. 1995.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image schema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6(4): 347—378.

168. Gibbs, Raymond W. and O' brien Jenniffer. 1990. Idioms and mental imagery: The metaphorical motivation for idiomatic meaning. *Cognition* 36: 35—68.

169. Gibbs, Raymond W. and Teenie Matlock. 1997.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polysemy. In Cuyckens, Hubert and Britta Aawada (eds.)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213 — 239.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0. Gibbs, Raymond W., Dinara Beitel, Michael Harrington, et al. 1994. Taking a stand on the meanings of stand: Bodily experience as motivation for polysemy. *Journal of Semantics* 11: 231—251.

171. Gibbs, Raymond W., Josephine M. Bogdanovich, Jeffrey R. Sykes and Dale J. Barr. 1997. Metaphor in idiom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7: 141—154.

172. Giora, R. and O. Fein. 1999. On understanding familiar and less-familiar figurative languag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12): 1601—1618.

173. Givón, Talmy. 1994. Isomorphism in the grammatical code-cognitive and bi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Raffaele Simone (ed.), *Iconicity in Language*, 47—7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4. Glucksberg, Sam. 1998. Understanding metaphor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7: 39—43.

175. Glucksberg, Sam and Matthew McGlone. 1999. When love is not a journey: What metaphors mea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12): 1541—1558.

176.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7. Goldberg, Adele E. 2003.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3: 1—11.

178. Goldberg, Adele E. 2005a. Argument realization: The role of constructions, lexical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factors. In J. Östman and M. Fried (eds.),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17—4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9. Goldberg, Adele E. 2005b.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80. Goldberg, Adele E. 2006. The inherent semantics of argument structure: The case of the English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In D. Geeraerts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401 — 437. Berlin: Monton de Gruyter.

181. Goldsmith, John. 1985. A principled exception to the 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 In W. H. Eilfort, P. D. Kroeber and K. L. Peterson (eds.), *CLS 21. Part 1, Papers from the General Session.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133—1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2. Gonzalez-Marquez, Monica, Irene Mittelberg, Seana Coulson, and Michael J Spivey. 2007. *The Empirical Metho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83. Goossens, Louis. 1990.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 for linguistic a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3): 323—340.

184. Gorayska, Barbara. 1993. Reflections: A commentary on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seman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 47—53.

185. Grady, Joseph. 2000.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335—345.

186. Grady, Joseph. 2005. Primary metaphors as inputs to conceptu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595 1614.

187. Grady, Joseph, Sarah Taub and Pamela Morgan. 1996. Primitive and compound metaphor. In Goldberg, Adele (ed.), *Conceptual Metaphor, Discourse and Language*, 177—187.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188. Grady, Joseph, Todd Oakley and Seana Coulson. 1999. Blending and Metaphor. In Gerard Steen and Raymond Gibbs (eds.),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01—125.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89. Grice, H.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eter Cole and Jerry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ume* 3: *Speech Acts*,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0. Grundy, Peter. 2004. The figure/ground gestalt and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In Michel Achard and Susanne Niemeier (eds.), 119—14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1. Grundy, Peter and Jiang Yan. 2001. The bare past as a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discourse. In Ren Dirven, Roslyn M. Frank and Cornelia Ilie (eds.), *Language and Ideology. Vol. 2: Descriptive Cognitive Approaches*, 117—13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2. Gundel, Jeanette K. 1985. Shared knowledge' and topic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9, 83—107.

193. Haiman, John. 1980.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 *Language* 56: 515—540.

194. Haiman, John.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Language* 59: 781—819.

195. Haiman, John. 1985a.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 Haiman, John. 1985b.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 Halliday, M. A. K. and Ruqaiya Hasan. 1985.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 Halliday, M. A. K. and Ruqaiya Hasan. 2001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 Halliday, MAK & C. Matthiessen.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 Hampe, Beate and Joseph E. Grady (eds.). 2005. *From Perception to Meaning: Image Schema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1. Harder, Peter. 1996. *Functional Semantics: A Theory of Meaning, Structure and Tense in English*.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2. Harder, Peter. 2005. Blending and polarization: Cognition under pressur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636 1652.

203. Hardin, Clyde L. and Luisa Maffi. 1997. *Color Category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4. Hasan, Ruqaiya. 1996. *Ways of Saying: Ways of Meaning*. London: Cassell.

205. Haser, Verena. 2005. *Metaphor, Metonymy, and Experientialist Philosophy: Challenging Cognitive Semantic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6. Heider, Eleanor Rosch. 1972. Universals in color naming and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93: 1—12.

207. Heider, Eleanor Rosch and Donald C. Olivier. 1972.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r space in naming and memory for two languages. *Cognitive Psychology* 3: 337—354.

208. Herrmann, Theo. 1990. Vor, hinter, rechts und links: Das 6H-Modell. Psychologische Studien zum sprachlichen Lokalisieren. *Zeitschrift fu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78: 117—140.

209. Herskovits, Annette. 1986. *Language and Spatial Cogni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Prepositions i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0. Hill, Cliord. 1975.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front" and "back" in bilingual speakers.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6—206.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211. Hiraga, Masako K. 1994. Diagrams and metaphors: Iconic aspects in languag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2: 5—21.

212. Hiraga, Masako K. 2005. *Metaphor and Iconicity: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Analysing Tex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13. Hoek, Karen. 1996. Conceptual locations for reference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n Adele E. Goldberg (ed.),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334—350. CSLI Publications.

214. Hopper, Paul. 1979. Aspect and foreground in discourse. In Talmy Givon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Discourse and Syntax*, 213 — 24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15. Hopper, Paul. J. and E.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16. Horton, Marjorie and Ellen Markman. 1980.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basic and superordinate categories. *Childe Development* 51: 708—715.

217. Hougaard, Anders. 2005. Conceptual disintegration and blending in interactional sequences: A discussion of new phenomena, processes vs. products, and methodolog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653—1685.

218. Hubbell, James A. and Michael W. O' Boyle. 1995. The effects of metaphorical and literal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on lexical decision latency of sentence components.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24: 269—287.

219. Hutchins, Edwin. 2005. Material anchors for conceptual blend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555—1577.

220. Jackendoff, Ray. 1983.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21. Jackendoff, Ray. 1997. Twist in the night away. *Language* 73: 534—559.

222. Jackobson, Roman. 1957.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Russian Language Project.

223. Jackobson, Roman. 1958.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Russian Language Project.

224. Jakobson, Roman. 1990.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In Linda R. Waugh and Monique Monville-Burston (eds.), *On Language*, 407—42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25. Jakobson, Roman. 2002. 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 In Ren Dirven and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41—47.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26. Johnson, C. 1999. Metaphor vs. conflation in the acquisition of polysemy: The case of SEE. In M. K. Hiraga, C. Sinha, and S. Wilcox, (eds.), *Cultural, Typ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ssu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152: 155—16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27. Johnson, Mark.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28. Johnson, Mark. 1992.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seman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4): 345—366.

229. Johnson, Mark. 1993. Why cognitive semantics matters to philosop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 62—74.

230. Johnson, Mark and George Lakoff. 2002. 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1): 245—263.

231. Jonsdottir, Mar a and Randi. C. Martin 1996. Superordinate vs. basic knowledge in aphasia: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9 (4): 261—287.

232. Judith, Aissen. 1999. Markedness and subject choice in optimality theory.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7: 673—711.

233. Kawachi Kazuhiro. 2007. Korean putting verbs do not categorize space contrastively in terms of "tightness of fit". *Lingua*. 10:1801—1820.

234. Kay, Paul. 1971. Taxonomy and semantic contrast. *Language* 47: 866—887.
235. Kay, Paul. 1990. Eve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3(1): 59—112.
236. Kay, Paul. 1995.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J. Verschueren et al.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171 — 17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37. Kay, Paul. 2002. An informal sketch of a formal architecture for construction grammar. *Grammar* 5:1—19.
238. Kay, Paul. 2005. Color categories are not arbitrary. *Cross-Culture Research* 39 (1): 39—55.
239. Kay, Paul and Chad K. McDaniel. 1978. The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meaning of basic color terms. *Language* 54(3): 610—646.
240. Kay, Paul and Charles Fillmore. 1999.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 The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 *Language* 751:1—33.
241. Kay, Paul and Luisa Maffi. 1999. Color appearance and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basic color lexicon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1 (4): 743—760.
242. Keenan, Edward L. 1976. Towards a universal definition of "subject". In Charles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247—30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43. Keysar, Boaz and Bridget Martin Bly. 1999.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Do idioms reflect conceptual structur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12): 1559—1578.
244. Kihara, Yoshihiko. 2005. The mental space structure of verbal irony. *Cognitive Linguistics* 6: 513—530.
245. Kilgarriff, Adam. 2003. "I don't believe in word senses". In Nerlich Brigitte, Zazie Todd, Vimala Herman, et al. (eds.).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361—392.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46. Kintsch, Walter and Anita R. Bowles. 2002. Metaphor comprehension: what makes a metaphor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7: 249—262.
247. Koch, Peter. 1999. Frame and contiguity: On the cognitive bases of metonymy and certain types of word formation. In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139—167.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48. Koffka, Kurt. 1935.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49. Kövecses, Zoltán. 1999. Metaphor: does it constitute or reflect cultural

models? In Raymond, W. Gibbs and Gerard T. Steen (eds.),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67—188.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50. Kövecses, Zoltán.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1. Kövecses, Zoltán. 2006.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2. Kövecses, Zoltán and Günter Radden. 1998.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9 (1): 37—77.

253. Kreuz, R. J., M. A. Kassler, L. Coppenrath and McLain Allen. 1999. Tag questions and common ground effects in the perception of verbal iron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12): 1685—1700.

254. Kristiansen, Gitte, Michel Achard, René Dirven and Francisco J. Ruiz de Mendoa Ibáñez.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Application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55. Krzeszowski, Tomasz. 1993. The Axiological parameter in preconceptual image schemata. In Geiger, R. A. and B. Rudzka-Ostyn (eds), *Conceptualisation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307—330. Berlin/NY: Mouton de Gruyter.

256. Labov, William. 1973.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In Charles-James N. Bailey and Roger W. Shuy (eds), *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340—373.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57. Lakoff, George. 1986a. A figure of thought.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 (3): 215—225.

258. Lakoff, George. 1986b. Classifiers as a reflection of mind. In Colette Craig (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13—52. Amsterdam/Philadelphia: Benjamins.

259. Lakoff, George. 1986c. Frame semantic control of the 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 In Anne M. Farley, et al. (ed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Pragmatics and Grammatical Theory*, 152—167.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60. Lakoff, George. 1986d. The meanings of literal.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 (4): 291—296.

261. Lakoff, George. 1987a.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2. Lakoff, George. 1987b. Cognitive models and prototype theory. In Ulric Neisser (ed.)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Factors in Categorization*, 391—4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3. Lakoff, George. 1988. Cognitive semantics. In Umberto Eco, Marco Santambrogio and Patrizia Violi (eds.), *Mean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119—54.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64. Lakoff, George. 1990.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Is abstract reason based on image schema?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39—74.

265. Lakoff, George. 1991. Cognitive versus generative linguistics: How commitments influence result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 53—62.

266. Lakoff, George.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ndrew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02—2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7. Lakoff, George. 1994. What is a conceptual system? In Wills F. Overton and David S. Palermo (eds.), *The Nature and Ontogenesis of Meaning*, 41—9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268. Lakoff, George. 1996. *Moral Politics: How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hin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9. Lakoff, George. 2008. *The Political Mind: Why You Can't Understand 21st-Century American Politics with an 18th-Century Brain*.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70. Lakoff, George, Howard Dean and Don Hazen. 1977. Linguistic gestalts, *Papers from the Thirtee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36—287. Chicago, Ill: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71.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72.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273.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2003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74. Lakoff, George and Mark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75. Lakoff, George and Rafael E. Núñez. 2002. *Where Mathematics Comes from: How the Embodied Mind Brings Mathematics into Be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276. Lakoff, George and Zoltán Kövecses. 1987. The cognitive model of anger inherent in American English. In Dorothy Holland and Naomi Quinn (eds.),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195—2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77. Lakoff, George, and Rafael Núñez. 2000. *Where Mathematics Comes From:*

*How The Embodied Mind Brings Mathematics Into Be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278. Lakoff, George, Howard Dean and Don Hazen. 1977. Linguistic gestalts, *Papers from the Thirtee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36—287. Chicago, Ill;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79. Lamb, Trevor and Janine Bourriau. 1995. *Colour: Art and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0. Lambrecht, Knud. 1984. Formulaicity, fram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in German binomial expressions. *Language* 60 (4): 753—796.

281. Lambrecht, Knud.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 Focu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2. Landau, Barbara and Ray Jackendoff. 1993. "What" and "where" in spatial language and spatial cogni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6(2): 217—238.

283. Landsberg, Marge E. 1995. *Syntactic Iconicity and Linguistic Freezes: The Human Dimens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84. Langacker, Ronald W. 1985. Observations and speculations on subjectivity.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 109 — 15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85.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86. Langacker, Ronald W. 1990. Subjectific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5—38.

287.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Vol. I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88. Langacker, Ronald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 1—38.

289. Langacker, Ronald W. 1995. Possession and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In John R Taylor and Robert E. Maclaury (eds.), *Language and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of the World*, 51—79. Berlin/NewYork: Mouton de Gruyter.

290. Langacker, Ronald W. 2000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91. Langacker, Ronald W. 2001. Dynamicity in grammar. *In Axiomathes* 12 : 7—33.

292. Langacker, Ronald. 2002 [1991].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93. Langacker, Ronald W. 2004. Metonymy in grammar.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6: 2—24.

294. Langacker, Ronald W. 2005a.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radical,

and less so. In F. J. Ruiz de Mendoza Ibanez and M. S. Pena Cervel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101—15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95. Langacker, Ronald W. 2005b. Subjectification, grammaticization, and conceptual archetypes. In Athanasiadou, A., Costas, C. and Bert Cornillie (eds.), *Subjectification: Various Paths to Subjectivity*, 3—26.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96. Langacker, Ronald W. 2006. Introduction to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In Dirk Geeraerts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29—67.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97. Langacker, Ronald W.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Ronald Langaker*. Gao Yuan and Li Fuyin (ed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98. Lappolla, Randy J. 1995. Pragmatic relations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In Pamela Downing and Michael Noonan (eds.),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297—32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99. Laurence, Stephen and Eric Margolis. 1999. *Concepts: Core Reading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00. Lee, David. 2001.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01. Lehrer, Adrienne. 2003. Polysemy in derivational affixes. In Nerlich Brigitte, Zazie Todd, Vimala Herman, et al. (eds.),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217—232.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02. Leibniz, G. W. 1951. *Theodicy: Essays on the Weakness of God, the Freedom of Man, and the Origin of Evi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303. Levinson, Stephen C. 1987. Pragmatics and the grammar of anaphora.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3: 379—434

304. Levinson, Stephen C. 2003.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5. Levinson, Stephen C. and David P. Wilkins (eds.) 2006. *Grammar of Space: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6.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and language. In Charles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457—4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07. Li, Thomas Fuyin. 2003. *The Acquisition of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Idioms, and Proverbs by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A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Image Schema-Based Approach*. Ann Arbor, Michigan: UMI,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308. Lindner, Susan. 1983. *A lexical-semantic analysis of English verb-particle constructions with UP and OU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309. Lundquist Lita. 1995. Indefinite noun phrases in legal texts use, fun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ental spac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3: 7—29.

310.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1. Lyons, John. 1982. Deixis and subjectivity: Loguor, ergo sum? In R. J. Jarvella and W. Klein (eds.),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Studies in Deixis and Related Topics*, 101—124. New York: John Wiley.

312. Lyons, John. 1995.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3. Maeder, Constantino, Olga Fischer and William J. Herlofsky. 2003. Outside-in, inside-out: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ymposium on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14. Mandelblit, Nili. 1995. Beyond lexical semantics: Meaning and blending of conceptual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Dublin, Ireland, July 1995.

315. Mandelblit, Nili. 2000.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From syntax to morph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197—251.

316. Mandler, Jean M. 1988. How to build a bab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cessible representational system. *Cognitive Development* 3: 113—136.

317. Mandler, Jean M. 1992. How to build a baby II: Conceptual primitives. *Psychological review* 99 (4): 587—604.

318. Mandler, Jean M. 2005. How to build a baby Ⅲ: Image schemas and the transition to verbal thought. In Hampe and Grady (2005).

319. Martin, Jean R. 1984. Language, register and genre. In Frances Christie (ed.), *Children Writing: Reader*, 21 — 30. Geelong Vic.: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320. Martin, Willy. 1997. A frame-based approach to polysemy. In Hubert Cuyckens and Britta Aawada (eds.),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57 — 81.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21. Matsumoto, Yoshiko. 1989. *Grammar and Semantics of Adnomial Clauses*

*in Japanese*.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322. Matsumoto, Yoshiko. 1996. Subjective motion and English and Japanese verbs. *Cognitive Linguistics* 7(2): 183—226.
323. Matthews, P. H. 1997.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4. McAlister, Sean. 2006. The explosive devices of memory':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narrativ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 91—106.
325. McLure, Roger. 1993. On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seman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 39—74.
326. McNeill, D. 1992. *Hand and Mind: What Gestures Reveal About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27. Mervis, Carolyn and Maria A. Crisafi. 1982. Order of acquisition of subordinate-, basic-, and superordiante-level categories. *Childe Development* 53: 258—266.
328. Mey, Jacob. 2001[1993].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lackwell Publisher].
329. Miller, George A. and Philip N. Johnson-Laird. 1976.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30. Minsky, Marvin. 1975.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 In Patrick Henry Winston (ed.),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 211—277. New York: McGraw-Hill.
331. Mitkovska, Liljana. 2004. The conceptual network of the possessive *na-construction* in Macedonian.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Issue* 5, 1—22. Retrieved May 16, 2007, from www.seelrc.org /glossos/issues/5/mitkovska.pdf.
332. Morgan, Pamela S. 1997. Self-presentation in a speech of Newt Gingrich. *Pragmatics* 7: 275—308.
333. Morgan, Pamela S. 2001. The semantics of an impeachment: Meanings and models in a political conflict. In René Dirven, Roslyn M. Frank and Cornelia Ilie (eds.), *Language and Ideology. Vol. 2: Descriptive Cognitive Approaches*, 77—106.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34. Müller, Wolfgang G. and Fischer, Olga. 2003. *From Sign to Signing: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35. Munnich, Edward and Barbara Landau 2003. The effects of spatial language on spatial representation: Setting some boundaries. In Dedre Gentner and Susan Goldin-Meadow (eds.), *Language in Mind: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Thought*, 113—15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36. Murphy, Gregory L. 1996. On metaphoric representation. *Cognition* 60: 173—204.

337. Murphy, Gregory L. 1997. Reasons to doubt the present evidence for metaphoric representation. *Cognition* 62: 99—108.

338. Myers, Dan. 1994. Testing for prototypicality: The Chinese morpheme *go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261—280.

339. Nahinsky, Irwin D. 1992. Commentary on basic levels in artificial and natural categories: Are all basic levels created equal? In Barbara Burns (eds.), *Percepts,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Amsterdam: North-Holland.

340. Nanny, Max and Olga Fischer Catharina Maria. 1999. *Form Miming Meaning: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41. Nanny, Max and Olga Fischer. 2000. *The Motivated Sign—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42. Narayanan, Srini. 1997. *Embodiment i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Sensory-Motor Representations for Metaphoric Reasoning About Event Description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343. Nerlich, Brigitte, Zazie Todd and David Clarke. 2003. Emerging patterns and evolving polysemies: the acquisition of *get* between four and ten years. In Nerlich Brigitte, Zazie Todd, Vimala Herman, et al. (eds.).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333—360.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44. Nerlich, Brigitte. and David Clark. 1997. Polysemy: Patterns of meaning and patterns in history. *Historiographica Linguistica* 24: 349—385.

345. Nerlich, Brigitte, Zazie Todd, Vimala Herman and David D. Clark (eds.). 2003.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46. Newman, John. 2004. Motivating the uses of basic verbs: Linguistic and extralinguistic considerations. In Gunter Radden and Klaus-Uwe Panther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193—21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47. Newmeyer, Frederick J. 1980. *Linguistic Theory in Americ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48. Newmeyer, Frederick J. 1991a. Functional explanation in linguistics and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 3—28.

349. Newmeyer, Frederick J. 1991b. O, what a tangoed web they weav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 97—107.

350. Newmeyer, Frederick J. 1992. Iconicity and generative grammar. *Language* 68: 756—796.

351. Newmeyer, Frederick J. 1996. *Generative Linguistic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52. Newmeyer, Frederick J. 1999. Bridges between generative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Leon de Stadler and Christoph Eyrich (eds.), *Issu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3—19. New York/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53. Nikiforidou, Kiki. 1991. The meaning of genitive: A case study in semantic structure and semantic change. *Cognitive Linguistics* 2: 149—205.

354. Noordman, Leonard and Femake de Blijzer. 2000. On the processing of causal relations. In Elizabeth Couper-Kuhlen and Bernad Kortmann (eds.), *Cause, Condition, Concession, Contrast: Cognitive and Discourse Perspective*, 35—56.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55. Nöth, Winfried. 2000. Semiotic foundation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Max Nanny and Olga Fischer (eds.), *The Motivated Sign: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7—2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56. Núñez, Rafael E. 2005. Creating mathematical infinities: Metaphor, blending, and the beauty of transfinite cardinal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717—1741.

357. Nwokah, Eva. 1981. Information-processing strategies and short-term memory in normal and retarded children. *First Language* 2: 61—66.

358. Oakley, Todd. 2007. Image schema. In Dirk Geeraerts and Hubert Cuyckens (eds.), *Th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14 — 23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9. Ogden, C. K. and I. A. Richards. 1923. *The Meaning of Meaning*.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360. Ouhalla J. 2001. *Introducing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from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o Minimali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361. Okamoto, Shigeko. 1985. *Ellipsis in Japanese Discourse*.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362. Ortony, Andrew. 1988. Are emotion metaphors conceptual or lexical? *Cognition and Emotion* 2: 95—103.

363. Ortony, Andrew, Diane L. Schallert., Ralph E. Reynolds and Stephen J. Antos. 1978. Interpreting metaphors and idioms: Some effects of context on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7: 465—477.

364. Östman, Jan-Ola. 2005. Construction discourse: A prolegomenon. In J.

Östman and M. Fried (eds.),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121 — 14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65. Östman, Jan-Ola and Mirjam Fried. 2004. Historical and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M. Fried and J. Östman (eds.),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a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 1—1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66. Paivio, A. 1986. *Mental Representation: A Dual Coding Approa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7. Panther, Klaus-Uwe. 2006. Metonymy as a usage event. In Gitte Kristiansen et al.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147—185.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68. Panther, Klaus-Uwe and Linda Thornburg. 1998.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ferencing in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0: 755—769.

369. Panther, Klaus-Uwe and Linda Thornburg. 1999. The potentiality for actuality metonymy in English and Hungarian. In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333 — 357.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370. Peirce, Charles S., Paul Weiss and Charles Hartshorne. 1932.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2): Principle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71. Peirsman, Yves and Dirk Geeraerts. 2006.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7 (3): 269—316.

372. Petruck, Miriam. 1996. Frame semantics. In Jef Verschueren, Janola Östman, Jan Blommaert and Chris Bulcaen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1—13.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373. Piattelli-Palmarini, Massimo. 1980. *Language and Learning: The Debate between Jean Piaget and Noam Chomsky*. London: Routledge and Paul.

374. Popper, Carl. 2002.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75. Poulin, Christine. 1996. Manipulation of discourse spaces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n Adele E. Goldberg (eds.),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421—434. CSLI Publications.

376. Pulman, Steve. 1983. *Word Meaning and Belief*. London: Croom Helm.

377. Radden, Günter. 2002. 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 In René Dirven and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407—434.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78. Radden, Günter and Klaus-Uwe Panther. 2004a.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motivation. In Günter Radden and Klaus-Uwe Panther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1—47.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79. Radden, Günter and Klaus-Uwe Panther. 2004b.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80. Radden, Günter and Zoltán Kövecses.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In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17—59.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381. Radwanska-Williams, Joanna. 1994. The problem of iconic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22:23—36.

382. Rakova, Marina. 2004. *The Extent of the Literal: Metaphor, Polysemy and Theories of Concept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383. Regier, Terry. 1996. *The Human Semantic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and Constrained Connection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384. Rice, Sally. 2003. Growth of a lexical network: Nine English prepositions in acquisition. In Hubert Cuychens, René Dirven, and John Taylor (eds.), *Cognitive Approach to Lexical Semantics*, 243 — 260.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85. Richards, A. 1965.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86. Riemer, Nick. 2002. When is a metonymy no longer a metonymy? In Ren Dirven and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379—406.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87. Riemer, Nick. 2005. *The Semantics of Polysemy: Reading Meaning in English and Warlpiri*.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88. Rifkin, Anthony. 1985. Evidence for a basic level in event taxonomies. *Memory and Cognition* 13: 538—556.

389. Roberson, Debi. 2005. Color categories are culturally diverse in cognition as well as in languag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9(1): 56—71.

390. Roher, Tim. 1997. Conceptual blending 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How metaphorical inferences work. In Wolf-Andeas Liebert, et al. *Discourse and Perspectiv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87 — 203.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91. Rohrer, Tim. 2005a. *Embodiment and Experientialism*. Retrieved March 24, 2007, from http://zakros. ucsd. edu/~ trohrer /handbook-ch1rohrerfinaldraft. pdf.

392. Rohrer, Tim. 2005b. Mimesis, artistic inspiration and the blends we live b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686—1716.

393. Rohrer, Tim. 2007. Embodiment and experientialism. In Dirk Geeraerts, Hubert Cuycken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sitics*, 25—4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94. Rosch, Eleanor. 1972. Universals in color naming and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93: 1—12.

395. Rosch, Eleanor and Donald C. Olivier. 1972.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r space in naming and memory for two languages. *Cognitive Psychology* (3): 337—354.

396. Rosch, Eleanor. 1973.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4: 328—350.

397. Rosch, Eleanor. 1975a.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 *Cognitive Psychology* 7: 532—47.

398. Rosch, Eleanor. 1975b.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 192—233.

399. Rosch, Eleanor. 1975c.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specifics in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R. W. Brislin, S. Bochner, and W. J. Lonner (ed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177—206. New York: John Wiley.

400. Rosch, Eleanor. 1977.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Neil Warren (ed.),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 1—49. London etc: Academic Press.

401. Rosch, Eleanor.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leanor Rosch and Barbara B. Lloyd (eds.), *Cognitive and Categorization*, 27 — 48. Now York: Lawrence Erlbaum.

402. Rosch, Eleanor and Caroline Mervis. 1975.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7: 573—605.

403. Rosch, Eleanor, Carolyn Mervis, Wayne Gray, David Johnson, and Penny Boyes-Braem.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8: 382—439.

404. Rubin, Edger. 1958. Figure and ground. In David Beardslee and Michael Wertheimer (eds.). *Readings in Perception*. Princeton, 194—203. N. J: Van Nostrand.

405. Ruiz de Mendoza, Francisco. 2000. The role of mappings and domains in understanding metonymy. In Antonio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s the Crossroads*, 109—132.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406. Ruiz de Mendoza, Francisco and Luis Otal Campo. 2002.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407. Rumelhart, D. 1975. Notes on a schema for stories. In D. G. Bobrow and A. M. Collins (eds.) *Represen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Studies in Cognitive Science*, 211—3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08. Saeed, J. 1997.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 Publisher Led.

409. Sakahara, Shigeru. 1996. Roles and Identificational Copular Sentences. In Gills Fauconnier and Eve Sweetser(eds.),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 262—28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10. Sanders, José and Gisela Redeker. 1996. Perspectiv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eech and thought in narrative discourse. In Gills Fauconnier and Eve

Sweetser (eds.),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 262 — 28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11. Sandra, Dominiek and Sally Rice. 1995. Network analysis of propositional meaning: Mirroring whose mind-the linguist's or the language user's? *Cognitive Linguistics* 6: 89—130.

412.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83 [191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Duckworth.

413.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99.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by Wade Bask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414. Saussure, Ferdinard de. 196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415. Schank, Roger C. and Robert P. Abelson.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416. Schütze, Carson T. 1996. *The Empirical Base of Linguistics: Grammaticality Judgments and Linguistic Methodology*.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17. Searle, John R. 1974. Chomsky's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s. In G. Harman (ed.), *On Noam Chomsky: Critical Essays*, 2—33. New York: Anchor Books.

418. Searle, John R. 1979. A taxonomy of illocutionary acts. In John R. Searle (ed.), *Expression and Meaning*, 1—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9. Selvik, Kari-Anne. 1997. When a dance resembles a tree: A polysemy analysis of three Setswana noun classes. In Cuyckens, Hubert and Britta Aawada (eds.),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161 — 18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20. Semino, Elena. 2002. A cognitive stylistic approach to mind style in narrative fiction. In Elena Semino and Jonathan Culpeper (eds.),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95 — 122.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21. Semino, Elena. 2006. Blending and characters' mental functioning in Virginia Woolf's 'Lappin and Lapinov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 55—72.

422. Semino, Elena and Jonathan Culpeper. 2002.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23. Seto, Ken-ichi. 1999. Distinguish metonymy from synecdoche. In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91—120.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424. Seto, Ken-ichi. 2003. Metonymic polysemy and its place in meaning. In Brigitte Nerlich et al. (eds.),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195—214.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425. Shen, Y. 1999. Principles of metapho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notion of domain': A proposal for a hybrid model.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12): 1631—1654.

426. Simone, Raffaele. 1994a. *Iconicity in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27. Simone, Raffaele. 1994b. Foreword—Under the sign of Cratylus. In Raffaele Simone (ed.), *Iconicity in Language*, vii—x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28. Sinha, Chris. 1993. Cognitive semantics and philosophy: A reply to Mark Johns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 53—62.

429. Sinha, Chris. 2005. Blending out of the background: Play, props and staging in the material world.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537—1554.

430. Smith, Michael. 1997. Why quirky case really isn't quirky: Or how to treat Dative Sickness in Icelandic. In Hubert Cuyckens and Britta Aawada (eds.), *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115 — 160.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31. Smith, Michael B. 1999. From instrument irrealis: Motivating some grammaticalized senses of the Russian instrumental. In Katarzyna Dziwirek, Herbert Coats, and Cynthia M. Vakareliyska (eds.), *Annual Workshop on Formal Approaches to Slavic Linguistics, Volume 7: The Seattle Meeting 1998*, 413—433.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432. Smith, Neil. 1999. *Chomsky: Ideas and Idea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33. Steen, Gerard. 1999. From linguistic to conceptual metaphor in five steps. In Raymond Gibbs and Gerard Steen (eds.),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57—7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34. Stern, Daniel.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435. Stein, Daniel and S. Wright (eds.). 1995.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36. Stokhof, Martin and Jeroen Groenendijk. 2000. Dynamic semantics. In Wilson, Robert A., and Frank C. Keil (eds.), *The MIT Encyclopa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437. Svorou, Soteria. 1993. *The Grammar of Spa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438. Sweester, Eve. 1987. Metaphorical models of thought and speech: A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directions and metaphorical mappings in two domains.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3: 446—459.

439. Sweetser, Ev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0. Sweetser, Eve. 2000. Blended spaces and performativit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305—333.

441. Sweetser, Eve. 2006. Whose rhyme is whose reason? Sound and sense in Cyrano de Bergera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 29—54.

442. Sweetser, Eve and Gilles Fauconnier. 1996. Cognitive links and domains: Basic aspects of mental space theory. In Gills Fauconnier and Eve Sweetser (eds.),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 1—2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43. Tai, James H-Y.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In John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49 — 7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44. Takubo, Yukinori and Satoshi Kinsui. 1997. Discourse management in terms of mental spac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8: 741—758.

445. Talmy, Leonard. 1975. 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 In Cathy Cogan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419—430. Californi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446. Talmy, Leonard. 1978. 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 In Josep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in Human Language Vol*. 4, 627 — 6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47. Talmy, Leonard. 1983. How language structures space. In Herbert L. Pick and Linda P. Acredolo (eds.), *Spatial Orient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25—282. New York: Plenum Press.

448. Talmy, Lenoard. 1988a. Force dynamic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ve Science* 12: 49—100.

449. Talmy, Leonard. 1988b. The relation of grammar to cognition. In Brygida Rudska-Ostyn (ed.),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65 — 206.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450. Talmy, Leonard. 2000a.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51. Talmy, Leonard. 2000b.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52. Talmy, Leonard. 2003.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spoken and signed language. In Karen Emmorey (ed.), *Perspectives on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Sign Language*, 169 — 195.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453. Talmy, Leonard. 2005.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spatial schemas in language. In Beate Hampe, (ed.), *From Perception to Meaning: Image Schema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23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454. Talmy, Leonard. 2007. Forward. In Gonzalez-Marquez et al. (eds.), *The Empirical Metho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55. Taub, S. 2001. *Language from the Body: Iconicity and Metaphor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56. Taylor, John. 1989. Possessive genitives in English. *Linguistics* 27: 663—686.

457. Taylor, John. 1995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58. Taylor, John. 1996. *Possessive in English: An Exploration in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59. Taylor, John. 2002a. Category extension by metonymy and metaphor. In René Dirven and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323—347.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460. Taylor, John. 2002b.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61. Taylor, John. 2003[1995/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62. Taylor, John. 2004. The ecology of constructions. In Gunter Radden and Klaus-Uwe Panther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49 — 73.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463. Titone, D. A., Connine, C. M. 1999. On the compositional and noncompositional nature of idiomatic express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12): 1655—1674.

464. Tobin, Vera. 2006. Ways of reading Sherlock Holmes: the entrenchment of discourse blend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 73—90.

465. Tomasell, Michael. 1998. The return of constructions.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5:431—442.

466. Tomasell, Michael. 2000. First steps toward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61—82.

467. Trask, RL. 1993. *A Dictionary of Grammatical Terms in Linguistics*. USA: Routledge.

468. Traugott, E. C. 1986. From polysemy to internal semantic reconstruction. In D.

Feder, M. Niepokuj, V. Nikiforidou & M. Van Clay (eds.),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4: 539—550.

469. Traugott, E. C. 1988.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Shelley Axmaker, Annie Jaisser, and Helen Singmast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4: 406—416.

470. Traugott, E.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4: 31—55.

471. Traugott, E. 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D. Stein and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31 — 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72. Traugott, E. C. and R. B. Dasher. 2002. *Regularities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73. Travis, Catherine. 2005. *Discourse Markers in Colombian Spanish: A Study in Polysem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474. Tuggy, David. 1993. Ambiguity, polysemy, and vaguenes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273—290.

475. Tuggy, David. 1999.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polysemy in the mind: A response to William Croft and Dominiek Sandra. *Cognitive Linguistics* 10: 343—368.

476. Turner, Mark. 1987. *Death is the Mother of Beauty: Mind, Metaphor, Critic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77. Turner, Mark. 1991. *Reading Minds: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the Age of Cognitive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78. Turner, Mark. 2006. Compression and representati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 17—27.

479. Turner, Mark and Gilles Fauconnier. 1995.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d formal expression.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183—203.

480. Tversky, Barbara. 1989. Parts, patrimonies, taxonomi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 983—996.

481. Tversky, Barbara. 1990. Where partonomies and taxonomies meet. In Savas Tsohatzidis (ed.),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on Linguistics Categorization*, 334—344. Oxford: Routledge.

482. Tversky, Barbara. 1996. Spatial perspective in descriptions. In Paul Bloom, Mary A. Peterson, Lynn Nadel and Merrill F. Garrett (eds.), *Language and Space*, 463—491. Cambridge/London: MIT Press.

483. Tversky, Barbara. 2003. Structures of mental spaces: How people think about spac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5 (1): 66—80.

484. Tversky, Barbara. 2005. Form and function. In Laura Carlson and Emile van der Zee (eds.), *Functional Features in Language and Space: Insights from Perception, Catego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331 — 3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85. Tversky, Barbara and Paul U. Lee 1998. How space structures language. In Christian Freksa, Christopher Habel and Karl F. Wender (eds.), *Spatial Cogni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Spatial Knowledge*, 157—175. Berlin: Springer-Verlag.

486. Ullmann, Stephen. 1951. *Words and Their Use*. London: Frederick Muller Ltd.

487. Ullmann, Stephen.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Oxford: Blackwell.

488. Ungerer, Fridrich and Hans-Jörg Schmid.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489. Ungerer, Friedrich and Hans-Jörg Schmid. 2001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90. van Hoek, Karen. 1995. Conceptual reference points: A cognitive grammar account of pronominal anaphora constraints. *Language* 71: 310—340.

491. van Hoek, Karen. 1996. A cognitive grammar account of bound anaphora. In Eugene H. Casad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Redwoods: The Expansion of a New Paradigm in Linguistics*, 753—791.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492. van Hoek, Karen. 1997a. *Anaphora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93. van Hoek, Karen. 1997b. Backwards anaphora as a constructional category. *Functions of Language* 4: 47—82.

494. van Hoek, Karen. 2000.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Robert A. Wilson and Frank C. Keil (eds.), *The MIT Encyclopa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34—135.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495. Vandeloise, Claude. 1986. *L' espace en Fran ais: S mantique des Pr positions Spatial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496. Veale, Tony and Diarmuid O' Donoghue. 2000. Computation and Blend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253—281.

497. Verhagen, Arie. 1995. Subjectification, syntax, and communication. In D. Stein and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103—1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98. Verspoor, Marjolijn. 1995. Predicate adjuncts and subjectification. Marjolijn Verspoor, Kee Dong & Eve Sweetser, eds., *Lexical and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Proceedings of the Bi-annual ICLA Meeting in Albaquerque July* 1995, 433—44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99. Vervaeke, John and Christopher D. Green. 199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eories: A critique of Lakoff's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Metaphor and Symbol* 12: 59—80.

500. Wallace, Stephen. 1982. Figure and ground. In Paul Hopper (ed.),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201—22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501. Warren, Beatrice. 2002. An alternative account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ferential metonymy and metaphor. In René Dirven and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113—130.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502. Warren, Beatrice. 2003. The role of links and/or qualia in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s. In Nerlich Brigitte, Zazie Todd, Vimala Herman, et al. (eds.),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233—252.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503.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3rd edition). 1997. New York: Macmillan.

504. Wenz, Karin. 1996. Iconicity in verbal description of space. In Martin Pütz and René Dirven (eds.), *The Construal of Space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269—286.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505. Wierzbicka, Anna. 1986. Metaphors linguists live by: Lakoff and Johnson contra Aristotle. *Linguistics* 19(2): 287—313.

506. Wilks, Yorick. 2003. Senses and texts. In Nerlich Brigitte, Zazie Todd, Vimala Herman, et al. (eds.), *Polysemy: Flexible Patterns of Meaning in Mind and Language*, 393—409.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507. Wilson, Robert A. and Frank C. Keil (eds.). 2000. *The MIT Encyclopa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508. Wittgenstein, Ludwig.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509. Wittgenstein, Ludwig. 2001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by Elizabeth Anscomb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510. Yu, Ning. 1998.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511. Yu, Ning. 2000. Figurative uses of finger and palm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etaphor and Symbol* 15 (3): 159—175.

512. Yu, Ning. 2001. What does our face mean to us?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9: 1—36.

513. Yu, Ning. 2002. Body and emotion: Body parts in Chines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Nick Enfield and Anna Wierzbicka (eds.), (special issue) *The Body in Description of Emotion: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10: 341—367.

514. Yu, Ning. 2003a. The bodily dimension of meaning in Chinese: What do we do and mean with "hands"? In Eugene Casad and Gray Palmer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Non-Indo-European Languages*, 337 — 36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515. Yu, Ning. 2003b. Metaphor, body, and culture: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gallbladder and courage. *Metaphor and Symbol* 18 (1): 13—31.

516. Yu, Ning. 2004. The eyes for sight and mind.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 663—686.

517. Zubin, D. A. and K. M. Köpcke. 1986. Gender and folk taxonomy: the indexical relation between grammatical and lexical categorization: The indexical, relation between grammatical and lexical categorization. In Colette Craig (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139 — 180. Amsterdam: Benjamins.

518. 布隆菲尔德,1980,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519. 曹操,1978,《短歌行》,选自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94—95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20. 曹逢甫,1995,《 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迈向语段分析的第一步》,北京:语文出版社。

521. 车文博,1998,《西方心理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522. 陈昌平,2005,《大闸蟹》,选自《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04)》,209—222 页,洪治纲 编选,广州:花城出版社。

523. 陈春华,2006,SOV 结构的多义性与翻译研究,《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153—155 页。

524. 陈道明,2001,概念映射的"双域"模式和"多空间"模式,《外语教学》第 1 期,13—18 页。

525. 陈林华、李福印,1994,交际中的模糊限制语,《外国语》第 5 期,55—59 页。

526. 陈香兰,2005,转喻:从"辞格"到认知的研究回顾,《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8 期,56—60 页。

527. 程工,1994,Chomsky 新论:语言学理论最简方案,《国外语言学》第 3 期,1—9页。

528. 程工,1998,最简方案形成的理论动因,《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1—7 页。

529. 程琪龙,1997,Jackendoff 的概念语义学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8—13页。

530. 《辞海》,199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531. 崔丽娟、陈建生,2006,Fauconnier的空间映射论及其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第4期,112—116页。

532. 戴浩一,1988,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第1期,10—20页。

533. 戴炜栋、何兆雄,2002,《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34. 董成如,2003,所有构造的认知解释,《外语与外语教学》第4期,60—63页。

535. 董成如,2004,转喻的认知解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6—9页。

536. 董燕萍、梁君英,2002,走近构式语法,《现代外语》第2期,142—152页。

537. 董燕萍、梁君英,2004,构式在中国学生英语句子意义理解中的作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42—48页。

538. 董振东,2000,《知网》http://www.keenage.com/zhiwang/c zhiwang.html。

539. 杜甫,1979,《羌村三首》,选自萧涤非(选注),《杜甫诗选注》,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40. 杜鹏,2006,图形/背景理论解读英语中动结构的语义基础,《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153—156页。

541. 杜文礼,1996,语言的象似性探微,《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60—65页。

542. 冯光武,2006,语言的主观性及其相关研究,《山东外语教学》第5期,26—33。

543. 冯建军,1998,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现象学方法论评述,《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74—78页。

544. 高顺全,2004,《三个平面的语法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545. 高远、李福印(主编),2007a,《乔治·莱考夫认知语言学十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46. 高远、李福印(主编),2007b,《罗纳德·兰艾克认知语法十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47. 高远、李福印(主编),2007c,《约翰·泰勒应用认知语言学十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48. 葛林,2003,认知语义学研究的新视角——《走进认知语义学》述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395—397页.

549. 龚放,2001,认知语法的特点及与生成语法之比较,《外语学刊》第4期,21—30页。

550. 古大冶、傅师申、杨仁鸣,2000,《色彩与图形视觉原理:关于看的艺术和科

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551. 郭继懋、王红旗,2001,粘合补语和组合补语表达差异的认知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14—22页。
552. 何志范,2005,《乐山龙舟会多姿多彩》,选自乔萍,瞿淑蓉,宋洪玮 编著《散文佳作108篇》,180—18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
553. 侯智德,2006,语用策略认知关联研究,《外语研究》第3期,6—10页。
554. 胡佳秀,2006,《原型理论:来自中国古代经典〈尔雅〉的验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论文。
555. 胡裕树、范晓,1985,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556. 纪云霞、林书武,2002,一种新的语言理论:构块式语法,《外国语》第5期,16—22页。
557. 蒋勇,2003,特别概念与认知参照点,《外语教学》第2期,1—5页。
558. 蒋子龙,2003,《乔厂长上任记》,选自《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下)》,284—32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59. 靳琰,王小龙,2006,英汉仿拟的心理空间理论阐述,《外语教学》第4期,15—18页。
560. 匡芳涛、文旭,2003,图形/背景的现实化,《外国语》第4期,24—31页。
561. 蓝纯,1999,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7—15页。
562. 蓝纯,2005,《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63. 李福印,2004,当代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第八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论文分析,《外语研究》第3期,1—3页。
564. 李福印,2005a,概念隐喻理论和存在的问题,《中国外语》第二卷,第4期,21—28页。
565. 李福印,2005b,思想的"形状":关于体验性的实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44—49页。
566. 李福印,2007[2006],《语义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67. 李福印、田聪,2005,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合成理论在意义构建中的优势和不足,《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第5卷2期,35—40页。
568. 李福印、丁研,2006,《我们思考的方式》述评,《当代语言学》,8(2):174—179页。

569. 李勇忠，2004a，《语言转喻的认知阐释》，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570. 李勇忠，2004b，言语行为转喻与话语的深层连贯，《外语教学》第 3 期，14—18 页。
571. 李勇忠，2005a，语言结构的转喻认知理据，《外国语》第 6 期，40—46 页。
572. 李勇忠，2005b，论语法转喻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276—283 页。
573. 李勇忠、方新柱，2003，理想化认知模式与转喻的语用功能，《山东外语教学》第 3 期，53—57 页。
574. 李玉荣，2006，《体验性假说：来自汉语动物隐语的一项认知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论文。
575. 梁晓波、李勇忠，2006，原型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外语教学》第 4 期，67—74 页。
576. 刘国彬译，2006，《色彩：剑桥年度主题讲座》(原著 Lamb and Bourriau 1995)北京：华夏出版社。
577. 刘国辉，2005，论主谓结构中句首主语的认知语义基础，《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7 期，1—6 页。
578. 刘钦荣，2003，汉语句子顺序的预计度，《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75—79 页。
579. 刘润清，2002，《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80. 刘润清、封宗信，2003，《语言学理论与流派》(英文版)，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81. 刘晓林，2006，Jackendoff 的概念语义学述评，《外语教学》第 2 期，12—15 页。
582. 刘宇红，2002，指示语的多元认知研究，《外语学刊》第 4 期，60—63 页。
583. 刘宇红，2003a，心理空间与语用解歧策略，《当代语言学》第 2 期，173—182 页。
584. 刘宇红，2003b，预设投射研究的 Karttunen 模式与 Fauconnier 模式，《外语学刊》第 2 期，62—65 页。
585. 刘宇红，2004，R. W. Langacker 认知语法述评，《外语研究》第 4 期，6—11 页。
586. 刘正光，2002，Fauconnier 的概念合成理论：阐述与质疑，《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10 期，8—12 页。
587. 刘正光、刘润清，2004，N+N 概念名词的认知发生机制，《外国语》第 1 期，

26—32 页。
588. 卢纶，1978，《塞下曲》，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上）》，378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89. 卢卫中，2002，词序的认知基础，《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5 期，5—9 页。
590. 鲁川，2005，"预想论"：现代汉语顺序的认知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32—43 页。
591. 鲁迅，2000，《风波》，选自《呐喊》，47—6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92. 鲁迅，2005，《药》，选自《鲁迅小说集》，25—34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93. 鲁忠义、彭聃龄，2003，《语篇理解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594. 陆俭明，1983，"的"字结构和"所"字结构，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95. 陆俭明，2004，词语句法、语义的多功能性：对"构式语法"理论的解释，《外国语》第 2 期，15—20 页。
596. 陆游，《邻水延福寺早行》，检索于"藏书阁"http://book. 5ilog. com/cgi-bin/mz/poetry/v. aspx/shi22134. htm。
597. 马静、张福元，2000，语言的象似性探讨，《外语教学》第 1 期，10—14 页。
598. 毛泽东，1958，《送瘟神》，选自《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599. 茅盾，2003，《春蚕》，选自《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上）》，369—391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00. 牛保义，2006，英语因果复句的认知语法研究，《现代外语》第 4 期，339—345 页。
601. 齐沪扬，1998，《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602. 色彩学编写组，2001，《色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603. 申小龙，2005，《语言学纲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604. 沈家煊，1994，R. 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国外语言学》第 1 期，12—20 页。
605. 沈家煊，1993，句法的象似性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2—8 页。
606. 沈家煊，1997，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1—10 页。
607. 沈家煊，1998，语用法的语法化，《福建外语》第 2 期，1—8 页。
608. 沈家煊，1999a，《不对称性和标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609. 沈家煊，1999b，语法研究的分析和综合，《外语教学和研究》第 2 期，1—7 页。
610. 沈家煊，2000，认知语法的概括性，《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29—33 页。
611. 沈家煊，2001，语言的主观性与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268—

275 页。
612. 石定栩,2002,《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与最近理论》,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613. 石定栩,2004,名物化、名词化与"的"字结构,《中国语言学论丛》第 3 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614. 石毓智,2001,汉语的主语与话题之辨,《语言研究》第 2 期,82—91 页。
615. 石毓智,2003,古今汉语动词概念化方式的变化及其对语法的影响,《汉语学习》第 4 期,1—8 页。
616. 石毓智,2007,构造语法理论关于 construction 定义问题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108—111 页。
617. 史铁生,2003,《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选自《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下)》,476—493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18. 束定芳,2002,论隐喻的运作机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98—106 页。
619. 司联合,2005,转移句的理想化认知模式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11 期,61—64 页。
620. 司马光,2005[195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621. 司马迁,2007,《史记》,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622. 苏童,2005,《私宴》,选自《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04)》,1—15 页,洪治纲 编选,广州:花城出版社。
623. 索绪尔,1980,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624. 陶文好,2000,论象征结构——认知语法理论的核心,《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2 期,19—22 页。
625. 田兵,2004,《义项的区分与描写——关于多义词的认知语义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626. 王艾录,1995,《汉语理据词典》,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627. 王艾录,2002,《语言理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28. 王艾录、司富珍,2001,《汉语的语词理据》,北京:商务印书馆。
629. 王斌,2001,交织与隐喻的比较研究,《外语学刊》第 1 期,48—53 页。
630. 王惠,2003,从构式语法理论看汉语词义研究,《中文计算语言学期刊》(台湾)第 4 期,495—507 页。
631. 王黎,2005,关于构式和词语的多功能性,《外国语》第 4 期,2—5 页。
632. 王蒙,2003,《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选自《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下)》,

20—58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33. 王全智，2005，可能世界、心理空间与语篇的意义建构，《外语教学》第 4 期，5—8 页。

634. 王仁强、章宜华，2004，原型理论与翻译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 6 期，105—109 页。

635. 王文斌、姚俊，2004，汉英隐喻习语 ICM 和 CB 的认知对比考查，《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5 期，36—40 页。

636. 王文博，2003，预设的认知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34—38 页。

637. 王羲之，2004，《兰亭序》，选自《王羲之名帖今写示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638. 王义娜，2006，《指称的概念参照视点：认知语篇学的探索》，北京：外文出版社。

639. 王寅，1998，从话题象似性角度谈英汉句型对比，《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88—90 页。

640. 王寅，1999，Iconicity 的译名与定义，《中国翻译》第 2 期，48—50 页。

641. 王寅，2000，再论语言符号象似性——象似性的理据，《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6 期，4—7 页。

642. 王寅，2002，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82—89 页。

643. 王寅，2005，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外语学刊》第 4 期，16—24 页。

644. 王寅，2006a，国外构造语法研究最新动态，《现代外语》第 2 期，197—202 页。

645. 王寅，2006b，解读语言形成的认知过程，《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 6 期，53—58 页。

646. 王寅，2007，《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647. 王寅、李弘，2003，原型范畴理论与英汉构词对比，《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 3 期，135—140 页。

648. 王正元，2006，概念整合理论的发展与理论前沿，《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 6 期，65—70 页。

649. 维根斯坦，1996[1953]，李步楼译，《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Basil Blackwell]。

650. 温庭筠，《经旧游》，检索于“藏书阁”http://book. 5ilog. com/cgi-bin/mz/

poetry/viewshi12880,63.htm。
651. 文旭、叶狂,2006,转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理据,《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1—7页。
652. 吴莉,2006,心理空间理论关照下的语篇分析认知图式解读,《外语学刊》第3期,47—50页。
653. 吴世雄、纪玉华,2004,原型语义学:从家族相似性到理想化认知模式,《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57—63页。
654. 吴一安,2003,空间指示语与语言的主观性,《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403—409。
655. 项成东,2003,语篇模糊与空间映射理论,《外语与外语教学》第6期,12—16页。
656. 谢艳红,2006,汉语歇后语的图形/背景论分析,《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第3期,36—39页。
657. 熊学亮,2001,第一人称零主语的ICM分析,《现代外语》第1期,34—43页。
658. 熊学亮,2002,认知语言学和外语教学,《国外外语教学》第4期,33—42页。
659. 熊学亮,2003,语言的ICM和语言研究的ICM,《复旦学报》第2期,134—140页。
660. 熊学亮、王志军,2002,被动句的原型研究,《外语教学》第1期,19—23页。
661. 徐莉华,2005,走向冰山水下世界的宽阔路径——"心理空间"之于《白象似的群山》,《国外文学》第2期,95—100页。
662. 徐李洁,2005,"Promise"词义的演变与主观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1—5页。
663. 徐烈炯、刘丹青,1998,《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664. 徐晓萍,2005,心智空间演绎最佳关联原则——以幽默的解析为例,《外语学刊》第3期,11—17页。
665. 许宁云,2006,指称突兀的情景模式解析,《外语学刊》第4期,58—62页。
666. 亚里士多德,1981,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667. 鄢春艳、刘建立,2006,原型范畴理论与新词构筑,《现代语文》第4期,41—43页。
668. 严辰松,1997,语言临摹性概说,《国外语言学》第3期,21—23页。
669. 杨永林,2000,色彩语码研究:进化论与相对论之争,《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190—195页。
670. 杨永林,2002a,《中国学生英语色彩语码认知模式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
671. 杨永林，2002b，社会语言学与色彩语码研究，《现代外语》第4期，331—341页。
672. 杨永林，2003a，色彩语码研究一百年，《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40—46页。
673. 杨永林，2003b，基本色彩词理论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79—87页。
674. 杨忠、张绍杰，1999，认知语言学中的类典型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1—8页。
675. 姚岚，2005，ICM对借代认知研究的消极影响，《外语学刊》第5期，87—89页。
676. 姚小平，1988，基本颜色词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19—28页。
677. 叶狂、樊朝辉，2006，转喻认知的类型研究，《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第4期，26—29页。
678. 余玲丽，2005，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英语关系分句认知分析，《宁波大学学报》第4期，37—40页。
679. 袁毓林，1995a，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154—170页。
680. 袁毓林，1995b，谓词隐含及其句法后果—"的"字结构的称代规则和"的"的语法、语义功能，《中国语文》第4期，241—255。
681. 袁毓林，2004，《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
682. 曾立英，2005，"我看"与"你看"的主观化，《汉语学习》第2期，15—22。
683. 曾祥文，2006，英汉"红色"之文化内涵差异对比，《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76—77页。
684. 张承志，2003，《大坂》，选自《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下)》，412—43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85. 张辉、孙明智，2005，概念转喻的本质、分类和认知运作机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3期，1—6页。
686. 张辉、杨波，2008，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理论发展及其应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7—14页。
687. 张建理，1995，汉英对比看汉语词汇的易读性，《浙江大学学报》第2期，88—95页。
688. 张金生，2004，我国色彩语码认知研究的一次突破——评杨永林教授的两本书，《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395—397页。

689. 张克定，2006，英语存现构造的认知解释——英语存现结构的认知与功能研究(之二)，《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6期，60—64页。
690. 张敏，1997，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外国语言学》第2期，37—45页。
691. 张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92. 张瑜，2000，从认知角度看英汉多项定语的语序规律，《金陵职业大学学报》第2期，56—60页。
693. 张喆，2003，语言符号象似性的定义及特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80—82页。
694. 章宜华、黄建华，2000，语言学理论对词典释义的影响，《现代外语》第1期，67—76页。
695. 赵庆红，2005，ICM解析复合命题：让步状语从句触发其分句预设成立，《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94—96页。
696. 赵艳芳 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697. 赵元任，1968(1979)，《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98. 周红，2002，汉语认知语法研究动态，《汉语学习》第6期，51—62页。
699. 周红，2005，汉语象似性研究述评，《滨州学院学报》第6期，49—53页。
700. 周启强、白解红，2004，原型范畴与间接指令，《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2期，1—4页。
701. 周榕，2001，隐喻认知基础的心理现实性，《外语教学与教学》第2期，88—93页。
702. 周榕，2002，隐喻表征性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271—277页。
703. 朱德熙，1978，"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第1期，23—27页，第2期，104—109页。
704. 朱德熙，1985，《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
705. 朱永生，2002，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第1期，2—7页。
706. 朱永生，2005，框架理论对语境动态研究的启示，《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1—4页。
707. 朱永生、蒋勇，2003，空间映射论与常规含意的推导，《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26—33页。
708. 朱自清，2005，《荷塘月色》，选自乔萍等人编著，《散文佳作108篇》，72—7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

# Technical terms

# 英汉术语对照

| 英语 | 汉语 |
|---|---|
| Access principle | 可及原则 |
| Accessibility | 可及性 |
| Accidence | 偶然特征 |
| Active zone | 活跃区 |
| Affect contours | 情感曲线 |
| Analytic philosophy | 分析哲学 |
| Arbitrariness | 任意性 |
| Argument Structure | 题元结构 |
| 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 | 题元结构构式 |
| Associated characteristics | 联想特征 |
| Attenuation | 虚化 |
| Base | 基体 |
| Base space | 基础空间 |
| Basic-level category | 基本层次范畴 |
| Blend/blended space | 合成空间 |
| Case frame | 格框架 |
| Case Grammar | 格语法 |
| Categorization | 范畴化 |
| Caused motion | 使役移动 |
| Checklist theory of meaning | 语义清单理论 |
| Closed-class | 封闭类 |
| Coalign | 对齐 |
| Cognitive Grammar | 认知语法 |
| Cognitive model | 认知模式 |
|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 | 认知参照点 |
| Cognitive semantics | 认知语义学 |
| Compartmentalise | 分格化 |
| Completion | 完善 |
| Component | 模块 |
| Componential analysis | 成分分析 |

| | |
|---|---|
| Composition | 合成 |
| Conceptual archetypes | 概念原型 |
| Conceptual blending | 概念合成 |
|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 概念合成理论 |
| Conceptual domain | 概念域 |
| Conceptual integration | 概念整合 |
|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 概念隐喻理论 |
|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 概念表征 |
| Conceptual structure | 概念结构 |
| Conceptual structuring system | 概念结构系统 |
| Conceptualization | 概念化 |
| Conceptualizer | 认知主体 |
| Cone | 视锥细胞 |
| Configurational structure | 构建结构 |
| Configurational structure system | 完形结构系统 |
| Construal | 识解 |
| Construction | 构式 |
| Construction grammar | 构式语法 |
| Constructional meaning | 构式义 |
| Construction-centered view | 构式中心论 |
| Contextual variation | 语境变化 |
| Contiguity | 邻近性 |
| 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 | 并列结构限制 |
| Cross-space mapping | 跨空间映射 |
| Cue validity | 提示效度 |
| Deep structure | 深层结构 |
| Definitional characteristics | 定义特征 |
| Derivation | 推导 |
| Ditransitive | 双及物 |
| Domain highlighting | 域凸显 |
| Domain matrix | 认知域矩阵 |
| Dominion | 认知领地 |
| Dynamicity | 动态性 |
| Elaboration | 扩展 |
| 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 | 体验构式语法 |
| Embodied Schema | 体验图式 |
| Embodiment | 体验性 |
| Emergent structure | 层创结构 |
| Empirical linguistics | 实证语言学 |
| Empirical semantics | 经验主义语义学 |

| | |
|---|---|
| Empiricism | 经验主义 |
| Encyclopedic view | 百科观 |
| Experientialism | 体验哲学 |
| Experientialism/Experiential realism | 新经验主义 |
| Expert category | 专家范畴 |
| Family resemblance | 家族相似性 |
| Fictive motion | 虚构运动 |
| Figure | 焦点 |
| Figure-ground Principle | 焦点/背景原则 |
|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 焦点/背景分离原则 |
| Focal color | 焦点色 |
| Focus | 焦点 |
| Folk category | 民俗范畴 |
| Folk theory | 民俗理论 |
| Formal variation | 形式变化 |
| Founding fathers | 创始人 |
| Frame semantics | 框架语义学 |
| Framenet | 框架网络 |
| Generic space | 类属空间 |
| Genre | 体裁 |
| Gestalt | 格式塔;完型 |
| Gestalt Grammar | 格式塔语法 |
| Gestalt psychology | 完形心理学 |
| Ground | 背景 |
| Hedges | 模糊限制语 |
| Homonymy | 同形异义现象 |
| Hue | 色调 |
| ICLA | 国际认知语言学学会 |
| ICLC | 认知语言学国际会议 |
| ICLC10 | 第 10 届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 |
| ICLC8, | 第 8 届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 |
| ICLC9 | 第 9 届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 |
| Iconicity | 象似性 |
|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 理想化认知模式 |
| Ideational scaffolding | 观念支架 |
| Identification principle | 识别原则 |
| Image schema | 意象图式 |
| Image-schematic structure | 意象图式结构 |
| Immediate scope | 直接辖域 |
| Input space | 输入空间 |

| | |
|---|---|
| Invariance hypothesis | 恒定原则 |
| Inventory of image schemas | 意象图式总汇 |
| Landmark | 界标 |
| Language faculty | 语言官能 |
| Layering | 分层 |
| Lexicalization | 词汇化 |
| Linking Rules | 连接规则 |
| Logic positivism | 逻辑实证主义 |
| Logical form | 逻辑式 |
| Mapping | 映射 |
| Material anchor | 有形固着物 |
| Maximal scope | 最大辖域 |
| Meaning chain | 意义链 |
| Meaning construction | 语义构建 |
| Mental access | 心理通道 |
| Mental entities | 心理实体 |
| Mental imagery | 心理意象 |
| Mental path | 心理路径 |
| Mental scanning | 心理扫描 |
| Mental space | 心理空间 |
| Metaphorical mappings | 隐喻映射 |
| Metonymic mappings | 转喻映射 |
| Metonymic models | 转喻模式 |
| Minimalist thesis | 最简假设 |
| Modular Grammar | 模块式语法观 |
| Monocentric structure | 单一中心结构 |
| Monosemy | 单义现象 |
| Motivation | 理据性 |
| Natural category | 自然范畴 |
| Natural path | 自然路径 |
| Network model | 网络模型 |
| Neural embodiment | 神经体验性 |
| Non-modularity | 非模块式 |
| Objectivism | 客观主义哲学 |
| Objectivism | 客观主义 |
| Oblique | 间接格 |
| Offstage | 台下区域 |
| Onomasiological variation | 专名变化 |
| Onstage | 台上区域 |
| Optimality principle | 优化原则 |

| | |
|---|---|
| Parasitic categorization | 寄生范畴化 |
| Perceiver | 知觉主体 |
| Perceptual filed | 知觉场 |
| Perceptual organization | 知觉组织 |
| Perspective | 视角 |
| Phenomenological embodiment | 现象学体验性 |
| Philosophical hypothesis | 哲学假设 |
| Phonetic form | 音系式 |
| Phonological pole | 语音极 |
| Phrase structure rules | 短语结构规则 |
| Polycentric structure | 多中心结构 |
| Polysemy | 一词多义现象 |
| Pragmatic function | 语用函数 |
| Primary commitment | 首要共识 |
| Primary domain | 主认知域 |
| Principle of closure | 闭合法则 |
|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 连续法则 |
| Principle of economy | 经济原则 |
| Principle of figure and ground | 焦点/背景法则 |
| Principle of proximity | 邻近法则 |
| Principle of similarity | 相似法则 |
|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 原则与参数 |
| Processing time | 加工时间 |
| Profile | 指向 |
| Prominence | 凸显 |
| Pronoun-antecedence relationship | 代词先行关系 |
| Prototype | 原型 |
| Prototype effects | 原型效应 |
| Prototype theory | 原型理论 |
| Prototype/typicality effects | 原型效应 |
| Prototype-as-abstraction | 原型抽象观 |
| Prototype-as-exemplar | 原型范例观 |
| Prototype-as-subcategory | 原型下位范畴观 |
| Prototypicality | 典型性 |
| Proximity/Distance Iconicity | 邻近/距离象似性 |
| Quantity Iconicity | 数量象似性 |
| Radical category | 散射范畴 |
|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 激进构式语法 |
| Rationalism | 理性主义 |
| Reanalysis | 再分析 |

| | |
|---|---|
| Reference frame | 参照框架 |
| Reference point | 参照点 |
| Reference point chain | 参照点链 |
| Relative dimension | 相对维度 |
| Salience/prominence | 凸显 |
| Saturation | 色饱和度 |
| Schema | 图式 |
| Schematic system | 图式系统 |
| Schematization | 图式化 |
| Script | 脚本 |
| Secondary domain | 次认知域 |
| Semantic field theory | 语义场理论 |
| Semantic pole | 语义极 |
| Semantic structure | 语义结构 |
| Semasiological variation | 语义变化 |
| Sequence/Linearity/Order Iconicity | 顺序象似性 |
| Source domain | 源域 |
| Space builder | 空间构造语 |
| Space optimization principle | 空间优化原则 |
| Spatial schema | 空间图式 |
| Standard Pragmatic Model | 标准语用模型 |
| Subcategorization | 次范畴化 |
| Subjectification | 主观化 |
| Subjectivity | 主观性 |
| Subordinate category | 下位范畴 |
| Superordinate category | 上位范畴 |
| Surface structure | 表层结构 |
| Target | 目标实体 |
| Target domain | 目标域 |
| Template | 模板 |
| The Munsell color system | 蒙塞尔色彩系统 |
| The opponent-process theory | 颉抗过程理论 |
|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 关于理解的语义学 |
| The windowing of attention | 注意力窗口 |
| Trajector | 射体 |
| Transformational rules | 转换规则 |
|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 转换生成语法 |
| Trends | 发展趋势，思潮 |
| Truth conditional semantics | 真值条件语义学 |
| Typicality effects | 典型效应 |

| | |
|---|---|
| Universal Construction | 普遍构式 |
| Universal Grammar | 普遍语法 |
| Usage-based | 以用法为基础 |
| Vantage point | 优势视角 |
| Vehicle | 转喻喻体 |
| Verb-centered view | 动词中心论 |
| Word and rules | "词汇加规则"模式 |
| Zeugma | 轭式搭配法 |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认知语言学概论
作者=李福印编著
页数= 24cm
【出版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号】978-7-301-14440-4"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dxid" value = "000006657656"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ssid" value = "12128778" type = "hidden"/>
</form>

<form style="display:none;" id = "fsell" action="http://bbs.zhizhen.com/post.aspx" method = "post" target = "_blank">
<input name = "fid" value = "7087"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wantbuy" value = "2"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id" value = "6367"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action" value = "forum"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title" value = "认知语言学概论"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type" value = "图书"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content" value ="
【作　者】李福印编著
【页数，尺寸】425 , 24cm
【出版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号】978-7-301-14440-4"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dxid" value = "000006657656" type = "hidden"/>
<input name = "ssid" value = "12128778" type = "hidden"/>
</form>

<!-- 收藏的form -->
<form style="display:none;" id = "fcollect" action="http://reg.zhizhen.com/login" method = "post" target = "_blank">
</form>

</li>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2
SS号=12128778
DX号=000006657656
url=http://www.zhizhen.com/book/2db82ea87a55999e585268a41812 62d8

**目录**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部分：认知语言学基础
第一章　如何阐释认知语言学
１．１引言
１．２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三个十年
１．３认知语言学的两个首要共识
１．４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哲学假设
１．５认知语言学的四位创始人
１．６结语
第二章　认知语言学的分支领域
２．１引言
２．２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五大领域
２．３其他学科的影响
２．４结语
第三章　认知语言学的热点议题
３．１引言
３．２方法论
３．３认知语言学的热点议题
３．４认知语言学的热点研究方法
３．５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目的语言
３．６结语
第四章　认知语言学中的理据性与象似性原则
４．１引言
４．２认知语言学中的理据性与象似性
４．３理据性的概念及其表现
４．４象似性的概念及其研究现状
４．５象似性的表现形式
４．６理据性与象似性理论存在的问题
４．７结语
第五章　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
５．１引言
５．２生成语言学简介
５．３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的批判
５．４认知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关系
５．５结语
第二部分　认知语义学
第六章　如何阐释认知语义学
６．１引言
６．２意义的本质
６．３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一：概念结构的体验性
６．４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二：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
６．５认知语义学假设之三：语义表征的百科观
６．６认知语义学假设之四：语义构建等同于概念化
６．７结语
第七章　色彩范畴
７．１引言
７．２色彩研究的历史
７．３色彩的神经生理基础
７．４色彩的范畴化进程
７．５Ｂｅｒｌｉｎ和Ｋａｙ的色彩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７．６结语
第八章　原型理论
８．１引言
８．２范畴理论发展简史
８．３原型理论的核心内容

８．４原型理论的应用
８．５原型理论存在的问题
８．６结语
第九章　基本层次范畴
９．１引言
９．２基本层次范畴的特点
９．３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
９．４上位范畴
９．５下位范畴
９．６结语
第十章　框架与框架语义学
１０．１引言
１０．２框架的本质：原型和视角
１０．３框架对语义现象的解释
１０．４框架语义学与传统语义分析方法
１０．５框架语义学的应用
１０．６框架网络工程和知网
１０．７结语
第十一章　概念隐喻理论
１１．１引言
１１．２概念隐喻理论的主要内容
１１．３概念隐喻理论的主要问题
１１．４概念隐喻理论的最新发展
１１．５隐喻研究的信息资源
１１．６结语
第十二章　概念转喻理论
１２．１引言
１２．２概念转喻的认知本质
１２．３概念转喻与概念隐喻的区别与联系
１２．４概念转喻的分类
１２．５作为原型范畴的概念转喻
１２．６概念转喻的生成机制
１２．７结语
第十三章　心理空间与概念合成理论
１３．１引言
１３．２心理空间理论
１３．３心理空间与语篇分析
１３．４概念合成理论
１３．５结语
第十四章　概念隐喻与概念合成理论
１４．１引言
１４．２两种理论中的术语
１４．３认知操作的异同
１４．４概念合成理论的优势
１４．５两种理论的互补性
１４．６合成理论的广泛解释性
１４．７结语
第十五章　意象图式理论
１５．１引言
１５．２什么是意象图式
１５．３常见的意象图式和主要特点
１５．４意象图式理论的发展轨迹
１５．５结语
第十六章　理想化认知模式
１６．１引言
１６．２理想化认知模式的概念
１６．３理想化认知模式的构建原则
１６．４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基本特点
１６．５理想化认知模式中的原型效应

１６．６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应用
１６．７结语
第十七章　一词多义现象
１７．１引言
１７．２认知框架中的一词多义现象
１７．３范畴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解释
１７．４框架语义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解释
１７．５概念合成理论对一词多义的解释
１７．６认知语言学对一词多义的扩展性研究
１７．７结语
第十八章　空间关系
１８．１引言
１８．２空间关系与认知
１８．３Ｔａｌｍｙ对空间场景成分的划分
１８．４空间图式
１８．５视角
１８．６注意力
１８．７对Ｔａｌｍｙ理论的挑战
１８．８结语
第十九章　体验性假说
１９．１引言
１９．２客观主义和体验性假说
１９．３体验性假说的实证研究
１９．４体验性假说的意义和不足
１９．５结语
第三部分　认知语法
第二十章　认知语法的概念分析基础
２０．１引言
２０．２概念语义学
２０．３语义内容
２０．４识解能力
２０．５结语
第二十一章　语法的象征性和结构式
２１．１引言
２１．２语法的本质：象征性
２１．３结构式的定义和类型
２１．４结构式的相互关系
２１．５结语
第二十二章　概念重叠和语法化
２２．１引言
２２．２语言作为多层级的象征结构
２２．３概念重叠构成单词或词组
２２．４概念重叠构成句子
２２．５概念重叠的限制
２２．６结语
第二十三章　构式语法理论
２３．１引言
２３．２构式语法理论的渊源
２３．３构式语法理论模型
２３．４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的构式语法理论
２３．５构式语法研究的新视角
２３．６结语
第二十四章　语言中的焦点和背景
２４．１引言
２４．２焦点＼背景理论的渊源
２４．３焦点＼背景理论
２４．４焦点＼背景和单句的主语＼宾语
２４．５焦点＼背景和复句的主句＼从句
２４．６结语

第二十五章　　认知参照点
２５．１引言
２５．２认知参照点的定义
２５．３认知参照点的凸显性和动态性
２５．４认知参照点的解释力
２５．５结语
第二十六章　　话题、主语和所有格
２６．１引言
２６．２话题与主语概念的理论基础
２６．３主语、话题和所有格的共性：认知参照点
２６．４话题、主语和所有格的区别
２６．５结语
第二十七章　　概念化的动态性
２７．１引言
２７．２什么是概念化和概念化的动态性
２７．３动态性的认知过程
２７．４动态性的语言表现
２７．５自然路径
２７．６动态性的理论意义
２７．７结语
第二十八章　　主观性和主观化
２８．１引言
２８．２视角
２８．３观察排列
２８．４主观性
２８．５主观化与虚化
２８．６主观化与语法化
２８．７结语
参考文献
英汉术语对照